武俠世界

一代梟雄

（新派俠情湖海爭霸錄）　東方白·文

梟雄人物暗中左右黑白兩道武林人物，使之火併，清除異己，由送"金蘭譜"開始，造成"無耳教"行兇復仇印象，實則暗操縱者乃是昔年情場失意，佯作武功半廢，表面上却又風評極佳的武林盟主……



編者話

東方白繼「花招」刋出後，今期又替本刋撰寫一部湖海爭霸錄故事「一代梟雄」，是一篇恩怨仇讎、亦俠亦情巨著，內容叙述一個梟雄人物，暗中左右黑白兩道武林人物，使他們互相火併，淸除異己，由送「金蘭譜」開始，造成「無耳敎」行兇復仇印象，及後查出暗中操縱者乃是昔年情場失意，佯作武功半廢，表面上却是個風評極佳的武林盟主……過程曲折迂迴，全文超逾十萬大言，一氣呵成！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長篇連載「珠緣佛劫龍鳳配」故事接近尾聲，情節發展波濤起伏，欲知整個故事結局下期分曉。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子午石」下期開始刋出，愛好閱讀動作小說的讀者，屆時敬希垂注。

☆ ☆ ☆

「翟天星」這個故事集，本刋先後刋出了很多個，主角是個傳奇性人物，他的生平際遇可算是多姿多采，也可說是歷遭厄境，幸而往往逢凶化吉。下期他出現在「血濺金殿」故事裡，且看他竟然要與亦師亦友的無思僧聯手，對付這個勁敵是誰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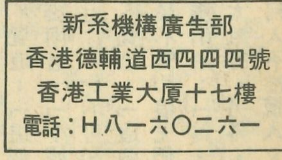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4期
（總號13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爭霸錄／東方白·文
可飛·圖

一代梟雄

無耳敎復仇 手段極殘酷

自武林盟主練功走火，武林事務幾乎完全委由左右手「大悲指」商陽、「八臂韋陀」姜嘯天以及「燕子」筱飛等人綜理之後，似乎武林中隱伏着重重危機。

就以華仙和華露姊妹護送之「金釵譜」來說，就十分神秘。

有人說這「金釵譜」是「無耳敎」的陰謀，旨在以色來瓦解武林團結，也有人不以爲然。

反正武林中常有流言，一且追查，結果也是不甚了了。總之，都說「金釵譜」是在暗示幾位高人身邊，都有一、二位絕色，旨在痲醉那些高手的心志。

這個人是誰？是誰要痲醉武林高手的心志？

那麼又是誰命令華氏姊妹護送「金釵譜」？據說是盟主的左右手商陽，詳情不知。就以華仙、華露二女來說，她們是否已夠資格列入「金釵譜」之中？她們把「金釵譜」送到「鐵鷹」金魁手中當天晚上，金魁被殺。

金魁身邊還有武林成名人物如連逸民和「癩叟」等人，而金魁本人就是武林一方霸主。且有「武孟嘗」之稱，因金府一年到頭食客總是不斷。

可惜的是，武林新崛起的年輕高手「小頭痛」上官驊曾到金宅躭過一夜，既見過金之妹金蘭，也見過連逸民和「癩叟」。似乎他們都不知道也是這危機中的「小救星」。

現在，又傳出了另一件不幸之事，那就是谷秀谷大俠也是剛接到「金釵譜」之後被人殺死。

盡管傳說紛紜，眞正知道兇手的人却百不挑一。是「無耳敎」中人？也有少數人並不這麼單純，把一切壞事都推到「無耳敎」的頭上去。

× × ×

盟主府在開封郊外。但在盟主府發號施令的却是商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盟主鄭思遠似已大權旁落了。

今天盟主府來了一個半大不小的車夫，名叫于不覺，看樣子挺憨厚，這是很重要的，因爲用馬車的人多爲內眷。

這兒的內總管曹震南和外總管龍登，似要掂掂他的份量。

于不覺打了曹總管一拳，手腕奇痛，是曹總管讓他打的。但曹總管却像沒事一樣。這還是他收手快。

所以龍登道：「老曹，總算他收手早，看來這渾小子挺機伶。」

曹震南道：「龍兄這小子還湊合。」

龍登道：「車夫有保護夫人及小姐之責，身手太差可不行。」

曹震南道：「龍兄，別看他剛才被我震出五步，那五成內力的一拳也打得我氣血翻湧，不大好受。」

龍登道：「老曹，你別客氣吧！」

曹震南道：「龍兄，絕非在下客氣，這小子內勁充沛，是塊可造之材，只不過憨了一點！」

龍登道：「憨點才好，要不，爲夫人及小姐駕車，油頭粉面地，倒還叫人放心不下呢！」

「說的也是！」曹震南道：「這麼說咱們還選對了人哪！」稍後帶着于不覺往裏走，把他安置在第一進的跨院中。

× × ×

曹震南道：「有幾件事我不能不吩咐你。」

于不覺道：「總管您請吩咐！」

曹震南道：「第一，爲內眷駕車要特別小心，說話要莊重。」

于不覺道：「這個小的知道。」

曹震南道：「小姐比較活潑熱情，萬一他接近你，你不可和她太接近。」

于不覺道：「這個不須總管叮囑，我這鳥人最不愛和娘兒們打交通！」

曹震南道：「爲夫人及小姐駕車，說話不可太粗魯。另外，第四進都是住的內眷，任何人不准擅入，違者……」作了個切菜狀。

于不覺伸伸舌頭，臉色都變了。

曹震南拍拍他的肩胛，道：「你不用怕，只要本本份份地，誰也不會難爲你。」說完就走了。

于不覺站在院中東望望西瞧瞧，然後把屋子打掃一番，好久無人住過，弄了半天才弄乾淨。

他剛剛坐下休息，一陣輕盈的步履聲傳來，已到了院中。

于不覺累了，也懶得動，不一會門外探進一個蓁首來，道：「你是什麼人。」

于不覺望去，身材略爲豐腴，長得淸麗而又帶點稚氣，衣着華麗，一雙不太大但黑白分明的眸子在他身上打轉。

于不覺連忙站起來：「我是剛來的車夫。」

「就是你？」進入屋內，來回走了兩匝，就像牲口販子正在鑑定一匹驢子是不是有毛病似的，樣子頗爲老練。

于不覺也跟着她轉動道：「姑娘，我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姑娘搖搖頭。沒有什麼不對，這種看法就不對勁了。他說道：「既然我沒有什麼看來滑稽的地方，爲什麼像選一個大西瓜似的？要不要用手指彈一彈，看看有沒有熟？」

姑娘「格格」笑了起來道：「看你傻兮兮地，說話還挺風趣。不是試試你這大西瓜有沒有熟？而是看看有沒有壞？」

于不覺搔搔頭皮，說道：「保證沒有壞！」

姑娘撇撇咀，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呀？」

于不覺道：「于不覺。」

少女道：「我叫商筠。」

「商大俠是妳老子。」

商筠說道：「于不覺，你可眞會說話呀！」

于不覺道：「我那會說話，只不過我看姑娘爲人隨和，不拉架子，我也就不再客套了！」

商筠道：「我最討厭虛言假套的人，有沒有唸過書？」說着就坐在炕緣上，像是熟朋友似的。

于不覺道：「唸過兩年。姑娘，我本以爲妳是盟主的千金。」

商筠道：「這雖是盟主府，可是盟主却不住在這兒。」

于不覺道：「爲什麼不住在這兒？」

商筠道：「我怎會知道？」雙腿在炕緣下悠悠盪盪地。又道：「其實這兒主要是我們商家的內眷。」

于不覺道：「聽說商大俠在盟主身邊是第一號紅人。」

商筠道：「什麼事你都知道。」

于不覺道：「聽說商大俠有好幾個老婆……」

「于不覺，你的樣子並不粗，但談吐却……」

「對不起！」于不覺道：「習慣戍自然，慢慢改，慢慢改！」

商筠道：「我是爹的原配生的，二姨娘養大的。」

于不覺道：「妳娘生了妳爲什麼不養你？」

「不是不養。」商筠道：「是因爲在我七歲時我娘去世了，就跟二姨娘一起，三姨娘也很喜歡我，只有四姨……」

似乎一提起四姨娘，就渾身不對勁似的。

×　×　×

于不覺道：「妳四阿姨對妳不好？」

商筠道：「誰知道？反正處處都不一樣。」

于不覺道：「哦？都是哪些地方不一樣。」

商筠道：「于不覺，你是不是問得太多了！」

于不覺道：「反正閑着也是閑着。」

商筠道：「你會不會下棋？」

于不覺道：「還湊合，只是現在沒有閑工夫，屋子還要再拾奪一下，妳住在第幾進？」

「第三進。」商筠道：「除了四阿姨，另外幾位都住在第三進。」

「第四進呢？」

「除了四阿姨和我爹，任何人都不准進去。」

于不覺顧左右而言他，道：「爲什麼？難道妳也不知道原因？」

商筠道：「于不覺，看你憨，却也很會說話擠兌人。你就是激我，我還是不知道原因。」

于不覺道：「我激妳？我激妳幹什麼呀？」

商筠笑笑，確也不敢認定他這個老實人會激她。她道：「其實呀！不但第四進，就是第五進，我爹也不許我去，別人就更不用說了！還不准我對別人說哩！」

她似乎一點也不忌諱他。任何一個人此刻都會心生感激的。她道：「只不過，希望你別告訴別人。」

于不覺說道：「我爲什麼要去告訴別人？」

她似乎很滿意，女人都喜歡憨厚的男人，可是又動不動就罵他們是傻蛋。

這工夫院外有步履聲傳來。不一會，一個四十五六歲，中等身材，相貌清癯的中年人負手踱進院門。

×　×　×

商筠指着中年人，道：「于不覺，這是我爹……」

于不覺的目光和中年人的目光一接，就像觸及尖銳的冰屑一樣，躬身道：「商爺……」

商筠道：「爹，他叫于不覺。是剛來照料馬車的人。」

不說「車夫」二字，似乎爲于不覺留面子。

這就是商陽，在武林中的身份極高，要不，盟主府中一切大事，豈能皆由他一手綜理？商陽道：「于不覺，你以前是幹什麼的？」

于不覺答道：「在新蔡一家武館當伙計。」

商陽看看他，再看看自己的女兒，大概作了個比較，道：「阿筠，我們走……」商筠跟在她爹身後回頭伸伸舌頭，于不覺却眨眨眼。

也許商筠以爲，他們是可以歸列一類的年輕人。

×　×　×

冬去春來。于不覺已經在此近兩個月了。

每天午飯後這段時間，由於內眷有午睡習慣，車夫可以外出辦點私事或泡泡茶館什麼的。

今天「老爺居」茶館客人很多。于不覺坐在窗口處，這工夫來了個小伙子，坐在他的背後桌上。二人屁股對屁股，相距不到半步。

年輕人低聲道：「長輩，我幾乎認不出是你！」

于不覺道：「只不過你還是認了出來！你看我能不能瞞得了熟人？」

這年輕人正是他的友人，別人諢稱他爲「洛陽才子」。莊元說道：「只要不太接近，很難認出來，不過，您的眼神就比較容易洩密。我剛才就是從您的眼神認出來的。只不過，您臉上那兩顆痣却很有用處。」

于不覺相信這一點，眼睛雖是五官之一，但眼睛却是五官中最重要的一觀。眼睛可以傳神，也能洩漏秘密。

一個美人如果不具備一雙傳神的美眸，稱之爲美人，必是欺人之談，相反地，一個相當吸引人的女人，往往僅是有一雙美好的眼睛，其他部位却不怎麼樣。

莊元道：「長輩，依你看，有沒有人能認出我是洛陽才子？」

于不覺搖搖頭，莊元有點失望。

×　×　×

「洛陽才子」這個綽號叫久了，他以爲自己就算不是個才子，至少也相差不遠

偶爾吟着打油詩什麼的，自己也感滿意。

「長輩。」莊元道：「『瘋鬍子』冷大海到了！」

于不覺道：「在什麼地方？」

莊元道：「就住在不遠的高朋客棧中，他說爲了避免招搖，恐怕要偏勞長輩到高朋客棧去一下。」

于不覺道：「本來由我去看他比較方便些，還有什麼事？」

莊元道：「華氏姊妹已把『金釵譜』送走，似乎有人踩她們的脚印。」

于不覺不出聲，有很多事都要他去思攷，稍後二人分手，于不覺來到「高朋」客棧中，「瘋鬍子」冷大海並不是滿臉鬍子，只是有點絡腮鬍子而已。

于不覺道：「大海，坐下來談。」

冷大海道：「長輩在此，那有我的座兒。」

他說的不是客套話，于不覺（上官驊，也可以說是司馬黑，因他偶爾也用司馬黑這名字。）比他高出一輩來，比莊元高出兩輩多。

于不覺道：「華氏姊妹的安全由你負責。」

冷大海道：「這當然不用吩咐，只不過……」

于不覺道：「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冷大海道：「困難是有一點，華二姐不大聽話。」

于不覺道：「連逸民不管？」

冷大海道：「不是不管，到了這兒，連逸民離開了他們。我想，踩她們的脚印的，必是殺死金魁、汪奇以及谷秀這三個人的神秘客。」

于不覺點點頭，道：「是不是『無耳教』中的人？」

冷大海道：「長輩，有些事我不大明白。」

于不覺道：「我們不明白的事還有很多，至少我知道的比你稍多些，請問！」

冷大海道：「是姜嘯天交運的『金釵譜』？」

于不覺道：「不錯，但他不過是代傳命令而已。」

冷大海道：「用意如何？」

于不覺嘆了口氣，似乎很難回答得很中肯，道：「『無耳教』似想利用這幾個絕色女子，誘惑當今武林中幾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極可能先造成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再各個擊破，徹底消滅舊有的武林局面。當然，這是皮相的看法。」

冷大海道：「姜嘯天是奉了何人之命這樣做的？」

于不覺道：「當然是盟主鄭思遠的得力助手商某。」

冷大海說道：「姜嘯天知不知道金、汪、谷三人收到了『金釵譜』之後就被殺了？」

于不覺忽然站起道：「你猜猜看？」這似乎是這件狙殺事件中的一個小小關鍵。

×　×　×

冷大海望着這位司馬黑，的確，這位長輩眞正是武林中的一匹黑馬。技擊自成一格，輩份奇高，思維細密過人。所以他的師門派他參與這件任務事，取名爲司馬黑。

至于上官驊，確是他的眞名，只不過知道這名字的人，可能只限于他的師門及這幾個忠實的部下。

其實冷大海和莊元，也都是少林武當及崆峒派的年輕高手，派來聽他差遣的。

司馬黑，也就是上官驊，叫他猜猜看，觸動了他的靈感，道：「莫非商陽不聽命于鄭盟主，他聽命于……」

上官驊點點頭，二人交換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眼色。

×　×　×

冷大海將近四十歲了，在這十五六年間在北六省護過鹽、保過鏢，也當過副總捕頭，辦過不少的無頭公案，可算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物。

只不過，任何一件無頭公案，也不能和這件事相比。

冷大海道：「長輩在盟主府臥底可有什麼進展？」

他微微搖頭：「可以說進展很少。」

冷大海道：「必要時可以揭開商陽的底牌？」

于不覺道：「嗯！只是不知什麼時候才是必要的時候。」

冷大海道：「華氏姊妹根本就不知道被利用了？」

于不覺忽然又坐下來開始沉思。

×　×　×

很久，于不覺才說道：「乍看好像是商陽自拉自唱，不使人以爲是『無耳教』幹的。但近來『影子債主』在武林中却神出鬼沒。」

冷大海道：「這『影子債主』和『無耳教』一定有些關連？」

「這是可以想像的。『債主』二字就可以看出端倪來，昔年幾位高人削耳示警，留下了後患。」

冷大海道：「『青紅二寡』姚氏姊妹又是什麼身份？」

于不覺說道：「來意還不夠明顯，我已給她們自新的機會。要收拾她們也很簡單。」

冷大海道：「長輩，是不是眞有『金釵譜』上那幾個美女？」

于不覺突然又站了起來，讚嘆地道：「問得好！」

×　×　×

冷大海並沒有因長輩的讚賞而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的思維和這位長輩比，又差那麼一截子。

于不覺道：「美女必有幾個，却未必就是『金釵譜』上那幾個。傳說『無耳教』的『黑龍壇』，是個專門出點子的部門，有幾個人物相當難纏。另外，有個人，你要注意，連逸民有點深度。」

冷大海道：「晚輩會注意這個人的，長輩最近不想見見盟主？」

于不覺道：「也許會，只不過還有更重要的事要我們去作。」

冷大海道：「這麼說，金魁等人不是死得太冤枉了。」

于不覺忽然又微微搖頭。

×　×　×

深夜，起了風。

很難說這種天氣適合作什麼事，因爲

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正如三更天適于某些行動一樣。

三更過半，于不覺的院中射出一條身影，太快了，使人以爲只是在打盹兒的時候的一種幻覺。

就在這時，第四進也就是第四重院落中也冒起一條黑影，像大風中的一頭鷹隼，似要和這條身影比快比幻，向巨宅側面射去。

後面的幻影似乎本來不是去追人的，這光景却是非追不可，因爲他來到這兒，還沒見過一個有這等輕功的對手。

通常你想找個下棋的對手，是不會去找個太弱的，因爲那對自己是一種危險的賄賂。

後者追逐前者，出了盟主府，速奔西北。後面這人如今才看出，前面這個輕功極高的人，也在追逐一個人。似乎前面的人輕功也十分了得。

× × ×

這座廟幾乎全倒圮，只有一個偏殿尚殘存個頂架，頂漏壁穿，大概不會太久也會倒下，過去的善男信女所膜拜的神祇，大概已不知去向了。

信與不信之間的差距有時是幾乎看不出來的。

前面的人一掠入廟，後追者也跟了進去。

最後面的人不能不小心，因爲這二人都不是泛泛之輩。

先入廟者突然停下，弦月微光照映着他那一臉風霜的面孔，和那一襲絲質、閃閃生光的黑色長袍，以及背上的巨型古劍，能立刻使人看出，此人在武林中的身價不低。

後入廟者長髮披散，連面孔也被大半遮起，加上那襲灰袍，以及臉上髮隙中射出的寒冷目光，更使人感到不舒服。

前者道：「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跟踪我？」

灰衣人寒聲道：「你是什麼人？到盟主府去有什麼企圖？」他的影子自半個的水池中反映出來，十分可怖。

前者壓低聲音道：「在下去盟主府，是不是有企圖，姑且不談，尊駕長髮披散，顯然在掩飾某種缺陷，你的身份是絕對不應該在盟主府出現的。」

灰衣人冷笑了一陣，道：「梁海天，其實，咱們二人的身份，都不該在盟主府中出現。」

梁海天是武林三大門派武當、少林、崆峒之一崆峒派的門主。雖然接掌門主不到兩年，威名仍然遠播。

此刻，巨劍已輕輕地撤在手中。

× × ×

寒芒耀目，自水池之中反射出來，長袍閃光，巨劍也閃亮，形成一團亮麗的光團。

如果左近有旁觀者，一定不以爲梁海天會輸，他有崇高的身份，和武林中公認的風評和地位。

這時灰衣人忽然先出了手。

是從來不用兵刃或者故意輕視梁海天而不撤兵刃呢？如果是後者，此人至少也該有點自信才行。

巨劍上的「嗡嗡」聲，表示已注入罡勁，不論是內力和速度，都顯示想在五七招內殺死此人。

但灰衣人閃了兩次，也退了兩步，却不證明他的徒手相搏已露敗象，這人的招式很怪。

當梁海天攻出第七招時，灰衣人突然迂迴退了五步，雙手一揚，工尺鏢（音律鏢）出了手。

× × ×

此鏢大小不一，厚薄不同，撞擊之下，聲音自然不同，竟能奏出古樂「四面埋伏」的音律第一句。

巨劍劍芒由盛而斂，「叮叮」聲中，劍路一偏，三枚銀鏢看來已正中梁海天的胸前。

不必形容這銀鏢的快速，因爲絕不是「快速」二字所能概括形容的。

「噹」地一聲，巨劍落地，梁海天也倒了下去。

× × ×

以梁海天的身份，似乎他倒得太快了些。只不過，這要看是他敗在何人手下？他的對手太強了。

此人的強不僅是「工尺鏢」邪氣，而是他的武功也別具一格，招招殺着，式式追魂。

梁海天似已失去了反擊力量，說道：「我們一直不以爲『無耳教』中有這等高手……」

灰衣人道：「所以你們派出來的高手有去無回。」

「嗨……」梁海天痛苦地道：「昔年三位掌門人不過是去耳示警，居心至善，你們爲什麼不能體會這點深意？不出手則已，出手就不留活口……」

灰衣人寒聲說道：「因爲你們太狠了些！」

梁海天道：「僅去兩耳也算太狠？」

灰衣人道：「如果你們殘其一指或一手，都還可以原諒，殘人五官之一，居心至毒，却又自以爲寬宏大量，其可恨之處即在於此……」

梁海天喘着，身子不停地痙攣，道：「你爲什麼還不動手？」你恨一個人，一定是恨他的意念，而不是恨他的行爲，因爲有意念才會有行爲，但一般人很少想到這一點。

灰衣人道：「我就是不動手，你也活不過半個時辰，我要你慢慢地去品嚐死亡的滋味……」上前取下銀鏢，帶着詭異的笑聲越牆而去。

梁海天只呻吟了兩聲，突然靜止不動了。

× × ×

大約沒超過半盞茶工夫，那個灰衣人去而復返，他站在梁海天的身邊，說道：「梁大俠，應該是不會有第三者在附近了吧……」

梁海天忽然一躍而起，三枚「工尺鏢」自然是戳在衣內的木板上，如有人覬覦而現身，就上了他們的當。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不外乎格外的小心，怕是隔牆有耳吧。

任何一個旁觀者看到這情況，必然大吃一驚，甚至於驚呼出聲。

看來這附近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旁觀者吧？

× × ×

「梁大俠，委曲你了！」灰衣人口說「委曲」，在表情及語意上却沒有半點這種味道。

梁海天抱拳道：「委曲談不上，爲了謹慎，這是不得不作的障眼法兒。」

灰衣人說道：「請梁大俠談談任務進展。」

梁海天肅容道：「這大約可分三點來說。第一，武林中大約已知『無耳教』開始了復仇行動。」

灰衣人點點頭。

梁海天道：「不知爲何？『影子債主』之名已不脛而走，按理，要死的人才會面對『影子債主』，這消息不知是如何洩漏的？這是第二點。」

灰衣人沒有出聲，十足顯示，崆峒派這位門主的尊嚴遠在這「無耳教」的一個使者之下，或者此人就是「影子債主」。當然，「影子債主」也許不止一個，或者根本不是。

梁海天又道：「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小頭痛』插手這件事。」

灰衣人一直沉默着，這時忽然問道：「有什麼直接的證據證明他插上了手？」

梁海天道：「因爲那個老頭兒已經踩上了他的綫。」

灰衣人道：「還有沒有？」

梁海天搖搖頭，道：「只有這些了，如有重要消息，五天後再報告。」

灰衣人漠然道：「只怕沒有以後了……」這次他主動出手，梁海天連拔劍都來不及，連連退後三大步。

「主人……你……你這是幹什麼？」梁海天連接十一、二招，已被逼到院子一角，到了這水池的另一邊。

是否殘缺者的極度自卑，亢奮了這種人的決心，以致發揮了人類的潛力，才能毫無保留地施展出來？

只不過，有缺陷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如此的，他們的缺陷是人爲的，傳說七十餘個被削去雙耳的人，仍然被他們淘汰了七八個人。

傳說這七、八個人的復仇意識不夠強烈，傳說是否可靠？事實上連眼前的事都不一定可靠。

× × ×

灰衣人冷森森地笑了一下，道：「我要幹什麼，不一會你就會知道的——」「工尺鏢」再次出手，銀芒如飛舞的巨型鱗片，漫天飛舞，傳來了「嗤嗤」聲。

大約也沒超過五招，梁海天在不及拔劍的情況下，以帶鞘劍應付自然更不成了，當他中了兩鏢皆是要害時，他的身子仆在水池邊緣上，面向池中的水。

弦月可以使他看到自己的面孔，他的面孔已經完全改變了。

× × ×

他的雙耳已不見，眉毛被銀鏢剃光，鼻子削平，上下唇也不見了。

除了眼睛完好外，其餘「四觀」全被削去。所以他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

現在他才體會到「無耳教」中人心中蘊藏了多少恨？討債的方式有多麼殘酷？

他閉上眼，不忍再看。當他再次睜開眼時，「四觀」上滴下的血，已在平靜的池水之面上激起一個個小漣漪，形成一個個小圈圈向四周擴展，所以他已無法自水中看到自己的面孔了。

灰衣人取下了銀鏢，道：「梁海天，你們上一代掌門人一定沒有想到這筆債的利息這麼高的……」通常借錢時都不以爲利息太高，往往是在還債的時候才發現。

灰衣人走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一個旁觀者曾考慮過，要不要除去這個灰衣人？

他最後打消了這主意。

他的袖手是否更殘酷了些，也許不。

× × ×

這也是這個旁觀者當時考慮過的問題，他以爲梁海天爲一派之主，居然通敵作了傀儡，罪不可恕，況且當梁海天在廟中停下，二人交談乃至動手，他們的動作及表情都洩了密。

至少那旁觀出已起了疑心，才能沉住氣看個究竟，尤其是在梁海天第一次中鏢倒下時，旁觀者沒有出手。

換了一般人，那時候是必然現身插手的。

現在，旁觀者小心地跟着那個灰衣人。正因爲不敢太接近，到了盟主府附近，不敢確定此人是不是進入了盟主府中？他現在反而對「無耳教」產生一種幻想——一種好的方面的幻想，他以爲「無耳教」揹了黑鍋。

× × ×

于不覺晚飯後剛返回他的小屋，忽聞一個頗爲熟悉的口音，道：「這個跨院也能湊合，我老頭子隨和得很，吃住都不挑剔。」

曹震南的口音道：「這個小跨院是下人住的，就是您老不在乎，敝居停也不能讓您住在這種地方。」

于不覺忽然想起，這不就是曾在金魁府上作食客的「癩叟」嗎？他到商府作什麼？

于不覺雖然改了名也易了容，却也不敢大意，像這種老油子還是不見他爲妙，萬一被認出來，可能前功盡棄。

這工夫商筠又來了，還端來一盤桂花年糕，在院中就「嚷嚷」道：「于不覺，你是不是說過你很喜歡吃桂花年糕？」

于不覺不願出聲，以免院外的「癩叟」聽出來，這工夫商筠又走了進來，道：「怎麼？人家送東西給你吃，你却端起架子來了！」

于不覺說道：「桂花年糕我當然喜歡，只不過勞妳的芳駕送來，我有點過意不去！再說，妳到這兒來，令尊似乎不大願意。」

商筠道：「管他，車夫不也是人！」

于不覺吃着年糕道：「府上似乎又來了個客人。」

「客人？」商筠想了一下，道：「噢，是個髒老頭子，可是我爹似乎很尊敬他，你說怪不怪？」

于不覺道：「也許祂是鐵拐李搖身一變的……」

商筠道：「八仙中的鐵拐李就那麼邋遢？」

于不覺道：「相傳八仙中的鐵拐李不

是那個邋遢的樣子。有一次他去參加西王母的蟠桃大會，元神離開了軀殼，却忘了告訴他的徒弟，他的徒弟是凡夫俗子，以爲師父巳經死了，竟把他火化了。」

商筠掩口失聲道：「那不是完了？」

于不覺道：「的確是件麻煩的事，鐵拐李回來一看，大吃一驚，無奈之下只好另覓軀殼，這工夫村中正好有個長了一身惡瘡的叫化子死了，鐵拐李的元神就附在這叫化子身上……」

商筠好奇地道：「于不覺，眞有這回事？」

于不覺攤攤手，道：「妳這不是多此一問？我要是眞的知道有沒有這回事，不也成仙得道了？」

商筠「咭咭」笑道：「說的也是！」

于不覺又問道：「妳的四姨娘是什麼樣子？」

商筠道：「都說她長得動人，我看哪，實在比我好不了哪裏去！」

于不覺道：「其實也很少有女人比妳好看的。」

商筠很激動地道：「哎呀！于不覺，想不到你還會灌迷湯呢！」

于不覺正色道：「古人說，道德如河流，越深越無聲，女人的美慧也是一樣，美人不少，具有慧的却不多，不以爲自己美的女人，却往往有過人之美。」

「算了吧！」商筠叉着腰身道：「我要是再瘦一點就好了。」

于不覺道：「楊玉環要是再瘦一點，這『環肥』二字，會不會流傳後世？」

商筠說道：「謝哩！于不覺，你好會奉承人，只不過，我對我自己一點也不滿意。」

于不覺道：「爲什麼不滿意？」

「嗨！也許是上官家的人傷了我的心，挫了我的信心。我九歲那年，上官家托人捎信來說是他們家道衰落，又遭蝗災，自願退婚，以免誤了我的終身大事，所以主動提出，從那時起也沒連絡上。也不知道是上官家兩位長輩的主意還是上官小子自己的主意？」

于不覺心中忽然呼叫着：天！爲什麼宇宙一下子變得如此之小？天下居然有這麼巧的事。

十四歲那年，他的父親去世，家鄉又遭了蝗害，幾乎變成餓殍，只好和母親流浪他鄉。

爲了不連累對方，他偷偷地托人寫了一封信給商家，說明誠意。那時商陽在武林中還沒有混出名堂來。而那時商陽名叫商浩然，不知何時改了名？

十餘年來，于不覺偶爾也會去想這件婚事，但他以爲對方一定早就嫁了人。却萬沒料到，眼前這個小女人正是他的未婚妻。

更想不到商浩然搖身一變爲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了。

商筠說道：「我爹早就把這件婚事忘了！本來也不能怪我們商家，可是我總覺得……」

于不覺目注窗外淡然道：「妳感覺如何？」

商筠道：「我很難忘記那件婚事和那個人！」

于不覺道：「你們一直沒見過？」

商筠道：「我八歲的時候在廟會中見過他一次，由于害臊，匆匆一瞥，記得他長得還清秀，就是有點對一切都不大在乎的樣子。」

于不覺仍然很平靜，儘管他內心一點也不平靜。

當年他和母親流浪到直隸，不久母親也去世了。世事滄桑，眞叫人萬分感慨，他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

商筠忙問道：「于不覺，你爲什麼嘆氣？」

于不覺道：「上官家要不是有不得巳的苦衷，是不會主動退婚的。如果妳此刻遇上他……」

商筠說道：「如果他沒有學壞，如果他還要我……」儘管她爽朗，仍然垂下頭去。

于不覺的心頭忽然亂了起來。他是很少有這種現象的。正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

×　×　×

他的頭腦清晰，往往能在極混亂的情況中保持衆醉獨醒的狀態，但是現在，這個純眞美好的少女應是他未來的妻子，只不過，十年前他已經退婚了。

如以她和華仙來比，那一個比較更好些？

于不覺說道：「假如姓上官的現在看到妳和我接近，豈不證明妳的話稍有出入嗎？」

「于不覺……」商筠甩甩頭道：「不知爲什麼，自我第一眼望到你，就有一種不尋常的感覺。」

此刻，于不覺不敢有任何較激動的表情。

于不覺道：「有什麼不尋常？一定是以爲我的左脚有點微跛，臉上長了兩顆痣，而且長在不該長痣的部位？」

商筠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于不覺道：「據說這兩個痣一個是尅父母，另一個是勞碌。」

商筠搖搖頭道：「我不大相信這種說法，我只是以爲你多多少少有點像姓上官的小子……不過……我又說不出哪裏像？也許只是一種幻覺。」

于不覺打了個哈哈，道：「那位上官老兄如果像我這樣，妳還會嫁給他嗎？」

「他臉上沒有痣，脚也不跛。」她道：「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缺陷。」

于不覺道：「何必再想他，說不定他這人已經不在人世，或者……」

「于不覺，你爲什麼說這種咒他的話呢？」

「我只不過是以常理來推斷，」于不覺道：「據說較大的蝗虫災害，不須十日就能變成赤地千里，連草根都會吃光的。在那情況下，十室九空，往往會易子而食的。」

商筠撇撇咀：「于不覺，我才不信人吃人的事，那只不過是誇大渲染而已！」

于不覺道：「大概是『晉李惠帝紀』上記載的吧？晉惠帝永平七年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大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易食者不禁。」

商筠掩口道：「似乎眞有人吃人的事

，于不覺，你懂得的事不少呀！當車夫可眞辜負了你這個人才。」

這時院門外傳來外總管龍登的口音，道：「于不覺……于不覺……」

于不覺攤攤手道：「商姑娘，八成要用車哩！」他來到院門口，龍登道：「有內眷要用車。」

把籠車趕到門外，不由愕然，那是什麼內眷，居然是「癩叟」要用車。

×　×　×

于不覺很担心會被認出來，對龍登低聲道：「龍總管不是說有內眷要用車？」

龍登道：「是啊！這位老先生是四姨娘的親戚，不也算是內眷？」

又是一愣，「癩叟」居然是四姨娘的親戚，這人的身份就很值得研究了。騎虎難下，又非駕車不可。

龍登低聲道：「這位老爺子可不大好侍候，于不覺，你可要小心！」

于不覺上了車轅，道：「我知道。」

他以爲，要是老傢伙拆穿他的身份，即爲大敵，只好立刻除去。

車子滑動，于不覺道：「老爺子要到哪裏去。」

「癩叟」道：「你看着拉吧！反正我老漢是鄉巴佬進城，這兒什麼都新奇，就到處轉一轉，兜兜風如何？」

于不覺不出聲，車子開出。

「癩叟」道：「小子，可眞有你的，趕馬車是何時學的？」

于不覺道：「老爺子，鄉下人趕趕馬車，實在不是什麼不大了的能耐。」

「癩叟」喟然道：「我老人家是個孤老頭子，想找個乾兒子一直找不到，要是有你這麼一個乾兒子，也就湊合了！」

于不覺心中暗罵，很懷疑這老傢伙知道他的身份，故意沾他的便宜，只是他未出聲。

「癩叟」道：「小伙子，咱們是不是在什麼地方見過？」

「沒有吧？」于不覺道：「你八成看花了眼！」

「是啊！唉！人老了就不中用！」「癩叟」說道：「小子，你看商陽這個人如何？」

于不覺打了個「哈哈」，道：「老爺子，我身爲車夫，怎麼能批評主人？」

「癩叟」吐了口唾沫，道：「怕什麼？我看商陽這小子是搬磚打脚，遲早要身敗名裂的。」

于不覺不能回答，却很希望他再說下去！

「癩叟」道：「你以爲華家兩個丫頭如何？」

于不覺心頭立刻七上八下，華仙被他視爲天人，這是他長了這麼大不曾有過的事，他見過不少的美女，就是沒有在見到華仙時那種奇妙的感受。

于不覺說道：「老爺子說的華家小姐是……」

「噢！也許你沒見過，也許巳經見過了！只不過我敢打賭，你下次再見到她，包你動心！」

自相國寺附近到北門內，又轉到西門，于不覺道：「老爺子，回去如何？」

「癩叟」道：「小子，在高朋客棧門口停一下。」

于不覺心中直打鼓，如此招搖，身份會很快曝露出來，只不過一個車夫又不能不聽指示。

車停在高朋客棧門旁，「癩叟」一搖三擺地往裏走，還叮囑道：「小子，我一會就出來。」

于不覺也懶得理他，但他頗能隨遇而安。

×　×　×

帳房先生一望這份邋遢相，立刻叫住：「老先生有什麼事。」

「癩叟」道：「貴店有位姓冷的客人對不對。」

「有……有……」帳房先生道：「老先生要找這位姓冷的客官，小的就派小二去請下來……」

「癩叟」道：「何必麻煩，我自己上去找就是了！又不是外人。」

「還是叫小二上去把客人請下來好些！」帳房擋着他，招呼小二上去請客人下來。

「癩叟」怪眼一瞪，道：「怎麼？嫌我邋遢，會招蒼蠅是不是？放心，這光景可沒有蒼蠅！你這是白操心！」

帳房暗笑道：「老先生，您別誤會，請！」

「癩叟」上了樓，在冷大海門口一站，道：「我說『瘋鬍子』，有沒有二十兩銀子？」

冷大海自然認識這老傢伙，却不知他的來歷，由于對方能找到他，且能叫出他的綽號，他以爲此刻以不惹事爲主。

當過副總捕頭的人，總是有點涵養，他道：「尊駕是……」

「癩叟」道：「人家都叫我『癩叟』，放心，是長癩的癩，可不是賴皮、賴帳的賴，天生勞碌命，不是作食客，就是向晚輩伸手借錢！只不過這些年來每次伸手，可沒碰過釘子！」

冷大海要是借給他，就矮了一輩，變成他的晚輩了，要是拒絕，吵起來就可能會曝露身份，所以他很懷疑這老小子是不是有所爲而來的？

冷大海也不甘白白地送上二十兩白花花的銀子，道：「老先生，二十兩嘛！在下手頭也不怎麼寬裕。」

「怎麼？怕我借了不還是不是？」「癩叟」怪眼一瞪，道：「你也未免太狗眼看人低了！喏，你看街上。」

冷大海不知街上有什麼。走到窗口下望，「癩叟」道：「看到沒有？這是我坐來的車子，你猜猜看這是那家的篷車。」

冷大海道：「在下怎麼知道？」

「癩叟」道：「商陽這號人物你該知道吧？這是他的的內眷專用車，車伕于不覺，他還稱呼我老爺子呢？」

正好于不覺向上望來，和冷大海的目光一接，二人都不便有什麼表情，各自收回目光。來此時上官驊再三交待，凡事要忍耐。

冷大海只好拿出二十兩銀，忍痛讓他敲了，道：「老先生何時歸墊。」

「癩叟」道：「別踐了成不成？乾脆就說什麼時候還？對不對。」

冷大海道：「問一下有什麼不對？」

癩叟道：「手頭寬裕了就還，要不要立一張借據？」

冷大海道：「不必了，反正我是常常施捨的。」

也許是裝糊塗，或者沒聽出冷大海話中有刺，謝也沒謝一聲，「癩叟」就下樓去了。

他上車時，向于不覺炫耀了一下，道：「小子，看到沒有？老夫的人緣不錯，到處都有人孝敬，冷大海這個人你認不認識？」

于不覺搖了搖頭，道：「老先生要回去？」

「癩叟」進入車內，道：「一直走，我叫你往左往右，你就往左往右。」

于不覺道：「老先生，時間久了，只怕內眷要用車。」

「放屁！」「癩叟」道：「既然是老夫用車，誰要用也得候一候！」

這老傢伙是什麼身份，于不覺倒覺得也許能在他的身上掘點什麼出來。

這種人，于不覺自然一點也不敢輕估，要不，臥底不成還會出紕漏，甚至送上性命。

于不覺問道：「老先生，今天是什麼風？」

要是堂口上的人，必然回答：「管他東西南北風，都是桃源一脈宗。」

那知老怪道：「東西南北風。」

「傳說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門下，個個是關夫子，趙子龍，不知老先生的的譜輩是……」

「癩叟」道：「我老頭子雖講義氣，可不敢和古人比，至於譜輩嘛，兄弟一人，我就是老大。」

乍聽是圈外人，却又像是顧左右而言他，這都是帮會中的切口，這老傢伙眞是軟硬不吃，却道：「小子左轉！」

于不覺只好聽他的，不久又右轉，馬車停在悅來棧門外。「癩叟」瞇着眼道：「小子，有沒有嫖過。」

于不覺冷冷地道：「沒有。」

「癩叟」道：「難得，不過這只是遲早問題，要是有興趣，就跟我來！」

于不覺道：「老先生請便，我在此候駕！」

「癩叟」道：「于不覺，嫖就像吸福壽膏鴉片一樣，一旦上了癮，丟也丟不開，甩也甩不掉……」

于不覺懶得理他，當然也不以爲這老賊眞的這麼下流，要是冷眼去看一種東西．也挺有意思，而且不會太看走了眼。

× × ×

樓窗內傳來男女嬉笑聲，這分明是嫖客和賣春的女人狎戲浪語，只聞一個較熟的女聲道：「老骨頭，你也不怕折壽？」

男的說道：「小青，小紅，我這把老骨頭已經活了一甲子多，死了也夠本了，古人不是說過：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嗎？」

于不覺向樓窗望去，竟是「青、紅二寡」，姚小翠和姚小玉二人被「癩叟」摟着，頗有左右逢源之勢。

只聞「癩叟」道：「看到沒有？這是商府的車子，那小子是專借我驅使的車把式！」

大約半個多時辰老賊才下來，道：「小子，讓你久等了。」

于不覺道：「不妨，這是我的職務，倒是老先生這份龍馬精神……」

「癩叟」道：「這叫着臨老入花叢，壽徵也！呵…壽徵！小子，再往左拐！」

于不覺又說道：「老先生，出來太久了！」

「癩叟」道：「放心，就是半夜回去也沒有人敢放一個屁，小子，這半天你也太悶了，我帶你去看戲去。」

于不覺問道：「是河南墜子，還是京戲？」

「癩叟」道：「既不是河南墜子，也不是京戲，你一看八成會上癮，也會感激我老頭子一輩子。」

于不覺不出聲，不一會，又把車子停在羣英樓客棧門外，老鬼又下車上了樓，眞弄不清老鬼玩這些花梢給他看是什麼意思？

× × ×

不一會兒，樓窗中忽然有人向他招招手。

于不覺道：「什麼事？」

「癩叟」道：「上來呀，你不上來我可要大聲呼叫哩！」

這簡直是個雜碎，于不覺只好上樓，只見老賊擠眉弄眼地指指一個房間的小窗，道：「快去看看。」

于不覺道：「老先生，你爲什麼不看看？」

「癩叟」道：「這檔口老夫要是和你爭着看，你八成會罵我老不修！甚至有一天你會殺了我！」

于不覺道：「會有那麼嚴重？」

「快去看看，我給你把風。」

「老先生，我不想看。」

「你要是不看，我回去就叫商陽把你開除。」

于不覺嘆口氣道：「老先生又何必找我的麻煩。」

「癩叟」道：「小子，是找你的麻煩還是帮你的忙，現在還言之過早，這年頭好人眞作不得！」

于不覺走到走廊盡頭邊間，弄開窗紙向內望去。

瞬間，他的目光爆炸，渾身震顫，這是個美人出浴圖，也是一個人一生當中難得一見的景象。

× × ×

窺浴的行爲不是君子所當爲，這老賊豈不是想陷我於不義？

他的惱意立卽取代了意馬心猿，正要興師問罪，但是，忽然想到，看此女側面面孔及身段，似曾相識，甚至隱隱猜出她是誰了。

除了她，普天之下的任何女人，不會有如此美好的身材，細緻晶瑩的肌膚，和那無可挑剔的面龐。

非禮無視是對的，但錯過這機會，也許今生永遠無緣了，況且第一眼看到她就有個念頭，今生不娶則已，要娶就必須是她。

華仙！她就是華仙。

× × ×

此刻，雖然他相信，「癩叟」這老賊

的居心未必是成人之美，但受惠的却是他，此刻，很難談到應該不應該該感激這個老賊！

浴室內燈光很暗，因爲室內有很重的水霧。

只不過越是在昏暗的燈光之中，透視那迷迷濛濛的胴體，就更加神秘動人。

肌膚像光澤膩滑的的白緞子，水珠在上面滑動，像芙蓉花瓣上的露水。

正如「癩叟」所說，只要看一眼，就無法不看。

只不過，他畢竟不是個好色的人，一時迷失，人所難免，他深信「癩叟」這一手惡意的成份居多。

就在這個時候，「癩叟」忽然咳了兩聲。

× × ×

這是暗號，表示有人來了。

他這一生沒有過這種類似作賊的心虛情況，回頭望去，華露已「咻咻」地向他撲來，于不覺以爲，「癩叟」的告警太遲，也可能本就是要他來出醜或者引起華露的輕視與忿怒的。

這時「癩叟」却在大聲「嚷嚷」着：「快跑呀，怎麼還不快跑？要是被這丫頭逮着那還得了。」

世上有很多可恨的人，這一種可能是最最可恨的了。

于不覺不能迎面跑，因爲走廊太窄，必然和花露狹路相逢，他並非怕她，而是怕她認出他的本來面目。

他奔到走廊盡頭　似感無路可逃，原地打了一轉，只有自樓窗往下翻，故意把底層的屋簷上的瓦片弄破，「唏哩嘩哩」摔在街上。

他本以爲華露不會追下來，必會到浴室內去看她的姊姊，豈不知華露是毛躁脾氣，一頭撞到牆上不知回頭的人物，立刻追下樓來。

于不覺邊跑邊窩囊，人生在世，眞是什麼人都會遇上，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他不記得過去曾被人追趕得如此狼狽過？

× × ×

轉了個圈子，他奔回這家客棧，他以爲華露想不到這點——越是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他回來是想找「癩叟」一起回去，無論如何，不能曝露自己的身份，但却不見了「癩叟」。這樓上有很多房間是空着的，都無燈光。

這工夫他推開一個房間的門，因爲他隱隱聽到這房內有微聲，怎知一進門就嗅到隱隱的幽香，一個人影向他逼近。

于不覺往後退着，說道：「這位……是……」

這人分明已習慣了屋內的黑暗，大概能看清他，道：「我就是剛剛被你窺浴的……」語氣平和，似無責怪之意。

他有生第一次作了一件有愧於心的事，不由額上見汗，吶吶道：「眞對不起，我是上了人家的當。」

華仙道：「上了誰的當？」

于不覺道：『癩叟』。」

華仙道：「所以這件事也不能怪你，貴姓啊。」

「我叫于不覺！」他想退出去，但華仙擋住了門口。

華仙道：「恐怕不對吧？」

于不覺說道：「我不是于不覺，那又是誰？」

華仙道：「我這人的記憶力很强，凡是我見過一次的人，就算相隔十年，我仍能認得出來，也能聽出他的口音。」

于不覺雖然喜歡這個女人，此時此刻却絕對不希望她會認出他的身份。

華仙忽然略帶調侃或輕佻的聲調說道：「『小頭痛』，你以爲我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于不覺一驚，吶吶道：「姑娘，你，你說什麼？」

華仙道：「司馬黑大俠，在『運金釵譜』途中篷車上，你會技巧地爲我們嚇走了幾撥强敵，你以爲我不知道。」

于不覺苦笑道：「姑娘把在下當作什麼人？」

華仙寒聲道：「雖然在沿途篷車上你自稱司馬黑，我却相信你的本名叫上官驊，你偷看了我的身體，又不說出眞正的身份，你能算是正人君子？」

于不覺以爲，爲了一件大事，此時此刻就是瞪着眼說謊也在所不惜，道：「華姑娘……我是被『癩叟』耍了，我實在不知道妳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華仙笑着，很有點蕩的韻味，也許只要是女人都會發出這種笑聲？她緩緩地向他逼道：「上官大哥，你要是眞的喜歡我，窺浴的事我就不再怪你了。」

于不覺以爲，在途中她獨排衆議讓他搭車，足見她心地不錯，所以他不再退後迴避了。

她輕柔地貼在他的胸前，柔柔地，軟軟地，也許是雙峯的接觸才有這種感受。女人身上似乎無處不軟不柔。

她的雙手自他背後緩緩上移放在他的後頸上，扳住他的頭，這使人直覺地以爲她似想送上一吻。

他的心坎早已被她佔據了大半，剩下一小部份，也許是留給了商筠的，他們的面孔越來越近。鼻息相聞，幽香陣陣，自她的胴體每一寸處散發開來。

她似乎已送出了櫻唇，當四片唇即將黏在一起時，她的手輕輕往下一滑，就像嬌弱無力，混身癱瘓一樣，有如一團香噴噴的海棉。

只不過她的二指忽然用力，于不覺立即昇起一個可悲的念頭——要辦一件大事，每一瞬間都不能大意、鬆懈的。

想賺你的人，一定有一種必能瓦解你的防綫的計劃，他簡直不信，自己的防綫居然這麼容易地被人瓦結了。

他原地塌下，還能聽到華仙發出的笑聲。

× × ×

華露出現在門口時，手中還抱了個大的柳條箱子，于不覺一看就猜到這大箱子的用途了。

這柳條箱編織得很精細，人在裏面應該也可以呼吸的。

姊妹二人相視而笑，他自己幾乎也想笑。

一個人覺得自己可笑的時候，也許是最可悲的。

「小頭痛」被調包

盟主府，也可以說是商宅，這兒住的武林名宿不少，如盟主身邊的得力助手「燕子」筱飛，「八臂韋陀」姜嘯天，「癩皮」，甚至還有連逸民等人，「大悲指」商陽按理說和姜、筱等人齊名，只不過目前這兒却以商陽爲主。

盟主鄭思遠似乎大權旁落，或者樂得甩手不管，樂得清閑？

× × ×

商府第五進（即最後一重院落），正屋明間中，燈光不太明亮，有幾個人似在等什麼？一個大型柳條箱放在地中央。

這幾個人是「燕子」筱飛，「八臂韋陀」姜嘯天，連逸民，「癩皮」和華氏姊妹，而這幾人之間的主位空着，大概是正在等候此人了。

筱飛說道：「華姑娘這一次的功勞不少！」

華仙道：「本姑娘可不敢居功，要不是老先生接手，只怕不會這麼容易。」她指指「癩叟」。

「癩叟」道：「我也不敢居功，只不過是適逢其會！」

姜嘯天道：「此人如果眞的入網，我們對的頭應該已去了十之八九！」

華露不悅地道：「老先生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還懷疑柳條箱中不是他？」

就在這時，院中傳來了輕盈的步履聲，接着，兩個引路提着紗燈的小婢往門外一站，吹熄了燈，退到院外，一個二十七八左右，長髮不髻，穿了一件水獺披風的艷婦走了進來。

衆人一齊站起見禮。

這正是商陽的四小妾林美叢，她的眼神很奇特，沒有人能逼視她完整的一瞬就會收回目光。

這是一個很奇特女人，不能夠說她是一個傾城傾國、姿容絕世的女人，但是，這種獨特的風格，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來。

林美叢身後緊跟着一個身軀高大的比丘尼，年紀也不超過三十歲，由其魁梧健壯的身軀看來，頗像男人。看他的面孔，又分明是女子剃渡後的樣子。

只有「癩叟」僅欠欠身子，證明他非但是四姨娘的親戚，可能還比她長一輩。

林美叢在正中主位上坐下，衆人這才坐下來。健尼站在林美叢的身後，自她進門以來，目光沒有在任何人身上及臉上掃視過。

林美叢望望地中央的柳條箱，打破了屋中的沉寂，道：「是華姑娘的功勞？眞了不起！」

華仙肅容道：「林大姐過譽。」

林美叢道：「這是當之無愧的。」

「癩叟」道：「華姑娘自然是當之無愧！她們負責護送『金釵譜』，一路上殺機四伏，可都完滿達成了任務。」

林美叢笑笑，即使是淡然一笑，好像也能隱隱聽到兵刃交擊的聲音，道：「不知這個『小頭痛』是什麼樣子？」

筱飛道：「不用說，這個『小頭痛』一定是一個惡形惡相的傢伙，我們這就打開……」

「慢！」「癩叟」道：「老夫一生不大記仇，只要不是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從不放在心上，但是這個狂徒，却令人恨之入骨。」他到底爲何恨于不覺？這些人可能知道，于不覺却不知道。

這話立刻引起了反應，筱飛道：「此人才二十多歲，就這麼難纏，以後成了氣候……」

華露道：「我有個主意，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採納？」

林美叢笑道：「華二妹請說。」

華露道：「在沒有打開柳條箱之前，讓他先吃點苦頭。」

似乎沒有人不讚成，看敵人受罪和吃到別人吃不到的東西都是一種享受。

華仙道：「妹妹這又何必？有林大姐在此，妳又何必出怪點子？一切由林大姐裁決。」

「癩叟」道：「我有一把瘡痂，放入箱中，先讓他享受一番，以後也許會嗜痂成癖呢。」

林美叢也跟着衆人笑了起來，只有那個比丘尼永遠不笑，也永遠不皺皺眉頭，似乎七情六慾已經對她不產生干擾了。

好像除了林美叢的安全，這比丘尼什麼也都不會關心的。

林美叢揮揮手，示意打開柳條箱。

似乎大家都在抑制興奮的情緒。

× × ×

姜嘯天走近，解開柳條箱上的繩子，揭開箱蓋，人是蜷伏在箱中的，望不到面孔，他用脚一勾，箱中的人就翻出箱外，蓬然落地，面孔瞧上。

立刻就爆出一片驚呼聲。

有人怒，有人驚，也有人尷尬不安。不安而尷尬的自然是華氏姊妹，「癩叟」大概也不是滋味，由一件大功變爲過失，眞有霄壤之別。

這人竟是外總管龍登。被人點了穴道，不能動也不能出聲，但一雙眼骨碌碌地轉動，一臉痛苦、窩囊和焦急的神色。

唯一不動聲色的，仍是那個比丘尼。

林美叢道：「華家妹子，這是怎麼回事？」

「這……這怎麼會？」華仙有點不知所措：「這個人是……」

筱飛道：「盟主府的外總管龍登。」

華仙道：「只不過我生擒的確是『小頭痛』上官驊！」

「癩叟」道：「妳們仔細看看，這是『小頭痛』上官驊？」他似乎想擺脫這件事中應負過失的責任，他本來也該負少許責任的。

華露道：「我們姊妹敢發誓，我們當時生擒的不是此人。」

林美叢說道：「是那一個？妳們說說看！」

華仙道：「『小頭痛』一表人才，絕不是扁臉，翹唇，露齒的樣子，可是……可是這個怎麼會在柳條箱中？」

「癩叟」道：「這正是別人要問妳們姊妹的！」

林美叢道：「表叔，當時是你把他引到華氏妹子身邊的？」

「對。」「癩叟」盡量爲自己脫罪。

林美叢道：「『小頭痛』眞是突睛、翹唇，而且露齒？」

「癩叟」道：「差不多，只不過，那是易過容的。」

林美叢道：「你把他引到客棧之後又如何？」

「癩叟」道：「以後的事請問華氏姊妹。」

華露大聲道：「那小子窺浴，被我發現，他跳下樓去，在街上兜了一匝又回到客棧，引誘家姊，而把他制住的。」

人們爲了自尊，說起謊來連眼睛也不眨一下，誰引誘誰？也只有「癩叟」和華仙心裏清楚。

華仙道：「如果是被人調了包，必是在篷車上運往這兒途中……」

解了龍登的穴道一問，果然是個扁臉、翹唇、臉上有痣的年輕人來把他擊昏的，這眞是一件怪事。

這些人當中顯然有人在說謊。

這種說謊的情況顯然瞞不過林美叢，說道：「龍登，你是在什麼地方被人制住的？」

「報告夫人，」龍登道：「是在興記牛肉舖子後街上……」

「這就對了！」「癩叟」道：「你這兔崽子簡直渾到了家，這檔口你居然有心情去找小浪巧！」

巧子是個半掩門，有幾分姿色，由於龍登是商府的外總管，附近的百姓也都賣點帳，巧子很浪，所以都叫他「小浪巧」，和龍登要好。

龍登道：「前輩，那有這麼回事。」

「癩叟」道：「你以爲你和『小浪巧』的事老夫不知道。」

龍登雖然恨不得啃這老賊幾口，但他表面上却不敢否認，說道：「夫人……小的認錯……」

林美叢道：「龍登，你不但下流，而且誤了重大公務，如不懲罰，今後無法帶人，把他再裝入柳條箱內，明天再放出來吧！」

筱飛立刻把龍登又點了穴道，裝入箱中，林美叢道：「華家妹子，這件事不能怪妳們。」

華仙道：「不！我們姊妹也有疏忽之責。」

這工夫一個小婢在門外道：「啓稟夫人，有緊要的事報告……」

「進來……」林美叢還是那麼冷靜而從容。

小婢進入在林美叢耳邊低聲道：「上面傳來消息，說是要夫人注意身邊的人，免得變生肘腋。」

小婢退出，林美叢似乎並不能確定，身邊什麼人有問題，她很聰明，正因爲她聰明，隱伏在她身邊的人，就必須比她更加聰明才行，最低限度是暫時分不出高下的。

× × ×

散了會之後，華氏姊妹返回她們的院落，華露可鱉不住了，道：「姐姐，我受不了！」

華仙道：「小聲點！」然後聽聽窗外，低聲道：「我知道妳要說什麼？但最好什麼也別說！」

華露道：「姐姐，我此刻要是一句不說，我就不是華露！」

的確，此刻要是華露能鱉住這些話不說，他就不是華露。

華仙道：「有什麼不明白的，龍登不是說過了？他是在小巷中遇上了『小頭痛』而被制住的？」

華露道：「姐，我不是說的這個，我是說『小頭痛』根本不是扁臉、突睛……」華仙示意，華露立刻打住。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可是……」華露畢竟是華露，道：「我總是不明白，到底是誰？」

華仙只好用動作來表示，她用左手指捏住鼻子，這比喻很明顯是很臭，暗示「癩叟」之意，總之，在林美叢面前，「癩叟」和華氏姊妹都未說實話。

× × ×

現在，第四重院落，也就是林美叢專有的院落中，健尼在正屋門前一站，林美叢就去沐浴。

這浴室十分幽秘，沒有窺春的人能看到。

燈很低，門窗是嚴遮的，牆上貼了些有花紋的紙，所以在燈光照耀下很好看。

一堆衣服丢在這浴室的床上，這床據說是按摩用的，尤其是別人爲她按摩，站正屋門口的健尼就擅長此道。

如雪的肌膚，在水光下有如粉紅色的珊瑚。

忽然，有一隻手放在她的肩背上，柔聲道：「阿叢，要不要爲妳搓背？」

林美叢微微顫抖一下：「死人，嚇了我一跳。」

這人說道：「妳的胆這麼小，我可不信……」

他忽然扳過她的身子，她似乎也無意反抗，盡管她的下半身坐在池中，水及胸部，但肉「嘟嘟」的雙峯，完全呈現在他的眼前！

她埋怨地說：「看你那副鬼相！」

他道：「秀色可餐，不餓也餓！」

她知道自己的本錢，所以才能有效地控制這個人，她道：「談點正經的吧！沒有事你不會來的。」

他的手開始游動，她撥拒着，他道：「爲片刻之歡，爲銷魂而來，這不是很好的理由？」

林美叢似乎不信：「鬼才信，你說哩！」

他低聲地說道：「完：是爲了『一對一』！」

她輕輕地打了他的面頰一下：「難道還有『一對二』？」

「那也不一定。」他道：「萬一還有個比我更能使妳歡心的男人……」

她忽然轉過身去，冷冷地道：「你請便！」

他道：「嘿！妳當了眞？」

她道：「講話還有不經過大腦的？以後不要再來！」

連逸民居然是商大紅人愛妾的入幕之賓，這可以說是一個絕大的秘密，甚至乎說破了嘴也無人相信。

這一幕也許正如古人孫源湘的詩句：「心自向君身自背，省他一見一銷魂」。

如樊增祥的美人香：「最能操縱擅奴處，剛使銷魂又還魂。」

連逸民說道：「妳怎麼還不瞭解我？我在妳的身邊老是自卑，總是覺得配不上妳。」

技巧的指功，往往能收到奇效，不久就前嫌盡棄，連逸民在她的耳邊道：「我要告訴妳一件事。」

她道：「哦？是不是關於『小頭痛』的？」

連逸民道：「還是妳聰明。」

林美叢嘆口氣道：「我們都算是聰明人，却未必有『小頭痛』聰明。」

連逸民道：「這話不像是妳說的。」

林美叢道：「今天華氏姊妹本來已經制住了他，但半途又被調了包。」

連逸民說道：「華仙的經驗似乎不應該……」

林美叢道：「這有兩個可能……」

連逸民道：「讓我猜猜看，第一是華仙未能徹底制住他的穴道，半途自解而去，第二是他有同路人……」

林美叢道：「你以為是那一個可能性大些？」

連逸民道：「第二個，因為華氏姊妹身手不差，人也精明，『小頭痛』雖被渲染得神彩活現，我以為誇大了些。」

林美叢道：「我却以為第一第二都不能。」

連逸民道：「妳把他估高了！」

林美叢道：「不是我高估了他，據說就連這個都視他為第一大敵。」她伸出小指頭，然後再以手腕作蜿蜒狀，這是代表「黑龍壇」的暗語。小指是紅黃藍白黑最後一個指頭，手腕作蜿蜒是代表「龍」。

連逸民又說道：「你以為他自解了穴道？」

「嗯！」

「也有同路人協助？」

「甚至乎商府內也有。」

連逸民道：「會是誰？」

林美叢道：「你！」

連逸民道：「我看是妳。」

林美叢笑笑道：「為什麼會是我？」

連逸民笑着道：「美人不是都愛英雄嗎？」

林美叢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連逸民，只有你能猜到我的心事，我對他完全是愛才之意，可以說前所未有。」

連逸民心頭怪怪地：「我信！」

林美叢道：「所以我常常想，如果『小頭痛』信任我，我隨時歡迎他和我們在一起！」

連逸民道：「我想，他遲早會被妳的柔情所感動的！」

她擰了他一下，他順勢抱起她，燈光一搖而滅。

燈光已熄，此刻，另一種野火却已經燃起。

× × ×

現在，一個人影瀉入這第四重院庭之中。

要進此院，必然會遭遇到健尼和另一個貼身保鏢蕭野，這二人都不是好對付的角色。

來人身法矯捷，輕如紙片，還是被健尼發現了，來人竟撲向東廂。屋內無燈，這兒正是健尼的住處，健尼自是比對方熟悉這四周的一切。

這健尼忠心耿耿，也自恃身手了得，她忘了此人的行動快如疾風，竟然伸手去抓。

意外地，這人的胸衣被她抓到一帶，在這瞬間，她才知道對方是故意讓她抓住一帶的，一隻恠手在健尼胸部摸了一下。

健尼絕不會僅把來人當作一個登徒浪子或色狼，她立刻就猜出對方摸此部位的動機了。

這是最使她忌諱，也是最大的秘密，當然也是最無法容忍的。甚至她忽然心驚肉跳起來。

因為知道這秘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瞬間，黑暗的夜幕中幻起重疊的掌浪和腿浪。

× × ×

瞬間，黑暗的氣幕中幻起重重疊疊的掌浪和腿浪。只不過，空氣被撕裂，敵人並未被撕裂。

健尼素日很少說話，自有原因，那是因為嗓音之故。至于他永遠神色冷漠，那是一種自負，中原武林人物，放在他眼中的太少了。

只不過現在遭遇了攷驗。

她的狂攻是史無前例的，但她忽然發現來人已不在屋中，她懷疑自己是不是見了鬼？

當她和蕭野遇上時，來人竟進入了廚房中。這兒除了一個專用廚子、林美叢、健尼和蕭野，別人是絕對不准來的。

當然，商陽是例外的。

這人很恠，居然在廚房中東看看，西瞧瞧，而且找到一些罎罐都會嗅一嗅，有一瓶上貼着「福神漬」字樣。另外發現菜櫃中有一盤「壽司」，還有吃剩下的「天婦羅」。

另外如紫菜、小魚干、黃鹹菜等等，這都是扶桑人愛吃的食物。

待健尼和蕭野找到小廚房，此人要看的已經看了，又接了二人各兩招，自天窗上走了，扶桑人的房子十之八九有天窗。

兩人實在不服，一直追到牆外才回來，因為他們不能離此院太遠，他們的職責就是保護這第四進的林美叢。

二人返回院中，林美叢披衣走出，臉上紅暈未褪，鬢角處還有汗星，道：「什麼事？」

健尼行了禮，作了個手勢。

林美叢道：「是什麼樣子？」

蕭野茫然，健尼也垂下頭去。

× × ×

兩個一流身手的保鏢，居然都未看到入侵者的樣子，甚至年齡，這簡直是笑話，可是林美叢並未光火，道：「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蕭野說道：「在前院，後來又去了廚房。」

林美叢神色微變，而且忽然笑起來。

二人不知主人為何發笑，就像不知道這老天爺是要刮風還是要下雨一樣。却知道主人這工夫總不是什麼好事。

林美叢道：「動過手沒有？」

蕭野道：「這人的動作太快。」

健尼也作了個手式，表示此人很滑，林美叢掉頭就走。既然來人會去看廚房，他們二人就是不說，她也會知道，來人是位有心人。

這樣一個有心人，健尼和蕭野二人自然要吃癟了。

晚飯後，商筠端了一盤春捲來，略豐腴的人穿上一套墨綠絲棉短襖褲，顯得很俏，他發現她近來注意打扮了。

于不覺道：「商姑娘，剛用過晚飯，這肚子恐怕沒有地方來裝這些可口的春捲了。」

商筠道：「就算吃了飯，把這五個春捲報銷也不是一件難事。」

于不覺捏起一個，道：「不嚐一個實在過意不去！」他吃了兩口，道：「眞不錯，是哪一位做的？」

商筠道：「你猜！」

于不覺道：「是妳二娘？」

商筠道：「不是，她不喜歡吃油膩的食物。」

于不覺道：「三、四姨娘？」

商筠道：「四姨娘？她才不吃這些，她只吃『燒鳥』、『米索西鹵』什麼的，喝茶又用小茶壺，眞是怪婆！」

于不覺吃第二個時，咬住一件硬梆梆的東西，道：「天，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石頭。」吐出一看，是一塊小巧玲瓏的紅玉「同心結」。

于不覺一楞，商筠雖大方也不禁紅了臉。

她說過，這不是她二娘或三姨娘做的，更不是四姨娘做的，當然是她自己做的了，但于不覺道：「八成是做春捲時不小心把這東西掉落餡中包了進去……」

這話也許是出自眞心的，却使商筠十分幽怨，一個大男人就連這點心機都猜不出來嗎？

也許是為了沖淡這種沉悶的場面，商筠說道：「于不覺，今天又來了一位客人了。」

于不覺淡然道：「是令尊的朋友？」

商筠道：「大概是的，只不過我爹還沒回來。」

于不覺道：「知不知道是什麼人。」

商筠回答道：「可能是三大門派的人物。」

于不覺道：「這人是什麼樣子？」

商筠道：「大約三十五六，四十不到，還帶了個只有二十來歲的小廝。」

于不覺道：「這位客人的大名總該知道吧？」

商筠道：「好像叫關庸。」

于不覺似乎沒聽過此人的名字，這樣一個人來找商陽，一定有重大原因。

商筠又道：「筱飛筱叔叔問這位關大俠找家父有何貴幹？他說事關機密，必須和家父面談。」

于不覺又問道：「這位客人在什麼地方。」

商筠道：「剛來時在大廳中，後來又把他請入水榭中等待。」

商筠走後，于不覺很技巧地來到水榭看到了此人，當然，他沒有把此事告訴商筠。

× × ×

商陽回府時，由曹震南陪着，「八臂韋陀」姜嘯天上前道：「商兄，來了個客人。」

商陽道：「熟客？」

「不。」姜嘯天道：「誰也不認識，姓關名庸，說是事關機密，要和你面談。人在水榭中。」

商陽皺皺眉，道：「是哪一方面的人總該知道的。」

姜嘯天道：「看來似乎是三大門派的人。」

商陽一個人走向水榭，曹震南却進入客廳之中，這兒有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衣着很土，但眼神却顯示他並不是鄉下人。

「這位小弟是……」曹震南道：「是關大俠的什麼人。」

小伙子道：「我是關庸的僕人，你必是？」

曹震南道：「在下是這兒的總管！」

這小伙子忽然焦急地道：「快去報告商大俠，他有危險……」

曹震南一驚道：「是不是關庸要對商大俠不利？」

「對對！」小伙子道：「小的只不過是在半途上被他救了一命的人，但聽他對另外一個人說，他要來殺一個人，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殺這兒主人！」

曹震南立刻竄了出去。

× × ×

由這大廳去水榭，相距一段不算太短的路，曹震南狂奔到了水榭附近，見「燕子」筱風在水榭附近徘徊，二人交一眼色，都有心照不宣的反應。

筱飛道：「曹總管，什麼事？」

曹震南有點過份緊張道：「那小廝說，他不是姓關的僕人，只不過是在路上被姓關的救過一命的人——」

筱飛道：「這又有什麼相干？」

曹震南焦急地說道：「那小廝說他偷聽這姓關的和別人交談，說是要來行刺一個人！」

筱飛道：「行刺誰？」

曹震南道：「沒說。」

二人同時向水榭中望去，似乎一點聲音都沒有，以他們二人的功力，賓客在水榭中交談，應該能夠聽到，除非特別壓低嗓音。

二人交換了一個十分不祥的眼神，似乎也不管是不是甚麼「事關重大」，一齊向水榭中掠去。

筱飛自然比曹震南快一步，一聲驚呼，幾乎震斷了曹震南的心弦。

首先，他發現龍登自水榭後窗穿出，這份輕功大出他的意料。在他的印象中，龍登的身手還不如曹震南。

現在他發覺，龍登的輕功，似不在他這個綽號「燕子」筱飛之下。

過去是龍登藏拙，還是另有原因？

就以他被制住裝入柳條箱中這件事來說，就沒有人敢相信他有此功力。

當筱飛竄進水榭內間時，商陽坐在桃心木太師椅上，雙目暴睜，定滯不動，七竅流血而亡。

這顯然是中了人家的重手，筱飛幾乎不敢相信是眞的，是誰幹的，是那個叫關

庸的人？

或者是深藏不露的龍登？

看商陽的坐姿，分明是在和客人對面交談時中掌的，胸前有個掌印，微風吹過，衣屑巳變成飛灰細屑飄散開來。

兩杯茶還放在賓主座位面前桌上。

× × ×

曹震南趕到，失聲叫道：「這是誰幹的？」

筱飛道：「不是姓關的，可能就是龍登。」

「是他？」曹震南未看到龍登在此，自然無法想像，道：「龍登也來過。」

筱飛道：「我進屋時，龍登自後窗竄出，這當然可以解釋爲去追刺客，也可以認定他有嫌疑。」

曹震南道：「筱大俠，龍登，這不可能……」

筱飛道：「我也以爲不大可能。只不過我發現他剛才穿窗而出的輕功，居然不在我以下！」

曹震南更無法想像，筱飛道：「快點通知全宅中人緝兇，我去追追看……」

× × ×

兇手未抓到，那個小廝小順子倒了楣，儘管他說是路上姓關的救了他一命，要他冒充小廝的，但總有帮兇之嫌。

龍登則沒有被商府中人所懷疑。

抓關庸的行動剛剛展開，誰也想不到，那個名叫關庸的刺客，竟向姜嘯天和筱飛自首了。

因爲自盟主鄭思遠以下，除了商陽也就數着筱、姜二人的身份高了。至于商的妻妾，此刻除了悲傷，又能作什麼？

關庸不像是逃不了的樣子，他殺了人爲何要自首？這件事眞叫人頭痛。

審問關庸的人有筱飛、姜嘯天、「癩叟」和連逸民等人。

姜嘯天道：「姓關的，你到底是何人門下？」

關庸道：「在下本是星宿海門下，到了中原，和武當、少林及崆峒三派走得很近，尤其是三位掌門人，近來因崆峒派新任門主梁海天大俠被害，另外少林和武當二派掌門人認爲必是盟主手下幹的。」

「癩叟」厲聲道：「兎崽子，盟主乃是武林之主，且是全武林人所公推，豈能作出自相殘殺的事。」

關庸道：「兩位掌門人說，盟主鄭大俠……」說到這兒又沒再下去了。

連逸民大喝一聲，道：「爲什麼不說下去。」

關庸吶吶道：「這件事在下實在不敢出口。」

「癩叟」道：「你不說我就宰了你，說！」

關庸道：「霍掌門人暗示，鄭盟主的任期只有一年不行了，而目前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固然以三大門派較有名，但少林和武當兩派都是方外之人，又不便當盟主，其餘成名人物中呼聲最高的就是商大俠了……」

衆人同時一驚，姜嘯天道：「莫非是少林與武當兩位掌門敎唆你來行刺商大俠的？」

關庸道：「正是。」

「這就不對了。」筱飛道：「按理說他們應該叫你來行刺盟主鄭思遠鄭大俠才對。」

關庸道：「兩位掌門人說，眞正想當盟主的，只有二人，一是商大俠，一個是崆峒派門主梁海天梁大俠……」

「癩叟」道：「這不說梁海天也是被兩位掌門人派來的人殺死的？」

關庸道：「我想必是的，但不是在下所爲。」

連逸民道：「你殺了人，爲何又要自首。」

關庸大聲道：「因爲商大俠並不是在下殺的。」

衆人又是一驚。

× × ×

曹震南要上去用刑，「癩叟」道：「先別動手，問清楚再說，姓關的，商大俠不是你殺的，那麼是誰？」

姓關的道：「因爲在下要行刺時，從窗外射進一人，出手如電，得手後就穿窗而出，由于燈光巳熄，在下未看清行刺的人。」

筱飛道：「如果把那刺客找來，你能不能認出來？」

關庸道：「也許能認出來。」

於是商宅的人一批批地到水榭中來，叫他辨認，結果並沒有認出來。而且也不是龍登。

這是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少林和武當兩派，一向是最公正重義氣，且對門人約束最嚴的兩大門派，怎麼會作出這種事來？

當下以飛鴿傳書，詢問此事，兩派的回信在第三天巳陸續帶回，兩派都說，各自生擒了一名刺客，都說是商府派去的人，奉命行刺掌門人，但因兩刺客堅不說出姓名，不知是誰，且巳自斷舌根而亡。

筱飛立刻派人到兩大門派去實地瞭解這件事。因爲如商陽眞的派出行刺少林和武當兩派掌門人的人物，絕非一般人物所能勝任，至少也該是筱、姜、連這三人的身份和技藝才行，因而想不出是誰？

商陽是誰殺的，仍是個謎？繼查證，龍登確實沒有嫌疑，當時他也是懷疑姓關的才入內查看，見商陽被刺，穿窗而出去追敵。

關庸雖未殺死商陽，目前仍是一面之詞，所以把他暫時囚禁起來，以便前往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回來後再作決定。

至於關庸的小廝小順子，經關庸證實，確是在路上河中把他救起，而予以利用，作爲侍從小廝的，於是奉了盟主之命，把小順子放了。

× × ×

商陽死後，商家由四姨娘林美叢作主。爲了節約開支，辭退了三五個下人，其中包括于不覺在內。

于不覺扛着簡單的行李出了商府，也沒有向商筠辭行。因爲商陽初喪，她還在熱孝期間，要守在靈堂之中。

于不覺進了悅來棧不久，「洛陽才子」莊元就來了，道：「長輩，這是怎麼回事。」

于不覺道：「是誰叫你來的？」

莊元道：「冷大海。」

于不覺道：「局面很亂，但我相信商陽的四妾林美叢有點蹊蹺，而叫我走的也是她。」

莊元道：「『癩叟』那個老雜碎到底是什麼身份？」

于不覺道：「還不敢確定，還有連逸民，都是身份不明的人。但有幾個人竟是扶桑之人。華氏姊妹還好？」

莊元道：「長輩，我看這兩個女人也未必可靠。」

于不覺說道：「莊元，這不可言之過早。」

莊元道：「長輩，我發現有位年輕人和他們見面密談。」

于不覺道：「是什麼樣子？」

莊元回答道：「二十多歲，名叫小順子。」

「他？」于不覺笑笑，道：「果然有點走了眼。」

莊元說道：「長輩是指小順子也不單純。」

于不覺道：「莊元，小順子不單純，另外還有個人也要小心，那就是商府的外總管龍登。此人深藏不露，而且也要通知冷大海。」

× × ×

天剛黑，于不覺又來到會賓客棧，正好看到一個惹眼的人物下了樓，居然是商府四姨娘林美叢的貼身保鏢蕭野。

好在于不覺認識他，他却不認識于不覺。

于不覺正要上樓，有人叫住了他，竟是華露。一個人在喝悶酒，可以看出，她喝酒不是爲了找樂子而是在遣愁。

現在他知道巳經瞞不了她，立刻坐在她的對面，她道：「我叫你上官驊，司馬黑，還是于不覺？」

于不覺道：「就叫我司馬黑好了！」

華露道：「司馬黑，你來陪我喝幾杯吧。」

司馬黑道：「你是不是有點心事？」

華露道：「心事是有一點。」

司馬黑問道：「妳的心事能不能告訴我？」

華露說道：「我的心事是和你有點關連。」

司馬黑道：「妳何不說得明白些。」

華露道：「那你來幹什麼？是不是找我姐姐？」

司馬黑呷了口酒沒有出聲。

華露忽然嘆一口氣，道：「你來找她對不對？」

司馬黑道：「是又如何，在路上妳們予我方便，讓我搭便車，感恩圖報，我來看看你們也是應該的。」

華露道：「你說廢話的時候，爲什麼不臉紅？」

司馬黑道：「誰都有說謊話的時候，對不對。忘了妳用柳條箱裝我的事？」

華露似乎忘了那件事，或者大家巳心照不宣了，她道：「你是可以來看她的，只不過，她早巳經不配了！」

司馬黑突然色變，這話出自華露之口，聽起來不但陌生，而且叫人無法忍受。

但司馬黑却忍住了，說道：「妳有什麼證據？」

她甩甩頭，道：「我爲什麼要拿證據給你看。你是什麼人？」

司馬黑發出一陣怪笑。他相信華露也無法解釋他這怪笑的內容。

果然，華露瞪他一眼，道：「就憑你這怪笑，你也不是一塊好料。」

司馬黑道：「我曾經對妳說過我是一塊好料？」

華露道：「司馬黑，我們作一件生意如何。」

司馬黑道：「妳也會作生意？是什麼生意？」

華露道：「買空賣空！」

司馬黑道：「聽起來挺有意思。」

華露道：「把你的眞正來歷告訴我，我告訴你華仙到底是個淑女還是……」

「蕩女？」

華露說道：「你似乎口下巳經留了情吧。」

司馬黑斷言道：「我不信。」

華露道：「如果你願意作這檔子生意，一個對時之內，我就能使你相信。」

「嘩——」一杯酒潑在華露臉上，他不容許任何人侮辱華仙。潑完後即出門而去。華露那吃這一套，正要追上抓住他，有個人却扯住了她。

這個人竟是連逸民。

華露大力一掙，道：「你別管我，我忍不下這口氣。」

連逸民道：「不忍也要忍。」

華露匕首巳在手中往前一送，連逸民閃得十分滑溜而又技巧，要不是連逸民在她耳邊說了一句話，她是不會罷休的。

× × ×

深夜，無星無月。

這家客棧後門走出一人，稍一張望，向東邊小街上疾走，走到一條小巷口處，技巧地把一塊手帕丢在地上。

然後，他藉檢起手帕之時向後看了一下。

他這才折入第三條小巷中，在第四家門外推門而入，立即閉上門，她的動作熟練而機敏。

她正是華露所侮蔑過的人。

這年輕女人進入這四合院的正屋，一個中年男子目光炯炯地向她打個手勢，她也向他打個手勢。

這男子的神色篤定，一看就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那種眼神是屬于有資格自負的人所有的。

這人坐在炕頭上，炕上有一小炕几，炕几上有四道菜餚和酒。屋內和暖如春。

這人有信心地道：「我知道妳會來的。」接過她的皮裘，爲她滿上一杯酒，這工夫她巳上了炕。

「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他舉杯說道：「我期待這一天，巳經有三四年……」

女郎自嘲地道：「不值得！」

男人道：「華仙，妳怎麼會如此小看自己？」

「因爲我巳經是殘花敗柳……」她垂着頭，道：「其實，和我有露水之情的男人，巳有三四個以上，所以我不再自抬身價……」

這男人自動乾了一杯酒，也許要證實

她的自白是否可靠，或者有幾分眞實性，所以他的目光很放肆地在她的胴體上掃掠着。

拔頭籌或獨佔自然是好的，只不過在男人來說，幾乎未嚐過的都是好的。

這由「老婆是人家的好」這句話即可得到佐證。

「就算是眞的，我也不會改變初衷。」他作了個手勢，說道：「把衣服寬一寬吧！炕上很熱，這二鍋頭喝下肚去就會更熱的！」他伸出手解開了她領上第一個扣子。

華仙居然並沒有推拒。

屋內這男人目光中迸濺着火星，因爲華仙已自動寬了外衣，露出了猩紅的褻衣。屋外那雙眼也迸着火星。

× × ×

三兩杯下肚，華仙的嬌靨更加嫣麗酡紅了。

他忽然把她攬入懷中，而她却把酒送到他的唇邊。

外面那雙眼睛迸射出兵刃短接的火花和聲音。這到底是否眞的？華仙會是這樣輕佻，淫蕩的女人？

男人道：「『金釵譜』似乎已收到了效果。」

「嗯……」她素日的嫻靜，端莊已無影無踪，秋波流轉，每一瞬都充滿了挑逗，就不免勾起了對方過火的一些輕薄的動作。

男的道：「他們認爲是三大門派或『無耳教』的美人計？」

「嗯……」

男的說道：「華仙，有一流的設計人，一流的執行人，那會有不能順利完成之理？」

華仙道：「可是也別興奮得太早。」

這男人道：「妳担心什麼？」

華仙道：「商陽的死……」

男人低聲道：「誰又知道那只是一個巧妙的安排？」

華仙道：「總會有人知道的。」

男的覺得好自負，好神氣，道：「不會再有別人知道，除非有人能折服那個高手。」

華仙道：「哪個高手？」

男的道：「近看是高的，遠看是低的那個。」

華仙沒有說什麼，似乎到此地步，什麼都要先擱下來，先辦了「正事」再說，這時，窗子微响，燭影微晃，一個人影巳向炕上落下。

× × ×

中年人一按火炕，身子離炕一尺五六，閃電橫踩了兩脚，來人去勢不變，只不過用手一撥這中年男子的脚，中年人身子半轉，巳先坐在炕上。

來人也坐在中年男子對面。

來人這一手盤膝下落奇慢，識貨的人知道，這是玄門的輕身術——野狐禪。

中年男子道：「你是……」

來人一指華仙道：「問她！」挾了一塊排骨放入口中。

中年人望着華仙，華仙似乎裝着沒聽到。

中年人從未受過這等戲弄，冷冷地道：「你知道我是誰？」

司馬黑瞇着眼：「你不是盟主麾下的得力高手姜嘯天？有沒有錯？我這人的記性不怎麼好！」

姜嘯天道：「華仙，你們認識？」

華仙道：「這話很難說！」

「這是什麼話？」姜嘯天厲聲道：「這兒的一切，都瞞不了監視的人，朋友，看你年紀輕輕，身手俐落，我是十分佩服，却不希望造成你的錯覺！」

司馬黑道：「什麼錯覺？」

姜嘯天道：「自以爲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司馬黑自斟自飲地說道：「姜嘯天，我從不以爲自己是獨此一家，只不過你也該知道，能在這兒混的，沒有兩套怎麼成呢？」

姜嘯天剛剛試過，雙方相差太遠，又不知道華仙和這年輕人的關係，道：「亮個萬兒如何。」

司馬黑拿起酒壺往口中倒酒，姜嘯天以爲機不可失，正要施襲，忽見司馬黑另一手在下面作了個手勢。

這分明是他們組織中的最高機密，也是連絡暗號，姜嘯天立刻就打消了施襲的念頭。

這一手，華仙沒有看到。

× × ×

姜嘯天道：「眞想不到！差點犯了『煮豆燃豆萁』的錯誤，來！我敬老弟一杯！」就用他的杯子滿上遞給司馬黑。

司馬黑接過，潑在他的臉上。

姜嘯天驚愕不巳。

華仙也愣住了。

姜嘯天抹着臉上的酒漬，悻悻地說：「老弟，既然都是自己人，你這是幹什麼的？」

司馬黑一字字地道：「凡是被我灌了酒的人，就得認命！」

姜嘯天夠狠，夠毒也夠精。只不過他知道要走霉運。他在盟主身邊幹的是包打聽，都是出點子讓別人傷腦筋的，今天却要自食惡果。

他自炕上掠到地上要去開門，司馬黑比他快了一步擋住了他。

姜嘯天道：「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司馬黑道：「你巳經不配問這個問題了。」

姜嘯天切齒道：「你眞以爲姓姜的是根麵條？」

司馬黑說道：「至少你並不是一根鋼絲！」

姜嘯天綽號「八臂韋陀」，身手不問可知，華仙在炕上目不暇給，却一點表情也沒有。現在似乎誰勝誰敗，都不關重要了。

折騰了不一會，姜嘯天施出了他最有信心的一掌。司馬黑居然以掌心迎上。

姜嘯天忽然有所忌諱，要收掌却巳經來不及了。他的五指一接對方的掌心，「格崩」一聲至少斷了三指，他抱着右手疾退兩步。

華仙一直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示，只不過，她內心並不平靜。驚于他的奇絕武功，和那狠辣的作風，幾乎連她也弄不清司馬黑到底是正是邪？是敵是友了？

司馬黑道：「姜嘯天，我殺你有充分的理由，却不告訴你。」

一個人如果連自己被殺的原因和理由都不知道，這痛苦就不問可知，所以他忍着斷指之痛，還要作最後一搏。

他知道機會太少，幾乎等於零。只不過他以爲總比等死或求饒好些。

扮好色迷惑敵人

背水一戰，就是求生之戰。

剛才華仙還坐在他的懷中，那情景完全不同。他以爲自己是栽在低估這女人的錯誤上。

最初，他希望僥倖小勝。稍後，但只求同歸于盡。

未出七八招，他知道這都是奢望。如能以自己的一條命換取對方一條腿或一隻胳膊，也該知足了。

人類的慾望是隨環境變遷的。

人影交瀉，姜嘯天的腿掌落空，對方一脚踏到，正中面門，連最後的一聲慘嗥都不完整。

此刻，姜嘯天的臉骨全塌，像一隻半生的柿子被踏了一脚，屋內陷入可怖的沉寂中。

華仙坐在炕上冷冷地說道：「就算是對付姜嘯天這種人，你的手段也太殘酷了些！」

司馬黑眸子中閃着令人顫慄的色彩，向她緩緩走近，站在炕前，兩人相距不到一步半。

不久之前，她還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偶像。

現在他要用心地觀察一下，她和一個妓女的分別到底在什麼地方。

她聳胸、細腰、隆臀，肌膚白嫩，尤其那清麗嬌靨上，看不出一點輕佻之色。

一個人的眼睛，仍然無法取代一台秤，因爲秤可以秤出一個女人的頭骨到底有多重？有多輕。

如果她是一個高張艷幟的妓女，以她這清純、高雅的假象，必然能大紅大紫。

這種假象不知愚弄或污染了多少高尙的情操。

他忽然伸出手，太快，她來不及伸手拒格，她的衣衫巳被撕裂開，首先入目的是那雙顫巍巍的雙峯……

× × ×

在此以前，在他的遐思中有過這朦朧的胴體，現在他實實在在地目擊到這血肉之軀，活生生地呈現眼前。

剛才她和姜嘯天的舉措與對白，徹底破壞了那種根深蒂固的形象。在情人心目中的偶象，不是聖女，竟是娼妓。

而她，在衣衫碎裂，身體裸裎之下，居然沒有含怒出手，或者謾罵。

只是望着他，似想自他的眸子中顚出自己還有多少份量？

他忽然自袋內掏出幾張銀票，挑選了其中一張，丟在她的懷中，那是關洛一帶最有名的大錢莊——盛昌隆。

盛昌隆的任何一張莊票，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能兌現，就算是一個强盜拿他們的票子去兌現，也照樣付現。

莊票上有「憑票祇付白銀五十両」字樣。

司馬黑道：「收起來吧！華大小姐，我相信不會多付，却也不會太吝嗇，希望我估的沒有錯，妳正好値這麼多！」

她拉拉破碎的衣衫，沒有去拿那張票子。

司馬黑一轉身就走。

華仙冷冷地說：「怎麼，就這樣一走了之。」

司馬黑停下：「嫌少？」

華仙漠然地說道：「其實我不値這麼多。」

她很平靜，不帶火氣，這是很少有的現象。人們那個不犯「老王賣瓜」的毛病？就算是個三等娼妓，她也會故作姿態，說她可以名列二等。

司馬黑微愣道：「妳値多少？」

華仙淡然說道：「像我這樣的女人，僅是撕破了我的衣衫，看過我的身體，最多付我二十両，公公道道，巳經十分體面了！」

果眞如此，他曾經深深愛過一個只値二十両銀子的妓女？

他忽然笑了起來，連他自己都覺得這笑聲十分刺耳。

× × ×

她漠然道：「妓女憑與生俱來的本錢討生活，也値得這麼好笑？」

司馬黑冷冷地：「只不過，我笑的不是這個。」

華仙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笑的是什麼？」

司馬黑道：「就算妳是賣的，也大可不必找姜嘯天這等貨色。雖然他握有不少的實權。」

華仙忽然淒愴地一笑：「你這是高抬我，我却以爲，能和他平起平坐，巳經感到十分光榮了。」

司馬黑道：「其實妳可以去找更高的，如武林盟主這一流人物，至少，妳的外型很唬人！」

華仙道：「你能不能告訴我。爲什麼要殺姜嘯天？」

司馬黑道：「他死有餘辜！」

華仙道：「那麼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人。」

司馬黑問道：「妳知道的一共有幾方面。」

華仙道：「至少有三方面。」

司馬黑道：「是哪三方面？說出來印證一下。」

華仙道：「我早知你就是神出鬼沒，輩份奇高的『小頭痛』，何必故弄玄虛？所謂三方面，一是武林三大門派，二是武林盟主，三是……」

司馬黑說道：「你放心……外面沒有人。」

華仙說道：「『無耳教』『黑龍壇』的人！」

司馬黑道：「妳們送『金釵譜』到底是奉何人之命。」

華仙道：「武林三大門派掌門人。」

司馬黑道：「交付的對象是哪一方面的人？」

華仙道：「盟主這邊的人。」

司馬黑道：「目的是……」

華仙道：「旨在拆穿『無耳教』『黑龍壇』的美人計。」

司馬黑冷笑道：「你們的同路人還有誰？」

華仙道：「抱歉！這半天你只聽而不談，我說的巳經夠多。」

司馬黑道：「妳說不說都是一樣。」

華仙道：「你別詐，你知道的不妨說出來聽聽！」

司馬黑不出聲，目光在她的胴體上掃瞄了一陣子，就算巳是殘花敗柳，畢竟左右過他的思緒，使他牽腸掛肚過。他掉頭往外走，一個人擋在門外。

只要吸一口氣，就可以嗅出來人是誰了。

× × ×

「癩叟」道：「小崽子，你狂得過了火。」

司馬黑笑笑，道：「我的哥哥比我還狂，你有沒有見過家兄？」

「癩叟」道：「我可不管你是『小頭痛』『老頭痛』，不抖出眞正的身份，你走不了！」

司馬黑呲牙一笑，道：「你能不能告訴我，武林中哪裏有我來得而去不得的地方。」

「癩叟」道：「小崽子，今夜你不亮出底來，休想離開這兒。」

司馬黑道：「本來我以爲你不是三大門派那邊的人，必是盟主這邊的人，現在看起來，可能都不是！」

「癩叟」冷笑不答。

「癩叟」又問道：「你難道是那邊的人？」

司馬黑愕然道：「哪一邊？你能不能說明白些？」

「癩叟」被奚落了一陣，要是再不出手，顯然是光說不練，道：「小崽子，到院子裏來——」

那知司馬黑往外一衝，「癩叟」的應變不謂不快，仍被司馬黑逼得手忙脚亂，退了三四步。

「老賊！」司馬黑道：「我沒有時間陪你——！」老賊往上一貼，一膝砸向司馬黑的「會陰穴」上。

只不過司馬黑的一腿似乎早到一瞬，在那兒等着。伸腿一撥「癩叟」另一隻腿彎，「癩叟」差點跪下。

只不過「癩叟」果然不是等閑，身子一挫一彈退後兩步。

華仙在門內道：「你的身手早在我們的意料中，可是你的狠毒——」

司馬黑道：「不久妳會大吃一驚，好的還在後頭……」他上了屋面，也帶走了二人的矜持和自尊。

他的身份是個謎，華仙一直楞在那兒不出聲。

× × ×

姜嘯天的死，並未引起很大的紕漏，至少華仙和「癩叟」弄不清司馬黑到底有什麼通天本領，能在盟主身邊附近殺了姜某，而能大事化小。

這天「癩叟」又來見華仙，兩人都同時嘆了一口氣。這當然都是爲了姜嘯天的事，因爲姜嘯天數十年來一直是盟主鄭恩遠身邊的人，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是，他死得極慘，盟主似乎並不太重視這件事情。

「癩叟」道：「華仙，妳看那小子的身份是……」

華仙道：「前輩是不是也以爲他不像個外人？」

「癩叟」道：「據接近盟主的人說，並未看到那小子去見過盟主。」

華仙道：「一般人都以爲他可能和盟主認識或有默契！但我可以看出，那夜前輩和他動手藏了拙。」

「癩叟」道：「仙姑娘，老夫即使不藏拙，也差不了多少。」

華仙道：「前輩何必客氣！」

「癩叟」喟然道：「這不是謙虛，妳是知道，練武的人就算藏拙，也極有限。」

華仙道：「前輩，只要値得，我也能認！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值得？」

「癩叟」離去，連逸民又出現了，道：「姑娘似乎以爲自己的犧牲不値！」

華仙道：「你是不是能確定我的犧牲很値得？」

連逸民道：「我們正在摸他的底。」

華仙喟然地道：「我眞不想又再幹下去！」

連逸民道：「千萬別洩氣！要不，那就會前功盡棄！」

華仙道：「都說他是自己人，爲什麼他殺了姜嘯天又折辱『癩叟』前輩而得不到應得的懲罰？」

連逸民道：「仙姑娘，妳絕對不會白白犧牲，爲了武林的福祉，妳一定要持續下去。」

連逸民走後，華露返回。華仙道：「我很担心，司馬黑會被逮住！」

華露道：「妳是不是有點矛盾？」

華仙道：「我一點也不矛盾，有人報告盟主，說他可能是那邊的人！」

華露低聲道：「哪邊的人？」

華仙道：「『黑龍壇』的人！」

華露道：「他早就對你不感興趣，妳爲什麼老是不知道回頭？」

華仙忽然幽幽地嘆口氣，道：「他對我倒了胃口，這怎能怪他？是我自己不爭氣，只不過，他能對我如此痛心疾首，也足證他過去喜歡過我……」

華露撇撇嘴，道：「姐，妳可眞會自我陶醉。」

華仙道：「小妹，妳說句良心話，那小子像個壞人？」

華露冷笑道：「好人臉上不會貼張條子，壞人臉上也沒有作個記號！」

華仙道：「華露，最近我忽然覺得咱們也許作了些十分無聊而可笑的事，也許世上根本就沒有『金釵譜』上那幾個女人，只是個借刀殺人之計。」

華露是個不太喜歡用腦的人，說道：「聽說金蘭，汪蓮和谷幽香都到了開封。」汪蓮是汪奇的妹妹，谷幽香是谷秀的小妹。

華仙沒說什麼，華露道：「妳能擊敗我，是不是也能把她們三個人擊倒？可憐的姐姐……」

× × ×

上官髀返回客棧推開房門，有個人在

屋中，沒有點燈也可以看到，道：「什麼人。」

那人道：「自己人！」立刻可以聽出，是連逸民的口音。

上官髀道：「滾出去。」

連逸民道：「未免太不客氣了吧？」

上官髀道：「我不喜歡踩綫的人。」

連逸民說道：「錯了，我是前來送信的。」

上官髀的動作太快，巳滑到連逸民面前，連逸民站在椅上踢出兩脚，此人和「癩皮」差不多，都是不易捉摸的人物，只不過，上官髀非逼出他的底細不可。

由於上官髀用的全是狠招，連逸民如不來眞的，就會很快現眼，可是先機一失，步步落後，看樣子非挨一下不可，只好急忙把屁股送上。

「啪」地一聲，被擊中的都不是屁股，而是面頰。

這在連逸民來說是十分丟人的事。

連逸民忿然道：「小子，你是不是太過份了。」

上官髀道：「我不喜歡的人，根本不攷慮是否過份！」

連逸民扭頭就走，但又轉身道：「金蘭來了，她想見你一面。」

上官髀道：「她不是快要死了？」

連逸民道：「也許命大，她對你可是一往情深，你不該辜負她一片深情。」

上官髀道：「我從來不還那些一頭熱的感情債，連逸民，我要休息，請便！」

連逸民說道：「你要是不去，就是冷血。」

上官髀一片腿浪把他踢出門外，閉上門。連逸民狠聲道：「你這小子簡直一點人味都沒有。」

上官髀根本不出聲，睡了一覺，約凌晨四更左右，他自後窗閃了出來，彎月在天，夜凉如水。

他不願意來，却又是非來不可，當然，他絕對不願作某件事，也是非作不可的。他過去認識金蘭。

世上沒有任何人能完全照自己的意願去行事。從不受他人干擾或牽累，何況是爲了更重大的理由及原因。

房門輕輕一推就開了。

房間不大，未亮燈，大致也能看清，床上的人兒皓腕裸露被外，正在驚奇地望着他：「什麼人？」

上官髀走到床邊，道：「是我。」

金蘭激動地道：「是上官大哥？噢……噢……是上官大哥……這不是作夢。」

上官髀冷漠地：「正是我。」

金蘭的身子一陣顫動，錦被滑落地上，那是一個不比華仙遜色的胴體，他走近掀起棉被，蓋在她的身上。

金蘭道：「上官大哥，我終於等到了你。」

上官髀道：「妳不後悔？」

金蘭顫聲說道：「大哥，我爲什麼要後悔……大哥……不論幹什麼！我都不後悔……」

他忽然捂住她的嘴，不要她再說下去了。

甚至於他上了床。

× × ×

金蘭是個不折不扣的黃花大閨女，這一手豈不是把她嚇壞了？她顫聲道：「大哥你……」

上官髀道：「少囉嗦。」

金蘭道：「大哥，這……」

上官髀道：「怎麼？不成？」

「不……不是不成，只不過這樣太草率……」

「怎麼樣才算不草率，有興趣，就湊合湊合，只要妳搖搖頭，我馬上就走。」

金蘭盈盈欲淚。

上官髀道：「如果妳要待價而沽，那就好辦，一千兩銀子，買這初夜權，兩條路任妳選。」

也許她只有一個理由——非他不可。

不論他如何無理或粗野，只要有這一個理由已夠了。屋內春意漸濃，窗外有隻眼正在窺伺。

「小頭痛」把「癩叟」迫得手忙脚亂。

是不是竊春？或者另有動機。

眞絕 事畢就走 絕不戀棧。

「哥……」金蘭梨花帶雨，道：「我已經是你的人，你不能一走了之。」

上官驊道：「我不喜歡囉嗦。」

金蘭道：「哥，你什麼時候來？」

上官驊說道：「我喜歡來的時候就會來。」

金蘭道：「哥，你有什麼打算？」

上官驊道：「談不上什麼打算，每月給你五十両，我的事妳別過問。」

金蘭悲聲道：「大哥，小妹在你的心目中只是一個姘婦？」

上官驊道：「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能獨佔我！」

金蘭道：「大哥，聽你的口氣，似乎還有別的女人。』

上官驊道：「皇上可有幾百上千個女人，我有三五個女人也值得大驚小怪。」說着帶上門就走了。

接着就是金蘭的飲泣聲。

窗外那隻眼頗爲滿意地悄悄退走。

× × ×

「洛陽弟子」莊元在「老爺居」吃飯，叫了五個菜，還喝了三斤花雕，食畢付帳，掏錢的手沒有抽回來。

明明有十七八両銀子，怎麼一両也不見了？

小二見他的窘態，怎麼打量也像個白吃，絕對不像個「才子」，就在一邊站定，怕他溜」，因爲他吃了七八両銀子。

莊元攤攤手，道：「伙計，出門倉促沒帶錢，先掛上，明天帶來……」說着，拿根牙籤剔着牙，打了個飽噎就要邁着方步往外走。

後領一緊，小二揪住了他的衣領。

這一手很討厭，莊元從未被人這樣揪住過。這對一位「才子」的形象，會有多大的傷害？

莊元大怒道：「你這是幹什麼？」

小二道：「老兄，你看看櫃枱牆上的金字招牌：現錢交易，概不賒欠，至親好友，免開尊口。連至親好友都不賒帳，你算老幾？」

莊元雖渾，却不是不講理的人，就算揍小二一頓，人還是去了。再說小二職責在身，沒有什麼不對。他道：「好，跟我回去拿！」

這工夫來了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老弟，你可眞不像個白吃白喝的。」

「這才是一句公道話。」莊元有錢都帶在身上，回去拿也不會有，不過是去找上官驊或冷大海。

這人道：「老弟，飯錢我已給你墊上，只不過我要告訴你，是誰偷去了你身上的錢？」

莊元像頭山豬，急問道：「是哪個王八旦？」

這人正是龍登，呶呶嘴指指另一角落正在吃炒飯的年輕人，莊元仔細一看，這小子不是別人，正有冷大海對他說過的關庸的小廝小順子。

只不過上官驊却對莊元暗示過，也不要小看這個小順子，莊元這工夫可不會那麼想，走到小順子桌前。

小順子正在吃炒飯，吃相很差，大概是餓過了頭，上下唇處粘了不少的飯粒。

莊元把他的一盤木須炒飯扣在桌上，把一碗酸辣湯倒在他的頭上，小順子燙得尖叫了起來。

小順子跳起來叫着：「你……你這是幹什麼？怎麼可以欺負外鄉人？」

龍登有點失望，想不到小順子居然有此涵養。

莊元伸出手：「把我的銀子拿來。」

小順子茫然而惱怒：「你……你的銀子。」

莊元道：「你少裝蒜！你扒去了我十七八両銀子，有證人在此……」回頭不見了龍登。

小順子道：「證人在哪裏？」

莊元道：「剛剛不是還在。」

小順子道：「我沒有偷你的銀子。」

莊元道「你敢不敢讓我搜身？」

小順子說道：「你憑什麼要搜人的身子？」

莊元道：「就憑我『洛陽才子』，怎麼樣，不讓搜我就揍你！」

小順子苦笑道：「哥們，我自認倒楣，雖然不是我偷的，我却願意給你十七両銀子。你跟我去拿！」

莊元點點頭，二人出了門，他不能不想，龍登這雜碎爲什麼在要他作證時不見了人？莊元道：「你學過剪綹之術？」

小順子尷尬地笑道：「讓你見笑！」

莊元道：「拜過明師？」

小順子道：「家師在這一帶是一把好手。」

莊元道：「總歸是個小偷。」他說話不大講究修飾，只要說的是實話就成。

小順子道：「行行出狀元，當初孟嘗門下，不也有鷄鳴狗盜之輩，那些人物以後不也帮過孟嘗君很大的忙？」

兩人一路閑聊，來到一座廢墟之中，莊元四下一看，道：「只顧說話，走錯了路。」

小順子道：「沒有走錯。」

莊元問道：「你是不是也住在客棧裏呢？」

小順子道：「正是。」

莊元道：「那你帶我到這裏來……」

「嘿……」小順子世故地笑着道：「你眞渾！就憑你這塊料子，也敢在這兒地面上混？」

這工夫另外有人低聲笑着，聲音來自莊元身後，莊元急忙回頭，龍登雙手叉胸，倚在一牆斷垣上，噙着一抹詭笑。

莊元道：「你們兩個想動我？」他重重地吐了口唾沫。

小順子勾勾指頭，道：「龍登，看你的！」

龍登還眞聽話，立刻緩緩走近，龍登會聽小順子指揮，眞叫人暈頭轉向。

× × ×

莊元又增長了見識，本來自跟上官驊來此，就被詭譎多變的局面所困擾，眞正是千變萬化，目不暇給。

今天張三和李四是一伙的，明天他們可能是大對頭，昨天甲和乙勢不兩立，今天也許勾肩搭背好得穿一條褲子。

龍登道：「莊元，你如果能老實回答幾句話……」

莊元道：「你想知道什麼？」

龍登道：「說說上官驊，到底爲誰作事？」

莊元道：「回去問你姐，不就知道一切……」

龍登往上一貼，那速度簡直不是莊元所能想像的。

不一會，莊元被砸倒在地，這小子對於經驗的吸收，總是比別人少得多。而有的人却能在一次挫折中吸收極多的經驗。

只不過，這次被砸倒，總算使他清醒了許多，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單純的——像他這麼單純。

這兩個人一搭檔，把這雙簧演得十分高明，居然騙了他「洛陽才子」，他爬起來撲向小順子。

在龍登手底下吃了虧，他要在小順子身上收回來。

待他發覺又看走了眼時，爲時已遲。

這一次更慘，才不過兩三個照面，被小順子一個耳光打了個踉蹌，來到了龍登的身邊，龍登一脚，又把他踹到小順子身邊。

於是一來一往，莊元像個皮球，雙頰火紅，雙眼也像火針戳着似的，龍登道：「莊元，你說不說？」

儘管莊元被整得暈暈地，咀皮子還是不饒人，道：「說說，我和你姐有兩次，和你妹子有七次……」

龍登一掌劈昏了他。

× × ×

龍登一脚踩在莊元的心窩處，只要用上三成力道：胸骨絕對承受不住，此人在商府作外總管，而且會被制住裝入柳條箱中，十足暴露了蹩脚的形象，豈知是深藏不露的能手。

龍登道：「小子，看看誰還能爲你撑腰。」

背後有人淡然道：「我。」

龍登心頭一凉，本來小順子在他的五六步以外，以他的功力竟未聽到對方逼近在兩步以內，而且一隻手巳搭在他的左肩上。

這一隻手按在肩頭鎖骨的附近，兩根指頭却按在重要的穴道上（大動脈也在這邊）。

行家自然知道，此處不能讓敵人的手接近。

龍登緩緩地轉過頭來，他必須緩緩地，只要一快，瞬間就會送命，緩緩地表示他無意反擊，他的目光和小順子的一接，心頭一凉。

他知道小順子比他高明，却不知小順子爲何要對他來這一手？他道：「小順子，別開玩笑……」

小順子笑道：「你知不知道我是那面的人？」

龍登吶吶道：「是不是東邊的人？」

小順子點點頭。

龍登篤定地笑笑，道：「這太好！我也是東邊的人。在開封，目前東西南北四方面的人都有。」

那知小順子冷冷地一笑道：「原來你眞是東邊的人！」

「你……」龍登够詐，他發現小順子更詐。在這圈子裏不詐怎麼成？他知道自己上了當：「你不是東邊的人。」

小順子搖搖頭。東邊，代表「無耳教」，也代表扶桑；西邊代表「小頭痛」，自然也代表他的師門，雖然人數最少，却最惹人注目。

南邊是指三大門派的少林、武當及崆峒，北面是指盟主鄭思遠以及其忠貞的部下。

這一邊也可以稱爲「中」，因他是中原武林盟主。

龍登想在說話時擺脫小順子那隻手，而且以攻代守，其實小順子才是深藏不露，身子怪異地一扭一轉，以一肘爲幌子，另一拳砸中了龍登的左耳。

龍登和莊元剛才一樣，躺在地上。

莊元心內佩服得五體投地，表面上却不露聲色。

這工夫小順子却又道：「如果我沒有猜錯，在一邊看了半天戲的必是冷大海冷兄……」

「瘋翳子」的確來了好一會，也就是龍登把莊元擊倒的時候。本來他要出手，想不到塲中有了變化。

冷大海自斷壁後走出來，道：「老弟身手高絕，我冷大海開了眼界。小順子絕非老弟的本名。」

小順子道：「小弟奉命來此，冷兄應該知道小弟此行的任務。」

冷大海道：「是不是行刺商陽。」

小順子道：「正是，此人以盟主的左右手身份作掩護，專門做些禍國殃民的勾當。早在既定的除去名單之中。」

冷大海低聲道：「請問，老弟的大名是……」

小順子道：「蕭舜志！」

冷大海道：「原來是諧音。明明是老弟爲主，關庸爲副，却又故意顚倒過來，掩人耳目。」

小順子道：「如今，此處是藏龍臥虎之地，不玩點花樣，寸步難行，冷兄別見笑。」

冷大海道：「這麼說老弟是三大門派那邊的人？」

小順子模稜兩可地漫應着，道：「是，冷兄你……」

冷大海道：「老弟可以猜出來，自然是盟主這邊的人。」

蕭舜志道：「冷兄，盟主和三大門派本來就不該劃分這邊那邊！只因有一邊想挑起衝突，在火中取栗，所以不能不暫時分成東西南北四邊。」

冷大海說道：「所以咱們應該密切合作。」

蕭舜志道：「對，冷兄有位好靠山，在下十分羡慕。」

冷大海知他指的是「小頭痛」。也不深談。

蕭舜志說道：「上官大俠的身份極高，老一輩的都要叫他一聲長輩，另外在操守方面，也令人敬佩——」他忽然又出了手。

× × ×

看來不疾不徐，事實上却是快逾閃電，只不過予人的印象却是一點也不帶火氣。扣向冷大海的肘關節。

冷大海見多識廣，儘管蕭舜志又以友

人姿態出現，正如他說的，此處乃是藏龍臥虎之地，他防了一手。

冷大海撤身夠快，蕭舜志卻像一陣風跟上來•冷大海夠穩沉，却不免震驚于這種身法的快速。眞是先聲奪人。

冷大海儘力而爲，閃避中以凌厲的招式以攻代守，剛猛無匹。

只不過，蕭舜志沒有退半步。

冷大海道：「姓蕭的，你好詐……」

蕭舜志道：「如果不詐，會不會被人當作傻瓜？」

冷大海道：「你大概是東邊的人。」

蕭舜志的回答是一陣腿攻，這是少見的攻擊方法，踢、踏、踹、勾，互相爲用，加上雙手的助攻，冷大海知道支持不了多久。

只不過他却未想到，這意念剛過，危機已到，他的小腿被對方一勾，重心不穩，對方七掌交互劈掃，胸前連中三掌。

這種掌力也許要一掌就夠了。

冷大海倒及時還攻出一腿，可惜力道不足，沒有蹭到對方的衣角道：「你太詭詐！」

蕭舜志「嘿嘿」冷笑道：「冷大海，在你來說，上這當是不值得原諒的。古人說：善文者無直筆。又何嘗不可以說：善武者無直招？」

冷大海道：「蕭舜志，我冷大海死得心服，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能不能告訴我你的身份？」

蕭舜志道：「此時此刻，我當然可以告訴你，只不過……」這時龍登一躍而起抱拳道：「蕭大俠，萬沒料到，你轉彎抹角，咱們八成還是一條綫上的……」

蕭舜志笑笑道：「龍兄，休怪小弟反覆無常，實在是局面太亂，都在勾心鬥角，爲了小心，不得不用點心機——」怪怪的一脚，正中龍登的小腹。龍登身子一弓，後腦又中了一掌。

龍登的身體在地上彈起很高，沒有再動一下。

當蕭舜志走近冷大海身邊，剛剛抬起脚，一道斷牆之後傳來一聲低吼。也就在蕭舜志微愕間，重傷的冷大海又滾出三步以外。

由于這時莊元也醒了，加上來人，蕭舜志不想硬碰硬，龍登是忌憚來人，立即越牆而去。

來人正是上官驊。

的確，武林中人，見了他不頭痛的不多。

也許任何人來此，剛才都擋不住蕭舜志那一脚。

冷大海吃力地爬起來，道：「長輩，剛才您要是遲來一步，我們二人必和龍登一道走。眞想不到……」

上官驊說道：「想不到的事，還有很多！」

莊元道：「長輩，蕭舜志到底是哪邊的人？」

上官驊道：「知道的太多，不見得是好事，速離現場爲妙。」

莊元道：「依我看，這小子八成是咱們的對頭。」

冷大海道：「你這不是廢話。」

莊元道：「瘋鬍子，你也不必說我，我以前還以爲你很像個人物，今夜看來，眞夠蹩脚的。」

×　×　×

分手後上官驊遇上了「青紅二寡」，「紅寡」姚小玉說道：「上官少俠，可眞巧！」

上官驊當然不以爲是巧遇，道：「開封再大，也不過這麼大！」

「青寡」姚小翠說道：「上官少俠，我們姊妹命運不濟，却是希望有情人成雙成對，終成眷屬，所以終年爲別人撮合好事。」

上官驊道：「好人有好報，下輩子讓妳們一嫁就白頭偕老。」

姚小玉道：「上官少俠，華露在等你，金蘭也在等你，你對哪一個有興趣？只要對我們說一聲，我們自會爲你安排。」

上官驊輕佻地笑笑，道：「依二位的看法？」

姚小玉道：「金姑娘溫柔，華二小姐潑辣，風味不同，各有千秋。」

上官驊道：「妳是說，可以兼容並取，一箭雙鵰。」

姚小翠道：「上官少俠，人生數十寒暑，彈指而過，送上門的豬頭三牲，你難道要推出門外不成？」

上官驊道：「那就偏勞安排一下，上半夜一個，下半夜一個如何？」

姚小玉道：「我們正是這意思，只不知道上半夜是誰？下半夜又是哪一個？」

上官驊道：「先吃辣的再吃甜的才能嚐出味道來……」

姚小玉道：「就這麼辦，華露還是個清倌，可別冷落了人家。」

上官驊低聲道：「以後還請二位多多留意，有好的多多介紹……」

「二寡」拍胸膛會讓他滿意。

×　×　×

深夜，上官驊叫開了華露的門。

屋內無燈，却可以看出了桌上有酒有菜，甚至還熱騰騰地。她閉上門伸手一讓，他也不客氣。坐上正位，滿上酒舉杯相讓。

二人不說話，杯來盞去，眼睛却在不停地交談。把一壺白干喝光。他道：「要不要再來點酒？」

她低聲道：「不能誤了佳期……」她一向開朗，這種話應該是男方說的，上官驊暗暗皺眉。

她離開桌子且爲他解扣子。甚至還拉他上床，就像和她姊姊上床一樣，沒有一點忸怩之態。

一床錦被下的兩個人，心情却截然不同。

上官驊閉目欲睡，華露低聲道：「鞍馬俱已齊備，就請將軍上馬……」

上官驊沒有出聲。

華露又重複一遍，他還是不言不動。

她推了他一下，低聲道：「你想打退堂鼓？」

上官驊道：「妳看不出我只是玩玩？女人有好幾個之多？」

華露道：「我不在乎這個。」

上官驊在她耳邊道：「告訴妳，我一喝多了酒，就不靈光……」

華露道：「眞掃興！」

上官驊道：「也不過是把這花燭之夜順延一天罷了！」

華露道：「不行，非今夜不可！」

上官驊道：「讓人們聽到才笑話，如我力不從心……」

「無所謂，我只要一個儀式。」

事實上上官驊並沒有這種經驗。

今夜「二寡」和她一談，她就心照不宣，她猜出上官驊的心意，不過是拿她作幌子，表現一下浪子的作風，以使四週的敵人對他減低戒心，一個好色的人再厲害，總是有其限度的。

一個淫徒，絕對成不了氣候。

華露有她的想法，甚至正中下懷。

即使她今夜眞的作了個靶子，一個工具，她也不會後悔。因爲她比姐姐華仙更早一步就喜歡他了，只不過她一向又臭又硬，表面上永不會承認。

由此可見，上官驊和金蘭也是假鳳虛凰了。

但華露却利用這種機會實行勒索。也就是說，她要眞的，今夜不成，可能今生永成夢想。

所以她不惜採取主動往上貼。

他只想造成假象讓暗中覬覦的人看。他們都不是世俗兒女，爲了一個目標，可以不拘小節。

在十分惹火也十分危險的關頭，他弄昏了她。

當然，窗外那雙眼睛離去時，感到十分滿意。

×　×　×

秘密地下室關卡重重，蕭舜志却能够昂然直入。這兒乃是商陽的大宅第四進院中。

他直達核心地帶，却只見到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坐在大椅上，背後二人一是健尼，另一個是蕭野，這女人當然就是林美叢了。

另外，還有內總管曹震南坐在一邊。只是在蕭舜志出現時，他站了起來，顯示蕭舜志的身份不低。所以在蕭舜志心目中，這兒只有一個林美叢。

連林美叢也含笑欠欠身子。

「夫人，一切未出妳的意料。」蕭舜志道：「這傢伙是個色中餓鬼！」

林美叢道：「在華露那兒？」

蕭舜志道：「雖然是『二寡』拉的皮條，要是華露不中意，姓上官的不下流，這種事怎麼會一拍即合？」

林美叢道：「你是說此人是個酒色之徒？」

蕭舜志說道：「是的。這種人並不難對付。只要多準備好看的女人和銀子就成了。」

林美叢道：「前此，他曾和金蘭在一起鬼混過，這麼說，只要是美的女人他是來者不拒了？」

蕭舜志道：「姚氏姊妹是行家，任何男人是不是色鬼？她們只要瞄一眼就會知道。」

林美叢問道：「『青紅二寡』是否可靠？」

蕭舜志道：「她們的花梢雖不少，却跳不出我的手掌心！」

林美叢道：「見過龍登沒有？」

蕭舜志說道：「沒有，是不是有了麻煩？」

曹震南道：「他申時出門，現在巳快到四更，還不見影子。」

蕭舜志又問道：「會不會落入敵人手中？」

林美叢道：「立刻派人找尋龍登。」

曹震南立刻出了秘室。

蕭舜志道：「夫人，商陽和姜嘯天之死，是不是看出他們巳有叛意？」

林美叢搖頭，道：「不是巳有叛意，而是早有貳心。」

蕭舜志道：「『癲叟』這位……」

林美叢道：「可靠性佔八成。」

聰明人會去想，不可靠性也佔兩成，多數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蕭舜志道：「連大俠他……」

林美叢移開目光，道：「不必去懷疑他。」

×　×　×

林美叢返回她的住處，一個人摟住了她的細腰，林美叢道：「有什麼消息？」

這人道：「我有個預感，龍登巳經不在人世。」

林美叢道：「龍登很機警，除非遇上高手。」

連逸民道：「唉……只可惜這人很風流……」

林美叢道：「和你比較不知如何？」

連逸民連忙說道：「我只不過是在侍候妳……」

林美叢道：「少來這一套。」

連逸民道：「『黑龍壇』何不大舉出動，一舉殲滅這些絆脚石？」

林美叢沒有出聲。她的身份並不比他高多少，這些假象還要維持下去。

所以，上官驊不斷地告誡莊元，對任何人都不要完全推心置腹。包括他自己在內。

爲了這一句話，莊元本以爲他對他開玩笑，但他知道，上官驊從未和他開過玩笑。

只不過上官驊告訴他，他的變和別人的變不大一樣，至少，他不論在何情況下不會害莊元。

×　×　×

老爺居上了六成座。天還沒有黑。

上官驊在自斟自飲，「青寡」姚小翠扭着葫蘆腰上了樓，略一打量就走向上官驊桌邊。

很多人都在打量她，三十出頭一點，風韻不惡，別有奇趣，走起路來顧盼自若，一些食客的魂兒都出了竅。

她坐在上官驊對面叫了碗麵，低聲道：「商筠有難。」

上官驊故作未聞。

姚小翠又道：「可別裝糊塗，她和你很不錯，至於交情有多深？我不知道，你可不能不管！」

上官驊道：「她有什麼困難？」

姚小翠道：「她說蕭野霸王硬上弓，今夜要睡她。」

上官驊道：「商筠雖然死了爹，也該向盟主求援才對。」

姚小翠道：「反正我只知道她今夜有

難，去不去是你的事。」吃完了麵又扭着葫蘆腰下樓而去。

商陽已死，人在情在，商筠失去靠山之後，蕭野要玩她，也是十分可能的事。當然，也可能是個美餌，一個陷阱。

這件事上官驊沒告訴冷大海及莊元。晚上，上官驊要進入商宅，對那兒他並不陌生，但他並不急，他又在老爺居喝茶。這時一個面孔頗熟的人進門就向他走來，就在他的桌子對面坐下來。

上官驊說道：「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

來人道：「應該說沒有見過。但在下久仰大名。」

上官驊道：「雖然我不敢確定以前見過，却想起了一個人。」

來人道：「我可不可以猜猜看？」

上官驊道：「你也許一猜就中。」

來人道：「是不是『薄刀』黎七？」

上官驊說道：「對對，你很像黎七。此人在華氏姊妹驅車護送『金釵譜』在洛陽途中，自告奮勇，爲她們阻擋大敵，結果……」

來人神色一黯，道：「我叫黎五。是他的哥哥。」

上官驊道：「難怪我看來眼熟。」

黎五道：「由於舍弟死於『關東烟客』之手，但上官大俠却殺了『關東烟客』，雖非爲黎某報仇，黎某仍然感激，所以特來奉勸，大俠今夜別去商宅。」

上官驊道：「有凶險？」

黎五道：「說來很巧，今日晚飯時刻，在下在商府後面林內經過，聽到二人在林外交談說是要誘你前去。」

上官驊笑笑。

黎五道：「上官大俠似乎不信。」

上官驊道：「在下有點相信。不知黎兄還聽到一些什麼交談？」

黎五道：「似乎其中一人說過這麼一句話：此人算是核心人物，到底靠不靠得住？」

上官驊心中一動。

就憑這句話，他就知道黎五的話不是編的。

黎五道：「上官大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所謂『核心人物』是指什麼人，應該不會是指上官大俠的？」

上官驊道：「當然……當然不是指我，他們還說什麼來？」

黎五道：「那二人也是經過林外，走遠了我聽不到，由於這二人身手極高，在下不敢跟踪。」

上官驊道：「那兩人是什麼樣子？」

黎五道：「一個年紀在六十以上，一個二十七八歲，頗矮，這年輕的矮子叫那老的賴前輩……」

「原來是他們，」上官驊可以猜出，矮子是蕭野，被稱爲「賴前輩」的並不姓賴，必是「癩叟」。

黎五道：「上官大俠，在下只想盡一點心意，一切還由大俠自己決定。不過，上官大俠如果信任在下，在下願隨大俠一道去。」

上官驊道：「人多反而招搖。」

黎五道：「大俠的目標大，吸引住他們，在下也多少能辦點事。」

「黎兄你……」上官驊知道黎氏兄弟極重義氣，要不，黎七也不會爲了傾慕華仙而送命的。甚至就是和冷大海比起來，也不稍遜。

黎五道：「在下雖然不知商陽被何人殺死，却知道他已經走了偏鋒，他的四姨太……」

上官驊示意噤聲。

他眞能信任黎五？其實黎五知道一些秘密，且知道他要去商府，要是不許他去，而他確是心懷叵測的話，豈不更糟？還不如叫黎五在他身邊好些。

「就這麼辦。」上官驊道：「咱們一道去。」

黎五道：「大俠何時前去。」

上官驊道：「二更尾，三更頭。」

黎五道：「在下準時在大俠的客棧後門外恭候大駕。」

與人相處，相信別人是需要勇氣的。

× × ×

上官驊返回客棧，華仙在他的屋中等他。上官驊道：「有什麼事？」

華仙道：「有重要的話對你說。」

上官驊冷冷地：「妳是不是忘了妳的份量？」

華仙道：「我知道自己不配，其實我還有更不配的理由——」但是，他却緊緊地摟抱了她。他曾恨她的輕佻下流，但這些都擋不住對她那份推不開的情意。

爲了這份情感，他曾經找了一大堆的理由，總是無法嚇阻這固執的情感。

上官驊的熱情嚇壞了她，因爲她的確知道自己不配。他道：「妳知道就好！」

華仙喃喃地道：「不要去！」

上官驊道：「妳怎麼知道？」

華仙道：「那可能是個陷阱。」

上官驊道：「只不過也有可能不是陷阱！」

華仙道：「不管是不是你都別去！」

上官驊道：「別管我的事，妳不配！」又大力把她推了出去，她倒在床上，沒有爬起來，低聲悲泣着。

她明知他既愛她又恨她，而她却已經失去了這資格，這眞是世上最最不幸的事，過了一會，他忽然又抱住了她，而且還吻着她的面頰。

多麼强烈的情感，只不過她忽然推開他的臉，也掙脫了他的擁抱，道：「不要吻我！」

上官驊輕蔑地說道：「怎麼？要端架子？」

華仙道：「不是，只是因爲這面頰的部位早已被別人吻過……」她捂着臉奔出。他本想叫回她或拉回她，終於沒有這麼做。

他恨自己沒有決斷，却也相信自己並非沒有決斷的人，只有這件事例外。爲什麼就不能忘了這女人？

這時一個人在院中走了進來，居然很陌生。

這人站在房門外，道：「我是盟主部下，姓白名翔……」

上官驊道：「白大俠有什麼事？」

白翔道：「盟主有請。」

上官驊道：「在下與鄭盟主素無往來，不信盟主會請在下去。」

白翔道：「有十分重要的事，上官大俠定要去一趟！」

上官驊道：「這不是請客，似乎是命令。」

白翔道：「前輩請勿多心，盟主說，就連他也比前輩矮了一輩，怎麼敢硬請，實在是有十萬火急的事。」

上官驊道：「可否告知到底有什麼急事？」

白翔道：「在下只是奉命傳遞消息，不知道是什麼事。好在盟主距此不遠。」

盟主鄭思遠的寵召，他不能不去，他估計儘快趕回來到商府去也許還來得及。況且也可以趁機問問盟主一些疑難的事，尤其是商府中的一些秘密他知不知道？商陽的死是誰幹的？

至於商筠是他的未婚妻這檔子事兒，雖然確有其事，但這次相遇，却也有點巧合。

他和白翔離開客棧，以最快速度來到盟主的住處。只不過，他被請入一個小客廳內等待時，門窗突然閉上。

上官驊在室內大叫，白翔道：「上官大俠，明天晚上，在下會陪你去看粉蓮花的拿手好戲『西廂記』！」說完就走了，這兒不能算是銅牆鐵壁，但他不想出去。

上官驊以爲，這又是不要他到商府去涉險的一個花梢。似乎一下子四面八方的人都關心起他來了。只是盟主的關切他不想拒絕。

× × ×

粉蓮花是河南梆子（又稱河南落子）的青衣祭酒，人美嗓子又甜。加上戲碼多爲哀情戲，調情逗趣，所以十分轟動。

上官驊那有心情去聽戲！

昨夜黎五白等，會不會罵他無信？至於商筠，昨夜有沒有被蕭野睡了？

這家戲院子是開封兩個院子較好的一家，已上了八成座。還沒有上演，上官驊所以會跟他來此，主要是因爲白翔說粉蓮花很像華仙。

還有，白翔說盟主也可能去聽戲。

到了這兒，上官驊並未看到盟主，只不過白翔帶他到後台來見粉蓮花。

上官驊很驚奇，雖然一眼可以看出她不是華仙，却十分酷肖，上官驊道：「要不是在此相遇，在下可能把姑娘當作了華仙」。

粉蓮花自然聽白翔說過華仙像她的事，笑道：「小女子可沒有這麼好的命！」

上官驊道：「姑娘太客氣，粉老闆的成就，又豈是華仙所能企及的？」

粉蓮花道：「上官大俠抬舉我。要不是要上戲出場，一定多陪大俠聊聊。」

上官驊道：「在下也有事，以後希望能常來聽老闆的戲（那時稱戲子尤其是名角，都稱老闆）。」

粉蓮花道：「只要有少俠在場，我會唱得更賣力，更起勁！只不過上官少俠今天恐怕不是爲聽戲而來的。」

上官驊笑指着白翔，道：「是被白大俠綁票綁來的。」

粉蓮花笑道：「要不是上官少俠自願來此，恐怕十位白大俠也未必能把你綁架來此的！」

上官驊道：「總之，我很慶幸來此見到粉老闆，要是今生慳緣一見，可就是今生最大的遺憾了。」

打着「哈哈」，他離開了戲院子。本來對白翔有點惱火，但他知道，這一切安排不是白翔所能作到的，能見到粉蓮花，也算是一大收穫。

在戲院門口不遠處，一個陌生的十三四歲男童攔住了他，問道：「你是上官少俠？」

上官驊不由苦笑搖頭，他以爲世事之多變，局面之複雜，任何一個聰明人置身其中，也會目不暇給，甚至手足無措。現在八成又有麻煩了。

上官驊道：「我是。」

小童說道：「有人叫我送一封信來給你。」

上官驊道：「是誰？」

小童道：「你看看信就知道了。」上官驊接過信小童就走了。

信上只有幾個字，叫他見信就到城南關廟後見。下面有「商筠」具名。字跡是商筠的沒有錯。

商筠怎會在城南關廟後？是被人劫持了？

昨夜已經被蕭野玩了？

趕到關廟，不過是申時末，日頭剛下山的光景。

關廟後是一片柳林，林內已經很暗了。上官驊在林中見到了商筠。由「青紅二寡」姚氏姊妹陪着，另外，冷大海也在附近出現。

不論商筠說的婚事有幾分眞實性？反正上官驊在商宅中她對他不錯，僅基於這一點，他也不能不管，道：「商姑娘，昨夜……」

商筠泫然道：「幸虧他們三位把我救了出來。」

上官驊道：「只有他們三位？」

商筠道：「是的，兩位姚大姐冒充女傭進入大宅，冷大哥在外接應。逃過一次狼吻，當時並不知你被白翔請了去。」

上官驊笑笑，他以爲憑這三個人要救她脫出商宅，應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說，「青紅二寡」也不會爲她去賣命？只不過世上的事也並非一成不變，這兩個女人也許變了？

上官驊道：「商姑娘有何打算？」

商筠道：「上官大哥如果你是我，又有什麼打算？」

上官驊道：「要是我是你，就遠離這是非之地，除非妳要留下爲父報仇。」

商筠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想先離開一下，也只有離開一段距離，遠遠地看這是非之地，才能看出一點端倪，然後再談報仇。」

上官驊道：「對，這和我的想法差不多，那妳可有什麼好的去處。」

商筠道：「我有個親戚在方城，如果上官大哥偏勞，就把我送去。」

× × ×

方城並不太遠，第二天酉時就到了。商筠似乎對這兒頗熟，在城西郊的一個廢窰外停下來。她道：「上官大爺，已到地頭！」

由「大哥」改爲「大爺」這稱呼，可沒有一點過程。上官驊道：「這裏沒有住

戶。」

商筠道：「的確，現在沒有住戶，只不過從現在開始，就會有住戶了！」

她的音色變得冷厲，神色曖昧，以前的純潔作風一下子消失無踪，這種陡變，在上官驊來說並不太意外，他見得太多太多了。

他知道這局面有多亂？就他自己的身份，不也有幾種色彩嗎？他忽然爽朗地笑了起來。

商筠道：「你的確應該笑！因爲你能笑的日子已經不多，我不是對你說過我要爲父報仇？」

上官驊道：「妳是對我說過。莫非妳把我當作了殺父仇人？」

商筠道：「正是。」

上官驊道：「妳爲什麼咬定我就殺商陽的人？」

商筠狠聲地道：「因爲你和小順子也就是蕭舜志過從甚密，你出的主意，他動手殺人。」

上官驊打了個「哈哈」，道：「妳居然把事情看得太單純！」

商筠道：「你的身份太神秘，但冷大哥可以弄清你的身份。」冷大海及「青紅二寡」自窖中走出。

上官驊對冷大海道：「你是中途變節還是根本就有異心。」

冷大海冷笑道：「那是因爲我發現你走的也不是正路。」

上官驊喟然道：「人生的路途不可能全是康莊大道，有時必須迂迴而行，冷大海，你眞的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就是我的本來面目？」

冷大海道：「不錯。」

上官驊道：「你是不是應該愼重攷慮一下？」

冷大海道：「不必。」

上官驊道：「假如我告訴你，你可能看花了眼，你也不再攷慮？」

冷大海道：「就算我眞看花了眼，也不攷慮改變。」

上官驊道：「這麼說就很明白，是你改變而不是我。」

冷大海道：「上官驊，你不必得意，今夜你離不開這兒。」

上官驊笑笑，道：「冷大海，在當今武林中，敢說這句話的人不多，至於你，之所以敢說這句話，必有別人撐腰。」

冷大海冷笑不答。

上官驊道：「那就齊上，不必浪費時間，昨夜爲了這女人的安全，我操了不少的心，眞是不值。」

冷大海先上，姚氏姊妹也沒閑着。

這三個人，實在沒有放在他的心上，所以二十招下來，三個人連守勢都不能長久保持，這時商筠也出了手。

絕對想不到，商筠比冷大海還管用一些。

× × ×

商筠是四人中最不好纏的一個，本來他有點不忍，這麼一來，他先要撂倒的却是她。

原來商筠是他的未婚妻的妹妹。他的未婚妻已死。

上官驊看出，這四人有默契，合擊之勢非同小可，上官驊的「雷霆斬」是當今絕學，有重逾泰山，快逾閃電的勢道，尤其是「雷霆十三斬」。

四人只看到一縷淡淡的影子在他們的空間中穿掠，不可捉摸的出招角度，已使他們感受到死亡的威脅。

奇絕的懸空翻滾中，雙腿交掃，「青寡」嘶嗥着摔出五步以外，「紅寡」自後面施襲，長劍快要遞到，商筠的七首也自袖中射出。

這一手叫着「水袖」，七首像一泓秋水射出，也像下瀉的瀑布，瞬間已達上官驊面前，既是報仇，就不再留情。

只不過這一七仍然貼肩瀉過，商筠的肩臂反被抓住甩了出去，在七步外才拿穩了樁步。

冷大海似乎想振作一下，在四人中拔個尖，他的星月雙環發出刺耳的嗚咽，專攻要害，難爲他前此叫上官驊爲長輩，而且叫得那麼虔誠恭謹。

冷大海配合雙環攻擊凌厲的一脚時，對手忽然消失，瞬間，他的信心消失，一隻手按在他的頭上。

冷大海的頸骨已粉碎，屍身還站了很久。

× × ×

現在商筠已受了傷，「青紅二寡」二人只有「紅寡」還算幸運。在這絕望的情況下，爲了她的妹妹姚小翠又不能逃走，其實要她走也走不了。

另一個人物自廢窖中走了出來。

當商筠等人發現此人是蕭舜志時，一齊色變，據她們所知，蕭舜志是上官驊的人。

蕭舜志負手冷冷地道：「上官驊，你似乎一直認爲自己就代表白道武林。」

上官驊道：「如果我沒有資格代表白道武林，向陰謀者挑戰，你是不是想取而代之？」

蕭舜志吐了口唾沫道：「你憑什麼這麼托大？」

上官驊笑笑道：「你至少也該舉出幾個人物，足以粉碎我代表白道武林的猜想。對不對？」

蕭舜志厲聲喝道：「今天晚上你要回老家，因爲只有我夠資格代表白道武林，至少你的好色，已經失去了這種超然的身份。」

上官驊攤手笑笑，道：「關於這一點，我不否認，一生素無所好，只有寡人之疾改不了！嘻……」

商筠啐了一口，道：「蕭少俠，把他拾奪下來。」

蕭舜志傲然地一笑，撤下了微彎的長刀。

上官驊也撤出了長劍，這件意外，使商筠和「青紅二寡」驚愕之餘，大喜過望，在這局面之中本來就是霧氣氤氳，視野不清的。

如果冷大海未死，對這局面也許就可以稍稍看清些。

蕭舜志主動攻上三刀，刀劍齊鳴，二人都退了一步，這在三女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大事。

因爲上官驊就是武林中的傳奇人物「小頭痛」，輩份高，技擊超絕，老一輩的都退避三舍，而這小順子居然和他平手。

第二招第三招都分不出高下，三女忽然對小順子那柄微彎而窄長的刀頓生敬畏之念，商筠道：「蕭少俠，你若能殺了他，必然一夜成名……」

二人力戰了約二十餘招，仍然勝負不分。

三人却慶幸開了眼界，從未見過的怪招怪式都出了籠，而且兩人都以怪奇見長。所以這樣的怪招怪式，加上動作有如閃電，三人看了却看不懂。

只不過她們至少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這麼怪異的武功，也知道像她們這幾把手還不夠資格自負。

這工夫蕭舜志突然沉喝一聲，窄刀上幻出一個內勁漩渦。

上官驊的劍在這漩渦之中有點不聽指揮。

就像一根木杆在漿糊桶中攪拌十分吃力一樣。

十分意外，也可以說是意外中的意外，上官驊力攻一劍，身子彈射而出，一掠七八丈，頓閃不見。

「原來就這麼一點本事！」蕭舜志大喝一聲：「要走也要留下點什麼……」疾追而去。

× × ×

蕭舜志並未追上上官驊，而三女當然也追不上蕭舜志，她們很折服蕭舜志的身手，絕對想不到，居然有人能够擊敗上官驊。

至少可以和他勢均力敵。

蕭舜志在一座破廟門外石階上休息，想着一些變幻莫測的事，他和上官驊一樣，都很聰明，機伶，反應敏捷。但局勢的詭譎多變，一不小心就會上當。

這時身後忽然發出微聲，他知道，這兩個人絕不是等閑之輩，回頭望去，身後就是小破廟的大門，門板早已不見，只有門框，長了沒壓枯草的院中，有兩個蒙面人向他走來。

× × ×

蕭舜志不知爲什麼，對這兩個蒙面的人起了一絲絲的懼意，這種潛在的意識以前從未有過。

是不是這二人走路的姿態很怪？

是不是由於這兩個蒙面人適時於上官驊不在此處時出現。好像在時間上拿捏恰到好處？

蕭舜志站起，退到石階下，此刻兩個蒙面人站在石階之上。

儘管這二人蒙了頭臉，自他的身子上似乎可以看出，都在中年以上，絕對不是年輕人，這一點，也許只憑經驗，即可猜出。

蕭舜志道：「兩位是……」

左邊一位道：「你又是誰？」帶有川省鄉音。

蕭舜志道：「在下蕭舜志……」

右邊那個以河南口音道：「你的來歷和師承……」

蕭舜志道：「是在下在問兩位。」

右邊的回答道：「我們是『漠北雙雄』！」

蕭舜志道：「原來是巫氏賢昆仲。只不過巫氏兄弟名滿天下，不該蒙起臉來才對！」

左邊那個道：「蕭舜志，你已經沒有時間研究這些問題了！」

蕭舜志道：「爲什麼？」

右邊的道：「因爲你和上官驊一格一檔，一唱一和，能騙得那些女流之輩，却瞞不了我們！」

蕭舜志剛才內心的一絲懼意終於獲得了印證，這兩個神秘人物的確不單純，他道：「的確，兩位不是等閑，只不過在下也不以爲二位是漠北雙雄巫氏兄弟。」

左邊那個冷冷地道：「這就是『你沒有時間研究這問題』那句話的註脚！你要認！」這人自長袍內抽出一根尺多長的短棒，雙手一拉，就有三尺多長。是一根可以伸縮的銀杖，比拇指粗些。

蕭舜志沒聽說過武林中有人使用這種怪兵刄，尤其是頂尖高手。

當然，兵刄是可以改變的，只是不可大變而已。比喩說，一個用劍的高手要他使用槍對付大敵，那就十分吃虧。如果一個人用慣了刀而改用劍，雖然招式因兵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差異也只是劍爲雙刄，刀爲單刄而已。

蕭舜志抽出了微變的窄刀。

× × ×

他的刀攻出時，那銀杖根本不格不架，而去攻他的前胸。

這種打法，就是玩命的與敵偕亡，因爲他攻擊的部位是對方所必救，總之，這人使人第一眼看出就很怪。

五招後，蕭舜志以爲，也許自己不會輸，但却未必能擊敗對方，要是上官驊就有希望了。

自這二人說出他和上官驊是一格一檔，一唱一和，他就知道遇上了棘手人物。通常一個眞正的高手，身上會帶有一股煞氣。這二人蒙了面，蕭舜志就已感覺出來了。

三十招已過，蕭舜志以爲這人雖然使用銀杖，却像是劍法。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劍法，十分高絕。只是劍招有點改變了。

一個人心術正，技藝招式就會堂堂正正，心術不正，招術也就詭詐百出，雖然技高一着，也會予人不夠光明磊落的印象，一點也假不了。

蕭舜志很小心地應付，他希望上官驊能聞聲趕來。世上的事往往都是這樣，希望的大多不能兌現。

另一個旁觀的蒙面人道：「老兄似乎想速戰速決。如果不反對……」

動手的那個道：「剛才我的確不想立刻撂倒他，現在我以爲已差不多……」銀杖上顯然已注入深厚的內力，連閃爍的銀芒似乎都變成淡銀色了。

蕭舜志知道對方要施展絕技，在這三四十招之中，蕭舜志覺得此人經驗老到，劍術超絕，頗似三大門派中武當派的太極劍法。

當然，劍法自銀杖上施出，要確定是不是某種劍法是很難的，況且這銀杖上偶爾也會施出杖招。

只有一點例外，如果此人同門中人在此，這人不論如何蒙面或變招，都會看出來的。

蕭舜志忽然有個想法，也可以說是一

個靈感，這兩個蒙面人極可能是一派之主或一方霸主之類人物。反之，不會蒙面。

由于另外還有一個在一邊觀戰，迄無出手之意，但對他的潛在威脅却是有的，蕭舜志的招式開始不穩。

招式不穩也就是招式不夠流暢。

雖然只是這麼一點點的改變，在這種對手來說，却是個很大的機會。

這蒙面人的攻勢忽然加强起來。

這工夫雙方打了約六十招左右。

蕭舜志忽然想到逃走的念頭。他以爲，打不過人家就要逃走，千萬不可勉强或逞强，他猛攻一招，斜拔而起。

他的速度不謂不快，但自他打算逃走時起，對方就看出他的心意，如影隨形，而且另一個蒙面人也迎面攔住。

蕭舜志急忙止住。

× × ×

他出道雖然不久，由于技藝高絕，心機過人，從未有過今夜這種困窘，也可以說是危機。他以爲走不了，打也無獲勝的希望，只有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磨蹭時間，以待奧援。

蕭舜志忽然放肆地大笑起來。

這笑聲可以傳出一兩里路之遠。道：「兩位似乎非留下我不可！」

這一次兩個蒙面人都不搭腔，分明知道他想拖時間，是以其中之一又逼了上來，不想給他時間。

而上來這個却又不是原先那個。

蕭舜志不以爲二人想以車輪戰法以逸待勞，而是兩人都想試或研究他的武功。

這個也撤出了兵刃，竟是一把巨大湘竹摺扇，蕭舜志也沒聽說武林中有個用摺扇的頂尖高手。

這人才攻出兩招，就感覺這是刀法。

一個用杖，却以杖代劍，一個用扇，顯然是以扇代刀，這兩人是誰？怎麼會有這麼高的身手？

蕭舜志以爲此人的身手應和盟主鄭思遠差不多。人的鬥志是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十招之後蕭舜志落了下風。他冷笑道：「我不信你們二人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二人都不出聲，證明蕭舜志說的一點也不錯。

蕭舜志又道：「反正我是逃不了的，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二人的身份？」

兩個人還是不出聲，更證明二人的身份超然，必然是武林中的名人。越是名人，在這情況下越是不會洩露自己的身份。

才二十七八招，巨大的湘竹扇一開一搧，蕭舜志本想閉氣的，却遲了一步，隱隱嗅到淡淡的香味。

「你們好卑鄙……」蕭舜志此刻要跑也跑不動了。搖晃着退了三四步倒下，兩個蒙面人相視一笑。用杖的道：「老兄該早用此物的。」

用扇的道：「以你我的身份，眞是不願用這東西。只是這小賊非同小可，不除去必然破壞咱們的大事。」

用杖的點頭道：「老兄說的是，只不過此子殺之十分可惜。」

用扇的微微一怔道：「莫非老兄想放生，饒他一命。」

用杖的搖搖頭道：「我怎麼會……只不過這小子的刀法，眞正是天下無雙…」

用扇的一窒，自嘲道：「天下無雙……天下無雙……」

由于此人以扇代刀，這句話無形中把他的刀法貶低了些，任何高手，都不願聽到別人獲得「天下無雙」這句褒獎之詞，涵養再好也不成。

使刀的立刻就自知失言，笑笑道：「我是說除了老兄的獨家刀法，這小子的刀法天下無雙。」

使扇的道：「兄又何必解釋，此子的身手之高，老實說，弟與兄和他單打獨鬥，都無甚把握，他之不濟主要是精神受到威脅之故。」

「對對！」使杖的道：「兄有什麼好主意來處置此子？」

使扇的說道：「如把他的刀招套出來，溶入你我的招式之中，必然另有一番風貌……」

使杖的連連點頭，顯然這句話說到他的心裏去了。他扶起蕭舜志，二人向北疾馳……

人面獸心的盟主

上官驊三天未見蕭舜志，有點焦灼。

他見過莊元和華氏姊妹，他們都說沒見過。

此刻，華氏姊妹在一家小館中對飲，華露道：「姊，妳有沒有看出來，那小子很急？」

華仙點點頭，道：「咱們所能打聽消息的路子，也只有那幾條。」

華露道：「只不過，妳要是不犧牲，就不可能打聽出來。」

華仙自嘲地笑笑，那笑聲比刮磁盤發出的聲音還難聽，道：「小妹，妳居然也用了『犧牲』二字。」

華露道：「我是說這一次打聽蕭舜志的消息，算是犧牲，以前妳和那幾個男人，我却不以爲是犧牲。」

華仙又凄然一笑。

就算是凄然一笑，也能傾城傾國，她喃喃地道：「世上的事很不公平。」

華露道：「什麼不公平？」

華仙道：「如果眞有冥冥中有主宰，爲什麼賦予我絕世容顏，却又不給我享受人生的機會？」

華露道：「其實這也公平。」

華仙瞇着眼道：「小妹，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華露道：「上天賜妳絕世容顏，已是待她有所偏愛，可是妳不知足，得寸進尺，永無休止。」

華仙茫然道：「我眞是妳說的那種人嗎？」

華露激動地道：「怎麼不是？你有了絕世姿容，就像一個賭徒有了雄厚的賭資一樣，本可大幹一番，可是妳太貪，什麼都要最好的。什麼都要拔尖。世上本來就沒有最完美的事情。」

華仙吶吶道：「我是那樣？」

華露道：「妳當然是，以妳的條件找個相當不錯的男人嫁出去，今生衣食不缺，不是很好？只不過妳却想找個最完美的男人！」

華仙終于體會到妹妹的牢騷，因爲她要的也正是妹妹想要的，什麼都可以讓，這東西可沒有讓的，但是，近來華仙忽然想通，妹妹是可以讓的！

華仙道：「妳近來看不出來，我早已放棄了，也早就沒有這個資格。所以妳可以——」

華露冷冷地道：「少賣弄這份乾人情，妳不過是自知失去了這資格而已。」

華仙嘆口氣道：「小妹，咱們不談這件事好不好？」

華露道：「不談這事談什麼？」

華仙道：「上官驊急欲知道小順子陷在何人手中？咱們就來打聽這件事。」

華露道：「可別扯上我，我不會輕言犧牲。」

華仙道：「當然，妳就是想步我後塵，我也不許妳這麼作 我只是要妳出個主意。」

華露道：「要我出主意，是不是在譏諷我？」

華仙搖搖頭，說道：「其實妳比我聰明。」

華露指指自己的鼻尖：「我？」

華仙點點頭：「至少妳到目前爲止還是清白女兒之身！就憑這一點，妳就比我聰明。」

華仙站起要走 華露道：「姐，去找連逸民，也許能打聽出小順子的消息。」

華仙道：「你比我聰明，又一次證明，妳就是不說，我也要找連逸民的。」她含淚走了出去。

只是華露沒有看到她在流淚。

× × ×

這是一座竹樓，任何一樑一柱一門一窗，都是用不同木料建造的，十分別緻。

遇到大風的時候，這座竹樓還會微微搖動，只不過，再大的風也不會把這座竹樓吹倒。

在這兒聽雨、吟風或賞雲，眞是個好地方。

盟主鄭思遠就住在這竹樓上。

本來嘛！高人雅士才會住在這竹樓上的。

鄭思遠剔剔殘燭，再看他的書。人影一閃，竹樓內已站定一個人。連燭火都未搖一下。

鄭思遠就是鄭思遠，他和那燭火一樣，不動不搖，望着來人，一點也未吃驚，道：「這位是……」

來人抱拳道：「我叫上官驊，本該早來拜訪的。」

鄭思遠淡然地問道：「爲什麼沒有早來。」

上官驊道：「我一直以爲拜訪盟主是最最次要的事。」

鄭思遠點點頭，說道：「這話很有意思。」

上官驊道：「可是我畢竟還是改變了想法。」

鄭思遠道：「是不是又以爲來看我不是次要的事。」

「對對！」上官驊道：「早這麼想該多好？」

鄭思遠說道：「其實你不該改變想法的。」

上官驊道：「難道我來拜訪盟主有什麼不便？」

鄭思遠道：「那倒不是，而是不論你是爲何而來，你都不會得到什麼收穫；這一點很抱歉！」

上官驊道：「爲什麼？是不是盟主不願回答！」

鄭思遠道：「因爲……」他的目光一掃，上官驊就心照不宣了，這就難怪，若非如此，以鄭思遠過去的爲人，爲什麼當了盟主反而素食尸餐，毫無作爲。

他發現紅樓四周的院中都有暗卡。

盟主已被軟禁了。

上官驊有點不服：「爲什麼這樣？以盟主的武功，難道——」鄭思遠示意不要說下去。

鄭思遠站起來，蹣跚地走了一匝。

上官驊心中大忿，可能鄭思遠的武功已失。

× × ×

上官驊忽然覺得武林盟主本來就需要這種不計個人成敗及安危的人來幹，事到如今，他沒爲半句抱怨，也無絲毫牢騷。他泰然爲武林犧牲了。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適合作武林盟主的。

上官驊低聲道：「是誰？我是說主謀人。」

鄭思遠微微搖頭：「不可說。」

上官驊道：「盟主是不是要陷武林於萬刦不復的境地？」

鄭思遠又搖搖頭道：「時機未到。」

上官驊喟然道：「這麼說，我是白來了！」

鄭思遠道：「也未必就是白來。」

上官驊道：「我是……」

鄭思遠又搖搖手，道：「我知道你的來歷。」

上官驊眞弄不清，盟主已既被人軟禁？爲什麼會知道他的來歷？他道：「我此來是想打聽一個人。」

鄭思遠道：「誰？」

上官驊道：「一個失踪的年輕人，他叫蕭舜志。」

鄭思遠道：「身手如何？」

上官驊道：「和在下差不多。」

鄭思遠眉頭一皺，道：「他的身手果眞和長輩差不多，就很痳煩，如果身手不高，也許好辦。」

上官驊茫然道：「盟主這話是什麼意思？」

鄭思遠道：「失踪的人身手越高，他落入高手手中的可能性越大。這道理長輩一定會懂的。」

上官驊道：「是什麼樣的高手？」

鄭思遠低聲道：「一流的頂尖的。」

上官驊道：「如果他落入這種高手手中，是不是凶多吉少？」

鄭思遠點點頭。

上官驊道：「盟主一定知道那高手是誰？」

鄭思遠微微搖頭。

上官驊道：「盟主總該知道白翔這個人？」

鄭思遠道：「可以信任他。」

上官驊以傳音入密道：「請盟主賜告，『無耳教』是不是一切災禍之源？」

鄭思遠點點頭又搖搖頭，以傳音入密道：「他們也許只有禍源之名，而無禍源之實。他們爲殘耳復仇，很多人想把這事誇大渲染，也許另有居心……」

上官鞞道：「這麼說『無耳敎』是正派帮會了？」

鄭思遠道「：『正派』二字很難下定義，總之，處於目前武林的糾紛之中，必須看清事實，明辨是非。稍一不愼，就會走入歧路，害人害己！」

上官鞞道：「請問，盟主的得力助手商陽商大俠的操行如何？盟主是否可以說說。」

鄭思遠搖頭嘆息，說道：「一個武林人物，修身與齊家都作不到，如何治理武林？」

上官鞞知道盟主暗指商陽連自己的妻妾都不能有效統御，又如何爲武林効命，可見盟主什麼事情都知道，只不過是心餘力絀而已。

這時悄無聲地，一個人站在竹樓梯口之上。樓門口外，這人居然是「燕子」筱飛。這人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此時此刻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那就是很强烈的表情了。上官鞞看看此人再看看盟主，他自盟主眼神中得到了少許靈感，他道：「筱大俠在此照料盟主？」

筱飛道：「這事與你何干？」

上官鞞笑笑，道：「這件事確實與在下無干，只不過話又說回來，身在武林，哪一個不關心盟主的安危？除非心懷叵測之輩，又當別論！」

筱飛冷冷地道：「照料盟主，是吾等份內之事，你爲什麼夜闖竹樓，干擾盟主清修。」

上官鞞道：「在下不過是來拜謁盟主一下，盟主樂于接待，談不上干擾，在下這就要離去。」

筱飛道：「少俠要走，在下送少俠出去。」

上官鞞抱拳和盟主作別，他可以自鄭思遠的眼神中看出他的隱憂，眼神對這種情緒的表達是不會錯的。

出了大門以外，上官鞞道：「筱大俠以『燕子』自詡，輕功必然有過人之處，在下見獵心喜，想和筱大俠一較輕功。」

筱飛道：「不讓你見識一下，你怎知天高地厚……」立刻展開飛騰之術，向郊外馳去。

上官鞞在後疾追。但二人總是相差十來步，無法拉近，大約馳出二三里，筱飛停在一片疏林之中，道：「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月光洒落林中，景色十分幽美。

筱飛正要離去，道：「你還差一截子，以後最好不要發狂。」

上官鞞道：「以後不會發狂，不過今夜還要再發一次狂。」

筱飛道：「你要幹什麼？」

上官鞞道：「輕功不成，我還想試試招式。」

筱飛冷笑道：「你什麼時候才會有自知之明。」

上官鞞道：「大概要在和你動過手之後。」

筱飛笑了起來，他似乎不以爲自己的笑也有點狂，道：「也好，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上官鞞道：「對對，我和你印證輕功，就是要誘你來此的，要不，你恐怕未必敢到這兒來的。」

筱飛一愕道：「誘我來此又如何？」

上官鞞道：「向你打聽一個人 」

筱飛說道：「一切都待動手之後再說吧。」

此人以輕功見長，武功也以輕功作爲輔助，只不過，現在他才知道，就連輕功，也遜人家一籌有餘。

才不過十來招，筱飛就有點手忙脚亂了。

他狠聲道：「你的輕功並不比我差，你……」

上官鞞笑了笑，說道：「做人總要謙虛點，如果我剛才不在你屁股後面窮追，你怎麼會跑得十分起勁，像一隻兔子似的呢。」

筱飛又支持了四五招，左肩井穴忽然被人家制住，瞬間，他忽然有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的感受，幾十年的江湖，完全白混了。

筱飛的臉扭曲一陣之後，長嘆一聲垂下頭去。

× × ×

上官鞞道：「筱大俠，我問一句你就回答一句，你看如何？如果不用問你能自動說出，那自是更好。」

筱飛不出聲。

上官鞞笑笑道：「筱大俠，你千萬別難過，像這情況，任何一個武林中人一生中都會遇上幾次。」

筱飛冷冷地道：「你最好打消逼供的念頭，我不會告訴你什麼！」

上官鞞道：「你會的，筱大俠，你一定會，其實我只問你一句話，答案十分容易，你只要告訴我，小順子在何人手中就成。」

筱飛愕了一下，道：「不知道。」

上官鞞道：「如果你是眞的不知道，我可以原諒你，誰叫你的身份還不夠高，有些機密大事還不配與聞，如果你是知而不說……」

筱飛大聲說道：「對，我正是知而不說……」

逞强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行爲，却也有很多人以爲這是英雄本色，因爲英雄與莽夫相差極微，幾乎分不清界綫來。

上官鞞道：「這就是你的答案？」

筱飛回答道：「不要多問，我不會更改。」

上官鞞道：「好，明天一大早，在開封城相國寺大門門前，會有一男一女抱在一起躺在石階上……」

「你……」筱飛陡然震驚，道：「你說什麼？」

上官鞞道：「怎麼？你沒有聽清楚？好，我就再說一遍，只不過我要說明，再聽不清楚，我就不再重複！」

此刻，筱飛被制住穴道，樣子十分狼狽。

上官鞞道：「據我所知，你和半掩門海棠打得火熱，海棠叫你阿飛哥，你叫他海大妹子，大約五七天去光顧她一次，每

次由五兩到十兩不等……」這是莊元告訴他的。

筱飛忽然色變，儘管他不信這件事上官鞞會知道，因爲他和海棠來往才不過一個多月，以前也和小浪巧有來往，也就和龍登同走了一條路，可是上官鞞說的全對了。

如果說還有不全對的地方，那就是他們三兩天幽會一次。

上官鞞道：「海棠旣爲半掩門，在開封百姓的心目中，她就是良家婦女，你筱大俠是盟主身邊的人，要是和她摟在一起，躺在相國寺門前石階上，很容易造成一種印象……」

筱飛眼珠子都紅了，說道：「什麼印象。」

上官鞞攤手苦笑，道：「這話有多難出口？你筱大俠，應該知道的，何必一定要在下親口說出來？」

筱飛道：「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上官鞞爲難地道：「大多數人都會以爲筱大俠是『脫陽』而死，所謂『脫陽』又稱『大洩身』，名稱不同，意思是一樣的，都是由於興奮過度，而登極樂的。」

筱飛的五官都離了原位，果眞如此，不出數日，「燕子」筱飛之名，必然是武林大噪。

上官鞞道：「你筱大俠大概也不在乎這個。爲了心愛的人，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時已不早，我這就……」

筱飛切齒道：「上官鞞，你太缺德！你……你……簡直不是個東西。」

上官鞞道：「你是個『東西』，我的確不是個『東西』！」

筱飛道：「好，我告訴你，上官鞞，你是不是個君子。」

上官鞞道：「這是什麼意思？」

筱飛道：「如果我說了小順子落入誰手，你能不能保密，不洩漏是我說的，以及放了我？」

上官鞞道：「就算我不是君子，也能遵守這兩點的。」

筱飛道：「放開我。」

上官鞞鬆手退出三步，筱飛活動一下，低聲道：「在兩個幪面人手中。」

上官鞞道：「兩個幪面人總該有名有姓。」

筱飛冷笑道：「如果他們能隨便告訴別人姓名，他們還會幪面？這道理恐怕連小孩子都懂。」

上官鞞道：「他們住在何處？」

筱 道：「在東門外李家祠堂中。」

× × ×

要證實這一點，自然要帶筱飛一起去。他把筱飛制住穴道，放在祠堂外林中大樹上，他以爲如果屬實，這兩個幪面人的身手不可輕估。

他施展上乘輕功進入這個很大的祠堂內。

祠堂又稱「家廟」，是富有人家祭祀祖先神位的地方。反正只要有了錢，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光宗耀祖。不管他們的祖先是殺豬的還是剃頭捏脚的，反正都是世上最偉大的人物。

這李氏祠堂前後兩院，前院正屋五間，廂房三間，是李氏宗親聚會之所，後面才是祖宗的神位。

後面屋中有燈光，前院沒有，但前院屋中却傳來蒼老的聲音，道：「是哪位朋友？深夜無酒，喝杯茶如何？」

上官鞞道：「不敢叨擾，只向兩位大師打聽一個人。」

屋中人道：「請說。」

上官鞞道：「蕭舜志——」話才出口，身後已傳來衣袂之聲，回頭望去，一個高大的幪面人，已經站在他的身後五步以外。

上官鞞也幪了臉，道：「大師能不能告訴在下你的大名？」

這人「嘿嘿」冷笑，道：「小友何不先說說你自己？其實小友不說，我們也能猜得出來。」

上官鞞聽出這個不是剛才在屋中說話那個。

此人行動如風，絕對不是筱飛、連逸民或「癩叟」那一流的人物，蕭舜志遇上這種人物，自然要吃虧了。

上官鞞道：「請問蕭舜志在何處？」

這人道：「小友請到屋中一談。」

上官鞞的閱歷比蕭舜志更深，他相信，蕭舜志被制，未必是栽在武功上，這兩個幪面人的身份必高，但行爲却不一定高尙。

和這種人來往，一定要特別小心。

× × ×

這前院的廂房是三間精舍，裏面拾奪得一塵不染，一榻一桌一椅，却也十分簡單。上官鞞坐在迎門的座位上。這個幪面人倒了一杯茶。

上官鞞相信此人在五十以上。他道：「請大師告知蕭舜志的下落。」

這人道：「是何人告訴你蕭大俠在我們手中？」

上官鞞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開封也只有這麼大，兩位行動詭秘，却也瞞不了人。」

這人道：「蕭舜志之所以被制，正是因爲人小鬼大，知道的太多……」

上官鞞道：「蕭舜志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這人道：「這不是多此一問？他當然在這裏——」由袖中取出巨大摺扇一開一合再一開一搧。

上官鞞怒聲道：「你太卑鄙……」站起往外走，才走了三步，便倒在門邊。

門外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人。

× × ×

兩個幪面人相視一會，屋內的道：「少不更事，成不了大氣候，可是這兩個小子硬是把一些老經驗整得團團轉！」

門外的道：「那些人太差勁！還有什麼話說！」

屋內的走近上官鞞身邊，帶點惋惜的口吻道：「只不過這小子還眞不可忽視他的輕功和技藝，在年輕一輩之中難找到第二個。」

門外的道：「雖然不錯，只可惜還是太嫩了些……」此人用脚去勾上官鞞的身子，想把他的身子翻過來，但足踝被扣住一抖。

雙方的反應都是一流的，一個外甩，

一個收脚，都不能再快，二人在比技藝，也在比反應。

收脚的太快，所以外甩的人力道還沒有完全用上，正因爲甩的人也太快，收脚的人未能把脚收回，人也被甩了出去。

也正因爲此人已有備，這一甩之力只把他甩到院中，差點倒下。上官驊躍起時接了屋中用扇者一掌，兩人都只是上身一搖而止。

現在，雙方都大概掂出了對方的斤兩了。

上官驊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以一對二了。

這二人也知道，任何一個想留下上官驊都辦不到。剛才屋中這人的扇子一開一合，再一開還沒有搧，上官驊已先閉氣，然後故作中計倒下。

如今雙方都不敢輕估對方。

× × ×

這兩個人現在才知道這年輕人眞能叫人頭痛。

上官驊道：「蕭舜志大概就是栽在下三濫的扇招上。」

用扇的攻出一扇，上官驊閉氣猛攻兩招「雷霆十三斬」，把這人逼退兩步，另一個也撲了上來。

一種無法形容的沉重壓力向他壓到，包括體能方面以及心理方面，所以他相信這是頂尖人物，或者一派之尊。

不是一派之尊自然沒有這份功力，尤其是這種氣派，上官驊的劍法「雷霆十三斬」快要施完，兩個幪面人也不過才退了兩步。

銀杖似劍法，摺扇似刀法，而且都不是普通刀、劍招術，有大氣派，方家作風，都自他們的一招一式中洩露出來。

「嗤」地一聲，上官驊的肩衣被銀杖挑破了一孔，聲音不大，却是入耳驚心。

× × ×

能摸他衣角一下的高手，當今武林已不多見。

大約六十來招大摺扇又在他的左袖上挑了個洞。他以爲他也許支持不了一百五十招，只不過他也踢了這使扇者一脚。

但是，這都不足以改變大局，以上官驊的一身所學，要一舉擊敗這兩個幪面人，是不大可能的。

一百五十招以後，他的情況越來越差了。

最糟的是，他不能任意呼吸，必須時時提防用扇者放毒，不能使氣息順暢，他吃了大虧。

快到兩百招時，他的腰上中了一銀杖，幾乎同時左肩上也中了一扇，這兩下已使他氣血翻湧，踰跟後退，而兩人又已左右攻到。

此刻幾乎上官驊已敢確定，他今夜要糟。

巨大的摺扇已遞到他的「志堂穴」附近，銀杖也到了他的「五樞」穴三寸以內，他似乎聽到了二人的低笑聲。

但是，淡淡的人影一閃，銀杖被來人一脚踢開，摺扇被上官驊的劍格開。兩個幪面人忽然疾退五步。略一打量來人，一言不發，上屋離去。

上官驊恍如隔世，若無此人，他現在應該已躺在地上，至少銀杖和摺扇有一件會擊中他。

來人也幪上了面，一襲灰袍，兩手空空。

能一舉而驚走了兩個幪面人的人，必非泛泛之輩。

× × ×

上官驊喘着氣抱拳道：「謝謝兄台援手……」

來人冷冷地道：「不必客氣！」

上官驊又說道：「不知能不能告知大名……」

來人道：「不必留名。」

上官驊道：「不知大俠知不知道這兩個蒙面人是誰？」

來人道：「知道，只不過暫時不便說出來。」

上官驊道：「也許大俠知道蕭舜志落入何人之手？」

來人道：「你不是已經知道落入這人之手。」

上官驊道：「不錯。但不知把他藏在何處。」

來人默然一會道：「也許你已猜出這二人的身份，至少也猜到六七分，你何不到他們的老窩去找找看。」

老窩？上官驊心頭一動，這灰衣人已冉冉上昇，消失於屋面之上。

× × ×

西天已由多彩的彩雲變爲灰暗，夜已降臨嵩山少林寺。這時一個年輕人來到山門外，知客小僧立刻出來詢問：「施主有什麼事？」

上官驊道：「在下有十萬火急的事要求見貴派掌門人。」

小僧立刻面有難色和些微輕視之色。這也難怪，少林寺掌門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見到的。

小僧道：「施主原諒，掌門人交待，因事務太忙，五天內不能會見賓客。」

上官驊道：「小師傅繁請通報貴派長老，就說有緊急的事，誤了大事誰也負不了責任。」

小僧把他讓到知客小室內，停了很久，才有個鬚髮皆白的老僧走出來，道：「施主貴姓？不知有什麼緊急的事見告？」

上官驊此來，主要是證實那兩個蒙面人之一是否少林寺的掌門人？他隱隱猜到，一個是少林掌門，另一個可能是武當派的掌門人。

以上官驊的所學，師傅曾暗示他，當今武林中，也只有三大門派掌門堪與其匹，而崆峒掌門人已死，所以只有這兩個人物才有那種身手。

況且那灰衣蒙面人的暗示，他以爲也是暗指這兩大派。

所以他來此印證此事，却又不能明說出來。

如果少林掌門人大方禪師在寺中，而且予以接待，再聽聽他的口音，就可以證明那兩個蒙面人之一是不是他。

上官驊抱拳道：「在下司馬黑，奉武林盟主之命，有急事和貴派掌門人面談。一定要面談。」

長老道：「老衲是本寺的長老大荒，小施主的緊要大事，老衲可以轉告敝派掌

門人。」

上官驊道：「長老，並不是在下刁難，實在是盟主再三叮囑，必須當面報告大方禪師！」

長老也很爲難，因爲掌門人在閉關中，這是不可告訴外人的，道：「小施主，掌門人交待，五日內不見任何賓客。」

上官驊大聲道：「是不是天大的事，貴掌門也不見客？更不願與聞，這簡直不像少林掌門人說的話。」

大荒長老見他焦灼的樣子，道：「小施主能不能少許透露一點到底是什麼緊急大事？」

上官驊道：「自然是關係武林安危以及三大門派的存亡……」他知道大荒長老一定是不便作主，却已被他吊上了胃口。

× × ×

上官驊忽然走出知客室抱拳道：「在下消息已傳到，就此回去覆命，大荒長老，後會有期。」

他說着就往外急走，表示確有燃眉之急。

大荒心中盤算，這事能不能告訴這年輕人？

到了大門外，上官驊頭也不回向山下疾奔，大荒忽然下了決定，疾追上去，道：「小施主留步。」

上官驊邊走邊說道：「長老有話快說吧。」

大荒道：「老衲告訴小施主就是。」

上官驊停了下來，大荒長老四下看看聽聽，這才低聲道：「事關機密，小施主要原諒老衲的苦衷。」

上官驊道：「當然！只不過長老再有苦衷，也不會比這件事更重要。所以輕重緩急要弄清楚。」

長老低聲道：「請問少俠在盟主身邊是什麼職位？」

上官驊低聲地道：「在下是盟主的師弟……」

長老一聽，不禁肅然起敬，因爲鄭思遠的輩份也相當高。只是仍沒有上官驊的輩份高而已。

大荒道：「原來如此，小施主莫怪，也請恕老衲眼拙，實不相瞞，敝派掌門大方師兄已在閉關之中。」

上官驊幾乎事先就已料到可能會有此回答。

他冷冷一笑，回頭就走。大荒全力追掠，硬是追不上，自然更相信他是當今盟主的師弟了。

追了一會大荒急了，道：「司馬小施主是不是不信老衲的話，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上官驊不理，仍然疾奔。

大荒全力奔行，總是相差七八丈遠左右。

甚至看來這位小施主並未全力施爲，就更相信了上官驊的身份，他大聲道：「小施主爲什麼不信？老衲說的句句是實，小施主怎麼才會相信？」

上官驊在林中停了下來，大荒追上，有點微喘，說道：「名宿門下，果然是不凡……」

上官驊道：「大荒長老是當今武林中的高僧，爲什麼要對在下說謊？眞是叫人心寒！」

大荒吶吶道：「什麼？老衲說……說謊？」

上官驊道：「當然說謊，而且說起謊來臉不紅氣不促……」

大荒連頌數聲佛號，道：「罪過，罪過！」

上官驊一字字地道：「長老不是瞪着眼說謊是什麼？貴派掌門大方禪師已死在開封城內相國寺中！長老却說他在貴寺內閉關。」

大荒心頭悸震，差點驚叫出聲。

× × ×

的確，聽到這事未驚呼，已算他夠沉着。

像少林寺這正大門派的長老的確非一般人物可比。

他驚愕一會，吶吶道：「小施主，這可是眞的？」

上官驊冷冷地道：「在下可要反問一句了！貴派掌門人可是正在閉關？」

大荒吶吶地道：「是……是的……據老衲所知……掌門人確已於半月前入關……預定一月後出關……所以小施主剛才說的……」

上官驊道：「因此，長老不信在下的話？」

大荒道：「只不知本派掌門師兄怎麼會死在開封城內相國寺中？」

上官驊大聲道：「長老不信，在下告辭……」轉身又要離去。大荒連忙攔住，道：「少俠，事不關己，關己則亂，老衲方寸已亂，不知如何來證實這件事……」

上官驊冷笑說道：「這太簡單，長老去看看令師兄是否在閉關不就成了？這總比到開封相國寺去看看他有沒有死要快得多的！」

大荒道：「對，對！我爲什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

上官驊道：「你要是能想到這一點，怎麼會叫大荒？」

大荒苦笑道：「這樣成不成？小施主在此等候老衲，老衲這就回去看看，如果眞的不在閉關室內，老衲交待一下，決定跟小施主去去開封。」

上官驊道：「長老要快點，在下不能久等。」

大荒道：「儘老衲最快的速度趕回去，小施主，回頭再見！」

× × ×

上官驊相信，大荒長老是個老好人。

他這一手是不得已，不用此法要想知道掌門人大方禪師在不在寺中是很難的。

大約一更稍過，大荒果然回來了。急奔之下有點喘息，道：「少俠，敝派掌門果然已經出關……」

上官驊道：「不是出關，而是他根本沒有入關。」

大荒吶吶道：「沒有入關……他爲什麼要說閉關？」

上官驊道：「因爲他要離開少林寺去作一件大事，或者一件壞事，又不便對門下說明，只好詭稱閉關。」

大荒急忙朗頌一聲佛號，道：「少俠口下留德，請勿再侮辱掌門師兄。阿彌陀

佛……」

上官騂道：「既然長老仍不信在下的話，在下就不便多說。說多了反而討人厭，再見，大師！」

大荒又是一攔，道：「小施主的話還沒有說明白，怎麼可以一走了之？敝師兄死在開封的事到底是不是眞的？」

上官騂說道：「長老居然到現在還不信？」

大荒道：「小施主，這件事來得太陡然，實在……」

上官騂冷笑道：「不是來得陡然，而是不信任在下。」

大荒合什道：「小施主多疑，老衲不敢。」

上官騂道：「你要是能回答我幾個問題，就有助於研究令師兄的死因，以及何人是殺他的兇手？」

大荒道：「小施主請發問。」

上官騂道：「請問令師兄近來常和誰在一起？長老如果能據實回答，就乾脆回答。」

大荒略一凝思，道：「掌門師兄自然是和其他各派的掌門人常來常往，這和身份地位有關。」

上官騂道：「是不是崆峒派掌門及武當掌門？」

大荒道：「是的。」

上官騂道：「崆峒掌門梁海天已死的事長老知道不知道？可知是死於何人之手嗎？」

大荒道：「梁大俠之死，老衲已有耳聞，但不知死于何人之手？」

上官騂道：「梁海天死時，貴掌門在不在寺中？」

大荒道：「已經閉關二三日。」

上官騂冷笑道：「不是閉關，而是下了山。」

大荒道：「小施主可見過掌門師兄的遺體？」

上官騂道：「沒有，是盟主左右的高手『丹青鬼手』連逸民說的，此人身份僅次于盟主，他的話諒不會假。」

大荒說道：「小施主知不知道兇手是誰？」

上官騂道：「據目擊者說，可能就是武當掌門人無爲道長……」

× × ×

大荒的驚震，自在意料之中。但他忽然又大力搖頭道：「小施主，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可信口……」

上官騂道：「大荒長老，口信我已代連大俠帶到，信不信是你的事，在下不能久待……」說畢，展開絕頂輕功，絕塵而去。

這一次大荒怎麼追也追不上了。

上官騂證明了這一點，立刻又潛入少林寺中。

他以爲大方禪師把蕭舜志弄回少林的可能不大，儘管那灰衣人曾暗示過，也許他只是敏感。

但他仍然到少林寺大方的禪房以及閉關室去搜了一下，沒有找到，現在他以爲，那灰衣人也許只是暗示他來此印證兩個掌門人的身份，別無他意。

× × ×

莊元和黎五與上官騂在一起小酌，上官騂說了爽約的原因，黎五道：「前輩，蕭舜志的失踪，必須快找才行。」

上官騂道：「當然，只是沒有一點綫索。」

黎五道：「前輩這次少林之行，確定那兩個蒙面人就是兩大門派掌門人？」

上官騂道：「不敢說十成十，也有十之八九。」

莊元道：「長輩有沒有再到那祠堂去找？」

上官騂道：「你以爲他們還會在那裏嗎？」

黎五道：「一般來說，出家人所寄居的地方，也必是較爲清淨的寺廟。可以瞧這方向去找。」

上官騂點頭道：「昔年三大門派掌門人，也就是當今掌門人的上一代，因被海盜刦掠而削其耳，造成今日的『無耳敎』復仇行動，這也是意料中的事。可是當今三大門派掌門暗中行動，擧措鬼祟，這又是爲了什麼？」

莊元道：「他們是吃飽了撐的……」

上官騂道：「你才是吃飽了撐的，胡說八道。」

黎五道：「長輩一定也可以猜出這些有身份的人爲什麼要暗中與白道作對？這一定有原因的。」

上官騂道：「我只知道一點！」

莊元道：「原來長輩也只是知道一點點。」

黎五道：「如果這一點是最最重要的，你說很多與一點點又有什麼分別？」

莊元道：「黎五，你似乎對抬扛很有研究。」

上官騂揮揮手，低聲道：「本來我有個疑問，還不敢確定，如今我忽然肯定了一件大陰謀。」

黎五和莊元都不出聲，靜待下文。

上官騂道：「我看到『無耳敎』中的一流殺手殺死了崆峒派掌門人梁海天的一幕奇景。」

莊元道：「本來也都猜想是『無耳敎』殺的。」

上官騂冷冷地道：「只不過『無耳敎』是揹了黑鍋。」

莊、黎二人同時一震。

黎五道：「莫非是別人冒『無耳敎』之名殺了梁海天？莫非冒名的人就是這兩個人之一？」

上官騂凝思了一會，說道：「當時我只看了個尾，我以爲那殺手的形象是裝扮的，口音也改變過，要不，梁某絕對能聽出殺手的口音，而且這個殺手還會『工尺鏢』。」

莊元道：「傳說會『工尺鏢』的絕活，只有『無耳敎』中的人才會。」

上官騂笑笑：「那些陰謀家最歡迎像你這種有腦而不用，僅憑直覺去想像而傳播謠言的人。」

莊元搔搔頭皮道：「長輩，我眞的是那種人？」

上官騂道：「你如果眞能知道是不是那種人？也許就不是那種人了！現在我苦思不得的是，他們三人爲什麼要暗中與白道作對，而又自相殘殺？」

黎五道：「長輩確定那殺手是兩大掌門人之一？」

上官騂點點頭：「而且還敢肯定是哪一個。」

黎五和莊元居然並沒有問到底是那一個？

× × ×

黎五道：「的確，這三個人的行爲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辛。比喻說，他們暗算蕭少俠，就叫人想不通。」

莊元道：「這不是很單純？他們要嫁禍『無耳敎』，我有沒有猜錯？」要他否定自己是「才子」是很難的。

黎五道：「能常和才子在一起我也會變得聰明些。」

上官騂道：「現在我們必須弄清另一件事。」

黎五道：「長輩請吩咐！」

上官騂道：「黎兄怎麼也這麼稱呼在下？」

黎五道：「一開始我和長輩稱兄道弟，那是穿皮裘戴草帽——不知春秋，不久我就知道在輩份上我矮了多少。」

莊元道：「照你這麼說，你也該叫我一聲小爺叔才對。」

黎五道：「其實我早就把你當作了小舅子！」

兩人大笑，上官騂沒有笑。

他雖然臉上沒有笑，內心却已經在笑。因爲他忽然想到一件十分奇特的意念，却又不算荒唐。

× × ×

林美叢正在顧影自憐。

很多人都說她的美別具一格，也許是她自己看得太多太久，並不以爲自己美，美得太怪。

但至少她以爲自己很美。

現在，她的身上披了半透明的羅紗，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那窈窕的胴體，凸浮的綫條和顫動的部位。自鏡中映照出來，更具朦朧之美。

一個本就有奇特美的女人搔首弄姿，自然更增添了她的魅力。這種魅力對誰都是一樣的。

「你看……看清了沒有？」林美叢扭擺着身子，道：「好不好看？」

「好看！」原來秘室內還有個男人。

林美叢搔首弄姿是爲了這個男人。只不過，這男人雖然口說好看；語氣中却一點躍躍欲上的味道也沒有。

通常任何男人在這情況下都會頻降馬意，時鎖心猿的。這個人眞能作到「不惑」的境界。

林美叢道：「我眞膩！好無聊……」

別人也許不知她的「膩」和「無聊」是指什麼？趺坐在她的床上的中年人却知道。道：「我不懂。」

林美叢說道：「你當然不懂，你以爲找幾個身强體壯的男人就成了？其實，女人……」

那男人道：「我知道，只不過，這僅是一時權宜，只要你爲我生下一個，不論男女，妳就可以回國。」

林美叢道：「我就不懂，爲什麼要我來作這件事？」

這男人揮揮手，道：「妳怎麼還不知道？」

林美叢道：「我是眞的不明白。」

男人道：「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們扶桑人爲我留下的種不久會有糾紛，你們不久就要回國，再回來的機會不多，其次，你們的種子也不錯。」

林美叢自嘲地笑笑，那男人又道：「最近有沒有動靜？」

林美叢點點頭。

那人忽然自床上彈起來，落在林美叢的粧台座位旁。伸手去摸她的肚子，她甩開他的手。

這男人約四十歲，不苟言笑。道：「美叢，妳可知道這對我有多麼重要？」

林美叢道：「你現在摸肚子能摸得出來？」

這男人又說道：「當然不能，眞的有了？」

林美叢又點點頭，這男人道：「既然這樣，妳要離開這兒。不能再和他們一起鬼混，也可以說目的已達，已不再需要他們。」

林美叢道：「你要帶我去哪裏？」

男人道：「反正不會讓妳吃苦，只要孩子一生下來，我就送妳一筆巨金送妳回扶桑。」

林美叢道：「就在這兒不是很好？」

這男人道：「不成，這兒惹人注目，遲早『無耳敎』的人會來把妳搶走，我們雖然不怕他們，總是有麻煩，也怕妳一旦動手會動了胎氣。」

林美叢忽然自鏡中盯住他，認眞地道：「你眞會喜歡這個孩子？」

× × ×

此刻問出這樣的話，這男人自然心頭會震動，沒有幾個男人會喜歡別人爲他生的孩子。即使自己失去了這種能力也不例外。

男人微窒了一下，道：「妳怎麼到現在還會問這種問題？」

的確，到此地步本不該再問這件事。只不過林美叢是聰明人，她不以爲對方眞會喜歡這個連父親是連逸民、蕭野、或者健尼都弄不清的孩子。

健尼也是個道地的男人。爲了能貼身侍候她而不惹人物議，才喬裝爲尼姑。林美叢似是個縱慾的女人。

林美叢道：「你該知道我爲什麼要問這問題？」

男人道：「可惜我不知道。」

林美叢道：「只怕你是在報復你的對頭，因爲你的女人在他的手中，這些年來你一直沒有中斷過報復。」

男人的臉色很難看。似乎她已擊中了他的要害。

× × ×

這男人沉默了一會，冷冷地道：「我只問妳一句話。」

林美叢道：「你自管問。」

男人道：「妳還想不想江兆基？」

林美叢忽然「格格」笑了起來，道：「這麼多年，你居然還不瞭解我。我要是想他，什至於和他還有一絲一毫的情感，我會和這幾個男人……」

的確，就憑這一點，就足以相信，她和她以前的男人早已恩斷情絕。但要這男

人相信却也不太容易。

感情這玩藝太微妙，一不小心就會看走了眼。

× × ×

「無耳敎」在峭山之中。

有缺陷的人，往往會有些怪癖，與普通人格格不入，或離羣索居。這一切可能都是因自卑而起。

久而久之，他們和正常人越來越生疏，誤會一起就很難收拾。有心人也就藉機宣傳稱之爲邪敎了。

「無耳敎」是不是邪敎？

「無耳敎」敎址在原始森林中，是以原木及原石築成的寨子，佔地數百畝，敎友數百人，敎律極嚴。

這樣的一個敎派，而武林中人又都知道昔年本爲一羣海盜，被三大門派掌門人所擒，削耳示懲。他們自然知道，武林中人用什麼眼光看他們，有多少人正在覬覦他們巳有的基礎和產業？

夜闌人靜，更鼓剛敲過三更。

敎主剛上了床，有一小婢在院中道：「敎主，柳姑娘有請。」

敎主在屋中道：「玉兒，姑娘有什麼事？」

小婢玉兒道：「婢子也不知道。」

敎主整好了衣衫來到院中，此人二十六七左右，長髮披肩，隱隱可見失去雙耳的疤痕，他們一色長髮，主要是遮住這缺陷的。

即使是天生缺耳來此投靠的，也留長髮。

敎主儀表不凡，雖然衣着很樸素，全身上下全是土布質料。却一點也看不出「邪敎」或草莽的習氣來。尤其如此年輕，更叫人想不到。

什至可以說，這人相當瀟洒俊逸。

× × ×

「姑娘……」玉兒在院中熄了燈，道「敎主到。」然後福了一福，低聲道：「敎主請進。」

敎主已進入正屋左邊明間，一位二十五六歲，明艷過人的絕色女郎迎了上來，道：「這麼晚了！打擾敎主睡眠，眞不應該……」

「柳姑娘別見外！」敎主道：「本來在下也睡不着，能和姑娘挑燈夜話一番，也是在下的榮幸。」

「無耳敎」主居然是這麼一位文質彬彬的人。

柳如絲道：「敎主快請坐。」桌上巳擺了四色美餚，還有一壺美酒，兩人坐了下來，酒巳滿上。

敎主道：「柳姑娘，妳我相處七八年，居然還不能改變稱呼，我說過，妳我是道義之交，不要叫我爲敎主，就直呼我的名字不是很好？」

柳如絲道：「江大俠爲一敎之主，小女子不便托大，這樣吧！以後小妹就叫你爲江大哥如何？」

江兆基撫掌道：「這正合我意！正合我意！柳大妹子，爲了這稱呼的改變，我要敬妳一杯！」

他一飲而盡，柳如絲也乾了一杯。

柳如絲道：「看江大哥的表情一定有什麼……」

江兆基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

在柳如絲的印象中，這位平易近人的敎主是很少嘆氣的，今夜突然對她嘆氣，定有重大原因。她道：「江大哥，你今夜有點改變……」

江兆基苦笑道：「也許我是有一點改變。」

柳如絲說道：「有什麼使你困惑的事嗎？」

江兆基道：「本來沒有什麼，只不過是由於大妹子忽然間要離開這兒。妳說，我怎麼會不難過？」

柳如絲聽得一愕，問道：「我要離開這兒？」

江兆基點點頭。

柳如絲吶吶道：「小妹沒有說要離開這兒，至少在近五六年來，我從未再要求離開這兒的。」

江兆基道：「不錯，是小兄要妳離開的。」

柳如絲一楞道：「哦？江大哥要攆我走？」

江兆基自動灌了一杯酒，道：「不是攆妳走，而是請妳走！以前，是把妳留在這兒當人質，現在巳無這必要了，而且，如不放妳走，誤會會更大，這當然不是武林之福！」

他說的巳夠明白，柳如絲當然也聽得懂。

當初他們這些敎徒當然並不是信什麼敎的，明末閹禍加上朝廷上下腐敗，賂賄公行，奇捐苛稅，官逼民反。那時江兆基才十七歲，因某夜官兵冒充盜匪刦掠他們的村莊，在家破人亡之下，他隨一些年長的村人乘船出了海。

最初，他們不過是暫時避禍，但有幾個人却主張在海上討生活，別人可以毀他們的家，殺他們的親人，他們也可以如法泡製，尤其是專門找官家私船作爲刦掠對象。

最初多數人不同意，因爲這是海盜行爲，只不過經不住某些激烈份子的慫恿，況且，他們並非毫不選擇，逢船必搶，而是專找貪官汚吏，或爲富不仁的商賈。

人只要幹了那一行，要改行就很難。

他們最初小幹，專找小型船，以後胆子大了，也有了資本，就買了大船，找大的目標。

可是有所謂：常走夜路必遇鬼。大約一年後他們走上霉運，正好遇上了三大門派掌門所乘的一艘大船，由連雲港去福建莆田途中。

這些海盜中只有七八人學過武功，而且都不很高，三大門派掌門人不費力氣就全部制服，削耳示儆。

然後把他們放逐到福建北部，靠近浙江南部海岸的蜘蛛島上。還把他們的海盜船弄走。

那隻船是他們的家，所有的財富全在船上，巳有十餘萬両銀子和一大箱珍寶，這一手，三大門派掌門人自然也有侵佔之意。

要不，他們就該把那些珍寶捐給慈善機構。

有件意外的事是，三大門派掌門人把他們的人送到島上。那大船上的乘客除了

三大門派掌門，還有其他乘客二十餘人，也都下了地，到處走走。但是，由於其中一個年輕姑娘落崖昏迷，她的表哥又遍尋不着，以爲被野獸吃掉或啣走，加之三大門派掌門人催着開船，女郎的表哥也不過才三十歲，哭着上船離去。

這些在島上弄傷的海盜，其中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到處亂走，竟在絕崖下遇上了落崖昏迷，且摔折了腿的女郎。

爲了救這女郎，這年輕人把她抱入山洞中，沒想到這洞中另有秘洞，且發現了古人留下的劍譜和內功心法。

這年輕人正是江兆基，女郎也就是柳如絲。江兆基在作海盜時跟那些會武功的人學了些皮毛。

雖說只是皮毛，總算有了一點根基，學起來就較爲容易。加之這洞中之洞內地方很大，有野菓子，也可以在潭中捕魚，二人就沒有再出洞。

兩人在洞中一住兩年，巳把武功練得差不多了，這才出來，由於江兆基此刻的身手遠超過原先那幾個會武的人。大家推擧他爲頭子，决定成立「無耳敎」。

江兆基對於成立「無耳敎」仍沒有很大的興趣，只是下面的人要求在一起。因爲無耳的人在人羣中混生活，必然受人歧視的。

他們之中確有人主張報復，但江兆基反對。

儘管如此，競競自守，武林中却流傳中傷「無耳敎」的流言。像近來武林中發生的事他都知道。

「當初絕未想到妳的表哥會是當今三大門派之一的掌門人。」江兆基喟然道：「那是自十年前自蜘蛛島離去後，妳表哥喬無雙就拜在武當掌門人滄浪道人門下，而不久，也就作了武當掌門，但滄浪道人却無消息了。」

柳如絲的激動是難以形容的。

她的表哥居然作了武當掌門。

正因爲他作了武當掌門，也打聽到表妹在「無耳敎」手中，他開始懷疑表妹巳作了敎主夫人，甚至以爲「無耳敎」爲了報復昔年割耳之仇，要報復三大門派。

「江大哥，我表哥既巳遁入空門作了掌門人，早巳把我忘了，我不想走。」

「妹子，妳是非走不可。」江兆基道：「因爲他巳帶了口信來，要我把妳交還給他。」

柳如絲固然不瞭解表哥，却也開始恨江兆基，相處這多年，難道就沒有一點情感？決定要她走，就一點也不通融，未免絕情，所以她十分惱火。

江兆基知道她的心情，嘆道：「妹子，爲了妳，武林中巳死了很多人，而且都是响噹噹的人物。」

柳如絲道：「爲了我？」

江兆基說了「金釵譜」的事。

柳如絲道：「『金釵譜』能證明是我表哥喬無雙所爲？有什麼證據？」

江兆基道：「不僅喬無雙一人，還有少林的掌門大方禪師和崆峒的門主梁海天，而且傳說梁海天巳被本敎中的『影子債主』殺死。」

「江大哥爲何要殺他？」

「妳眞以爲我殺了他？眞以爲本敎中

有『影子債主』？」

「這麼說是有人嫁禍？」

江兆基嘆口氣，道：「也許他們三人背後還有主宰人物，但至少他們三人涉嫌極大。」

柳如絲不再悲傷。

她看穿了所謂情感，當然，也怪自己天眞，她決定儘快離開「無耳敎」。

× × ×

武當山解劍岩上來了一位道姑，由于她不解劍就要上山，引起紛爭，動手之下，道友們遠非敵手。

立刻有人飛報掌門人無爲道長，無爲想不出這個道姑是誰？立刻趕到解劍岩，遠遠望去，這道姑很年輕，年紀也不大。

但四目相對時，無爲忽然失聲道：「妳是不是表妹如絲。」

柳如絲道：「掌門人請勿如此稱呼，你我都是空門中人。」

無爲說道：「表妹，雖然如此，妳在我的心目中仍是表妹，而非道友，快請進觀。」

柳如絲道：「聽說貴觀一向不許女子進入。」

「表妹自當例外。」

「不必了！我此來有兩件事要去告訴掌門人。」柳如絲道：「第一，我巳是出家人，自己離開了『無耳敎』，請掌門人自重，不必再譭謗『無耳敎』。」

無爲微愕道：「表妹何出此言？」

「武林中近來死了不少的人，但傳言是『無耳敎』中的『影子債主』所殺，這謠言太惡毒……」

「何以見得不是……」

「我在『無耳敎』中一住數年，江兆基什麼事都不避我，也沒有任何秘密是瞞着我的，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影子債主』。想出這名稱的人眞是天才。」

無爲面色木然道：「武林傳言如此，再說，江兆基未必會把最大的秘密全告訴你！」

「不，江兆基是君子，他對我絕不保留任何秘密。」

「好好，表妹，我們不必爲此事爭執，表妹住在何處？」

「出家人到處爲家。」

「正好我也要下山，咱們一道去。」

在路上柳如絲問他有關「金釵譜」的事，他說他也聽到一些謠言，但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 × ×

女人是怕纒的，柳如絲這些年來本以爲跟定了江兆基，沒想到他自稱是爲她着想，堅要她下山。她的誤會可大了。

江兆基以爲，只要她堅定，見了表哥之後還可以回來，那樣他就站穩了立場，並非他霸佔柳如絲，是她不願意在表哥身邊。

可是柳如絲却以爲是江兆基無情。如今無爲說出一句使她十分震驚也十分感動的話，那就是他願意爲她放棄掌門的地位立刻還俗。

一般僧道還俗者時有聽聞，一位名門正派的掌門人爲了一個女人要還俗，可能空前絕後。

柳如絲在失意之下，是容易受感動的，她答應可以攷慮，但她勸無爲，不要衝動，能當上掌門人是光宗耀祖的事，不可輕言放棄。

無爲表示，能和她白頭偕老，別無他求，愛是女人生命的全部，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柳如絲在睡夢中被人制住穴道，感到身上有個人玩玷了她。只是她有目而不能視，直到事畢那人走了一會，視覺才逐漸恢復。

柳如係傷心欲絕。她告訴了無爲。

絕對沒有想到，無爲驚愕了一陣之後，仍然堅決要娶她，而爲她還俗，即使她說自己巳無資格也無法改變無爲。

這自然更使她感動。不嫁這種人還嫁誰？

在無爲要求之下，他們先行了周公之禮，稍後再還俗，只不過十天後，無爲巳不再提還俗之事。

「表哥，你何時還俗？」

「別急，此地事了再說……」

柳如絲巳不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巳看出無爲是在敷衍她，但事巳至此，只有耐心等待。

× × ×

上官騂等人到處找蕭舜志，如石沉大海，這天深夜上官騂在郊外追逐一個輕功極高的夜行人。由于他跟得十分技巧，似乎此人還未發覺。

但不久，在山腰小徑上這個蒙面人遇上迎面而來的一男一女，這蒙面人忽然站住，一瞬不瞬地打量二人中的一人。

這二人一爲「金傘書生」白雲天，三十出頭一點，女的是「一枝梅」歐陽芳菲，二十七八，在十年之前，是武林第一美人。

上官騂輩份高，見聞廣，隱起身子，看這奇特的場面。這工夫「金傘書生」白雲天道：「尊駕何人？如此看人是否有失禮數？」

最初歐陽芳菲並不在之意，美好的女人不怕別人看，然而一旦看久了，尤其此人蒙面，就也不高興了，道：說「你是什麼人？正人君子是不會如此盯住一個女人的……」

但這蒙面人不言不動，似乎如痴如醉。這時歐陽芳菲忽然發現了什麼似地而不安起來。

這情況白雲天也看出來了。他是過來人，對這種事十分敏感。

蒙面人突然拔身疾馳而去，歐陽芳菲望着此人的背影輕輕地嘆了口氣。

這一對情侶，不知羨死了多少武林中人，加之二人身手奇高，視爲一對鴛鴦。

但此刻白雲天却沒有這種感覺了，他道：「芳菲……如我沒有猜錯，他可能就是妳以前的情人……」

歐陽芳菲道：「雲天，『情人』二字可以亂用嗎？」

「他到底是誰？」

「雲天，我們有過默契，永不談他是誰的問題！」

上官騂在暗中不由發噱，蒙面人是歐陽芳菲婚前的情人，白雲天迄今仍不知他是誰，這眞是一件妙事。

這表示白雲天有雅量，歐陽芳菲不談

也是爲了保持夫妻間的愉快氣氛，只不過這要雙方都能沉得住氣才行。

白雲天攤攤雙手，說道：「我雖然不知此人是誰？却知道他是武林中的絕世高手。」

歐陽芳菲未說什麼，這工夫上官騂走了出來，抱拳道：「請恕在下在暗中聽到少許交談，實在不是挖人的隱私，而是追逐剛才那個蒙面人，適逢其會。」

白雲天道：「老弟是……」

「在下上官騂，家師九如散人……」

二人突然動容，歐陽芳菲道：「近聞有位『小頭痛』年輕俠士，莫非就是上官少俠？」

上官騂道：「朋友賜這諢號，不要也不成，正是在下，小弟久聞兩位的盛名，今夜有緣一見，眞是幸會。」

白雲天道：「老弟可知那蒙面人是誰嗎？」

上官騂說道：「小弟如果說了，就破壞了二位的約法三章，只可惜小弟也不知道。」

歐陽芳菲長久地吁了口氣。

白雲天道：「家師弟蕭舜志來到關洛一帶，少俠可知他……」

上官騂道：「他和小弟一起，但近日失踪，小弟正在找他。」他說了三大掌門人變邪的事。

白雲天道：「芳菲，說不得咱們也要儘一份力把小師弟找到了。」於是三人說了連絡地址而分手。

× × ×

上官騂在和華仙小酌，兩人都有了七八分醉意，華仙道：「上官騂，我知道你一直喜歡我，即使現在也不例外。」

上官騂點點頭，又灌了一杯。

華仙的確很美，凄然一笑，另有一種凄凉的美，說道：「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情。說了這事以後，你再也不會藕斷絲連了。」

「聽口氣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在別人不是，在你也許是。」她自嘲地笑笑道：「我巳經有了個孩子，你信不信？」

上官騂突然站起就要走，她扯住了他的衣服，道：「不管你信不信，聽完了再走。」

上官騂還是不信，却站着不動。

「孩子在此不遠處，你見到孩子，就會相信了……」

上官騂打量她很久，問道：「誰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

上官騂又要走，她緊緊拉住了他，道：「我眞的不知道，有一夜我被人制住穴道，連視覺都暫時失去，直到事畢，他離去後我才逐漸恢復了視覺，就那一次我有了孕。」

他幾乎還不信，但多少有點信了，道：「這麼久還不知道那色魔是誰？」

「我本來不知道，可是近來不斷地打量孩子的面貌，忽然靈機一動，只不過我又以爲那是不可能的。」

「誰？」

她在他的耳邊說了個名字，他突然楞住，這的確是一件驚心動魄難以使人相信的事。很久很久沒說話。

華仙道：「還是不信？」

「有點信了。」上官騂道：「他有沒有去看過孩子？」

「有，奶娘說每隔三五天必去看一次，每次去都蒙面。『小頭痛』，咱們來印證一下好不好？」

上官騂點點頭。

× × ×

深夜，白雲天去找師弟蕭舜志未回，一個人影形同鬼魅，站在歐陽芳菲的床前，就在她睜眼之前點了她的穴道。

於是，她被這色魔玷汚了。然而，就在事畢色魔衣未穿好，而床上的歐陽芳菲全裸無遮時，窗外有人怪叱了一聲，由窗子飛入，色魔却自後窗走了。

這人當然是白雲天，他的涵養極佳，歐陽芳菲不說出以前情人是誰，儘管他極想知道，却不勉强她，現在看到這一幕，他的自尊巳片片被撕裂，在床前顫抖了好久，忽然雙手掩面怪嗥而去。

這一切歐陽芳菲巳聽到，但因視力未復，她看不到，只是憑想像也能猜到丈夫見到這一幕的感受如何。

她能動之後，立想自殺。

但是，她總要弄清丈夫是什麼樣子，而且決定要向丈夫解釋一下。

上官騂立即派出二人在華仙的嬰兒附近屋面天窗內監視，他一定要找到那個色魔。

華仙也一樣，連孩子的父親是誰都不知道，她活着也沒有意思。

柳如絲逐漸不安起來，因爲無爲早出晚歸，也有時不歸，歸來的時候就要享受他的權利，問他何時還俗，他還有點不耐煩呢。

於是柳如絲拒絕給他那份權利。

但無爲和野獸差不多，想要就必須得到，得不到就硬上。柳如絲不是他的敵手，結果還是一樣。

柳如絲罵他是禽獸不是人，這都沒有用，她目前只是一個洩慾的工具，但她當初居然相信這敗類的話。以爲他眞會還俗，這種貪圖權勢的人怎會還俗？

柳如絲欲哭無淚，她決定報復，哭是無用的，她在無爲不在時，偷偷地去了峭山「無耳敎」。

她的話江兆基最後還是不信，當她悲傷欲絕要離去時，江兆基終于信了，要陪她下山報仇，其實他還不信一個掌門人會作出這種事來，只不過是要下山印證一番而巳。

× × ×

華氏姊妹都很美，應該都是「金釵譜」上的人物，但命運却不好，據華露說，她前年在巢湖也失身於水賊頭子。

現在華露正在和上官騂共同監視那個嬰兒，一邊小酌，道：「華露，有句話我想問你……」

「我能猜出你要問什麼。」

「妳知道？」

「大概知道，是不是我失身的事？」

上官騂微微點頭，華露道：「這件事很多人知道，如『癩叟』、連逸民，林美叢，甚至鄭盟主等等……」

「鄭盟主也知道？」

「是啊！」

上官騨忽然下意識地看她的眉毛，看了很久，道：「華露有一次妳喝醉了，要留在我的床上是麼？」

「不是醉了，而是自荐枕蓆……」

「現在你這話還算數嗎？」

「你……」華露道：「當然算。」她永遠是那麼大胆乾脆。

上官騨立即伸手一讓道：「走！」

「你猴急什麼？早晚還不是你的？」

華露忽然瞪他一眼道：「好哇？你的鬼心眼我巳經懂了！你好壞！我要揍你……」掄拳就打。

上官騨正色道：「妳打我幹什麼？不是妳願意留下的？」

「哈！你好壞，明明你看出我是說謊的。」

「你爲什麼要說謊，自動造謠，說妳被水賊頭子沾汚了一次。」

華露忽然正色道：「因爲我暗暗觀察凡是色魔沾汚的女人，必須青春美好，更重要的必須是處女……」

上官騨道：「除了你姐姐還有誰？」

「多哩？還有金魁之妹金蘭、谷秀之女以及『一支梅』歐陽芳菲和『粉蓮花』等等……」

「嘿！這就不對了！至少歐陽芳菲是個有夫之婦吧？」

「那是特殊情況！」華露道：「蕭舜志被他的師兄救回，就沒有馬上回來，因他知道他的師嫂也被色魔沾汚，師兄近似瘋狂狀態。」

上官騨一驚，道：「眞有此事？」

「誰騙你來。據白雲天表示，他的妻子被沾汚是唯一的例外，因爲色魔是他師嫂以前的情人。」

上官騨不可不信，道：「華露，還是妳聰明，早知危險就放出空氣說妳巳非處女？」

「我是因姐姐被汚，以爲早晚會輪到我才出此下策的。」

「那不是下策，而是上策。」上官騨道：「白雲天呢？」

「別提了！穿了一身綠，連頭巾鞋子都是綠的，而且總是晚上出現，而且是殘月之夜出現。」

「爲什麼是殘月之夜？」

「因爲他的妻子是殘月之夜被汚，而他的妻子說當初他們成親之夜是殘月，那色魔也就是以前情人，永不忘那殘月之夜。他玷汚歐陽芳菲恐怕即是這原因。而我姐姐、金蘭粉蓮花及谷姐姐的失身，無不是殘月之夜。」

× × ×

江兆基找到了無爲。地點是郊外松林中。無爲道：「你是何人？」其實他可以猜出。

「在下『無耳敎』江兆基。」

無爲說道：「久仰！江大俠，有何見敎？」

「你數次帶信要你表妹下山，在下才强迫她去找你，我當時不知道她並不願下山，還是聽我的話去找你。那知你簡直不是個人，居然以一派之尊……」

「胡說！這是我們表兄妹間的事。」

「好，我且問你，你不是要還俗嗎？」江兆基冷峻地道：「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人，激而入道，清淨之門常爲淫邪之淵藪。」

無爲陰笑道：「姓江的，你最好立刻回山，少管閒事。」

江兆基切齒道：「不用問，諸傳本敎派出絕色放在高手身邊，待時而動，且謠傳本敎派『影子殺手』殺了金魁及谷秀等人也是你們這些敗類了？」

無爲不出聲就動上手，這二人所學差不多，二人一上手即施殺着，三十招以內各有進退，這工夫柳如絲出現，也摸不上去。無爲雖了得，一個江兆基却吃力得很，加上一個柳如絲，支持不到六十招就中了一掌一脚，煮石老人絕學幾乎和九如散人齊名，無爲等想逃走，但江對柳負有內疚，那會讓他走了，再砸中一掌，無爲倒下。

柳如絲上前一脚踩下，無爲七竅流血，一條身影如巨鷲撲下，江兆基道：「如絲小心……」

原來是大方禪師，江兆基力接一掌，雙方各退一步半。但在招式上，煮石老人的絕學還是佔上風，尤其在無爲、大方及梁海天三人來說，以無爲的功力最高。

所以江兆基單挑大方四十招後就攻多守少了，當江兆基在七十餘招上擊中大方的左肩背，他栽出三大步時，忽然大叫：「江大俠手下留情。」

「怎麼？怕死？」

「不……不是。」大方口角滲出血絲道：「貧僧知罪孽深重，我死不足惜，請隨我去見武林三老……」

「三老？你是說……」

「就是家師了了禪師，武當上代掌門滄浪道人，以及崆峒上代掌門沙滌風沙大俠……」

二人隨大方來到一隱秘山洞中，三老若非互相運功護住心脈早巳不存了。原來三個孽徒當年向三老施襲，搶走秘笈，但因秘笈不全，重要部份只有三老知道，這才留了他們的活口，但近年來巳康復，武功更高，上次上官騨遇上無爲及大方二蒙面人，緊要關頭出現的另一蒙面高手就是滄浪道人。

此刻大方跪在三老面前，力陳昔年犯上是無爲的主意，現無爲巳死，他也無顏苟活，立刻自碎天靈而亡。

× × ×

在此同時，監視的華露，忽然對莊元道：「快看……」一條人影眞有如一縷輕烟，落在嬰兒那民房院中，莊元道：「快，我去找長輩來……」

上官騨正在睡而被叫起，隨他來的還有黎五和華仙。上官騨在那嬰兒的院中一站，華仙道：「你既然如此重視這孩子就現身相見吧！只要你負責任，我不管你以前的行爲如何？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後院中有黎五，莊元及華露、蒙面人向後院疾撲，莊元等那能擋得住他，正要越牆而去，上官騨忽然冷峻地道：「鄭思遠，這巳經不是秘密了……」

蒙面人突然打住，似乎知道再也瞞不下去了，上官騨道：「金釵譜是你想出的主意，旨在冒『無耳敎』之名除去異己，而兩個空門敗類也受你指使，表面看來你

似乎因走火受商陽控制，其實那是假象。其實商陽受制于無爲及大方，他們二人又受制于你。以便你暗中行事，你昔年先認識歐陽芳菲，但她却嫁了白雲天，從此你的性情大變。正是所謂：才人無行，佳人薄命。這是人間最最無奈的事，此番邂逅白雲天夫婦，我在暗中看出，你巳勾起昔年的愛根，所以你玷汚了歐陽芳菲，她是唯一你玷汚的非處女女子，由于你過去太正派，所以除了你的少數走狗以外，誰都想不到幕後主使人會是你……至于梁海天，由于他較爲善良，是你唆使無爲殺了他的。」

鄭思遠忽然扯下了面罩，也撤出長劍，此刻上官騨劍巳在手。

九如散人的「雷震十三式」和鄭思遠師門的「天罡八大式」都是當今無上絕學。而鄭巳三十五六，在歷練經驗上比上官騨深得多。

所以百招以後，上官騨略佔下風。別人要上他一概禁止，上也是白白送命，因爲相差太懸殊。

一百五十招左右，上官騨把對方的褲角挑破，但鄭思遠刺中了他的左肩臂，留下一條血槽。

就在這時一條綠影一瀉而至，竟是上下一身綠的白雲天，後面緊跟着歐陽芳菲，好好一對夫婦弄到這樣子眞令人鼻酸。

白雲天看了鄭思遠一會，「嘻嘻」笑道：「這一位是誰……功力好深……嘻嘻……好深的功力……」歐陽芳菲在一邊流淚。

白雲天又看看上官騨道：「你，你是不是『小頭痛』？對，你是『小頭痛』……嘻嘻……『小頭痛』……你讓我頭痛試看……」

他取下金傘，此傘是紅銅打造，一開一合，金光閃閃，立刻攻向上官騨，歐陽芳菲悲聲道：「雲天，別讓親者痛，仇者快……」那知金傘一發即收，改變方向攻向鄭思遠。

事實上白雲天並未得失心瘋，只是自卑行爲失常而巳，鄭思遠了得，急把手中長劍一撩，傘骨僅僅刺破了他的背衣，但上官騨的十三連斬又到。

鄭思遠知道閃不開也躲不了，大笑一聲，任長劍貫腹而過。甚至劍尖在背後探出，他還在怪笑，道：「華仙……妳可以毀我的屍……但請讓孩子跟我姓……」倒地而亡。

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本是一個正人君子，只因情塲失意而走上偏激之途。正是：忙處不亂性，須閑時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到此，華仙又能如何？她是不是要孩子跟他姓鄭？如要孩子姓鄭，她似乎等于承認是他的老婆了。

殺了仇人，白雲天掉頭而去，歐陽芳菲悲呼着追去。至于餘孽如林美叢、連逸民等人，收拾起來也就不會太費力了。

這時華露急忙上前爲他療傷，當江、柳二人聞訊趕來時，也不勝唏噓，他們决定重返「無耳敎」，當然，是江兆基百般開導，她柳如絲才點了頭。因爲她本想殉節的。

（全文完）

美蘇太空爭霸戰╲麥海雲・文

挑戰第二號



那艘飛船長達三份之一哩，在加州白雪沙灘升空，銀光閃閃，羣衆歡呼送行。

“挑戰第一號”飛船升空，在太空被蘇聯的砲火毀滅，只有船主高倫博士生還。

高倫博士得到一個富豪投資，再行建造“挑戰第二號”再度升空，準備向蘇聯太空戰機挑戰，殊不料在太空發生了許多災難，結果跟上次相同，但他能否再度生還……

眼光閃閃飛船升空

有史以來最大的飛船升空了，它的長度是一哩的三份之一。

它在加州最美的一個「白雪沙灘」上面冉冉上升，十萬人圍觀，並非它的外型太過漂亮，銀光閃閃，代表人類向太空挑戰，而是因爲它透過萬邦太空科學協進會的會長馬恩博士，在加州電視台發表談話，指出這一點，定名「挑戰第一號」的超級巨型氣球，擁有「反地心吸力」的推進器，可以很輕鬆的飛到天頂，安然離開大氣層，在太空任意飛翔，倦遊之後，回到地球來，彷彿橫渡星河的遊覽船。

由於它的外殼塗上了銀色液體，迎着陽光，燦然生輝，不斷的吸收陽光，化爲電力，故此它可以飛行到整個太陽系最遙遠的一角，安然無恙的回到加州白雪沙灘降落。

稍爲對太空科技有些認識的人都知道，從地球進入太空的飛行物體，必須有極强的衝力，怎可以採用慢吞吞的氣球作爲升空的飛行物體呢？

美國的穿梭機也辦不到，看來這種科學實驗含有絕大的危險，說不定它升到天頂就爆炸。

另外一些人對馬恩博士以及創造超級氣球的高倫博士很有信心，賭它必然很順利的在太空航行。

這兩派人士私自打賭，賭注的比例是一賠三，只要「挑戰第一號」那一艘飛船能够衝出包圍地球的大氣層，進入太空，而又安然回到地球降落，飛船裏面的人沒有死，對它「睇好」的人就獲勝，投注十元，連本帶利，是四十元，即是他贏了三倍於賠本的數字，反之，飛船爆炸，船上的人，死傷纍纍，他就輸掉了十元，這種賭博的輸贏的比例數字是一比三，相當合理。

有些人投注幾千美元，賭注太多，爲了主持公道，加州馬會的一個高級議員「加里略」索性跟一間銀行負責，分開接受對飛船睇好或睇淡雙方投注，發給收據，又透過加州電視台，從它升空的一段時間開始播映，沿途追踪，用無綫電傳眞的方式把飛船內外的情況轉播，增加觀衆的興趣。

如此龐大的銀色飛船已經有足够的吸引力使電視觀衆湧往加州沙灘，已經投注賭它安全或不安全的賭徒，對它更加重視了，它在中午升空的。

那天只是上午十點鐘，白雪沙灘已經聚了大批觀衆，另外有些遊客看熱鬧，整個場面十分壯觀，到了中午，先行打響了禮炮，一共有二十一响，跟着看見銀色的飛船冉冉升空。

相當奇怪，如此巨型的飛船不必使用任何一種力量逼它升空，它已經可以辦得到，不過把六條綁住它的繩子解開，它就緩緩的移動，升到離地一百呎，接受各界人士祝賀，又再升高一點，一升再升，它的速度增加，終於鑽入雲層之內，踪影全無。

盛大的場面使人感動，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却又令人担心，飛船必須貯滿了氫氣然後能够支持，在漫長的飛行當中，只要船身有少許破裂，漏出氫氣來，它就無法繼續飛行，此外，太空的敵人極多，除了美國或蘇聯的戰機之外，還有隕石，進入銀河，必然碰到冰山，飛船太過巨型了，轉動不够靈活，憑甚麼可以保持它的穩定呢？

總括一句，此行只是滿足科學家以及豪富階層的幻想而已，預料它沒法回到地球來。

作出悲觀論調的人太多了，因此飛船升空之後的一個鐘頭，萬邦科學協進會的會長站在電視台的螢光幕，接受記者向他訪問時，順便講出他的意見。

記者問：「會長先生，爲甚麼飛船的船身需要一哩的三份之一那麼長呢？是否它有特殊的構造？」

「是的，普通的飛船只是貯滿了氫氣，升空之後，氫氣一旦減少，它就沒法在空中支持，逼於降落，故此我們需要在飛船之內有辦法製造氫氣，不必担心。」

「原來飛船的船艙部份包括了一間氫氣廠，無怪它的體積需要那麼龐大了，我還想知道它是否另有別的工廠，可以說說嗎？」

「我不妨對你說知，它除了氫氣廠之外，還有發電廠，每一秒鐘它的銀色外殼吸收入陽光化爲電力，都是需要特殊構造把它加以變化的，如果它缺少了一座發電廠，那就無法達成任務，發電機內鋼鐵製成，它使飛船的重量增加不少，故此機艙的面積十分闊大。」

「它有沒有足够的戰鬥力擊破冰山以

及打碎迎臉飛來的隕石呢？」

「當然有這種力量，在它的船頭部份裝置了激光發射器，它發射的激光不單是一條又一條，而是一個網，任何堅强的物體進入激光網之內，便即粉碎。」

「如果有一架太空戰機進入激光網內，它是否粉碎呢？」

「連人帶機一齊粉碎。」

「那麼，你們不必懼怕任何一種戰機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別忘記，這一艘飛船叫做挑戰第一號，代表人類向宇宙挑戰，絕無政治立場，相信沒有一個國家自尋煩惱，認爲它想在地球的上空稱霸，派出太空戰機阻欄它，倘有這種事情發生，對方派出來的戰機等於自尋死路，我們的激光網配合工作效率達到一千哩直徑的太空雷達網，企圖侵犯我們的戰機無所遁形，故此我們不必担心任何一個國家毀約。」

「馬恩博士，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說毀約，毀甚麼約呢？」

「我說的毀約指聯合國太空部門跟各國太空部門所簽的約，凡是中立國家或者由科學家發射的升空物體，進入太空之後，任何國家不能够把它看做敵人，加以截擊，違反這一個法規，將會受到聯合國的制裁。」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根本上你的飛船本身有高度戰鬥力，不怕別人向它挑戰，說到這裏，我仍想多問一句，如上所述，你的飛船可以說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宇宙間是否有些東西是你們所懼怕的？」

「多得很，隨便談談吧，從太陽噴射出來的太陽風就有力量把我們毀滅，此外，在星河裏面的黑洞，吸力極强，可以把飛船吞掉，也是很可怕的，還有一點，假如火星或木星已經有些科學家能够製造秘密武器，到時他們認爲我的太空飛船侵入他們的範圍，我並非他們的對手，便會戰敗。總括一句，太空深不可測，形勢險惡，我的飛船並非全無對手。」

「多謝你回答我提出來的各種問題。」記者訪問完畢，隨即告辭。

那天可以說是「太空飛船日」，加州三大電視台都派人到白雪海灘拍攝飛船升空的奇景，其中的一個電視台係政府主持的，叫做「劃時代電視台」，更加厲害，竟然每隔十五分鐘就由太空飛船的船長高倫用無綫電話講出他眼中所見的景象，直到飛船已經進入太空爲止。

他每次講述飛船在空中的經過情況，還加進一些由觀衆提出來的問題，他自行講解，起碼令到觀衆對他的處境，更加瞭解。

飛船升空了十五分鐘，他作第一次講述，說：「各位捧場的朋友，相信你們現時仍然留在白雪沙灘，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飛船怎樣升空，而且怎樣鑽入雲層之內又再鑽出來。至於我，當然是更加興奮了，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得到許多富豪贊助，才有今日的成就，自己也感到自豪。各位欣賞飛船升空之際，可能內心有這種感覺，飛船不管如何堅固，外邊的銀殼很薄，就算碰着颶風也不一定能够支持，假如銀殼被風吹裂，怎樣辦呢，好的，我先回答這個問題，銀殼萬一被風吹裂，我們可以進行內部修補，先把飛船停下來，然後派人在船內的物資倉庫之內取出銀殼補上，一切都是在內部修理的，不必到外邊去，除非銀殼的損害程度超過半哩長，它絕無所懼，此外，我還把另外一種秘密說出來，銀殼只是飛船的外殼，並非貯滿了氫氣的球，它並非很重要的，沒有銀殼，仍有內部的氣球，故此它可以飛行得很順利，這種情況，正如一個車輪有兩層，外層係膠製，內層係橡皮製造，貯滿了氣，故此飛船的銀殼發生了輕微的損傷，不成問題，假如我們進入太空，那就更加安全了，因爲我們可以使用激光網去摧毀一切進入危險範圍的飛行物體。」

他的語聲停止，立刻有一個觀衆提出一個問題，請求他解釋，問他爲甚麼要飛船進入太空之後才使用激光網。

他傲然說：「問得好，在地球上空有許多種飛機飛行，包括各國的戰機，偵察機以及民航機在內，如果我使用激光網去保護自己，那些飛機撞入隱形的網內，立刻化爲烏有，我豈不是犯了謀殺的罪名嗎？爲了大衆的安全着想，我不會輕舉妄動的。」

祇不過談了兩分鐘，電視台的播音室就對觀衆說知，那個節目已經够鐘，他們如果想再聽高倫博士的報告，請等候十多分鐘。

那些觀衆仍然像是陰魂不息似的等候，過了十多分鐘，高倫博士再度露臉，說：「我站在飛船的瞭望台，向四方八面眺望，包括你們在內，我從來沒有這樣興奮的，天氣好，陽光普照，飛船在陽光下面不斷的閃進，發出銀光，看來有如一個生命的物體，我爲了它自豪！此外，我還有一個很古怪的想法，人始終要死的，不管我將來怎樣死亡，到了我結束生命的一天，飛船仍然在空中飛行，等於我自己仍然活着，多麼有趣呢？飛船可以活一百年過外，它肯定是比較我長壽！」

說了他的感覺，他又把觀衆的視綫帶到大峽谷，說：「我想向各位報告地面的景色了，我們現時正在飄飄然的浮在大峽谷空中，離地八萬哩，飛船向西方飛行，故此離開了加州白雪海灘只是半個鐘頭，便即抵達科羅拉多州的上空，雖然我離地八萬里，仍然不用倚靠望遠鏡的協助，可以用一雙眼看得出下面確是大峽谷，主要的原因是它有一條蛇形的河，河水紅色，在若干大石堆積起來的峽谷之內穿過。

「大峽谷横跨五個大洲，看來很美，很少航機升到八萬呎那麼高，故此在機上的乘客所見不多，我就不同了，我可以一眼看齊整個大峽谷的形象，覺得很有趣，同時令我驚奇，大自然好像用巨斧劈開岩石似的，一層又一層堆積下來，變成峽谷，它最低之處還有小河。」

輪到觀衆向他提出問題了，因爲問題太多，他只能够抽出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來回答。

他很冷靜的說：「有一名觀衆問我關於太空飛船的事，他想知道我們向着太陽飛行抑或背着太陽飛行，這位觀衆懂得如此發問，多數是他對天文學有多少心得了，我可以一口回答他，這一艘飛船是背着太陽飛行的，因爲它不必吸收太多的陽光

，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那個方向使我們首先碰着火星，再又碰着木星，這兩個恆星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萬一出現困難，有把握應付，由於太過接近太陽可能被猛烈的火焰灼傷，又要担心太陽本身吹出來的太陽風，比較有些危險，這是挑戰第一號飛行的處女航，故此我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背着太陽飛行。」

說到這裏，播音室再度宣佈節目時間已經到了，高倫博士需要休息，不能繼續交談。

在電視的螢光幕所顯示的高倫，臉露微笑，揮手向觀衆告別，跟着隱沒。

電視螢光幕上面出現商業廣告，暫時不再看見高倫博士了，有些觀衆認爲飛船遠遠的離開地面，不能够用眼看得出來，高倫博士即使再度出現在螢光幕，不過如此，不想再看了，離開白雪海灘，另外一些觀衆，對飛船仍有很大的好奇心，痴痴的站着，不想走開，還有些觀衆使用「座地式望遠鏡」向高空仰窺，希望飛船在雲幕之間偶然出現，可以看見它。

看見了飛船又有甚麼出奇呢？

他們並不考慮這個問題，只是被飛船所吸引，感到迷惑，恨不得置身於飛船之內，既然他們辦不到，只好站着看看。

總括一句，觀衆的身份以及知識水準，各不相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相同的，他們就像是孩子欣賞玩具似的看那一艘飛船。

高倫博士的想法怎樣？他當然不止是把飛船看做玩具，簡直把飛船看做第二個自己，認爲飛船是有生命的東西。

蘇聯太空戰機全力出擊

基於這個神秘的信念，他更加重視飛船了，離開了瞭望台，他就進入最重要的機房，穿過小小的通道，巡視一遍，走向具有戰鬥意味的激光室以及把陽光變成電力的大爐，最後，回到船主室休息。

船上還有餐廳，酒房，以及看電影的房間，甚至有桌球室，準備船員、水手以及高級職員作爲工作之餘的消遣，他們甚至可以在客廳的一張餐桌上面賭沙蟹，所有各種不同形式的房間以及機艙都是以長條形的方式連接在一起懸垂於飛船之下的，他懶得到處巡視了，剛剛回到船主室，他就坐下來，自斟自飲，喝了一小杯酒。

他需要一些流質的東西去穩定自己的情緒，那杯酒比較咖啡有用得多。

他逐漸覺得眼前的景物模糊，緩緩地靠在特製的靠背椅上面歇息，閉上了一雙眼。

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個小睡，他認爲飛船已經穩定下來，它繼續升空，只是穿破大氣層進入太空的一段時間，略爲有些担心，其實飛船本身有電腦，可以自己料理，他的担心簡直是多餘的，他不必太過緊張。

儘管如此，他仍是有些緊張的，他需要密切注意船上各方面的報告。

船上的人除了他自己還有兩個高級職員，即是副船主卡利以及醫生杜堅，此外，有六個職員，十二個水手，他們正在站穩了自己的崗位工作，他不必理會他們。

在迷惘中，突然聽到一連串的警鈴聲響，同時感到有些紅色的燈光閃動。

那些變化俱是對飛船不利的，他從半醒半睡的狀態中已覺醒，立刻抓起了聽筒，收聽最重要的機房報告，百忙中，他還看看船長室的巨大銀幕，在這一瞬間，他整個嚇呆了，原來他只是閉上了眼睛小睡片刻，外邊已經發生那麼多的惡劣報告。

首先，船長室八呎闊銀幕看得出飛船已經進入太空，前面是一團火，它正在向那一團火推進。

太空裏面怎會有一團火呢？難道有些飛行物體進入飛船發射的激光網，使它熊熊高燃嗎？

如此一想，他應該接聽戰鬥艙的報告，可是，他始終認爲機房要緊，故此他決心抓起了第一號的聽筒，收聽機房那邊的報告。

其實機房的電話跟戰鬥艙以及瞭望台，另外加上了陽光發電廠四個部門的電話一齊作響，兼且亮了紅燈，表示它全部都是緊急呼號，不過，他無法同時接聽四個電話，只好依照次序接聽。

機房打來的電話表示各處機件一齊出現，嗡嗡之聲，顯示它的磨擦所產生的熱量太大，問他可否立刻停止飛行。

他毫不思索的下令「停機！」

第二個電話是從戰鬥艙打出來的，對他提出一個問題，他們不知道前面有一團火是否有一架戰機被激光網罩住燃燒，只是問他要不要衝過去。

他很快回答：「我已經下令停止航行了，在太空裏面沒有地心吸力，儘可以任意飄浮，跟宇宙間所有星體一起運行。」

第三個電話是從發電廠發出的，他們想知道外邊發生甚麼變化，影響到吸收陽光的銀板失靈，他即時回答：「外邊的變化十分嚴重，銀板失靈只是小事，暫時不必理會它，最重要的是密切注意電壓，切勿升得太高，以致引起爆炸。」

「船主放心，如果他們沒有使用激光機，向敵人發射激光，需要電壓急升，發電廠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高倫博士說：「我已經下令戰鬥艙取消戰鬥姿態，暫時不必使用激光機了，你不必憂慮。」

原來激光網只是保護太空飛船的初步工作，假如他們發現了甚麼飛行物體，儘可以發射激光向它出擊，使它立刻毀滅，故此發電廠那個單位的人這樣子報告他。

一口氣回答了三個重要的部門所提出來的問題之後，他鬆了一口氣，抓起聽筒，聽聽第四個部門的報告，那是瞭望台上面打出來的，負責人正是副船主卡利。

卡利向他提出報告，飛船剛剛進入太空就被一種看不清楚的飛行物體闖入雷達網和激光網，發生烈火，同時引致飛船有些震動，初時他們不知道那種飛行物體是些甚麼，後來，在雷達網的錄影帶上面看得出來，他是一架蘇製的太空戰機。看來蘇聯的太空戰鬥隊伍決不會罷手的，假如他們派出大批戰鬥機展開攻勢，如何應付，希望他立刻回答這個問題。

高倫沉着氣說：「雷達錄影機照例把它通知激光網加强火力的時候，順便把對方的形像錄影，你大概看得出來的，它是

那一種太空飛機呢？」

「憑着經驗所得，我認為是蘇聯的偵察機。它飛得很快，戰鬥力十分薄弱。」

高倫博士吃了一驚，說：「它是偵察機嗎？我們在升空之前已經通知莫斯科太空中心，為甚麼他們的太空偵察機仍然闖入我們的激光網內呢？」

「這一層道理我沒法獲悉它的眞相，你自行推測嗎？目前我們必須決定的是這一點，假如蘇聯的太空戰機向我們挑戰，我們未必是敵手，故此要快些決定怎樣做，我的意思想跟蘇聯太空中心通話，你認為怎樣？」

高倫博士決定得很快，聽了就說：「卡利博士，你千萬不要這樣做，我們擊落的戰機未必是蘇聯戰機，假如你看錯，那就弄巧反拙，引起雙方的誤會，以為我們蓄意向他們挑戰。」

「我不會看錯，雷達網錄影帶仍然留下來，你想看看，立刻到休息室欣賞電影的地方看它。」

「好的，我立刻到那邊去，請你先到該處準備把它放映！」

高倫博士的決定很快，放下了聽筒，再行接聽另外一些向他請示的電話，便即到休息室去。

五分鐘後，休息室已經有六個人在座，包括船主高倫博士。

由於高倫博士認為這一截錄影帶十分重要，故此飛船上面的高級職員全部在座，必要時他們發表意見，共同研究。

錄影帶放映了，相當清楚，果然看見一架太空飛機正在燃燒，由於那一架飛機在燃燒當中有很強的火焰熊熊高燃，蘇聯的鐮刀徽號看得清清楚楚，各人異口同聲的說：「被擊毀的飛機究竟是戰機還是偵察機呢？難以證實，因為它剛剛進入激光網就燃燒起來，不過，它是蘇聯的太空飛機就有目共睹了，我們認為它只是自尋死路。」

高倫博士一直都沒有開口，各人閉嘴，他然後說：「我不同意各位的意見，有兩個理由，第一點，我在飛船升空之前已經通知他們，料想莫斯科當局一定通知太空戰鬥部隊，決不會派出偵察機故意闖入我的飛船的雷達激光網，第二點，被毀滅的偵察機上面，機身最明顯的一處是用深藍色繪寫鐮刀徽號的，底色是鵝黃色，因此它看來更加明顯，即使是在火光燃燒中，仍然看得出來。為甚麼蘇聯的偵察機作出如此鮮明的色彩塗在機身之上呢？難道他們担心自己的太空戰機把它擊落嗎？決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因為他們隨時使用無綫電話聯絡，並非用眼睛去看。憑着這一點，我認為那一架被擊落的太空偵察機並非眞的蘇戰飛機，而是美國太空總署偽造出來的東西，目的是引起蘇聯太空中心不滿，下令出擊，毀在我們的飛機激光網內。」

卡利吃了一驚，說：「不會如此嚴重吧？」

高倫博士說：「如果美蘇太空部門的負責對挑戰第一號估計錯誤，就會弄到如此嚴重。」

「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希望你解釋幾句。」卡利說。

「好，我立刻可以解釋。首先指出這一點，美國太空總署的高層份子，有四個人跟我分別接觸，包括了一位研究太空秘密武器的荷廸博士，他們對我的飛船自衛體系有了一個概念，以為闊大的激光網配合雷達網，已經有足夠的保護力量，加上了激光網之內還可以發射致命的激光，任何飛行物體是無法抵抗的，故此荷廸博士認為我們有資格跟蘇聯的太空戰機周旋，他們忘記了這一點，飛船跟戰機大不相同，所有船艙俱是懸垂在銀壳之下，如果有一批戰機分別在銀壳上下兩邊出擊，我們沒法同時應付銀壳之下以及銀壳之上兩種攻勢，銀壳就有可能被蘇聯太空戰機射穿，實情如此，假如我們觸犯了蘇聯太空部隊，對方的太空戰機傾巢而出，我們就會毀滅。」

「這種推測指美國太空總署的想法而言，如果我們接受秘密武器專家荷廸博士的建議，可能把我們的估計得太高，打算利用飛船的犀利武器把蘇聯太空戰機打個落花流水。那就糟了，至於蘇聯的太空中心，則又有可能把我們估計得太低，以為我們只是一艘飛船，不堪一擊，要是他們收聽我們發出去的無綫電話，以為我們眞的擊落了他們的太空偵察機，派幾架太空戰機襲擊我們，便會使整個局勢陷入僵局，我們死無葬身之地。幸而我發覺尚早，相信在座各人沒有打電話跟蘇聯太空部隊聯絡，談及這件事吧。」

高倫博士剛剛說完了這番話，副船主忽然站起來，說：「船主，眞是對不起，我打過一個電話給蘇聯西伯利亞的太空中心，向他們道歉。」

「你怎樣道歉？是否你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擊毀了對方的太空偵察機呢？」

「正是如此，眞是對不起！」

高倫博士臉色一沉，說：「卡利博士，你雖然是副船主的身份，這樣重要的事情，你是應該在打電話之前向我報告再行定奪的，可能當時幾個電話同時作响，我最後收聽的一個電話正是你打給我的一個，你來不及的打電話給蘇聯太空中心，以致發生錯誤，此外，還有可能你沒有想像到這個局勢繼續發展下去會弄到我們全部死亡，故此你很迅速的作出決定。你是副船主，你有權這樣做，我不怪責你，現時趁着船上幾個高級職員在座，想個辦法應付它吧，各位有何善策呢？」

各人臉臉相覷，沒有人開口。

高倫博士向身邊的一個人望了一眼，說：「杜堅醫生，你的意見怎樣？」

杜堅醫生說：「我只是醫生，並非科學家，本來沒有資格發表意見的，不過，形勢險惡，即使我有極輕微的意見也該說出來，共同研究，高倫博士是船主，他曾經跟美國太空總署的高層份子交談過，認為美國太空總署可能有人想出一條詭計，利用我們的太空飛船去殲滅對方的太空戰機，是否有些近乎幻想呢？此外，我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即使蘇聯的地面控制太空中心，接獲了卡利博士的報告，仍然會調查之後再行定奪，要是他們放在太空的偵察機數目齊全，沒有一架機失落，未必會輕舉妄動，最低限度向我們提出抗議，然後出擊，故此我認為船主可能因為應付各

方面的工作太過緊張，因此過份敏感。」

高倫博士冷然說：「事實擺在臉前，我們的確擊毀了一架蘇聯製造的偵察機，假如我看錯，它並非美國太空總署的偽造飛機，而是眞的蘇聯太空偵察機，豈非更糟？照情形看，我肯定說不久之後，便會大禍臨頭。」

杜堅醫生視綫投在卡利博士那邊說：「卡利先生，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希望你說出來，你打無綫電話到地面控制太空的西伯利亞中心那邊，有人接聽沒有？」

「當然是有人接聽的，他可能是值日官之類，並非主帥。」

「他怎樣說呢？」

「他對我說了一句：『我知道了！』便即掛斷電話。」

杜堅醫生說：「事情不妙了，從這句話反映出來，你沒有打電話之前，對方已經知道，分明他們已經獲得太空戰鬥部隊的報告，知道這件事。」

跟着他向高倫博士愁眉苦臉的說：「他們就快出動太空戰機向我們圍攻了，我們趕快備戰吧。」

高倫博士說：「我已經說過，對方傾全力進攻，我們是輸定的。」

「可否向美國太空戰機停放的太空站求救呢？」杜堅醫生說。

「那是沒用的，太空站必須由美國太空總署的署長以及列根總統同時打電話通知他們，還要說出密碼，他們才放心迎戰，試問我們有甚麼力量在如此短促的時間說服這兩個巨頭挺身而出的援助我們呢？你們應該明白當前的局勢，如果美國太空戰機跟蘇聯太空戰機火併，等於揭開了第

沙爵士仍留在玻璃筒內，但却沒法開口，因為他被強烈的震動力弄到支離破碎，誰也沒法使他再活。

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我相信列根總統一定不肯答應我們的要求，甚至太空總署的署長也不答應。」

「那麼，我們坐着等候死神駕臨好了，顯然我們已經山窮水盡，束手無策！」杜堅醫生絕望的說。

飛船粉碎留下一個人

局勢發展到這個階段，誰也感到前路茫茫，明知是死路一條，始終沒法找到逃生之路，實在是太過傷心了，高倫毅然說：「我還沒有升空之前，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萬一飛船中途遇險，我就犧牲自己，同歸於盡，現時我以船主的身份對你們說知，如果蘇聯眞的派出一批戰機，向我們進攻，立刻迎戰。」

卡利說：「這一場災禍由我而起，我第一個願意接受船主的命令！」

副船主也是很堅決的表白他的態度，其餘各人，當然是齊聲附和的，高倫博士說：「各位都有這種英雄氣概，可喜可賀！時間無多，各位回到自己的崗位，做自己份內應做的事好了，再見！」

說完，他首先離開休息室，回到船主室，各人都默然離去。

卡利回到瞭望台，由於該處有一座效能很高的電子望遠鏡，他可以望得很遠，他利用它向太空每一個方向眺望。

在黑沉沉的太空當中，他看見一點點紅色的燈光，自遠而近，心裏暗想，那些燈光必然是蘇聯太空戰機了，相信對方如果展開攻勢，必然是密集射擊，那艘飛船肯定沒有這種威力可以鬥得過對方，一個人到了就快走完生命旅程的時候，甚麼事情也有勇氣幹，沉思了一會，他決心瞞着船主高倫打電話向美國太空站求救。

果然不出所料，電話駁通了，太空站的站長施維爾很快就作出決定，說：「我們不能夠派出太空戰機帮忙你的，只有太空總署的署長歌林，然後有這種權力，形勢危急，你快些向他們二人求救吧，你懂得他們的電話嗎？」

「我有他們的電話，這是我們求生最後一綫希望了，多謝你指點迷津。」

說完，他終止了那個電話，立刻用無綫電向地面的太空總署聯絡。

在地球的時間計算那時只是下午一時過外，署長應該留在太空總署，可是無綫電話接通了，太空總署的秘書室有人接聽電話，第一句就說：「署長歌林現時到了白宮，參加列根總統召開的緊急會議，如果確有急事，請你打電話找列根總統。」

他聽了這句話，頓如冷水澆背，有一股寒意升起來。他仍然硬着頭皮打電話到白宮去，副官雷斯接聽，說：「我不管你是誰，只能對你說知，總統跟許多個屬於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的高級職員，正在召開有關星戰的計劃，那個會議在下午五時散會，恕我現時沒法替你傳達。」

卡利很勇敢的向他道謝一聲，沒有說出他是誰，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呆呆的坐着，臉色灰白，好像轉瞬之間他已經活了幾百年，極端衰老，無力振作。

他再度用望遠鏡向太空窺探。

由於飛船背着太陽航行，那一段旅程

很是古怪，地球上面看做白天的一段時間反而是黑夜，太空到處黑沉沉，因此之故他一再眺望，所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只是在黑暗中偶然發覺有些紅色燈光而已，不妙的是那一點點的紅光越來越加明亮。

他很痛苦的自言自語，連續說了幾聲：「完了！」跟着拿出一瓶酒來。

他一向很少喝酒，更加不輕易連續一杯杯的喝下去，直到他喝乾那一瓶價值五百美元的珍藏舊酒，那時他認爲已經到了需要喝乾它的時間，不再考慮甚麼，自管自的喝下去，一杯又一杯。

他喝得太快了，他還沒有喝醉，幾十點紅星已經闖入「雷達激光網」。

他聽到很强大的爆炸聲。

激光在望遠鏡中閃耀，挑起了他的回憶，他覺得很好玩，以爲它是童年喜歡欣賞的「烟花」，臉露微笑。

酒精的力量來得及時，在他逐漸進入洪醉的境界，連續發生幾次爆炸聲，飛船頂上的銀殼受到激光槍掃射，裂開，發生大火，跟着第二幾的氣球內部也中槍爆炸，那種爆炸不單是彷彿天崩地裂，還有極强的震動力，好像把一個人撕開，就在這種環境下，卡利跟飛船爆炸的碎片一起離開了它的本體，向太空跌下去。

他及時醉到不醒人事，因爲他已喝完那一瓶酒，而且在時間方面計算得十分準確，在他身體炸到粉碎之前失去了知覺。

在飛船上面活着的人，同一命運，突然失去了自己，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船主高倫。

高倫建造太空飛船的時期煞費苦心，除了飛船本身應有的各種構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精巧的構造，只是爲了他個人而設，那時他認爲飛船遲早毀於蘇聯戰機之下，埋怨卡利博士是沒用的，他趕快回到船主室，擊破一個玻璃罩，拔出一條鐵來。

最後，他黯然的望了飛船一眼，伸手把那一條鐵使勁拉出來。

預料中的變化果然發生，一陣刺耳的聲響出現，跟着有幾塊圓形的鐵罩從船主室頂上降落，把他罩住，跟船主室的鋼板貼在一起，變成一個鐵鐘，他就坐在鐘形物體之內，最後，船主室的鐵板自動打開，那個鐵鐘就跌下深不可測的太空，跟飛船完全脫離關係。

他決定得這樣快，眞是難得，如果他的決定慢了一步，他即使留在鐵鐘之內，仍然遭殃，因爲飛船致命的發電廠被激光射中，湧起了一連串的爆炸聲，長達一哩三份之一的太空飛船四分五裂，船上的人炸到粉碎，沒有一個人生還。

憑着「飛天鐘」，他能夠脫險，值得自豪，不過，他逃出蘇聯太空戰機的火網，仍然不是很安全的，那個鐵鐘必須回到地球降落，而且在降落當中沒有發生意外，才是眞正的安全。他當然在事前做好了一切準備，可是，太空之內變化多端，有許多種意外變化簡直是沒法估計的，他能否脫險呢？仍要倚賴他本人的運氣。

那個飛天鐘對地心吸力有極强的感應，兼且保護他不會受到過份的震動而致影響心臟，充其量只是昏迷，它仍然達成任務，朝着地球飛行，最後，衝過大氣層，向美國西部跌下去。

他的運氣相當好，飛天鐘剛剛跌在「內華達」當年試驗原子彈的沙漠，深入二十呎，被浮沙掩蔽，他雖然一直昏迷不醒，由於飛天鐘之內有氧氣供應，他的健康能夠保持，一直守候到救星到來，總算不幸中的大幸。

那個飛天鐘有一項頗爲奇妙的設備，不管它跌在甚麼地方，那一處是沙抑或海，又或田地，它總是發出嗚嗚之聲，持續一個月，入夜之後，還有一條光，顯示它的準確地點，除非那一處是深山大海，人跡罕至，否則，他獲救的機會相當大。

自從太空飛船升空之後，萬邦太空科學協進會的人就輪流注視牆上一塊板的燈色，它顯示飛船到了甚麼旅程，同時顯示它有沒有遇險，燈色是白色的，相當明亮，如果飛船有些挫折，它閃動不已，飛船完了，燈光熄滅，憑着這一招，太空科學協進會的人知道那艘飛船沒法回到地球了，不過，高倫博士的飛天鐘仍有可能回來，到處查問，終於獲悉飛天鐘從高空跌落內華達州死亡谷沙漠這件事情，派出一小隊人前往營救，挖出了飛天鐘，把高倫博士送往附近的醫院急救。

那個沙漠的面積不大，由於它以前係試驗原子彈以及試驗初期地下核爆之處，需要相當龐大而又設備齊全的醫院，後來它停止任何一種跟氫彈有關的試驗，稱做死亡谷大醫院的一座建築物，仍然屹立，院內的名醫也沒有撤走，留下來負責對付各種奇難雜症，院長戈登博士曾經透過電視螢光幕，看見太空飛船升空的情形，那時有人把飛船唯一生還的人送到他主持的醫院求醫，他當然是悉心診治的，高倫博士留醫三日，然後甦醒，他一躍而起，反而把護士小姐姬莎嚇了一跳。

「你果然甦醒了，高倫博士！」她只是說了一句，便即補充另外一句：「你現時已經置身在醫院裏，睡的是病床，並非坐在鐵鐘之內，料想你一切復元了，我趕快報告院長戈登博士。」

她非常興奮，就在高倫博士躺着的特種病房打電話報告，消息傳出，不單是院長戈登博士十分欣慰，舉世人士也覺得欣慰。

加州電視台的主持人趕快派人到死亡谷大醫院訪問高倫博士，希望他講述太空飛船在太空遇到大災難的情形，高倫博士剛剛復元，已經接獲太空總署打電話通知他的密令，叫他切勿把蘇聯太空戰機襲擊飛船的戰役說出來，免得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高倫博士當然奉命行事，誑稱飛船受到隕石襲擊，他能夠死裏逃生，全靠一件好像救生艇般的物體，它就是飛天鐘，船上只有一個飛天鐘，飛天鐘只容一人，別的船員是否像他那麼幸運呢？那就難說了，不過，他們仍是有機會生還的，假如他們當年有些人十分幸運的在太空漂流之際，被美國太空戰機發覺他，把他救起，或者他被蘇聯戰機救起，便即安然無恙。

跟着他把飛船沒有遇險之前所看見的太空景象描寫出來，最後嘆息一聲說：「事前我已經發表談話，認爲太空裏面難以預先估計的災難非常多，其中有一種災難是由隕石發生的，比飛船大過幾十倍的隕石排山倒海而來，飛船實在沒法抵禦。」

電視台派出來的人，只是連續三天訪問他，每次訪問十五分鐘，不再訪問他了，他也樂得清靜。在醫院留醫的時期，初時還有些記者向他訪問，俱是日報派出來的，旬日後，沒有記者登門了，他更加寧靜，留醫二十日之後，他就出院，回到他一個人居住的寓所照常過活。

他是萬邦太空科學協進會的重要份子，經常要到那邊去，由於該會的會址設在紐約市中心區對面的遊覽勝地「長島」，他的寓所也在長島，此外，「長島大學的太空系」，他也担任每週五小時的教授職位，他的生活並非很繁忙的，却又不是太過寧靜，正合他的心意。

畢竟太空飛船是一件盛事，飛船完結了，居然有一個人死裏逃生，這件事情也是很驚人的，普通人對他只是認爲他是一個萬中無一的幸運兒，有志於太空事業的人就不同了，很想看看他，跟他交談，吸收太空的經驗，這種人相當多，故此他每天總要接見一兩個賓客。

有一天，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叫做卡律醫生，到長島大學拜訪他，自稱是杜堅醫生的朋友，送上名片，他發覺對方也是醫生，很樂意交談，料不到對方第一句就單刀直入的說：「高倫博士，我知道你念念不忘的想替死去的朋友報仇，我很想協助你，因爲我也急於替杜堅醫生報仇，此處談話不便，我們可否同到樹林的小徑走走，一邊散步一邊談呢？」

高倫博士點頭答應。

過了一會，兩人就在小樹林裏面散步，高倫博士說：「蘇聯戰機的實力很强，美國太空戰機部隊也不敢跟他們明刀明槍的打仗，認爲那一場戰爭雙方都沒有把握取勝，不斷的添兵，把最新型的太空戰機，投入太空戰場，結果就是同歸於盡，坦白點說，即使美國太空總署叫我做參謀，傾全力出擊，我也沒有把握取勝，你是否有一種巧妙的安排能夠把蘇聯太空部隊殺個片甲不留呢？」

「我不能夠肯定說這個辦法最有份量，不過，我對它有極大的自信心，我的意思仍然用太空飛船升空，定名挑戰第二號，誘他們進攻，到時很有把握取勝，我認爲你們建造的太空飛船已經有足夠的戰鬥力跟對方周旋了，唯一的缺點就是飛船太過笨重，轉動不夠靈活，敵機向船頂的銀殼出擊，你們就無法抵禦，想擊破他們的太空戰機並不困難，只要在銀殼頂上裝置一個隱蔽的機艙，放下雷達激光網以及威力最强的激光槍，便有把握取勝。」

「你眞是聰明！」高倫博士由衷的稱讚他一句。突然，高倫博士苦笑一下，說：「製造一艘飛船，十分昂貴，上次我們失去的飛船需要三十億美元製造出來，現時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些富豪投資了。」

「不，關於製造飛船的經費，我已經有了着落，倘非如此，我不會拜訪你！你還記得杜堅博士說過的沙罕明爵士嗎？只是他一個人就可以投資五十億美元給你，建造一艘飛船。」

「是的，世界上有許多富豪，隨時可以拿得起一百幾十億美元，我不否認有這種人，可是，他一定知道我建造的太空船粉碎，只是我一個人逃生，爲甚麼他仍然很樂意委託我主持大計呢？」

「因爲他已經掌握了所有資料，認爲你是最適當的人，那一艘飛船本身不錯，只是戰鬥力薄弱了些，把它改善，便可安然擺脫蘇聯戰機的糾纏。」

「是的，你的想法不錯，是否你想出來的？」

「不，那是他想出來的，他本身就是太空專家兼且懂得製造各種秘密武器。」

「那麼，他恐怕想跟我們一起升空了，是也不是呢？」

「當然他想跟我們一起升空，否則，他用不着花巨欵製造飛船。」

「我仍想問問你，他究竟抱着那一個目的去太空呢？」

「他患了很嚴重的肝癌，提早衰老，如果他沒法醫治它，不出一年，便即喪命，他認爲在火星以及木星之間有些奇異的氣體，可以醫治肝癌，故此他很有興緻到太空去。」

「我不理會他抱着甚麼目的到太空去，總之，我很樂意接受這個委托，如果你肯帶我去見他，我不會推辭。」

「再好也沒有了，他的園林別墅也在長島，跟長島大學距離不遠，我們現時就可以啓程，不必乘坐汽車，順脚多走幾步就可以抵達。」

「有這樣湊巧的事嗎？好的，我們立刻動身。」高倫博士臉露喜色興奮的說。

一個富翁願意投資

長島是紐約富豪最喜歡居住的地方，超過二百座園林別墅，分佈各處。

卡律醫生很快就把高倫博士帶到一座用玫瑰紅雲石建造的園林別墅，站在戶外按鈴。

電鈴响了，有人隔開了防盜眼向外窺望，先問他們是誰，然後開門迎客。

兩個男僕以及兩隻大狼狗在前引路，進入一間大客廳，有一千呎的面積，作出歐洲中古時期的貴冑擺設，牆上懸掛大斧短劍之類的裝飾品，充滿了西班牙皇朝雄視天下的氣派。

男僕和大狼狗走開了，高倫博士想到某一方面去，說：「我覺得沙罕明先生稱做爵士，一定有來歷，他是否西班牙武士的後裔？抑或是英皇封他做爵士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他是爵士身份。」站着說了幾句，高倫博士被帶入內進的客廳，陳設更加華麗，所有傢俬俱是紫檀木精製，富於東方色彩，由此推想到那位沙罕明爵士一定受過高級教育，文化藝術極端濃厚，不止是富翁那麼簡單。

打算把他引薦到大富翁前面的卡律醫生，請他坐下來，說：「我先行叫男僕替你通報一聲，不必心急。」

男僕走近獻茶，身邊沒有大狼狗，可見他已經對他們有了信心。

他鞠了一個躬，說：「主人在第二間書房等候你們，請你們跟隨我走。」

他先走一步，兩人在後相隨。

那座園林別墅十分巨型，算是書房也有好幾間，需要編號，只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主人的氣派。進入第二間書房之前，先要穿過第一間書房，兩邊牆壁都有

巨大的書櫥，從地板伸展到天花板，擺滿了精品和書籍，照高倫博士想，如果有人想看齊沙罕明爵士收藏的書籍，一生也看不完，他直覺到那個書房所收藏的書籍跟宗教或歷史有關，不過，他們進入第二間書房，那就不同了，因爲那個書房兩邊牆壁懸掛的圖形，全是跟太陽或星河有關的，料想它收藏的書籍屬於太空的一類。

還沒有跟沙罕明爵士接觸之前，先行跟那麼多的書籍掛圖有關，全是跟太空有關的，他覺得精神一振。

定眼看時，在書房的一角有一艘銀殼飛船，浮在空中，只是長六呎或七呎，奇怪的是它上下左右都沒有支持的鐵架，顯然製造它的人在物理學方面很有研究。

高倫站着欣賞，讚美了一聲。

「那一艘飛船的跟你建造的太空飛船一模一樣，它也是沙罕明爵士設計的，高倫博士，你可否告訴我它是怎樣浮在空中的嗎？」

「並不困難，但要計算準確，大概是在牆壁左右兩邊放射質量相等的電磁使它浮起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由地板向上發射以及由天花板向下發射，飛船放在中間，故此它能夠浮起來，如果我說的兩個方法同時使用，它更加穩定。」

高倫憑着他的觀點說出這個秘密，跟着補充一句：「我的物理知識有限，可能沙爵士有更巧妙的方法使飛船浮起來。」

「不，照我所知，世界上再也沒有一種方法比較它更加有效去控制那個小飛船了，現時我可以運用另外一些花樣給兩位欣賞，我按動遙遠控制的機鈕，它就會發射激光，如果眞的有一艘飛船能夠如此靈活，沒有一架戰鬥能夠逼近它。」

說完這幾句，沙罕明爵士從袋裏拿出一個長方盒子出來，它非常薄，跟電視機的遙遠控制板相似，只見他伸出把它按動，小飛船忽然吐出許多條光亮來，它當然不是激光，只是燈光，不過，那些燈光仍是很刺眼的，一條又一條，分別從小飛船的頂上及底層噴射出來，非常壯觀，跟着他按動另外一個機鈕，小飛船自行轉動，頂上變成底層，同時底層變成頂上，由於它轉動得很快，燈光仍然吐亮，看來就像是一個萬花筒，如果那些燈光變成激光，相信任何一種戰機都不是它的對手。

高倫博士哈哈大笑，說：「夠了，我從來沒有想像過它可以自行轉動，沙爵士，你眞有辦法。」

「現時你們相信了吧？找蘇聯的戰機報復，並不困難，現時我想邀請你們進入第三間書房看看，它的面積比較細，可是，它收藏起來的東西都是極端有價值，缺少了它就沒法製造飛船。」

「它是甚麼東西呢？難道那是一種從未有人提及的輕金屬嗎？」

當時高倫博士以及卡律醫生不期然而然的那麼想。

可是他們置身於第三間書房的時候只要把視綫投在幾個大櫃之內，看到那麼多光亮的石頭，他們就明白沙爵士的意思，不必解釋了，那些石頭全是寶石或鑽石。

鑽石本身如果沒有打磨過，只是一塊玻璃似的東西，打磨之後，它有許多個稜角，在燈光照射之下燦然生輝，越大的鑽石，反光性越强，看花了他們的一雙眼。

至於寶石，它也是很迷人的，奇怪的是它跟鑽石相差不遠，半透明，反光性相當强，由於寶石本身有許多種顏色，故此它的光澤七彩繽紛，看來簡直是另外一種珍貴的石。

沙明罕爵士在旁引導他們二人參觀寶石室，說：「在這裏放置的鑽石，如果它已經打磨，沒有一塊鑽石少過五十卡的，沒有打磨過的鑽石全部在一百卡外。寶石方面，多采多姿，半透明的寶石其實是有顏色的鑽石，因爲地球上面缺少這種東西，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錢，照情形看，它決不會低過反光性很低的同類寶石，我認爲這個書房所放置的鑽石以及寶石，全部拋售，起碼獲得五十億美元過外，可以製造挑戰第二號了。」

「當然可以！沙爵士，你說地球上面難以找到有顏色的鑽石，是否那些珍貴的寶石從月球上面找到的？」

「對了，它確是在月球火山口之內找到，當然它已經是死火山了。」跟着他又說：「它從甚麼地方掘的？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有人買。」

「它當然有人買，只要我們分別在許多個鑽石市場逐批賣出，便可獲得充份的資金去製造一艘戰鬥力極强的飛船！」卡律醫生說。

過了一會，沙爵士再度發表意見說：「挑戰第二號含有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誘惑蘇聯戰機大舉出動，包圍它展開攻勢，料不到它上下滾動，到處噴出激光，把對方殲滅！第二個目的是利用它在火星跟木星之間的太空穿挿，找尋冰氧，醫治我的肝癌，此外，歸途當中還可以順路到月球掘寶！大概花掉兩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上述三項壯舉，我已經計算過，在月球上面掘出來的鑽石或寶石，我只是要它的半數作爲製造飛船的經費，補償我的損失，已經夠了，剩餘下來的半數歸你們分攤，因此之故，船員越小越妙。我的意思，就是找尋一些有能力的人，兼做船員以及水手，那就可以省去幾個人，將來分攤在太空獲得的珠寶，你們可以多分一份。」

「多謝沙罕明爵士提拔！」卡律醫生由衷的說。

「高倫博士，你還有甚麼意見提出來討論嗎？」

「沒有任何意見，如果一艘飛船的體積縮細了一半，船上的工作人員可減少一半，假如把它的體積縮細到三份之一，工作人員還一減再減，只有原來人數的三份之一，即是五六個人，巳經夠用。」

沙爵士哈哈大笑，說：「你們別忘記，船上的乘客不能少去一個廢物似的老翁，那個乘客就是我！」

「不，你是最有用的一個，沒有人指點迷津，將來飛船在月球降落，不知道在那一個地方掘取鑽石。」卡律醫生爲了迎合他，故意這樣說：「沙爵士更加開心了，笑聲越來越响，卡律醫生首先伴着他笑，跟着高倫博士也縱聲大笑。

挑戰第二號飛船升空

這個計劃有了大批鑽石支持，當然會

變成事實，高倫回到加州的一處荒山，專心製造第二艘飛船，定名「挑戰第二號」，他需要的資料全部由卡律醫生負責購買，叫人用直升機送達。

那個地方以前正是製造挑戰者第一號的工場，高倫駕輕就熟，並不困難，把那一艘飛船弄到可以自行轉動，在太空打滾，這個圖型居然由沙罕明爵士透過卡律醫生，送交高倫博士，可見他對太空確有深入的研究，高倫博士佩服不已。

在飛船製造期間，一共花了八個月，他只是看見過沙罕明爵士兩次，一次是沙爵士自行乘坐專機在那座叫做亂雲山降落的，目的是參觀工場，另外一次，他沒有駕臨，由高倫博士乘坐航機到長島看他，他似乎有些憔悴。

卡律醫生對高倫說：「沙爵士巳經告訴你，他患了肝癌，如果在兩年之內沒法找到冰氧醫治，他會喪命，現時巳經花掉六七個月的時間，飛船仍未升空，無怪他的形容憔悴，希望你盡快完成製造挑戰第二號，假如它完成得太遲，他可能在升空之後病逝，那就大失原意，缺少了他，我們就算把飛船停在月球上面也是沒有用處，月球的死火山有九百多座，怎能逐個搜索它有沒有鑽石呢？爲了他本人的生存，同時爲了我們致富，你必須專心工作，不必理會別的事情，更加不用長途跋涉跑到長島看他，有我照料他，包管他可以活一年過外。」

雖然高倫博士對那個六十多歲的老翁沙爵士並非深交，見面只有幾次，由於對方十分信賴他，兼且對太空有很大貢獻，把飛船改造得更加完美，高倫對他仍有很深的交情，一切遵命辦理。

他跟卡律以前是因爲經常見面的緣故，交情比較深，在另外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們二人談及美國太空總署，反覆研究，認爲「挑戰第二號」雖然是太空飛船，自行升空，沒有獲得政府一塊錢的資助，仍以萬邦太空科學協進會的名義建造，不必在事前向太空總署報告，免得多生枝葉，此外，又因那艘飛船決心向蘇聯太空戰機挑戰，如果美國太空總署介入，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弄巧反拙，有了這麼多的顧慮，不必在事前報告太空總署，不過，我們二人作出初步結論之後，仍向沙爵士作出最後的定奪。

高倫博士實在太忙，仍是由卡律醫生單獨到長島謁見，不過，他寫了一份很詳細的報告書，相當清楚的解釋這件事。

只是短短一個鐘頭沙爵士巳經作出决定，認爲美國太空總署對飛船毫無帮助，不宜報告，只循例向有關方面申請便算。

有一個機構叫做太空管理局，非官方支持的任何飛行物體，企圖飛上太空先行申請，批准之後才可以定期升空，故此沙爵士叫他們依照合法手續辦理。

甚麼問題都解決了，依照原定計劃升空，升空的地點是跟上次一樣，仍是在加州白雪沙灘舉行，到時高倫容光煥發，接受電視台的訪問，說：「上次挑戰第一號升空，僅得我一個人生還，自覺十分慚愧，不過，身爲科學家，一定要把生死置於度外，故此我經過那一場大災難，仍未心息，再度升空，爲了準備隕石的撞擊，挑戰第二號飛船的體積縮細，船員兼做水手要做的工作，一共只有七個人，最爲令我感動的就是此行得到鑽石大王沙罕明爵士投資，現時他就站在我的身邊，讓我把他介紹給各位觀衆認識。」

說完這番話，電視台的鏡頭轉向沙罕明爵士，他只是很簡單的說一句：「多謝各位捧場，在白雪沙灘送行！」

他的臉色如鐵，看來有些病容，語聲略爲沙澀，只是說了一兩句話，便即揮手告別，高倫博士逼於在他離開之後對觀衆講述那位爵士冒險到太空去的原因，並非純然爲了發展太空科技，更加重要的還是他爲了醫病，想找尋藏在星體深處的萬年乾冰，它含有一種奇異的氧，叫做冰氧，有希望靠它治癒肝癌。

最後，高倫博士以加强的語氣指出這一點，在太空飛行的物體，如果離開地球和月球太遠，担心隕石撞擊，上次挑戰第一號飛船就是毀於隕石之下，今次决不會有同樣的慘劇發生，假如碰上了隕石，飛船頭部的尖角可以把隕石打碎，不管那一塊隕石有多麼大。

他只提隕石，不提蘇聯戰機，相當聰明，如此安排，可能刺激蘇聯太空部隊再來一次，派出最新型的太空戰機出擊。

他預料得到，在白雪沙灘欣賞飛船升空壯觀景象的人叢之內，必有蘇聯特務，聽了這番話，必然密告莫斯科當局，再由西伯利亞太空中心下令太空戰機出擊。

一切應做的手續依照一定的程序辦妥，銀殼燦然生輝，中午十二時正，飛船挑戰第二號升空。

觀衆的心情相當緊張，直到那艘飛船鑽入雲層，然後陸續散去。

電視台不肯放鬆半步，仍是每隔一段時間就由高倫博士在飛船的瞭望台露臉，向羣衆講述他的感覺。一切沒有改變，照理蘇聯的戰機應該在飛船進入太空之後出現，相當奇怪，它竟然很順利的航行，高倫博士大感詫異，立刻跟卡律醫生通話。

卡律醫生的職位是副船主，他說：「船主注意這一點，看來蘇聯無意出擊，我們的準備工作白費了，要不要向他們挑戰呢？」

高倫博士說：「爲了沙爵士的安全着想，不宜輕舉妄動，請你行先解釋爲甚麼蘇聯太空戰機沒有向飛船出擊。」

「好的，局勢很是明朗，上次蘇聯戰機只是誤會飛船用激光槍擊落他們的太空偵察機，然後動武，現時他們沒有任何損失，既然我們是一艘科學船，不必動武了，上次太空之戰，雖然飛船挑戰第一號被毀，他們的太空戰機也毀了十多架，得不償失，故此他們不會動武，除非我們先行動手，向它挑戰。」

木星上面的恐怖遭遇

高倫博士說：「既然他們遠遠的避開我們，不敢擋住飛船去路，我們沒有理由向它挑戰的。」

「不，我想替死去的老友杜堅醫生報仇，那就是發動太空之戰的理由。」

「不，我也要替死去的朋友報仇，可是，活着的人比較重要，你有沒有想到沙

罕明爵士呢？別說太空之戰可能使他喪命，就算你戰死，他活着，這裏沒有別的人懂得醫術，根本上無法照料他，他豈非必死？他極端信任你，兼且信任你、我認為不宜動手，一定要向蘇聯太空戰機動武，還是我們回航的時候出擊好些，那時沙爵士獲得冰氧，肝癌告痊，他不會因為飛船過度震盪發生不測之憂，我的意見如此，你認為它是否有些道理呢？」

卡律醫生終於屈服，說：「我已經改變主意，依你的意見去做好了，如果沒有你提醒我，我忘記了沙爵士了。」

既然他們二人同意暫時放下了蘇聯這一匹帳，飛船把太陽拋在背後，向木星那邊航行，再進一步，把月球也拋在背後了，前面就是「黑暗海」，深不可測，他們必須集中精神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災難，不再討論太空上面的仇恨了，進入「黑暗海」之後，幾乎每一分鐘都有强大的震盪力，他們覺得頭昏腦脹，卡律醫生担心沙爵士捱不起風浪，把他放在一個完全避震的玻璃筒裏面，用膠管透入氧氣，看來好像受到虐待，高倫博士自問在醫學方面比不上卡律醫生那麼高明，雖然心裏不舒服，不敢多說，心裏却對那個醫生發生反感，隱約覺得此人有些異心，悶悶不樂。

「黑暗海」名符其實，不知道風浪從甚麼地方發生，無邊無際的黑暗把飛船包圍，那種環境越來越加惡劣，有時較為巨大的隕石向飛船橫衝直撞過來，被飛船很巧妙的避開，霎時間有極大的震動，要是較細的隕石被飛船的雷達激光網打散，發出一陣恍如鬼哭神嚎之聲，也是很討厭的，高倫博士越來越加難以忍受，索性問個明白，對卡律醫生說：「我們的飛船好像駛入一個噩夢之內，沙爵士初時對我們說知，它要航行到火星與木星之間，搜索小行星，希望找到冰氧，現時我們已經到達他說過的地點，沒法找到甚麼，飛船如果朝着這個方向航行，前面不遠之處就是木星了，那個星球十分可怖，請你趁着沙爵士仍然清醒，向他請示，我們是否眞的航行到木星去。」

卡律博士說：「不必向他請示了，他在啓程之前已經說過，假如他在航行的途中患病，飛船最後的旅程就是木星。」

「卡律醫生，我有些不解，為甚麼他說那個星球可能是最後的旅程呢？是否他準備飛船在木星降落呢？」

「大概如此。」卡律醫生沒有再加解釋。高倫博士雖然沒有到過木星，可是在地球上面那些科學家不斷的研究，對木星總算懂得多少，那個星球大過地球一千倍，表面有一團氣體盤旋，倘不是阿摩尼亞氣就是碳氣，在氣體底層冷到極，可能有些氧氣不斷的濃縮變成了冰，找到了它留在飛船就可以活下去，不過那艘飛船必須永遠浮在殺人的氣體之內，稍為有些惡劣影响將沒法浮起來，那就完了，這種地方實在不是人類能夠適應的，沙爵士偏要選擇它作為整個旅程最後的一站，實在難以想像，每次他向卡律醫生提出一些問題，總是沒有結果，他決心走向沙爵士形同囚禁的玻璃筒前面，當面查詢。他知道在沙爵士以及卡律醫生之間必有一種秘密隱瞞着他，非當臉問個明白不可，湊巧卡律醫生到機艙巡視，正是他查問絕好的機會。

他站在老爵士的前面，說：「爵士，你好嗎！」

「還好，你們說過替我找尋冰氧的，進行得怎樣了？」

「我們傾全力進行，就快降陸了，因為這裏危機四伏，故此我想跟你談談，我發覺木星是並非完全沒有生物，只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形狀而已，我很想知道木星上面的生物究竟是怎樣子的。」

「木星沒有生物，有的只是植物。」

「我們現時沒有看見過任何一種植物，環繞着飛船的只是氣體。」

「那些植物就是靠氣體生長，十分巨型，如果它不喜歡我們，可能採取攻勢，我們為了保存飛船，必須傾全力進攻，切勿手下留情。」

只是說到這裏，突然船身震動得很厲害，沙爵士說：「飛船被妖樹抓住了！」

高倫博士似信不信，窒了一窒，卡律醫生從外邊衝進來，向他瞪了一眼，然後向沙爵士說：「我們的船被一些黑沉沉的東西抓住，怎樣辦呢？」

「剛才我跟高倫博士說過，那是妖樹，它的根深入岩石，必須把它伸出來的樹枝割去。」

「抓住飛船的東西就是樹枝嗎？」

「不錯，它彷彿八爪魚，其實是樹枝，木星只有這一帶的氣體較薄，下面是岩石，適合它生長，由於它永不枯萎越來越多，十分巨型，變成强大有力的東西，故此它可以抓住飛船，趕快使用激光炮。」

激光炮比較激光槍更加有份量，高倫走出那個房間，下令發炮，炮聲隆隆，從飛船內部看見那些好像樹枝形的東西被炮擊毀，片片碎裂，較細的樹枝化為烏有。

他們担心妖樹團結起來，再度包圍他，雖然獲勝，不肯放鬆。

激光炮的威力果然厲害，發了十多炮，妖樹被斬削四分五裂，突然他們看見在前面不遠的一叢妖樹當中，有一艘飛船被樹枝形的東西纏住，不敢發炮，趕快報告高倫，高倫博士不敢作主，轉告沙爵士。

沙爵士第一句就說：「那艘飛船有人，不要對準它發炮，如果你把激光向它附近的妖樹掃射，削去一部份樹枝，它就可以脫身。」

高倫下令戰鬥船的人去做，轉身看看沙爵士，有點迷惘，說：「你說飛船有人嗎？那些人是誰？」

「一定先有人然後有飛船，不過，那艘飛船並非銀光閃閃，因為他們沒有找到銀，整體都是鋼鐵，太過沉重了，船上的人實在太多，沉下去就不易轉身，故此它被困在妖樹的叢林之內，至於飛船之內的人，並非你們那一類，它只是機械人！」

木星居然有機械人駕駛飛船，被困於妖樹之內，太過奇妙了，卡律想跟那些機械人接觸，下令停止發炮，還叫所有炮手改用激光槍對付妖樹，因此之故，那艘飛船自動鬆開，能夠移動擺脫妖樹的威脅。

它的速度很慢，緩緩的駛向挑戰第二號，沒有人知道那是詭計，它駛到十分接近，突然猛烈衝刺，把挑戰第二號撞倒，然後逃走，整個形象消失。

（以下轉入第62頁）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及時趕到

為了管閒事 誤了佳人約

施達知道，作為一個攝影家，應該更多到戶外去，而不應該一天到晚，都躲在辦公室中，那樣，會使一個攝影家的藝術觸覺遲鈍，終於喪失了作為一個攝影家的資格為止，可是，施達却沒有辦法擺脫那麼多的事務工作。事務工作將他困死在辦公室中。

當他難得有機會停下來喝一口水時，他總要抬頭看看窗外，秋日的陽光是如此之明媚，在陽光下，即使是一朵野花，一根枯草，都是美麗的，都可以在他的攝影機下，成為美妙的藝術品，但是，他却沒有時間，他忙得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

可不是麼？他才舉起杯子，還不曾將杯子湊到唇邊，電話鈴又像是催魂鈴一樣地响了起來，施達將電話鈴聲形容為「催魂鈴」，因為它逼你去理會它，如果你不理，它就一直响着弄得你什麼也不能做！

施達嘆了一聲，放下杯子，抓起了電話。他在抓起電話之際，還是怒氣冲天的。但是，在一聽到電話中傳來的，竟是王小鳳的聲音，他登時像是服下了一帖清涼劑，他的雙眉舒展開來，忙應道：「是的，我是，小鳳有什麼事？」

「釣魚去不去？施達？」王小鳳問。

施達呆了一呆，他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一時之間，他以為自己是聽錯了，釣魚去不去，釣魚是典型有閒階級的玩意兒，而王小鳳比他還忙，怎麼會忽然想去釣魚的？但不論怎樣，施達却毫不考慮，就道：「當然去！」

「好，現在我已在七號碼頭，你立即來！」

施達又答應着。王小鳳已掛上了電話，施達站了起來，順手在椅背上拿起了外套穿上，但是，當他就要衝出門口的時候，他心中的疑惑却越來越甚。那種疑惑，是他一聽到王小鳳約他去釣魚時，就已經產生的了，王小鳳是一個高級警官，她怎可能有那樣的閒情逸趣？這其中一定有什麼蹺蹊！

施達呆了幾秒鐘，他忙回到了桌前，搖了王小鳳的電話號碼，那邊接聽時，却是一個男人，施達忙問道：「王警官？謝謝你！」

「王警官今天請假，你是誰？有什麼事？」

施達高興得幾乎叫了起來，王小鳳今天請假，難怪她有興趣約自己去釣魚了，他也不及回答對方的問題，就立時放下了電話，他用上衣掃向桌面，將桌面上的文件，掃了一地，大聲道：「再見了！」

他急急走向門外，自然，他沒有忘記携帶他的攝影機，那麼好的天氣，以廣闊的大海作背景，他可以替王小鳳拍出多麼好的照片來！

辦公室中的職員，都用奇異的眼光望定了他，但是，他却直截衝了出去，在升降機的門口，他心急地望着升降機的指示燈，可是，升降機却老是停在他下面的一

層不動。施達等得不耐煩了，他又向樓下衝去，却看到在升降機口，圍了很多人，施達擠進人叢去，問道：「什麼事？」

立時有人回答他，道：「一個人就要死了。」

施達抬頭向前看去，一個人靠着升降機的門站着，由於他靠住了升降機的機門，所以升降機一直停着，不上不下，那人的雙手緊緊握着拳，他的面色，難看極了，簡直就是一種青綠色，他的身子，在劇烈地發抖。

施達大叫了起來，道：「快去報警，去召救傷車。」

那麼多人圍住了這個人看，至少已有好幾分鐘了，但是，似乎只有施達一個人才想到要去召救傷車，他大叫，才有人匆匆走了開去。

施達排開了面前兩個人，來到了那人面前，道：「你覺得怎樣？」

那人可能連說話的能力也沒有了，但是，施達一來到了他的身邊，那人却立時伸手，緊緊抓住了施達的手腕。他的身子仍然在發抖，他的臉色也越來越難看。施達的常識告訴他，那人多半是心臟病突然發作，如果沒有醫生的照料，他可能會死亡！

而在這幢大廈中，是有不少醫務所的，施達扶着那人，走出了電梯，又叫道：「快去請一位醫生來，這人就快死了！」

又有兩個人走向走廊盡頭的一間醫務所奔去，醫生立刻出來，施達的手腕仍被那人緊緊地握着，他只好和醫生一起，扶着那人，走進醫務所中。

那人幾乎是才在醫務所的床上躺了下來，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的，醫生聽着他心臟的跳動，然後，才抬起頭來，搖了搖頭。

施達不禁震了一震，從醫生的動作上，他知道那人已經死了，但是，那人却仍然握住了他的手腕握得極緊。

被一個得了急病的人握住了手腕，那絕不會使人震驚，可是被一個死人握住了手，那却不同了，是以施達第一件事，就是用力去扳那人的手指，然而，他却沒有法子扳得開來。

他的心中更是駭然，不由自主叫道：「醫生！」

醫生也皺着眉，指着那死人道：「在他死前，他的肌肉發生痙攣，是以他的手指似乎是硬化了的，你先別用力扳他。」

施達怪叫了起來，道：「那怎麼行？我不能讓一個死人握住不放，而且，我還有要緊的事情。」

醫生道：「他不是你的朋友？」

「鬼才認識他！」施達氣憤地說，仍然用力扳着那死人的手指，而當他太用力，扳得那死人的手指，發出「格格」聲之際，他的心中，也不禁起了一陣寒慄之感，雖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也是一件極可怖的事情，這一種恐怖的感覺，是和寒夜獨行，突然被殭屍揑住了脖子，不相上下的。

施達終於扳脫了那死人的手指，他可能已將那死人的手指，拗斷了幾根，他退開了一步，撫着手腕，在他的手腕上有着清楚的指印，還有一個六角形的印子，來得特別深。

施達搓揉着自己的手腕，一時間，也未能將這些指印揉平，他在搓揉手腕的時間，看到留在他手腕上的那六角形的紅印上，還有一些奇異的花紋，那像是一隻六角形的戒指面，在他的手腕上壓了太久，留下來的。

施達又向那死人的手上看去，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那死人的手上，的確戴着一枚手指，只不過他的戴法，和普通人不同。

人家戴戒指，總是將戒指面向外的，但是他却將六角形的戒指向內，所以當他緊緊抓住了施達的手腕之際，才會在施達的手腕上，留下了那個六角形的深痕。

這時，施達心急着要離去，因爲王小鳳還在碼頭上等着他，他一面揮着手，一面向外走去，那醫生忙道：「朋友，你不能走，警方人員——」

但是施達不等他講完，便已向外走去，他一走出醫務所，便立時奔到樓梯口，從樓梯上直奔了下去，他就是不願意和警方人員見面，雖然，警方決不會將那人的死和他扯上關係，但是敍述事情發生的經過，作爲目擊證人，都得花費他許多的時間。

他不是不想做一個良好的公民，但是，他更想做一個及時赴約的情人！

他三級一跳，幾乎是跳下樓去的，他到了大廈的門口，已看到警車和救傷車，都停在大廈的門口了，施達和警方人員熟悉的很多，他偏着頭，不和他們打招呼，匆匆地從另一個入口處，走進了大廈底層的停車場，來到了他的車子旁。

當施達在打開車門之際，他感到似乎有人在注視着他，他抬起頭來，發現在他車子不遠處，停着一輛平治六〇〇大房車，在注視着他的，是一個穿着制服的司機，當施達向那司機望去之時，那司機笑了笑，問道：「大廈上發生了什麼事，有人跳樓？」

施達進了車子道：「一個人患了急症，死在電梯門口了！」

那司機感嘆着，道：「人眞化學，話死就死了！」

施達已發動了車子，駛向前去，可是，他却突然停了下來，因爲當他駛過那輛平治六〇〇之際，他看到車頭上，鑲着一面六角形的牌子。

這種牌子，多半是表示車主人的身份，那塊牌上，有着美麗的圖案花紋，施達立時翻起他的手腕來看了看，他手腕上的的紅印還在，雖然已淡了不少，但仍然可看得出，手腕上紅印的花紋，和車頭上那塊銅牌上的花紋，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那猝然死亡的人，手上所戴的戒指，和車頭上所鑲的銅牌一樣。

施達明知道這時候，他最好什麼也不理，只求能及時趕到碼頭上去見王小鳳。但是，好管閒事，却是他的天性，他立即道：「車頭上這塊牌子，是什麼意思？」

司機聳了聳肩，道：「不知道，是東家喜歡的。」

「你東家有一枚同樣花紋的戒指？」施達問：「也是六角形的？」

「是啊！」司機說：「先生，你認識

他？」

施達「哼」地一聲，道：「那你更要快點上樓去看看他的好，剛才我說的那個死人就是他。」

那司機陡地一震，施達話一說完，已然又駕着車，向前駛了出去，但是那司機却突然趕了過來，從車窗中伸進手來，抓住了他的手臂，道：「慢，你說什麼？他，他已經死了？」

施達厭惡地推開了司機的手，可是，司機却突然揚拳，向施達的下顎擊來！

那一拳，非但是施達絕不提防，而且無法躲避的。「砰」地一聲，他已中了一拳，施達無明火起，用力推開了車門，車門撞在那司機的身上，將那司機的身子，撞得向外直跌了出去。

施達立即從車中滾出來，雖然他絕對未準備在車房中和人打架，但是打起架來，他却一點也不含糊，他一滾出車門，手在地上一按，不等那司機有機會站起來，便已飛撲了上去。

他一百五十磅的身體，壓向司機的身上，令得那司機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施達立即提起他的衣領，「砰」地一拳，打在那司機的左頰。

那司機雙手搖着，道：「別打了，別打了！」

施達身子一曲，站了起來，他仍然提着那司機的衣領，是以他一站起來，將那司機也提了起來，他道：「朋友，是你先動手的。」

司機道：「算我不好，你……也打了我了！」

施達仍不放手，他沉聲問道：「你爲什麼要打我？」

那司機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來，他喘着氣，道：「兄弟，你……你已得了那戒指了，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合作的。」

施達的心中，疑惑到了極點。

這一切，全是突如其來的，突然得他連考慮一下的時間都沒有，先是一個人突然死了，後來是他看到了那豪華房車的銅牌，再接着，又是那司機突如其來的襲擊，以及他那莫名其妙的話。

這時，施達知道自己最好的處理辦法，便是什麼也不理會，推開那司機，鑽進車子去，去赴王小鳳的約會。

王小鳳可能已經等急了，如果再不趕到的話，就有可能會錯過這次和王小鳳單獨相處的大好機會了！

但是，好奇心是人類的弱點，尤其是施達的大弱點。可以說，施達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的話，他是不會和王小鳳認識的。

所以，他心中儘管知道自己應該不去理會那司機，不然，會錯過約會的，但是他還是問道：「什麼意思？我爲什麼要和你合作？」

「那戒指。」司機神秘地笑着：「是不是已經在你這裏了？」

「胡說！」施達叱着：「我憑什麼將戴在人家手上的戒指取下來？」

那司機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那戒指還在我主人的手上？」

施達「哼」地一聲，回答道：「自然是！」

司機呆了一呆，突然雙手用力向施達胸前推了一下。施達本來還沒有那麼容易跌倒的，但是車房的地上，却有許多油漬。施達這時，恰好站在大灘油漬之上。他被那司機一推，脚下一滑，「拍達」一聲，便已跌倒在地。

他一倒，那司機轉身就向外衝了出去。那一下，跌得施達着實不輕。施達掙扎着站了起來，扶住了車子，他想舉步追出去，但當他抬起脚來時，令得他又彎下了腰來。

他喘了一分鐘，才一拐一拐地走向車房門口。當他來到車房門口時，他看到担架床正在抬下來。他也看到那司機，擠進了人羣之中，一面尖叫着，道：「那是我的主人，他怎麼樣了？」

有兩個警察攔住了他。那司機指着担架床，叫道：「我是他的司機，我要看一看他，好去通知他的家人，你們不能攔阻我！」

一個警員也走了上來，帶着那司機，來到了担架床旁。人羣又重圍了起來。是以施達看不到那司機在接近担架時，做了些什麼。

然而，施達不必看到，也可以想像得出來。那司機衝向前去，決不是爲了要看看他的主人，而是他知道，那隻戒指尙在他主人的手指上。他的目的，是要去取他主人的那隻戒指。

從那輛豪華的房車看來，顯然那死亡的人，必然是一名富豪。而他的那隻戒指，使得那司機如此緊張，自然，一定有原因的。

施達想向前追去，可是，他那一交跌得很重，使他根本走不快。他只得擺着手，大聲地叫着。但是也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

他看到担架床終於被抬上了救傷車，而施達還看不到那司機。救傷車開走了，警員也登上了警車，那司機已不在人羣之中了。

施達一拐一拐向前走去，他來到了警車邊，拉住了一個警員，道：「請問，剛才死者的那司機呢？」

那警官瞪了他一眼，道：「放手，你是什麼人？」

施達鬆了手，道：「死者是我先發現的。我扶他到醫務所之後，他就死了。他死的時候，還緊抓着我的手，所以，我來問一問。」

那警官「哦」地一聲，道：「原來醫生所說的人就是你，你爲什麼逃出醫務所？警方需要你作意外死亡的目擊證人，請上車。」

施達連忙說道：「不行，我有要緊的事。」

那警員道：「不會躭擱你太多時間的。你上車，到了警局，將經過的情形，向我們敍述一遍，由我們記錄下來，就可以走了！」

施達苦笑着道：「那麼，我和人家的約會時間就要遲到了，我看還是——」

那警官面色一沉，道：「先生，警方有權要求你如此做的。」

施達苦笑了一下，道：「好吧！算我

倒霉！」

他登上警車，車子疾馳而去。上了車後，另一個警官却是認識他的，向他打了一個招呼。施達問他：「死者的身份弄清楚了沒有？」

「弄清楚了，他的司機曾出現，告訴了我們，死者是大通企業機構的董事長，費大通。」

施達道：「費大通是個千萬富翁啊！他的司機呢？」

那警官呆了呆，又問其它的警員道：「那司機呢？他到哪裏去了？」

旁的警員互望着，其中一個道：「不知道，我看到他抓住了費大通的手，搖了幾下，就退了開去。多半是去通知費大通的家人了！」

那警官道：「通知他的家人，那是警方的責任。」

其餘的警員，沒有再說什麼，施達聽得那司機曾經搖費大通的手，心中不禁笑了起來，他知道那戒指已落在那司機的手中了！

他們到了警局。施達抬頭看了看鐘。離他接到王小鳳的電話，已經過了四十分鐘了。王小鳳在碼頭上，會感到怎麼了？施達簡直不敢想。

他催着警官，用最簡單的句子敘述着事情的經過。他只想快些離去！

但是，警官却不厭其詳，向他問了許多問題，急得他唉聲嘆氣。

總算在二十分鐘內，記錄了施達的敘述。施達可以離去了。但他一轉身，就看到兩個警員，陪着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青年人走了進來。

那婦人的雙眼紅腫，顯然很傷心，她的衣着很華貴，一望便知是富有的人。

警官站了起來，道：「是費太太麼？你已經去過醫院了，看到了費先生吧？」

那婦人點頭道：「他死了，他有嚴重的心臟病。醫生早已勸過他，叫他停止一切活動的，但他是一個窮苦出身，白手興家的人。他不相信別人，什麼事都要自己管，終於死在外面了！」

那警官向施達指了一指，道：「是這位先生，發現他情況不佳，扶他到醫生那裏去的。可惜已經遲了！」

費太太向施達望了一眼，施達說道：「費太太，費先生的手上，戴有一枚戒指嗎？」

戴太太呆了呆，道：「是的！」

「剛才你看到了他的屍體，他那枚戒指，是不是還在他的手上？」施達問。

費太太望着施達，像是在奇怪他何以會問出那樣一個問題來的。

施達又道：「你有沒有看到？」

費太太這才搖了搖頭，道：「我沒有注意。」

施達呆了一呆，他估計那戒指一定是極重要的東西，不然，那司機不會那樣忽然出手打人，又忽然求饒的。但是，如果那是重要的東西，費太太怎會不加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他不顧警官的阻攔，又道：「費太太，那戒指很貴重，是不是？」

費太太搖着頭，道：「一點也不貴重。那是一隻不銹鋼戒指。他甚至不捨得買一隻白金戒指。他出身太苦了，是以有了錢之後，也一點不捨得用！」

施達還想再問下去，但是警官已不耐煩了。說道：「施先生，你剛才不是說，你有一個重要的約會麼？現在，你可以走了！」

施達呆了一呆，他望定了費太太，事情沒有別的解釋，唯一的解釋是：費大通那戒指中的秘密，連費太太也不知道！

但是，費大通妻子也不知道的秘密，那司機如何會知道？事情實在太奇怪了，施達一面走出警局，一面還在不斷想着。

× × ×

當施達走出警局之後，他無意去取自己的車子，準備召街車直赴碼頭去的。但是，他截停了街車之後，他却又改變了主意。

因爲他想到，費大通的車子，還在車房中！

施達是突然想起這一點來的。當他一想起這一點的時候，他還根本未及聯想到別的，然而當他在街車中坐定之後，他又想起了費大通的司機。偷走費大通手上的戒指，他是不是會到車子中去呢？

司機和他的車子，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那司機可能有很多東西放在車子中。他或者會回車去取那些東西。或者，他以爲他偷走了那枚戒指的事，神不知鬼不覺。既然那枚戒指連費大通的妻子也不重視，不知它有什麼價值。那麼，司機在偷了戒指之後，有可能仍然回到車子中去，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以掩飾他的犯罪！

施達肯定那司機是在犯罪。因爲那司機偷走了費大通的不銹鋼戒指。

但是，施達却不能斷定那司機犯罪的程度。如果那枚戒指不過是值幾元錢的不銹鋼戒指，那麼，那司機即使犯了罪，也是不值得追究的事。

施達想要弄明白的就是這一點！

是以他在上了車之後，並不是吩咐司機駛到第七號碼頭去，而是駛向車房。並且不斷催促着駛得快一些。

等到駕駛到了將近車房的時候，施達看到那輛豪華的大房車，自車房中駛了出來。駕車的已是那司機，施達還可以看到他的神情，十分緊張。一面駕着車，一面在東張西望。施達忙滑下了身子，用手拍了拍街車司機的肩頭，道：「看到那輛平治六〇〇沒有？跟在它的後面！」

街車的司機轉過頭來，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施達。施達忙抽出了兩張鈔票，塞在他的衣袋中，說道：「一定要跟住它，必要時，闖紅燈也不怕，我是……警方人員。」

爲了消除街車司機的疑慮，施達不惜假冒身份，但是他究竟不是一個慣於招搖撞騙的人，講了後，他的臉立時紅了起來，身子也滑得更低了。

街車司機沒有說什麼，轉了一個彎，便跟在那輛豪華大房車之後。大房車向前駛着，看來是駛向郊區去的。離開了鬧市之後，速度逐漸加快，它走的是沿海的公路，那公路正是要經過七號碼頭的。

當離七號碼頭越來越近之際，施達已經看見王小鳳站在碼頭上。

施達也可以看出，王小鳳顯然等得很

不耐煩了。她不斷向來路望着。王小鳳穿着一套淡黃色的便裝，晚風吹拂着她的秀髮，使她看來更加風姿綽約。

施達探出頭來叫道：「小鳳。」

他一面叫，一面却吩咐司機道：「別停車。」

車子迅速駛近王小鳳，王小鳳已是一面埋怨，一面向前走了過來，施達大聲叫道：「小鳳，你再等我一等，我有重要的事，我會儘快趕到的。」

車子在王小鳳的身邊擦過，等到施達最後一句話出口時，早已駛出了十多碼，緊接着，便已絕塵而去，王小鳳雖然是一個極其優秀的警官，有着異特的應變能力，可是如今的事，却也太突然了，突然得使她刹那間，只是呆立在路邊。

等到她大叫一聲「施達」時，施達的車子早已駛遠」，王小鳳頓了頓足，就算施達現在跳下車來，他也已經遲到了。

而他却說有要緊的事，還要她再等！

王小鳳生氣地走向碼頭，走下了石級，跳上了一艘快艇，解開了纜纜，她已經決定不再等施達，自己一個人出海釣魚去了。

可是，當快艇箭也似地射出了十多碼之後，却又轉回來，漸漸地減慢速度，又靠着碼頭停了下來。

那是小鳳的心中，改變了主意，她泊好了快艇，嘆了一聲，心中暗忖，誰叫自己認識了這樣的一個朋友？既然認識了那樣的朋友，而且還約了他，那就只好等一等他了。

但是，王小鳳同時，却也下了決心，只等一小時，多一秒鐘也不等！

而施達在大聲叫了一聲之後，立時縮回頭來，足足有一分鐘，他的頭頸覺得僵硬，不敢回頭去看一看王小鳳。

因爲他明知王小鳳會生氣的，但是，他不知道王小鳳會生氣到什麼樣子，直到他的頭頸可以轉動自如了，他才轉過頭去，但那時，離七號碼頭已遠，也看不到王小鳳了。施達心中暗嘆了一聲，他在罵自己笨蛋，爲什麼對一枚不銹鋼戒指，那麼有興趣。

可是，他雖然罵着自己，興趣却絲毫不減，他緊盯着在他前面不遠處疾駛的那輛豪華大房車，直到那大房車轉進了一條小路，而那條小路，又只是通向一幢華麗的大洋房時，他才叫道：「停！」

街車司機停下了車，施達立時打開車門，跳下車來向前奔了幾步。

當他奔了幾步，回頭看時，那街車還停着，看來街車的司機，也是一個好奇的人，因爲他用十分有興趣的眼光，望着施達。

施達向他揮着手，說道：「朋友，你可以走了，我是警方人員，正在執行任務的。」

那街車司機却向施達揮着手，道：「朋友，你過來，我給你看一點東西。」

施達轉過頭去，看到有人打開了洋房圍牆的大鐵門，大房車已駛了進去，他實在不想和那街車司機多囉嗦，可是那街車司機又堅決地道：「你過來。」

施達向前走去，那街車司機將一本小本子向他揚了揚，施達又好氣又好笑，道：「你不必向我呈驗駕駛執照的！」

那司機微笑着，道：「朋友，請你看清楚點，那是什麼證件。」

施達陡地一呆，而他立即看清了，街車司機手中的，並不是駕駛執照，而是便裝警務人員的身份證明，施達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比這一次更尷尬了。

那便裝警員笑了笑，道：「好了，現在，請問你假冒警員，有什麼目的？」

施達搔着頭，期期艾艾，答非所問，道：「你剛才看到在碼頭上等我的，是王警官吧？她是我的朋友。」

「警察局長的朋友，也無權冒認警員！」那便裝警探毫不客氣回答。

施達更是狼狽。但是他知道，他現在不將事實解釋清楚，他一定會被傳到警局去。而到了警局中，他也得將事情講明白了才能脫身的。

他嘆了一口氣，看來，只好讓王小鳳在碼頭上多等一會了，唉！反正她要生氣，也早就生氣了。也不會在乎多等十分鐘罷！

施達一面唉聲嘆氣，一面道：「事情是那樣的……」

他將費大通如何猝然死亡，如何那司機以爲他偷了那枚戒指，要和他「合作」，如何連費大通的妻子也不將那枚戒指放在心上的種種經過，都講了一遍。最後道：「我懷疑那司機有不法行爲，所以，才跟踪的。」

那便裝警員一直聽着，等到施達講完，他才笑道：「施先生，我還是送你去赴王警官的約會吧！或者你是瞎疑心了。這幢洋房，正是大富翁費大通的別墅。那司機若是犯了罪，爲什麼會自投羅網？」

施達不禁一呆，那是他未曾想到的。他忙道：「可是，他的確是偷了那戒指，我可以肯定，那戒指是他偷去的。」

「或許是，但是爲了那樣的小事，值得放棄王警官的約會麼？」

施達不禁苦笑了起來，他忽然有了主意，道：「那麼，請你在這裏等我一會，我翻進牆去，見了那司機，向他問明白，立即就出來。」

那便衣警員皺起了眉，道：「也好，可是你的行動，却是非法的。」

施達高興了起來，他道：「我有可能助警方破獲一件神秘的案子！」

那便衣警員的眼光，十足將施達看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瘋子，但是施達却不在乎這一點，他已轉過牆腳下，手脚並用，攀上了牆頭。

當他攀上牆頭之際，看到了一個園丁，正在用心地整理草地，並沒有注意他。而那司機，却正在此時，從車房中走了出來。

那司機四面張望了一下，施達連忙伏下身子，那司機又縮回身子，接着，一陣「隆隆」的聲響，那司機拉上了車房的捲鐵門。

大白天裏，却拉上了門，施達心中的疑念更甚。他躍下圍牆，轉了一個彎向前奔去，來到了車房的後面，看到牆上，有着一列氣窗。

施達找到了一度梯子，毌將梯子停在牆上，爬了上去，當他從氣窗中看進去，就可以看到車房中的情形時，他看到那司

機正在卸下大房車車頭所鑲的那塊六角形，有着奇異圖形的銅牌來。

那司機的神情，看來是很緊張。他的手也在發着抖，他手中的螺絲批，好幾次從螺絲的縫中滑了下來，但是，他終於卸下了那塊銅牌。

而接下來的事情，却將施達看得呆了，施達看到那司機推開了一個掛在牆上的工具箱。工具箱後面，這一塊兩呎見方，平滑的鋼板，那鋼板上，有一個和銅牌同樣大小，六角形的凹槽。

施達一看到了牆上的那鋼板，和鋼板上那六角形的凹槽，他已經有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那是一具極秘密的，裝有磁性鎖的保險箱，這種保險箱的裝置費用，就是一筆驚人的數字。裏面有着極具價值的東西，那實在是可想而知的事了。

而這樣的一具保險箱，居然會在車房的牆上，那也眞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施達倒絕不是那些毫無推理能力，但又要混充大偵探的人，他這時，已多少想到一些事情的眞相了。

費大通是一個財主。財主的共同特性，就是吝嗇和對別人的不信任。費大通甚至不信任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一定不知道在車房之中，有着一具如此秘密的磁性鎖保險箱，而那個司機却反而知道的原因，當然也不可能是費大通告訴他的。

那多半是費大通有一次在開啓那具保險箱的時候，司機在車房中，而費大通不知道，是以才被司機發現了這個秘密的。

施達屏住了氣息看着，一面輕輕地將那扇氣窗，推開了些。那司機正在聚精會神地工作，並沒有注意到有人在窺伺他。

他將車上的那塊牌子，嵌進了凹槽之後，神情更是緊張。他緩緩地轉動着那塊牌子，又不斷轉頭向門口望去，頻頻抹着汗。

過了不到半分鐘，只聽得「啪」地一聲響，那司機立時向後退開。那塊鋼板，已彈開了兩吋，那司機連忙將之打開。

那塊足有兩吋厚的鋼板打開了之後，裏面又是一塊鋼板。但這塊鋼板的面積却小得多，只有一呎見方，在那塊小鋼板上，也有一個六角形的凹槽，但却小得多。

施達苦笑了一下，他總算知道那枚戒指的用途了。

那枚戒指是保險箱的磁性鑰匙！

他看到那司機手在發着抖，自袴袋中，摸出了那枚戒指來，他的手抖得如此劇烈，以致他竟不能將那枚戒指，湊進凹槽中去。

施達不明白何以那司機如此緊張，唯一的解釋是，那司機知道保險箱中有些什麼東西，他並不是緊張，也不是害怕，而是想到自己即將得到那些東西所產生的興奮，大富翁費大通的秘密保險箱中的東西，有可能使得他立時之間成爲大富翁的。

那司機退了幾步，將那枚戒指，放在車頂上。他摸出一支烟來，手發着抖，劃了好幾根火柴，才點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又將烟抛在地上，那一口烟，似乎使他鎭定了不少。他將那枚戒指，塞進了那凹槽之中，然後，他扭着那指環，慢慢地轉動着。施達的身子，已慢慢地塞進了氣窗，等到他的身子，已將整個氣窗塞滿時，「啪」地一聲，那塊小鋼板也已彈了開來。

施達也在那時，大叫一聲，一縱身，已經從氣窗上，跳了下來，那司機陡地轉過身來，在刹那之間，面色變得比石灰還白。

施達冷笑道：「想不到吧！」

那司機陡地向前撲了過來。在看到他陡地發現自己之後，如此吃驚的神態，施達倒想不到他會突然之間，向前撲來的。

是以，施達還根本來不及反擊，已被司機撞得跌倒在地上，順手拿起了一枚鐵棍，向施達的胸口，直搗了下來。

施達在地上迅速地打着滾，鐵棍一下又一下搗在水泥地上，濺出很多火星來，施達一直滾到了車邊，才有機會站起來，他一躍而起，可是，他剛一跳起來，那司機又是一棍，砸了下來。施達的身子一閃，那一棍，砸在車頭上，車頭立時扁了進去，施達厲聲道：「你想殺人麼？」

那司機像是瘋了一樣，揮舞着鐵棍，口中罵道：「你來壞我的事，你來壞我的事！」他手中的鐵棍，「呼呼」揮動着，施達不斷向後退去，他退到了一隻圓桶旁邊，一俯身，提起了那隻桶來，便向那司機抛了過去。

那司機揚起棍來，「砰」地一聲響，砸在那桶中。那桶中全是汽油，一棍砸下去，汽油濺了出來，濺了他一頭一面。

他圓桶滾向一邊，桶中的汽油，繼續向外流出來，施達得到了那個機會，立時奔向門口，推開了車房的門，大叫道：「快來啊！」

他是在叫那扮成街車司機的警員，可是他才叫了一聲，便陡地停了下來。在他的身後，傳來了「轟」地一聲響，接着，便是那司機，發出了一下嗥叫聲。

施達陡地轉過身來，他看到濃烟和火舌，一起從車房之中冒了出來。

他在最初的幾秒鐘之內，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幾秒鐘之後，他已明白了，他想起了那桶汽油。汽油不但淋了司機一身，而且，還流了在地上。而地上，有着那司機才吸了一口，就抛在地上的烟蒂！

在那司機發出了一下嗥叫聲之後，他從車房中，直衝了出來。

施達從來也未曾看到過如此驚心動魄的情形，那司機的全身都是火，他簡直是一個火人。

他的手中，還握着那根鐵棍，他發出令人畢生難忘的嗥叫聲，向前奔着。而烈火，就在他的身上，熊熊地燃燒着。他奔得越快，火越是猛烈。

施達大叫道：「快在地上打滾，快打滾！」

但是那司機是不是聽到施達的話，却也大有疑問。因爲，他奔出了足有六十碼，他才倒了下來。

這時候，那園丁早已嚇得呆了，而那警員，也已從牆上跳了下來，他奔到司機的身邊，俯身一看，叫道：「你還呆着？快去打電話報警！」

車房的火已燒穿了頂，火舌嗤嗤地噴着，施達奔進了屋中，報了警，又奔了出來，那警員還在司機的身邊，他在不斷地

搖着頭。

施達只向那司機看了一眼，就立時偏過去，因爲那情形太可怕了。

警員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施達將車房中發生的事，講了一遍，那警員失聲叫道：「保險箱，已經打了開來？」

施達道：「是的，我眼見他要得手了，是以才突然跳下去的。」

那警員望着熊熊的烈火，苦笑道：「火燒得那樣的猛烈，保險箱內的東西——」

施達也呆了一呆，他沒出聲，而警車和救傷車的嗚嗚聲已經傳了過來，施達突然向外奔了出去，不理會那警員的呼叫。

因爲，他想起了王小鳳的約會，他衝出了大門，來到了路邊，警車和救傷車，在他的身邊掠過，他跳進了那輛街車，踏下油門，向前疾駛而去。

他告訴自己，快點，再慢點，他可能見不到小鳳。小鳳可能不接受他的解釋。

當他的車子，出發「吱」地一下刹車聲，停在七號碼頭上時，王小鳳剛從碼頭上，跳到了那艘小快艇上，施達大叫道：「小鳳，你聽我解釋！」

王小鳳並不理睬他，拉動着馬達，施達大叫着，向前奔去，小艇的艇身在擺動着。施達像人猿泰山也似地大叫了聲，向下跳了下去，他跳在小艇上，小艇猛地搖擺了一下，幾乎翻側。施達這才一跳下去，小艇已向前直衝了出去，施達翻身，坐了起來，喘着氣，道：「我總算及時趕到了。」

× × ×

王小鳳心中下了決定，多一秒鐘也不等。而施達也就在最後一秒鐘趕到。只不過，他雖然趕來，和王小鳳見了面，可是那一天，他們却並沒有出海去釣魚，王小鳳在聽得施達講起他的經歷時，立時折了回來。到他們來到了費大通的別墅時，火已救熄了。但還在冒着烟。那司機已被救傷車載走了。幾個消防員進了火場，又退了出來。

施達忙道：「那保險箱中，還剩下什麼？」

「什麼也沒有。」一位消防官回答。

施達搖着頭道：「這保險箱中，本來放的是什麼，只有費大通才知道的。費大通死了後，保險箱中的東西被掉燒了，只有那司機才知道箱中原來是放什麼了。」

那警員走到施達身邊道：「那司機只怕也不能告訴你，保險箱中是什麼了。」

施達吃了一驚，道：「爲什麼？」

那警員道：「他在被抬上救傷車時，已經死了！」

施達呆了半响，他嘆了一聲，道：「早知道那樣，我應該等他打開那第二度鐵門時，看到了裏面是什麼東西，才跳下去的。」

王小鳳道：「算了，裏面是什麼東西，關你什麼事情？」

雖然施達知道王小鳳說的話有道理，但是，他還是念念不忘，那保險箱中的東西。因爲費大通是著名的豪富，而那司機在打開保險箱之際，又曾如此興奮。但是箱中究竟是什麼東西，却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全文完）

挑戰第二號

•本文承自第55頁•

挑戰第二號被撞擊，等於一個人受了重傷，他想盡辦法補救外邊的船壳，仍然不能夠阻止銀壳破裂之後滲入的毒氣。

那些毒氣雖然沒法使貯滿氫氣的橡皮球弄穿，却使全部船員喪命，只是除了高倫博士。由於高倫博士置身於機密艙，跟外界隔絕，故此他沒有吸入毒氣，能夠生存，至於卡律醫生，他並非留在機密艙，當然死於非命。

這一道理十分明顯，眼前只有沙爵士以及高倫博士兩人，高倫博士十分吃力然後勉强鎭定下來。

他看看沙爵士，大驚失色，沙爵士的形象仍然保留，不過，一雙手却失去了，左右肩膊露出空洞，空洞之內有許多鋼絲伸出來，一望而知它是機械人。機械人的電力傳達路綫被震斷，肢體破碎，沒法把它的思想表達，等於一個死人。

太過可怖了，沙爵士原來是一個機械人！更加令到高倫博士難堪的就是唯一可以當做知己朋友的卡律醫生也死去。

換句話說，木星上面只有他一個人活着，另外一艘飛船雖然有人，那些人仍然活着，不過，他們始終是機械人，難以跟活人相提並論。

一切很是沉靜，高倫博士覺得整個宇宙靜止下來，生和死沒有分界。

畢竟他是人，經過重大的打擊之後，他仍有智慧懂得怎樣應付不尋常的局面。

他在機密艙裏搜索，首先他找到了防毒面具，趕快佩戴它，走出機密艙看看。

他看見幾個人的屍體包括卡律醫生在內，不覺悲從中來放聲大哭。他認爲人死不能復生，只好單獨處理整整一艘飛船。

他設法使它恢復電力供應，然後搜集材料，把割裂的銀壳修補，又把船上一切必須修補的地方弄妥，最後把船上五個屍體一齊抛掉，開動機器，使飛船升起來。

至於「沙爵士」，仍然留在機密的玻璃管內。飛船上面只有他一個，每次他走進機密艙，臉對着永遠沒法開口的沙爵士，他總是滿臉淚痕。

爲甚麼沙爵士這樣使他感動呢？因爲他把一切往事加在一起推想，反映出沙爵士是個有感情而且有良心的機械人。

沙爵士千方百計透過卡律醫生找他建造飛船，目的是駕駛飛船到木星營救另一批機械人，最可惜的是那些機械人沒有感情，而且不知沙爵士留在挑戰第二號，剛剛能夠活動就傾全力出擊以致發生慘劇。

卡律醫生早已懂得秘密，一切隱瞞着他，沙爵士詭稱必須找到固體的氧去醫治肝癌，只是一個藉口。

大概那些鑽石就在木星最低的火山口之內取得，未知是否屬實。

一切想通了，高倫博士傾全力照料飛船，終於回到地球來，接受千千萬萬人的讚譽，歡聲如雷。

沒有人知道投資建造那艘飛船的人是個機械人！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關趙于・編繪

除殷郊（一）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殷郊下山助周伐紂，但殷郊在奔赴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場，解除西岐危機，西岐衆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終於解除了殷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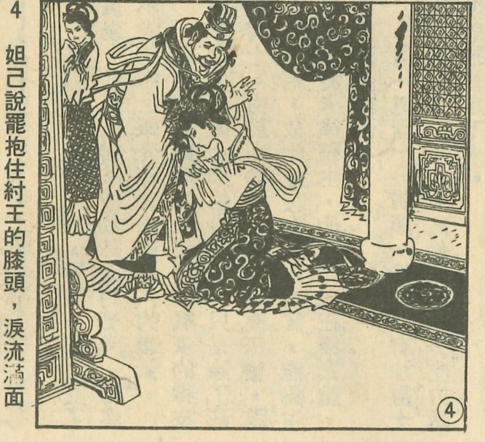

1 話說紂王次子殷洪在西岐喪命，冀州侯蘇護投降了姜子牙，汜水關總兵急忙寫了奏本向紂王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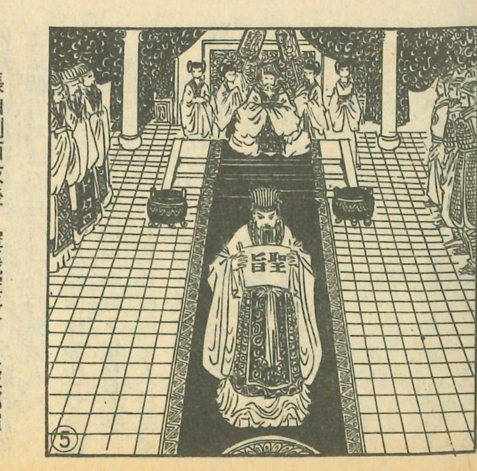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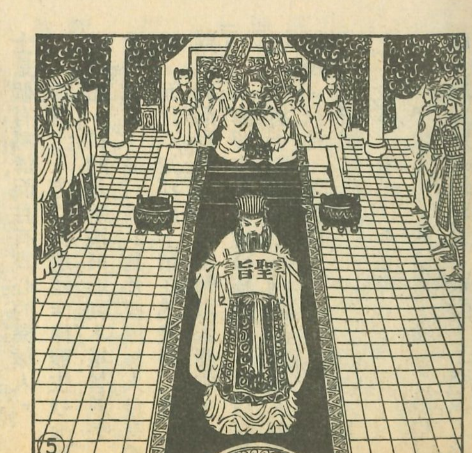
2 紂王聞奏大怒，連聲罵道：「可惡可恨！蘇護身爲國戚，受朕恩寵，命他征討西周，公然投降姬發！朕定要將他千刀萬剮，滿門抄斬。」說完拂袖而起，轉身走向寢宮。



3 妲己早在屏風後面偷聽了蘇護投降西周的事。她哆哆嗦嗦地跪倒在紂王面前，顫聲奏道：「妾父罪惡滔天，法當滅族，願大王斬妲己之首，掛上都城，使百姓知道大王聖明無私，妾死有餘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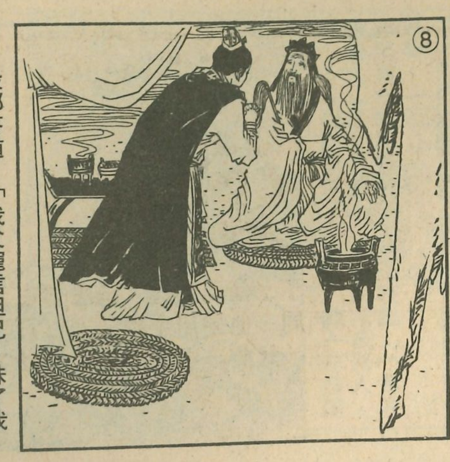
4 妲己說罷抱住紂王的膝頭，淚流滿面。紂王早已消了剛才的怒氣，說道：「起來起來！你在深宮，哪知你父反叛，何罪之有？朕縱丟盡江山，也與愛卿無干。切莫自苦，損了花容！」

5 紂王升坐九間大殿，命三山關總兵張山掛帥，領兵征討西岐，捉拿蘇護、姬發、姜尚等逆賊進京治罪。

6 張山到西岐後，屢戰屢敗，又被鄧嬋玉用石擊傷。他自知不是西岐對手，只好修了奏本向朝歌求救。

7 這一日，九仙山上的廣成子，想起那年赤精子救出的紂王兒子殷郊，在此學藝。他把殷郊叫到跟前說：「眼下正是你捉妲己報殺母之仇的時機，叫你去助姜子牙興周滅紂，你願去嗎？」



8 殷郊答道：「我父寵信妲己，誅了我母姜后，又要斬我弟兄，此恨常記心頭。今日老師發放弟子，自然願前往。」廣成子道：「那麼你先去獅子崖前吃些現成的東西，再來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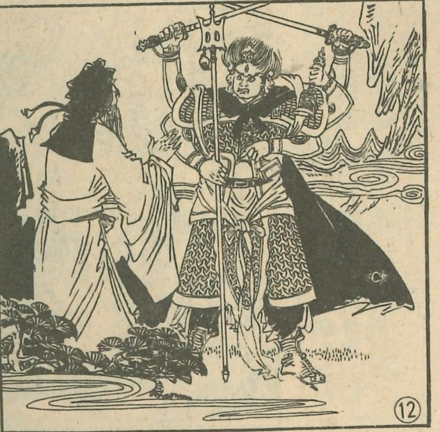


9 殷郊來到獅子崖前，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府。兩扇門迎着他，不推自開。他走進洞裏，見几上有六七枚豆兒，像是剛煮熟的一般，冒着熱氣。

10 殷郊吃了一個豆，覺得甘甜香美，便將其它豆吃光了。他走出洞來，過了石橋，洞府就不見了。殷郊正起疑心，忽覺渾身骨頭格格作響，左邊肩上突然冒出一條胳膊一隻手來！



11 不一會，他的右肩上又冒出一條胳膊一隻手，共長出了三頭六臂，三個頭上還各多生一隻眼睛。他嚇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12 他晃晃蕩蕩，回到桃源洞前。廣成子拍掌大笑，遞給他方天畫戟，又給他三件法寶：翻天印、落魂鐘和雌雄劍。殷郊正要拜辭下山，廣成子道：「且慢！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



13 廣成子說：「你這次下山必須一心輔佐周武，全力興義師，不可半途改了念頭。」殷郊道：「徒弟豈能辜負師訓，如有三心二意，願死在犁下。」廣成子這才放他下山。



14 殷郊離了九仙山，借土遁前往西岐。中途落在一座險峻的山上，忽聽山下綠林中一聲鑼響。



15 一人面如藍靛，三隻眼，騎一匹紅鬃馬奔上山來，大呼：「三個頭的是何人，敢來我白龍山前張望？」殷郊道：「我是殷郊。」



16 藍臉漢叫溫良。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太子千歲，去往何處？」殷郊道：「我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姜子牙。」正說着，又有一白面漢子，也有三隻眼，奔上山來。溫良叫道：「馬善，快來拜見太子！」



17 二人請殷郊進了山寨。殷郊道：「二位英雄何不同往西岐助武王伐紂？」二人問：「千歲爲何反助周滅紂？」殷郊道：「我只因父無道，況天下原非我家故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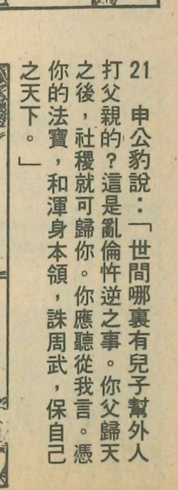




18 馬善、溫良點頭稱是，答應跟隨殷郊去投武王。殷郊叫放火燒了寨柵。三人帶着嘍囉，離了白龍山，往大路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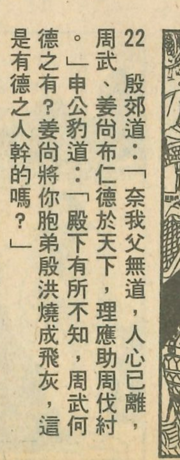
19 正行間，迎面來了個道人，騎在猛虎上，擋住去路。殷郊覺得此人決非常之輩，忙下馬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

20 道人說：「我是崑崙門下申公豹。殿下往哪裏去？」殷郊道：「我奉師命，往西岐幫助師叔姜子牙興周伐紂。」申公豹急忙下虎，走到殷郊面前。





21 申公豹說：「世間哪裏有兒子幫外人打父親的？這是亂倫忤逆之事。你父歸天之後，社稷就可歸你。你應聽從我言。憑你的法寶，和渾身本領，誅周武，保自己之天下。」





22 殷郊道：「奈我父無道，人心已離，周武、姜尙布仁德於天下，理應助周伐紂。」申公豹道：「殿下有所不知，周武何德之有？姜尙將你胞弟殷洪燒成飛灰，這是有德之人幹的嗎？」

23 殷郊驚問：「此事可眞？」申公豹說：「如今張山在西岐北門安營，你若不信，可去問他，若有此事，你就該爲弟報仇。我再去請一高人，不久會來助你。」說完上虎徑去。

24 殷郊對馬善、溫良說：「我弟殷洪與天下無仇，如姜尙眞的對他下此毒手，我與這老兒誓不兩立，望二位助我爲弟報仇。」二人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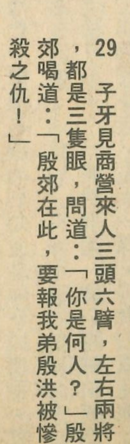
25 三人催馬來到西岐北門，果然有大隊人馬打着商殷旗號在此駐扎，問明主帥正是張山。殷郊命衆嘍囉就地安營，令溫良去請張山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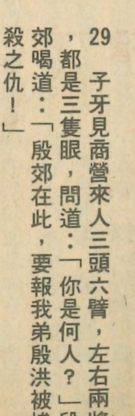
26 張山隨溫良來到營中，見殷郊三頭六臂，問道：「殿下一身異相，不知是成湯哪一支宗派？」殷郊說：「我就是當今紂王的長子殷郊。」隨即將那年紂王問斬，被廣成子救上仙山，如今變了這副異相細說一番。

27 殷郊問他：「你知道我弟殷洪的事嗎？」張山答道：「殷洪與蘇護同打西岐，被姜子牙用太極圖將他燒成飛灰已有多日了！」殷郊將一支令箭折爲兩段，說道：「不殺姜尙，誓與此箭相同！」

28 次日，殷郊出營指名要姜尙答話。一聲炮響，城門大開，子牙出城，只見哪吒與黃天化，金吒與木吒，韋護與雷震子，楊戩與土行孫左右排列，中軍由黃飛虎壓降，好不威風凜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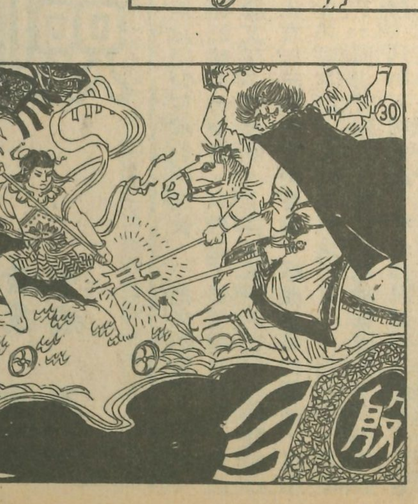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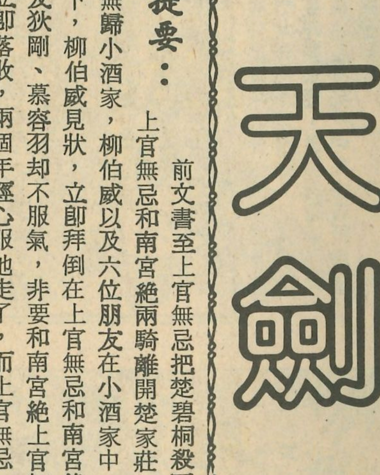
29 子牙見商營來人三頭六臂，左右兩將都是三隻眼，問道：「你是何人？」殷郊喝道：「殷郊在此，要報我弟殷洪被慘殺之仇！」



30 子牙隨口應道：「殷洪助紂爲虐，自己找死，與我何干！」殷郊大怒：「好匹夫，還說與我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子牙。哪吒忙蹬風火輪，挺火尖槍抵住。

（待續）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上官無忌把楚碧桐殺死之後，一把火把楚家莊燒掉。上官無忌和南宮絕兩騎離開楚家莊，只帶走了楚碧桐的屍體，他們來到不醉無歸小酒家，柳伯威以及六位朋友在小酒家中，上官無忌把楚碧桐的屍體拋在柳伯威脚下，柳伯威見狀，立卽拜倒在上官無忌和南宮絕身前，感激他倆的相助，但柳伯威的好友狄剛、慕容羽却不服氣，非要和南宮絕上官無忌較量不可，一招之下，狄剛、慕容羽立卽落敗，兩個年輕心服地走了，而上官無忌、南宮絕也絕塵而去……突然壁虎出現，先把柳伯威餘下的四位朋友殺死，只剩下柳伯威，要他傳訊給南宮絕和上官無忌，說是壁虎非找他們算帳不可……

酒家横屍　殺手尋仇

柳伯威道：「何不乾脆將我殺掉？」

「我會殺你的，却不是現在。」壁虎冷笑。「我還要你替我送出那個口訊。」

語聲落處，沉袖一拂，拂開了柳伯威雙脚穴道。

柳伯威起脚立踼，壁虎冷笑一聲，翻身掠上了一張桌子，道：「你雙脚若是再有異動，我先將你的雙脚剁下來，要你爬着去見南宮絕上官無忌。」

柳伯威瞪着壁虎，一雙脚不再動，壁虎道：「這才是——」一頓接道：「他們就在鎭外山崗一棵松樹下喝酒，暫時大概還不會離開的。

「我看你還是立即將我殺掉。」

「哦——」

「憑你的本領，絕不是南宮大俠上官大俠的對手。」

「憑你的本領，又能夠看出什麼？」

「我只知道，你若是他們的對手，絕不會等他們離開才出現，好像你這樣的無胆匪類，又何須我傳訊，反正你只會背後暗算他們，那麼不讓他們知道是你下的毒手，豈非更好？」

壁虎悶哼道：「我喜歡怎樣，用得着你管？滾——」突然飛起一脚，將柳伯威踼出店門外。他身形接展，掠出店堂，迅速落在柳伯威身旁，左手一探，將柳伯威從地上抓起來。

柳伯威上身穴道被封，完全沒有抵抗的餘地。

壁虎隨又沉聲道：「只要看到你手中那隻壁虎，南宮絕上官無忌應該便明白怎麼回事，我也不一定要你傳訊。」

柳伯威只是冷笑，壁虎將手鬆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說道：「現在你可以離開了。」

語聲一落，他奇特的身形就飛起來，掠上旁邊一株大樹上。

「簌簌」一陣樹葉聲响，壁虎便消失在其中，柳伯威恨恨的一跺脚，放步疾奔了出去。

現在他的心情已完全平復，已完全冷靜下來。他忽然發覺，方才他那樣，實在是非常愚蠢。

雖然他並不在乎生死，壁虎也同樣不在乎多殺他一人。

而且正如壁虎方才所說，他並不一定要柳伯威傳訊，他甚至可以完全將這件事掩蔽，毀屍滅跡這種工作，在壁虎來說，應是很簡單的一回事，那樣做，對他只有利，並無害。

他那樣暗算南宮絕上官無忌，反而更有效。因爲南宮絕上官無忌若是事前毫無消息，壁虎便縱然在他們面前走過，他們也不會知道這個人將會對他們不利。

柳伯威想到這裏，才知道自己現在的責任有多重。

他現在必須盡快到那個山崗，將事情告訴南宮絕上官無忌，叫他們小心提防。

因爲壁虎說不定會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雖然上半身的穴道被封，一雙脚並沒有多大影响，當然沒有平日那麼輕盈，汗從他的額上淌下，從他混身上下冒出來，是冷汗。

他混身衣衫片刻濕透，夜風吹在身上，就像有無數的利刄刺在身上，在他眼前的道路，更就彷彿沒有盡頭一樣。

×　　×　　×

壁虎目送柳伯威遠去，眼瞳中露出了一種極之惡毒的神色，他雖然縱身上樹，並沒有離樹遠去，就盤膝坐在樹上。

劍已經入鞘，他的手却仍按在劍上，却沒有改變主意追上去將柳伯威殺掉，柳伯威的生死，他早已作好了安排，一個恐怖的、完整的計劃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擬成，柳伯威的送訊，是計劃的第一步。

第一步現在已成功了一半。

×　　×　　×

明月夜，短松崗。

松下有一張石枱，還有兩張石櫈，那其實是三塊形似的石頭，南宮絕上官無忌一個捧着酒罈，一個拿着酒碗，策馬奔到崗下，幾乎同時勒住了坐騎。

南宮絕第一句就是：「這眞是好一個所在。」

「實在好。」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他的身形就拔起來，如飛掠上了山崗，左手袖一拂，在兩張石櫈上掃過，道：「南宮兄，坐——」

南宮絕這時候亦已掠上來，也不客氣，在左邊石櫈上坐下。

上官無忌連隨將酒罈往枱上一放，蓬然有聲，接以掌爲刀，「刷」地將罈口削下來。

斷口整齊，刀削只怕也沒有這麼好。

他接將酒倒在酒碗上。

兩人隨即一飲而盡，上官無忌舉罈再斟下，舉碗道：「你我今後一見如故，再乾一碗。」

第二碗喝下，兩人不由相顧大笑，南宮絕搶過酒罈，斟下第三碗。

高崗風急，酒香四溢，松濤四起。

風吹起了他們的衣袂頭巾，却吹不散他們的滿腔豪情。

上官無忌舉碗未渴，仰首道：「天上有月，碗中有酒，酒中又有月，可惜我並不是一個詩人。」

「你若是一個詩人，酒就喝不得那麼暢快的了，你顧着做詩，那裏還顧得與我喝酒，獨喝無味，不喝也罷。」

上官無忌大笑。「正是。」

「喝過了這番酒，你我又各散西東，相見不知何年。」

「難相見，易別離——喝！」上官無忌舉碗一喝而乾。

罈中仍有酒，他撫罈接道：「幸好我不是一個詩人，却可惜沒有一個美人。」

「哦——」南宮絕有些奇怪。

上官無忌道：「唯大英雄能好色，是眞名士始風流。」

「未嘗無理。」南宮絕淡然一笑。

上官無忌接替他斟下第四碗酒，一面道：「人說南宮兄書劍雙絕，酒量也不錯，今夜一見，果然不差。」

「未及上官兄。」

「這個當然了。」上官無忌大笑。「別的我不敢說，若是你與我比酒，保管你落荒而逃。」

「我看上官兄現在却已有些醉意。」

「你看我可有些醉意？」上官無忌瞪大了眼睛。

「看雖然沒有，但上官兄若是未盡，又怎會有方才的一句話？」

「是那一句話？」

「我若是比酒輸了，只會爛醉如泥，又怎還會落荒而逃？」

上官無忌一怔，大笑。

南宮絕帶笑以掌擊石，舉酒狂歌——

周郎赤壁鏖兵後
蘇子扁舟載月秋
千年慷慨一時酬
今在否
樽有酒且綢繆

上官無忌拍掌相應，歌罷，又痛盡酒兩碗。

罈中巳無酒，上官無忌倒不出酒來，反手將酒罈擲飛，長身道：「南宮兄且候我片刻，我再走一趟不醉無歸小酒家。」

南宮絕揮手止道：「夠了，他日有緣再相逢，我們再痛飲。」

「好——」上官無忌一頓。「那怕日後便成仇敵，你我也痛盡三碗。」

南宮絕一怔。「上官兄何出此言？」

上官無忌大笑。「世事莫測，今日之朋友，未必不會是他日的敵人。」

「有此一日，亦是無可奈何。」

上官無忌笑接道：「南宮兄俠義雙全，若眞個有此一日，我必然淪爲邪惡之徒，南宮兄必誅之而後快！」

南宮絕笑道：「上官兄俠名滿天下，本就是俠義中人，行俠仗義有這麼多年，怎會墮入邪惡之道？」

上官無忌道：「世事反覆無常，又有誰能預料，眞有此一日，能夠死在南宮兄劍下，雖死無憾。」

南宮絕淡然一笑。

也就在這時候，一陣風吹至，他們突然聽到了一種奇怪的呼喚聲。

「南宮大俠，上官大俠——」聲音隨風飄來，非常焦急。

上官無忌一怔：「好像有人在呼喚你我。」

「聲音好像在那兒聽過。」南宮絕語聲一落，面色突然一變。「對，是柳伯威的聲音，莫非出了什麼事情？」

上官無忌頷首。「總不成他們是到來邀請我們回去喝酒。」

「這個可能不大。」南宮絕傾耳細聽。「只是一個人的腳步聲。」

「柳伯威一個人找到來，到底有什麼目的？」

「下去看看。」這句話出口，南宮絕已看見一個人跌跌撞撞走到山崗下。

上官無忌南宮絕不約而同，身形齊展，疾往崗下掠去。

「果然是他。」上官無忌這句話出口，南宮絕身形巳先落在柳伯威身旁。伸手一把扶住柳伯威的肩膀。「柳兄，發生了什麼事？」

月光下，柳伯威面色有如白紙，滿頭汗落淋漓，顫抖着說：「南宮大俠，你們果然在這裏。」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七個人，現在只剩下我一個的了。」

「其他六人？」

「都巳死亡。」

「是誰下的毒手？」南宮絕驚問。

柳伯威喘息氣着一字字的說道：「壁虎——」

「壁虎？」南宮絕一怔。

上官無忌這時候巳扶住柳伯威的另一邊身子，突然道：「南宮兄，他上半身的穴道都給封住了。」

「不錯。」

「先替他將穴道解開。」上官無忌食中指一點，往柳伯威左肩穴道點下。

南宮絕那剎那面色一變，喝止：「不可——」

這句話出口，上官無忌巳解開了柳伯威左肩上被封的穴道，一聽得喝聲，手忙

停下來，奇怪的問：「有什麼不妥？」

南宮絕道：「據說壁虎點穴手法乃是獨成一家，一點就是幾個穴道，要非順着次序將穴道解開，不單止解不開穴道，反而會……」

語聲未巳，突然一頓，也就在此際，柳伯威面色一變，面龐死魚肉一樣一白，忽然又一黑，張口「哇」的一口鮮血噴出來。

柳伯威的面色同時變得像中了劇毒一樣，紫黑色，說不出的詭異，也說不出的恐怖！

他的眼耳口鼻亦有血湧出。

上官無忌駭然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南宮絕歎息。「壁虎那種點穴手法，只怕就是將他本身的眞氣同時注入對方體內，除非順着次序將穴道解開，否則那股眞氣便像炸藥在體內爆發。」

「有這樣的點穴手法？」

「我不懂，却也不敢肯定沒有，江湖上傳說是這樣，現在看來，只怕是眞的有了。」

上官無忌頓足。「在未清楚之前，我實在不該解開他的穴道。」

「這個怪不得上官兄，我若非一時省起來，只怕也是同上官兄那樣去解他的穴道。」

說話間，柳伯威雙腳巳滑向地上。南宮絕一把將他扶住，道：「柳兄——」

柳伯威雙眼翻白，鮮血如泉湧出，一聲也不發。南宮絕探手摸向他的鼻端，才發覺巳沒有了氣。

他搖頭，歎息：「巳死了。」

柳伯威的頭那剎那亦垂下，無力的垂下來，上官無忌看在眼內，面色一變再變，說道：「好一個壁虎，好厲害的點穴手法。」

「他右手好像拿着什麼東西。」南宮絕目光一落。

「不錯，扳開來看看。」上官無忌伸手將柳伯威握着的右手五指扳開，一條壁虎旋即從中爬出來，迅速的爬上了他的手腕，他雖然藝高人胆大，那剎那，亦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失聲道：「壁虎——」急將手一甩。

那條壁虎飛摔在地上，上官無忌的右脚跟着踩下，將那條壁虎踩爛。

南宮絕看在眼內，皺眉道：「這是壁虎的殺人手法。」

上官無忌彷彿猶有餘悸，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才應道：「與傳說一樣。」

「再加上獨門的點穴手法，殺柳伯威的，毫無疑問，眞的是那個壁虎了。」

「南宮兄你對那個壁虎有沒有什麼印像？」

「素未謀面，一切都是聽說。」

「我也是。」

「傳說中這個人是一個職業殺手，就是不知道他爲什麼殺柳伯威他們。」

「難道楚碧桐目知死期巳將至，在生前先僱用了職業殺手，準備殺死了他的仇人？」

南宮絕搖頭，道：「我省起了，楚碧桐跟他是朋友，據說楚碧桐曾經救過他的命。」

「對於這個救命恩人，壁虎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南宮絕道：「江湖人最重恩怨，這個不難想像。」

「柳伯威趕到這裏來，只怕也是壁虎的主意。」

「這無疑暗示，他要替楚碧桐報仇的了。」上官無忌沉吟着說道：「柳伯威右掌的壁虎，想必也就是信物。也許我們該回去不醉無歸小酒家走一趟，看其他的人怎樣。」

「雖然知道必定是凶多吉少，還是走一趟的好。」南宮絕歎息一聲，手一翻，將柳伯威的屍體抱起來，向山崗下走去，隨即翻身躍上坐騎策馬向來路奔回去。

上官無忌並不比南宮絕稍慢。

淒冷的月色下，兩騎激起兩股烟塵，奔向小酒家那邊。

× × ×

小酒家之內杯盤狼藉，鮮血斑駁，屍體東倒西側，與柳伯威離開的時候並沒有不同。

酒家的老闆巳得到消息，匆匆趕來，正在店堂中團團打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幾個店小二聚在一旁，你一言我一語盡在說方才發生的事情。

馬蹄聲入耳，衆人都齊皆一驚，也不由顫抖起來。

小酒家徹夜不休，做的差不多都是江湖人生意，江湖人一言不合，動輒出手，亦有些醉酒鬧事，常常鬧出人命來。

他們習以爲常，司空見慣，每當那些江湖人大打出手，都只是躲在一旁，也不覺得怎樣害怕，現在却是不由齊皆害怕起來。

壁虎相貌身材的怪異，是一個原因。他們從未見過一個那樣子的人，壁虎進門的剎那，簡直就置身冰窖一樣，尤其是一接觸壁虎的目光，精神就立時崩潰。

壁虎的殺人手段更就令他們混身的血液也幾乎凝結，他們甚至有一種感覺，以爲壁虎下一步就要對付他們，壁虎雖然沒有這樣做，他們仍然在壁虎離開之後，才放下心來。

這顆心現在却又懸起。

× × ×

馬蹄聲在店門外停下。

風聲一响，上官無忌第一個掠進來，然後就是手抱屍體的南宮絕。

看見柳伯威的屍體，那幾個店小二又嚇一跳，但見來人是南宮絕上官無忌，他們都不由鬆過一口氣，他們巳知道眼前這兩個是俠客，是死在壁虎劍下那些年青人的朋友，對於南宮絕，他們多少也聽說過，並不陌生，也所以，不由自主的圍上前去。

那個店老闆看見奇怪，却又不敢開口去問，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上官無忌身形停下，立即發出一聲歎息。南宮絕在他的身旁停下來，目光及處，劍眉亦不禁深鎖在一起。

「好毒的壁虎，竟然一個也不放過。」上官無忌歎息着。「我們方才實在應該留下不走，那縱使有些麻煩，這些小伙子也不致於喪命。」

「沒用的。」南宮絕搖頭。

上官無忌不以爲然。「難道壁虎敢胆在你我面前這樣子胡來。」

「當然不敢，否則早已到山崗那邊找我們去了。」

「可不是——」

「但我們總有離開他們的時候。」

「你是說壁虎早已窺伺一旁，伺機採取行動？」上官無忌沉吟着。「那他何不在楚家莊助楚碧桐一臂之力？」

「他趕到去的時候相信就是我們離開的時候，所以只有轉而爲楚碧桐報仇。也就在我們離開這間小酒家之後先殺柳伯威他們示威。」

「這個小子就是不敢面對我們。」

「但絕對可以肯定，他的下一步行動就是殺我們二人。」南宮絕說得很肯定。

「若是撞在我手上，有他看的。」上官無忌雙手握拳，發出一陣「格格」的聲响。

「他不會正面來的，要採取行動，一定是伺機暗算，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上官兄千萬小心。」

「你放心，我若是一個疏忽爲他所算，在我死前，一定會拚命將他擊殺。」

「我輩俠義中人，日漸凋零，一個壁虎，值不得賠他一條命。」

「我小心就是了。」上官無忌目光一落，道：「這不是慕容羽，怎麼又回來這裏？」

「看情形他是在店外遇上了壁虎，爲壁虎所殺，送回來，詳細情形，得一問這兒的小二哥。」

南宮絕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那個老闆已從櫃枱後走出，一面大聲道：「兩位大概就是上官大俠南宮大俠了。」

方才從那些店小二的口中他已清楚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聽南宮絕他們一番說話，當然不難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他一生最喜歡結交英雄豪傑，特別是在完全沒有危險的環境下。

南宮絕一劍盪江湖，上官無忌亦俠名滿天下，好像這樣的英雄豪傑，又豈可失之交臂？所以他立即搶在那些店小二之前說話。

「在下董仁，是這間店子的老闆。」他連隨自我介紹。

南宮絕一聲：「失敬——」

董仁慌忙應道：「南宮大俠言重了。」目光接一掃那些店小二。「事情我已問清楚他們了，兩位有什麼不明白，問我好了。」

他知道的不錯完全由那些店小二口中得來，不過記性好，組織能力又強，再由他口中說出，更顯得詳細精采。

一直到董仁將話說完，上官無忌才開口，道：「事情與你我的推測並沒有多大出入。」

南宮絕嘟喃着。「壁虎的第二步行動，也就是對付你我二人的了。」

「我實在難以明白，壁虎竟然有這個決心。」

「話雖說是江湖中人最重恩仇，可是這個壁虎與傳說中的壁虎，顯然是有些不同。」

「若是爲了他自己的事情，挑戰你我，並不足爲奇，這個人心胸狹隘，據說誰譏笑他，他就要誰的命，却從未聽說過他爲別人來報仇，莫非楚碧桐那厮對他是例外。」

「亦未可知。」

「既然如此，由現在開始，你我得小心提防他背後暗算的了。」上官無忌却隨即笑起來。

「自當小心。」

「只怕他下一步要對付的並不是我們本人。」上官無忌笑聲突然一頓。

「上官兄何出此言？」

上官無忌忽然問：「南宮兄家中有什麼人？」

「沒有。」

「一個也沒有？」

「我只是一個人，飄泊天涯，到處爲家。」

上官無忌又問：「這種生活南宮兄又覺得怎樣？」

「不好，却也不壞。」

「我却是很想過這種日子，可惜不能够。」上官無忌一頓笑接：「南宮兄既然是只得一個人，我就放心的了。」

南宮絕反問：「上官兄又如何？」

「已成家多年了。」上官無忌笑笑。

「不成家比成家要快活，快活得多。」

「哦——」南宮絕淡然一笑。

「可是，一個男人却要在成家之後，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眞正的大男人，大丈夫啊。」

「你是說，只有眞正的男子漢才有勇氣承担起一個家庭的責任。」

「那個担子實在不輕，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上官無忌撫着鬍子。「所以我時常說，不敢成家的都是儒夫。」

「不無道理。」南宮絕目注上官無忌，點點頭。

「但成家的人却都不是聰明人。」上官無忌接打一個哈哈。「那個担子担上了，要放下可就沒有那麼容易，担上幾年，那裏還有什麼英雄氣概？」

南宮絕只聽不語，似有所感觸。

上官無忌接又道：「若是不幸娶着了一個母老虎，更就不堪設想。」

「上官兄這似乎是經驗之談。」

上官無忌沒有否認，點頭道：「我正是娶着了一條母老虎。」

「想不到上官兄英雄蓋世，却是畏妻如虎。」

「不畏也不成。」上官無忌接問：「南宮兄可知道武林中有三個人盡皆知的母老虎？」

「既然是人盡皆知，又怎會不知？」

南宮絕一笑轉問：「嫂夫人莫非就是其中之一？」

「不幸正是。」

「那實在不幸之至。」南宮絕笑。「不過聽人說，一個人所以畏妻如虎，大都是因爲太愛所致。」

「我相信例外。」上官無忌歎息。「河西六娘子，河東三娘子，這兩個母老虎雖然兇，但比起我家九娘子，却又差了一截。」

「你是說中原杜九娘？」

「就是她。」

「傳言中，她兇得很。」

「事實兇得很，只因爲她有一個好父親。」

「聽說嫂夫人乃是杜樂天的女兒，杜樂天也就只有那一個女兒。」

「這也是事實。」

「聽說她的武功也很不錯。」

「比我還要好一點，這一點已够要命。」上官無忌接問：「你知道她父親在江湖上人稱什麼？」

「中原無敵——」

「無敵也許未必，但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將他擊倒却是事實。」

「我也聽過別人這樣說。」

「你不必懷疑這件事的眞實性，我這位泰山大人的武功的確可怕。」

「聽你這樣說，你好像也曾與他一較高下。」

「那時候我正當年少，走馬江湖，一心想打遍江湖上的高手。」上官無忌的語聲沉下來。「有生以來，我從未見過一個那麼可怕的對手，在他面前，我的武功完全施展不開，七柄劍全都給他奪去。」

「這倒不簡單。」

「當時我的武功與現在當然有一段距離，但自問也非尋常可比。却是怎也想不到敗得那麼慘。」

「結果，他反而看上你，將女兒嫁給你？」

「不錯——」

「這是必一時傳爲佳話，羨煞了不少少年郎。」

「可惜到了第三天，我便發覺那位杜大小姐原來是母老虎，但既不敢衝撞那位中原無敵的岳丈大人，又兇不過那個母老虎，只好認命了。也因此將全副精神都放在練劍方面。」

「聽你這樣說，你劍術方面有今天的成就，乃是拜嫂夫人所賜。」

「可以這樣說，也所以我雖然有家室，一些也不担心，壁虎若是找到我的家人頭上，以後就不用再找我的了。」

「是因爲他們比你更難應付。」南宮絕接問：「上官兄以爲壁虎會對付我們的家人？」

「有一句話南宮兄應該聽說過。」

「壁虎入宅，鷄犬不留？」

「就是這句話。」上官無忌道：「江湖上傳說，這個人殺人，不會只殺一個人，連那個人的家人也會一併殺掉。」

「傳說是這樣，以我看爲防萬一，上官兄還是回家走一趟，給家人通知一聲，好教他們也知所提防。」

「這當然要的，我雖然不用担心家中的母老虎，對於那四個兒女，總不能不担心。」

「上官兄有四個兒女了？」

「兩子兩女，最小的一個也已有十五歲，武功都練得不錯，只是江湖經驗一些也沒有。」

「有沒有在江湖上行走？」

「沒有，做母親的不許，女孩子倒還罷了，男孩子我實在很想他們出來走動一下，否則終年留在家中，就像是大姑娘，連說話也難免會變成娘兒腔。」

「嫂夫人既然不同意，上官兄相信也無計可施。」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在家中，無論如何總比在江湖上安全的。」

「他們又是怎樣意思？」

「雖然都很想隨我出來一闖江湖，却沒有一個胆敢違抗母親的命令。」

「看來嫂夫人實在是一個很有辦法的女人。」

「這一點我也同意，她實在是很有辦法的。」

「這麼多年來，我看就只有一件事她束手無策。」上官無忌一頓才接下去。「就是生孩子。」

南宮絕一怔，上官無忌接道：「你莫要誤會，我是說，她還沒有辦法一個人弄出一個孩子來。」

一頓上官無忌又道：「這件事就是男人也一樣。」隨即大笑起來。

這一次他的笑聲聽來却是有些蒼涼，南宮絕不由一陣很奇怪的感覺。

到底是奇怪什麼，南宮絕却又想不透，那種感覺亦刹那間便消逝。

他接問：「上官兄家在那兒？」

「離這裏不遠，快馬半天便到了。」

上官無忌隨反問一句：「很近是不是？」

「的確很近。」

「這半年以來我盡在這周圍百里行走，却沒有回過家去。」上官無忌突然歎一口氣。「有時候，遠遠已望見家門，但感覺仍然是遙遠的，這一次，當然無論如何，也要回去。」

語聲一落，他霍地站起身子，南宮絕隨即說道：「上官兄若是歡迎，我也走一趟。」

「那有不歡迎的道理，有南宮兄在，又何懼壁虎？」上官無忌跟着探懷拿出兩錠金元寶，目注店老闆董仁。「有件事，想請你大老闆帮忙帮忙。」

「上官大俠請吩咐。」董仁一面笑容的。

「勞煩你替我買七具棺木，收拾好這七位少年英雄的屍體，送到東平鎭我的家裏。」

「這還不簡單。」董仁一拍胸口。「總之一切包在我身上。」

上官無忌一拍他的肩膀。「完了這件事，我們再來跟你喝一個痛快。」

董仁受寵若驚，竟然說不出話來，上官無忌接一聲：「走——」大踏步走了出去。

馬仍在門外，上官無忌縱身上馬，喝叱一聲，策馬奔出，南宮絕一騎亦不慢。

× × ×

曉風急吹，殘月未落。

楊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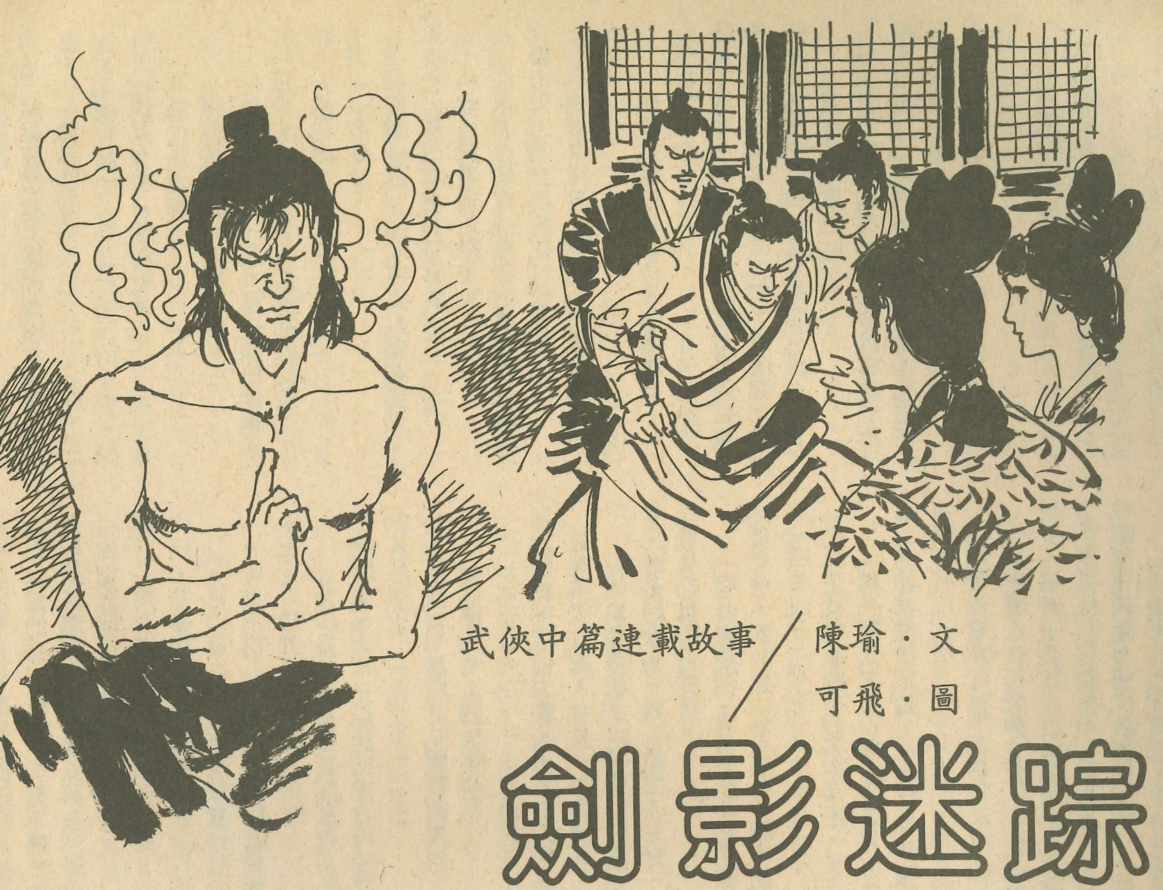
南宮絕上官無忌兩騎披星戴月，疾馳在柳堤上，風吹衣袂，獵然有聲。

上官無忌一馬當先，不停的催策，柳岸盡頭，就是他的家所在，越近家也就越緊張。

南宮絕明白他的心情，一路上策騎緊追，並無說話。

柳堤雖然長，終於走盡，遙見一座大莊院，碧瓦高牆，兩隻石獅分踞左右，氣勢迫人。

（未完・三）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尹劍青中毒被金莊主的人擄去，司馬綸向他盤問有關鐵劍的事，尹劍青騙他說是丟到山崖下去了，司馬綸請尹劍青加入他們的組織，尹劍青答應先考慮再答覆他……當晚，尹劍青被金莊主的女兒金步嬌設法救出金家莊院，由柔柔把尹劍青扛出莊外，接着趁船直赴廬州，途中，柔柔拿出金步嬌托來的解藥給尹劍青，但尹劍青早已用自己功力把毒逼出體外，談話中，尹劍青才知道金莊主是十二煞神中排行第六，而司馬綸自稱紫煞星，十二煞神聽命於他的，船在橫店打尖，忽有兩名獨臂人來生事，被周福趕跑……

遭刦持搜索　女令主施威

　柔柔說道：「這叫做將門虎女，金莊主是江湖上有名的財神爺，有錢就有人聽命，小姐手下，自然也有一批聽她命令的人了。」

　尹劍青點點頭道：「好吧，看來在下也只好聽娘子的命令了。」

　柔柔聽得大羞，她臉上戴着面具，但耳根子都紅了，低下頭啐道：「公子學壞了。」

　尹劍青覺得有趣，大笑道：「在下難道錯了麼？」

　翠翠道：「公子自然沒有叫錯了。」

　柔柔叱道：「你也嚼舌根。」

　翠翠笑着收過食盒，獨自到裏艙吃飯去了。

　周福跳落船頭，船又緩緩離岸，駛向江心，鼓浪前進。

　未牌時光，船駛了將近半個時辰，忽然駛入一條港灣。

　周福在船頭叫道：「老大你駛錯了，到廬州不是朝這裏去的。」

「沒錯。」船老大道：「這裏要近得多。」

「不對，不對！」周福大聲道：「你快退出去。」

　船老大笑道：「不用退，咱們已經到啦！」

　船篙直朝蘆葦淺灘衝了過去。

　周福臉上變了色，厲聲道：「你不是宋老七，你是什麼人？」

　船老大大笑道：「我自然不是宋老七，宋老七昨晚就淹死了。」

　話聲甫出，雙脚一頓，「噗通」一聲，跳入水裏。

　翠翠還在後艙吃飯，聽到聲音，一閃身到船尾，問道：「周管事，他不是宋老七？」

　周福站在船頭，直是跺脚，說道：「宋老七昨晚大概遇害了。」

　他見船身不大，又再往蘆葦中衝去，怕船身不穩，不敢朝船尾撲去，只有眼睜睜的看着船老大鑽入水裏，一點辦法也沒

有。

　船尾經船老大雙脚一頓，去勢更快，船底一陣沙沙輕响，已經衝上淺灘，停了下來。

　柔柔在艙裏也聽到了，趕快探出頭來，問道：「周福，是不是出了漏子？」

　周福又氣又急，躬着身道：「真糟糕，昨晚一點聲音也沒有，宋老七怎會出事的呢？」

　柔柔急道：「那怎麼辦呢？船停在這裏，這裏離廬州不知道還有多遠？我看你還是趕快去廬州，也好教人來接……」

　只聽有人大聲喝道：「我的少奶奶呀，化子已經來迎接哪？」

　又有一個接着喝道：「相公，少奶奶呀，快些請出來啊！」

　一聽聲音，就知是方才那兩個獨臂化子！

　周福聽得大怒，洪笑一聲道：「果然是獨臂帮的人！」

　迴目四顧，這一瞬間，兩邊蘆葦間，走出七八個獨臂漢子，方才的兩個獨臂化子，也赫然在內。

　其中一個爲首的年約五旬，臉色白中透青，緊閉着嘴唇，一副陰沉模樣，此時忽然冷冷一笑道：「閣下原來是青衣帮的周管事，兄弟幸會得很。」

　周福竟會是青衣帮的周管事！

　周福一怔！定睛看去，嘿然道：「原來是鄢老哥　數年不見，老哥竟然成了獨臂帮的頭兒了。」

　他正是琵琶手鄢茂元！

　鄢茂元深沉一笑，說道：「周管事好說。」

　周福道：「鄢老哥率領帮衆，意欲何爲？」

　鄢茂元道：「兄弟聽說貴帮刦持了一位姓尹的少俠，不知可有此事？」

　周福怒聲道：「鄢老哥是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這個周兄不勞動問。」鄢茂元道：「周兄只要告訴兄弟可有此事就成了。」

　周福哼聲，道：「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鄢茂元陰沉一笑道：「有，兄弟請貴帮放個交情，把尹少俠放出來。」

　周福道：「沒有呢？」

　鄢茂元道：「兄弟立時就走。」

　周福哼了一聲道：「鄢老哥和尹少俠有過節？」

　「哈哈！」鄢茂元大笑，道：「兄弟和尹少俠那有什麼過節，只是兄弟和他師尊石大俠倒頗有淵源，石大俠無故失蹤，兄弟總不能坐視他門人也遭人刦持吧？」

　「哈哈！」周福也打了個哈哈，道：「石大俠爲人正派，息隱林泉，不入江湖，鄢老哥在江湖上，令人不敢恭維，不知和石大俠如何會攀上淵源的？」

　鄢茂元怒聲道：「周馥，你敢對兄弟如此說話。」

　原來周福不叫周福，他叫周馥。

　周馥道：「你要兄弟怎麼說？」

　鄢茂元道：「你先回答我一句，貴帮可曾刦持了尹少俠？」

　周馥道：「兄弟說沒有，鄢老哥就肯相信了麼？」

　鄢茂元道：「兄弟得到消息十分可靠，周兄如果言不由衷，兄弟自然不會相信的了。」

　周馥道：「那麼鄢老哥的意思，又當如何呢？」

　鄢茂元道：「周兄若要取信於人，就要他們打開船艙，讓兄弟瞧瞧。」

　周馥怒聲道：「辦不到。」

　鄢茂元沉笑道：「兄弟既然說出來了，辦不到也要辦了。」

　周馥道：「鄢老哥帶了幾個人來，可是想倚多取勝麼？」

　鄢茂元道：「那就要看周兄開不開竅了。」

　周馥仰天長笑一聲道：「兄弟久聞鄢老哥琵琶手之名，從未領教過，今天正好領教你的高招。」

　「很好。」鄢茂元道：「看來周兄不到黃河是不死心的了，聽說你以『龍拳』聞名，那就使出來給兄弟瞧瞧吧！」

×　×　×

　他們這番話，船艙裏的人自然全聽到了。

　尹劍青心中暗暗感到奇怪，周福會是青衣帮的管事，鄢茂元說什麼青衣帮刦持了自己。

　鄢茂元是獨臂帮的頭兒，和自己師父好像又有着淵源。江湖上，這些紛爭，眞使他弄不清楚。

　柔柔細聲道：「公子認識他麼？」

　尹劍青搖搖頭道：「在下從未聽過鄢茂元其人。」

　柔柔披嘴道：「這就是了，獨臂帮都是些黑道敗類，怎會和公子尊師有淵源？他只是信口胡扯，作個藉口罷了。」

　尹劍青道：「但周福是青衣帮的管事，對不對呢？」

　柔柔道：「這是沒錯，他在這一帶很吃得開，因此小姐請她帮的忙。」

　尹劍青聽了她的解釋，覺得事情又很簡單，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柔柔柔聲笑道：「你當我騙你的？」

　她嬌軀緩緩靠了過來，依着尹劍青，仰起臉，道：「我知道公子武功高，但今天的事兒，若非萬分危急，你切切不可出手。」

　她呵氣如蘭，說得十分溫柔。

　尹劍青心頭不禁一蕩，問道：「爲什麼？」

　柔柔眨眨眼睛，細聲道：「你一出手，九宮門的武功，人家自然看得出來了，獨臂門這些人，自會有人對付他們的，你不用管。」

　尹劍青望着她，點頭道：「我聽妳的就是了。」

　柔柔柔順一笑，一隻溫柔的柔荑，緩緩伸了過來，握住了他的手。

　尹劍青也握住了她的手，胸口跳得好猛。

　淺灘上，琵琶手鄢茂元和周馥已經動上了手。

　周馥展開「龍拳」，一連使出「金龍繞柱」，「反擒子午」，「上步加封」三招，步步進逼，忽拳忽掌，果然輕捷沉穩，兼而有之，使得十分凌厲！

　琵琶手鄢茂元只有一隻左手應敵，但

身法十分靈活，藉着變動轉閃，以彌補他殘缺的右手，左手五指勾曲，狀若琵琶，每一出手，都是殺着。

周馥一上手，就因爲對方右臂已斷，是個空門，但幾次進擊，都落了空，而且同時遭到他左手的强烈反擊，才知對方雖然只賸一條左手，武功絕不比自己雙臂不缺的人差到那裏去。

再仔細觀察，對方僅憑一條左手應付裕如，有攻有守，原來走的竟是「九宮步法」，變換繁複，心中暗暗思忖，道：「他說和擎天劍石大俠有淵源，看來倒似不假了！」

兩人這一動上手，龍爭虎鬥，旗鼓相當，一時之間，自然很難分得勝負來。

但就在兩人動手之際，其餘七個獨臂漢忽然唿哨一聲，各自亮出兵刃，縱身掠起，向船艙撲來。

艙中尹劍青低聲的道：「船已擱在淺灘上了，我們出艙去瞧瞧吧！」

柔柔依然牽着他的手，婉然笑道：「不用出艙去。」

她起身走近船艙，伸手打開了一扇窗門。

七個獨臂漢子見打開船艙窗戶的時候，撲近船艙，但他們堪堪撲到，就有人驚「啊」出聲，紛紛跌倒在地，他們敢情是脚部中了細小暗器，再也站不起來。

尹劍青雖然目光犀利，却也沒有看清這些獨臂漢子是什麼暗器傷的，心中暗暗覺得驚異不止。

× × ×

翠翠沒在艙中，她一手叉腰，站在船尾，這蓬暗器，自然是她出手的了。

只聽有人大喝一聲：「好個歹毒的暗器，小丫頭，是妳出的手了？」

隨着話聲，又有三個人，從岸上緩步走來。

這三個人，自然也全都斷了一條右臂，只要看他們右手是一隻虛飄飄的衣袖，束在腰帶裏，就可知道他們是獨臂帮的人了。

這三人之中，中間一個年約五旬，尖瘦臉，鷹鼻隼視的老者，正是通臂猿侯椿年。

他左右二人，一個是濃眉如帚的矮胖老者，一個却是瘦削臉，臉露青筋，生着三角眼的中年人。

發話的是通臂猿侯椿年，他走近這片淺灘，就擺了一下左手。

那濃眉如帚的矮胖老者，突然身形移動，一下閃到正在激戰中的兩人身邊，朝琵琶手鄢茂元道：「副帮主把他交給兄弟吧！」

他口中說着，人已側身閃入，左手揚起，一掌朝周馥劈去，輕而易舉的替下了鄢茂元。

周馥右手一抬，硬接一掌，雙方掌力接實，那胖矮老者紋風不動，周馥却被震得倒退了兩步。

周馥心頭猛然一震，舉目看去，就已認出這矮胖老者的來歷，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這魔頭怎麼也加入獨臂帮了？」

一面哼道：「鬼手搜魂申一絕。」

矮胖老者森笑道：「你知道老夫名號，還不快快退下，換個夠份量的人來。」

周馥對江湖上的人物知道得很詳細，青衣帮才會延攬他出任管事，他自然知道鬼手搜魂申一絕武功之高，遠在鄢茂元之上。自己和鄢茂元力拚百招，已經漸漸屈居下風，自然絕非他的對手，但此時援手未到，除了和他硬拚實在想不出第二條路來。

心念閃電一動，大笑道：「就憑周某，還不夠麼？」

申一絕咧嘴一笑道：「你試試就知道了。」

呼的一掌，迎面劈了過去。

周馥看他說打就打，餘音未絕，就一掌劈來，心頭不禁大怒，明知自己不是鬼手搜魂的對手，江湖上人爭的是一個名，賭的是一口氣。這口氣，自然嚥不下去，口中大喝一聲，橫臂出掌，使了一招「寒梅迎春」，潛運功力硬接對方一掌。

申一絕那會把青衣帮一個管事放在眼裏，嘿然冷笑聲中，左手又是一掌，朝他右肩劈來。

周馥也是氣瘋了心，沉喝一聲：「來得好！」

左手同樣朝前推出，迎向對方左手。

但聽先後發出「拍」「拍」兩聲脆响，四隻手掌交叉接實，周馥雖然使出了全力，但內力總究要遜申一絕一籌，申一絕後退了一步，周馥却被震得連退了三步之多！

周馥雙頰通紅，怒吼一聲，猛地縱身躍起，直向申一絕當頭撲去，身子凌空，左脚飛起，「魁星踢斗」，朝對方頭顱踢去，右脚方出，左脚跟着踢出，右脚又相繼踢到！

這是周馥從不輕使的看家本領，「懸空連環三踢」，這三脚，踢得虎虎生風，好不快速。

申一絕沒想到青衣帮區區一個管事，竟會如此勇猛，心頭也不禁微生凜駭，隨着對方接連三腿，迅速的往後連退三步。

周馥這三腿連環，把敵人逼退三大步，他身子懸空，自然非落地上不可。但就在他三腿甫發，緊握的雙掌，隨着他直瀉而下的身子，猛地吐氣開聲，使了一招「上步加封」，右足迅速向前跨進一大步，左拳在前，右拳在後閃電般擊出。

這一招，自然更出申一絕的意外，因爲一個從空中瀉落的人，決不可能不加喘息，就出手攻敵的。

但周馥苦練多年，學的就是這一招出敵意外的「龍拳」，雙拳貫風，勢挾風雷，銳不可當。

申一絕再想閃避，時間上已來不及，只得雙臂平胸推出，迎接對方的拳勢！

又是「砰」「砰」兩聲，雙掌接住了雙拳，但這一招上，申一絕可吃了虧！

因爲周馥以「龍拳」成名，這兩拳是挾飛身直撲的餘威，雙拳上都凝足了十成力道，申一絕是在來不及閃避下，才出的掌，最多也只能使上五成功力。

申一絕的五成功力，大約相等於周馥的七成，中間還差了三成，因此雙掌接實之後，申一絕就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周馥左脚朝前猛跨一步，右足又隨着一記「撩陰腿」，飛踢出去。

申一絕眞沒想到周馥竟會形同拚命，

急切之間，只得右腿一抬，去掃周馥踢來的右腿。

但他怎知周馥這一記右腿，只是虛招，他使的是「進步腿」，右脚踢出，立即落地，足尖一點，身形躍起，左脚猛然向上飛踢而去。

這一腿，申一絕實在防不勝防，他右腿擱了一個空，已是避無可避，只好隨着右脚擱踢之勢，身子迅若陀螺向右疾轉。

因爲他身子轉動，周馥這一記飛踢也落了空，但他左右脚落地之時，身子隨着左轉之際，左手一記「單邊掌」，向右劈出。

申一絕堪堪轉出，自然無暇封架，但聽「蓬」的一聲，周馥這一掌，結結實實劈在申一絕的右肩之上。

申一絕悶哼一聲，但他左手也在旋身之際，向後拍出，這一掌，正好是周馥向左轉來，拍上了周馥的左肋！

（周馥劈掌在上，申一絕反拍在下，是以一個劈上對方後肩，一個擊中對方左肋）。

申一絕肩後中掌，一個人朝前衝出了兩步，左肩骨已被擊碎，左手下垂若廢。

周馥掌中肋上，擊碎了三根肋骨，口中悶哼一聲，當場往後栽倒。

通臂猿侯椿年揮揮手，示意申一絕接替下鄢茂元的同時（周馥和申一絕剛交上手），又向右首的瘦削臉中年人低聲道：「慕容兄，去看看他們有救麼？」

瘦削臉中年人答應一聲，趨步向七個身中暗器的獨臂漢子走去。

翠翠一手叉腰，站在船尾，聽到侯椿年的喝聲，披披嘴道：「你們是强盜，七八個人搶上來，我使的暗器，把他們打倒，錯在那裏了？難道你們攔路打刦，不歹毒嗎？」

「好個利嘴丫頭！」侯椿年嘿然道：「老夫不和妳多說，快去叫你們的主子出來吧！」

翠翠披披嘴道：「你是什麼人，也配支使我嗎？」

侯椿年怒笑一聲道：「小丫頭，妳再敢哼一聲，老夫就先劈了妳。」

翠翠哼道：「你神氣什麼？我們的援手，不是也來了麼？」

侯椿年回頭看去，果見兩艘快艇，朝淺灘直駛過來，每艘快艇船頭，站着一個青衣勁裝少女，肩頭劍穗飄風，宛如玉女凌波，別有一股剛健婀娜之氣！

這兩個青衣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既是趕來的後援，武功一定不弱，但竟有這般年輕，當眞是江湖新起之秀！

就在侯椿年沉思之際，兩艘快艇已經駛近淺灘，相距還有三數丈遠，只見兩個青衣少女雙足在船頭輕輕一點，兩條人影雙雙凌空飛起，直上三丈，橫越五丈，翩然落到小船附近的沙灘上。

這時周馥和申一絕正好打了個兩敗俱傷，周馥昏倒地上，申一絕起了殺機，口中陰嘿一聲，不顧左肩疼痛，右爪提胸，朝周馥走去。

兩個青衣少女中的一個足尖一點，搶先掠到周馥身邊，取出一顆硃紅丹藥，俯下身去，塞入周馥的口中。

申一絕獰厲的道：「小姑娘，妳快走開。」

青衣少女緩緩直起身，問道：「爲什麼？」

申一絕咬牙切齒的道：「這姓周的該死。」

青衣女冷聲道：「你也該死。」

申一絕喝道：「小丫頭，妳敢對申某如此說話。」

右手揚處，一掌朝着青衣少女迎面劈來。

青衣少女左手舒展如蘭，輕輕一拂。

申一絕但覺她一隻纖纖柔荑，碰上自己右腕，整條右臂，突然完全痲木，劈出的掌力頓時消散，心頭大吃一驚，失聲道：「拂脈鎖穴手！」

青衣少女冷笑一聲，說道：「你還識貨。」

琵琶手鄢茂元目光一注，發現這兩個青衣少女青色勁裝的左胸上，都別着一枚金光燦爛的東西，再一細瞧，和申一絕動手的青衣少女，胸前別的是一枚雕刻精細的金色燕子，站在小船的青衣少女，身前別的是一枚金鵰。

鄢茂元口中嘿嘿乾笑了兩聲，說道：「二位姑娘，大概是青衣帮中的金鵰、金燕二位令主了？」

金燕令主傲然道：「不錯。」

金鵰令主眼波一轉，接上道：「獨臂帮新近崛起江湖，聽二位（侯椿年、鄢茂元）的口氣，好像身份不低呢！」

鄢茂元陰沉的道：「兄弟和侯兄忝掌敝帮副舵。」

金鵰令主冷哼一聲道：「獨臂帮趕來了兩位副帮主，如此大張旗鼓，那是衝着咱們青衣帮的了？」

鄢茂元道：「敝帮並無和貴帮爲敵之意。」

金鵰令主哼道：「那麼你們爲什麼攔截咱們的船隻？」

鄢茂元道：「敝帮是在找一個失踪了的年輕人……」

金鵰令主說道：「就在咱們這條船上嗎？」

鄢茂元道：「兄弟得到的消息，確在這條船上。」

金鵰令主哼道：「你當這條船上是敝帮的什麼人嗎？」

鄢茂元道：「這倒願聞其詳。」

金鵰令主道：「這船上住的乃是敝帮副帮主夫婦，敝帮副帮主，可和貴帮二位副帮主有些大大的不同了。」

鄢茂元道：「如何一個不同法子？」

翠翠站在船尾接口道：「我們副帮主，大家閨秀，金枝玉葉，在江湖上有崇高身份，誰像你們阿狗阿貓都是副帮主。」

這話自然說得太重了。

鄢茂元臉色微變，沉喝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翠翠道：「我說什麼你沒聽清楚？」

侯椿年勃然大怒，哼道：「青衣帮二位令主都在這裏，妳們帮中丫頭，當面出言侮辱本帮副帮主，二位如何說法？」

金燕令主冷然道：「獨臂帮二位副帮主都在這裏，你們帮衆公然把本帮主夫婦刦持到這裏來，二位又如何說法呢？」

侯椿年聽得不覺一怔，仰天哄笑一聲

道：「令主這麼說，咱們之間，就沒有話可說了。」

沒有話可說，那自然只能訴之於武力了。

他這話的口氣，自然含有威脅之意，因爲以目下的形勢來說，獨臂帮似乎稍佔優勢。

金燕令主冷笑，說道：「本來就是如此。」

在他們說話之時，那瘦削臉中年人，已用磁鐵把七名獨臂大漢身上暗器吸出，七名大漢各自站起身來，一手從地上拾起兵刄，怒目瞪着翠翠，大有得之而甘心的意思！

翠翠依然一手叉腰，臉露不屑，連正眼也沒瞧他們一下。

雙方的人，劍拔弩張，很可能一觸卽發。

「哈哈！」侯椿年仰天一聲狂笑道：「金燕令主這話，那是說咱們雙方，非一決勝負不可了？」

金鵬令主冷然道：「青衣帮在江湖上，不惹事，也不怕事，今曰之釁，由貴帮而起，應該如何解決，我想貴帮早巳胸有成竹，何用諉過於人？」

鄢茂元陰惻惻道：「這樣也好，江湖上的事情，本來沒有什麼是非可言，勝者爲强，二位令主旣然趕來，那就請劃下道來吧！」

侯椿年道：「鄢兄，人家副帮主就在船上，這道該請她們副帮主出面來劃，才能算數。」

他的意思，這許多時光，不見船上動靜，想看看船上之人，究竟是不是青衣帮的副帮主？

「用不着。」金鵬令主冷然道：「本帮副帮主從不見江湖三流脚色，有我和金燕令主就可作主了。」

原來在她們眼裏，獨臂帮的二位副帮主，只是江湖上三流脚色！

說實在，像通臂猿侯椿年，琵琶手鄢茂元，如果不是在獨臂帮担任副帮主，原也只是江湖的三流脚色而巳！

侯椿年一張尖臉，氣得煞白，點頭道：「好！妳，那麼就請二位令主劃下道來好了。」

「要我們劃下道來？」金鵬令主冷笑一聲，道：「這不是笑話？船是你們攔刼來的，還趕來了兩位副帮主，可見你們是有備而來，有爲而來，我們原是迎接副帮主伉儷來的，中途聽說副帮主的船隻被一羣不開眼東西攔截了，才趕來此地，這倒應該由你們劃出來，咱們接下來才是。」

她又是「江湖三流脚色」，又是「一羣不開眼的東西」，這些話，當眞把獨臂帮人氣得破肚子。

琵琶手鄢茂元平日城府極深，這回也被激怒了，大喝一聲道：「不知死活的丫頭，今天讓妳們活着離開此地，咱們獨臂帮就該在江湖除名了！」

翠翠冷冷哼聲，道：「不知誰不知死活呢！」

「好！」鄢茂元獨臂一抬，指着金鵬令主喝道：「老夫就先領敎金鵬令主的絕活。」

那尖瘦臉中年人抱抱拳道：「副帮主請息怒，要把這兩個丫頭拏下，割鷄焉用牛刀，屬下一個人就夠了。」

「憑你也配和兩位令主動手。」翠翠站在船尾，人忽然一躍而下，朝金鵬金燕二位令主欠欠身道，「他說的沒錯，割鷄焉用牛刀，像他這樣一個獨臂帮的下三濫，屬下打發他上路就夠了。」

說到這裏，雙眉一揚，喝道：「喂，你叫什麼名字，先報個名來，本姑娘從不和無名之輩動手。」

瘦削臉中年人臉色青中透黃，怒嘿一聲：「老子慕容新。」

人巳迅若飄風，一閃而上，左手一掌拍了過來。

「原來是個淫賊……」翠翠雙掌一錯，不退反進，右手一格，左手朝他當胸劈去。

慕容新大笑道：「姑娘也知識區區賤名麼？」

身子一個飛旋，左手一收即發，隨勢斜劈她右臂，人在轉身之際，他右手衣袖本來插在腰帶，像是缺了一條右手的人，這時突然從腰帶中滑出，一掌朝翠翠後心擊到。

原來他和申一絕一樣，雙手好好的並未殘缺一手。

這下翠翠幾呼吃了大虧，急忙之中，上身往前一俯，左脚一記「裙裏腿」往後踹了出去。

這一脚當然也大出慕容新意外，他這隻右掌幾乎巳快要擊上翠翠的後心，只須再往前遞送，就可把這利嘴丫頭劈了！

但他一掌擊下，這丫頭後踹的一脚，也必然被踢中小腹，尤其女子的脚上，弓鞋尖裏，很可能暗藏鐵鈎，給她踢一脚不礙事，若是被她鞋尖鈎子一鈎，可能連肚腸都被勾出來。

兩敗俱傷的事，慕容新自然不肯幹，右手迅疾收回，脚下跟着往後急退。

翠翠左脚後踹，雖然落空，但身子却快速右轉，左手化掌，隨着外鎖，一下搭上了慕容新的右腕右手一掌，按在他右臂後肩，把對方一個人往前撳了下去。

這是一記「擒拿手」，在她使來，輕巧輕快巳極！

慕容新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竟然會在毫無準備之下，一下被人拿住，心頭自是不甘，依樣葫蘆，趁着右臂被拿，上身微俯之際，同樣使了一記後踹腿，飛踢翠翠小腹。

但他動作慢了一步，翠翠右手突然一拂，抬起右足，把慕容新像皮球般踢了出去。

慕容新若是光被踢出去，最多翻上一個觔斗，倒也沒有什麼？但翠翠最後右手那一拂，可出了問題！

翠翠這一拂，使的乃是青衣帮獨門絕技「拂脈鎖穴手」！

慕容新一個觔斗栽了出去，他雙脚一蹬，人便站了起來，但一條右膀子，竟然全巳痲木不仁，再也擧不起來，心頭一凜，一雙三角眼兇光稜稜，厲聲道：「好個丫頭，妳敢驟施毒手？」

翠翠和他動手，好像手上沾污了什麼，拍着手，輕笑道：「你是獨臂帮的人咯，應該只有一條臂膀才對，姑娘廢去你一條手臂，不是正好嗎？」

要知申一絕和慕容新是剛加入獨臂帮，尙未自毁右臂，但申一絕剛才被金燕令主廢了一條右臂，現在慕容新又被翠翠廢去右臂，兩人此後也成了獨臂人，他們對金燕令主和翠翠懷恨在心，金燕令主和翠翠日後差點送了性命，此事後話。

却說慕容新聽得臉上青筋一根根綻了出來，左手突然探懷取出一柄八寸許長，月牙形的彎刀，切齒道：「大爺今天不切下妳兩條手臂來，就誓不爲人！」

身形突然疾欺而上，左手小刀忽左忽右，閃電般攻出。

翠翠冷笑道：「敗軍之將，也吹什麼大氣，你不怕閃了舌頭？」

她口齒清晰，說話像連珠一般，人却隨着那彎刀，忽東忽西的閃動，雙手也跟着忽點忽拍，在閃避慕容新攻出的彎刀之際，以牙還牙，和他搶攻，而且專找對方關節大穴下手。

慕容新外號「月下客」，本來是因爲他這柄刀形像月牙，叫他月牙刀客，但後來大家叫歪了，變成月下刀客了。「月下刀客」四個字唸起來不順口，又改爲「月下客」。

因爲慕容新是個生性好色的淫賊，白天扮作文士模樣，在大街上走動，人家只當他是個紈袴大少，到了月夜，他才出動，成爲不速之客，所以月下客三字，倒也名副其實。

月下客慕容新在大江南北，犯案纍纍，白道中人，久欲把他繩之於法，他自知無處可以容身，才投靠獨臂帮的。

他在月牙刀上，下過一番苦功，江湖上有一句話，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月牙刀長才八寸，使的自然全是近攻招式，記記貼着你身子攻到，你說兇險不兇險？

但翠翠身如穿花蝴蝶，閃來閃去，任你刀法記記不離她左右，却依然一點衣角也休想沾到。

不過慕容新也有吃虧的地方，他不是一隻臂膀的人，平時用慣了雙手，忽然一條右臂失靈，身手總會受些影响，何况平日使刀的右手，如今使的是左手，左手就是會使，總不如右手的純熟。

時間稍久，翠翠漸佔上風，慕容新雖未落敗，先前攻勢凌厲，攻多守少，現在漸漸的攻少守多。

琵琶手鄢茂元心中暗暗驚奇：「青衣帮的人個個都是十七八歲小丫頭，武功居然全非弱手，不在成名多年的人之下！」

他眼看慕容新一上手就吃虧在一念輕敵，此時敗象巳萌，如不再及時收手，只怕還要吃虧，一念及此，口中沉喝一聲：「住手。」

慕容新正在越打越窩囊，自己也算得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的人，竟然連青衣帮一個丫頭都敵不住，聽到鄢茂元的喝聲，立時虛晃一招，住手後躍。

翠翠拍拍雙手，也自停住，冷冷的望了鄢茂元一眼，哼道：「怎麼啦，你們又想出什麼新花招？」

通臂猿侯椿年怒哼一聲，沒有理她，回頭朝申一絕、慕容新二人說道：「申兄，慕容兄右臂還能動麼？」

申一絕苦笑，說道：「屬下被金燕令主『拂脈鎖穴手』所傷，剛才用推宮過穴手法，推了一回，仍然無法解得開被鎖脈穴。」

翠翠冷笑道：「拂脈鎖穴是我們青衣帮的獨門手法，如是能用推宮過穴就解得開來，那還稱什麼獨門手法？」

侯椿年說道：「那麼，貴帮要待怎麼呢？」

翠翠道：「要解開他們穴道也不是難事，今日之事，衅由你們而起，只要他們兩個跪下來叩上幾個頭，跟咱們副帮主賠禮謝罪，我就馬上替他們解開被鎖的脈穴，至於你們這幾個人，留下兵刄，就可以去了。」

申一絕沒有待侯椿年開口，怒笑一聲道：「丫頭片子，妳好大的口氣，士可殺，不可辱，申一絕今日認裁，這條臂膀不要了。」

慕容新大笑道：「申兄說得極是，兄弟這條臂膀也不打算要了，江湖上山不轉路轉，咱們有一天會連本帶利，加倍要回來的。」

他們旣巳參加了獨臂帮，本來就該自殘一臂。

「士可殺，不可辱？」翠翠冷笑道：「憑你們也能算士？哼，不要就不要，臂膀又不是我的。」

她轉臉朝侯椿年、鄢茂元兩人道：「你們呢？留下兵刄，就可以走了。」

侯椿年外號通臂猿，鄢茂元外號琵琶手，他們原本都不使兵刄，但翠翠這句話，自然是指隨同鄢茂元來的七名獨臂大漢而言。

侯、鄢二人，身爲獨臂副帮主，他們用不着留下兵刄，但隨同他們來的人留下兵刄，豈非和他們留下兵刄一樣？

是可忍，孰不可忍？侯椿年滿臉怒容，朝翠翠沉哼一聲道：「妳這話是代表青衣帮的麼？」

翠翠冷笑道：「我這話是咱們副帮主方才交代的，咱們副帮主看你們都是殘廢之人，不忍心難爲你們，才要你們留下兵刄，放你們回去，這巳經格外施恩了，難道你們還不滿足嗎？」

侯椿年幾乎氣破了肚子，仰天狂笑道：「你們副帮主好像認定我侯椿年和鄢兄不是妳們的對手？」

翠翠冷冷的道：「這我不管，副帮主這麼交代的，我就這麼說，難道你們一定要不是對手，才肯放下兵刄嗎？」

鄢茂元道：「很好，老夫要妳們副帮主跪下來跟咱們磕三個頭，咱們也可以放過妳們了。」

翠翠撇嘴道：「憑你們配麼？」

侯椿年說道：「配不配，不是動嘴皮就可算數，咱們手底下見個眞章就可以分曉。」

剛說到這裏，突聽一聲長笑，傳了過來！

這笑聲有如龍吟一般，歷久不絕，岸上巳經出現了一行人，隨着笑聲，朝淺灘行來。

當前一個是身穿紫紗長衫，手搖象牙摺扇的年輕文士，生得劍眉朗目，唇紅齒白，一派風流蘊藉模樣。（未完・七）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神州三俠帶着方少飛亡命奔逃，却讓王立等人阻在神山廟中，正在危急之際，東丐金八出手相救，使神州三俠可以帶着方少飛繼續逃亡……三俠來到廬州，却見到各人家中面目全非，彭包兩家家人踪影全無，而卜家却被發現在一處山邊，已是屍橫遍地，忽見一人從屍堆站起來，直奔向卜常醒面前跪下，原來他是卜常醒的師弟吳元俊，吳元俊本要把卜家的人接去姥山避風頭，却遲來一步讓王立他們殘殺，家人正在考慮日後去向，布笠人出現，同意他們到姥山暫住，要吳元俊和萬大智攀交情，使萬家不會懷疑神州三傑和方少飛會躲在姥山……

西仙好霸道　欲强佔姥山

西仙的動作好快，管事收起旗子，跳落地面，跟着吳元俊才出去十餘丈，遠處人影閃動，芙蓉谷的人已繞過總寨，朝禁區行來。

赫！芙蓉谷好大的氣派，前面有兩排二十四名男子前導，皆身穿青色緊身衣，腰繫白色絲巾，大紅的絲穗迎風招展，頭戴英雄帽，脅佩鋼刀，一個個不單身材一般高低，體態也是一樣的不肥不瘦，都是二十上下的美兒郎。

可惜，俊美有餘，臉色却俱皆蒼白如紙。江湖上盛傳，西仙淫蕩成性，這些男子都是她的面首，也是她吸取元陽眞精，修練「元陽眞功」的主要對象。

兩排青衣男子的後面，是兩頂裝飾華麗的暖轎，各有四名佩劍少女相隨，前面的女子穿紅，後面的少女衣綠。轎帘是以珍珠穿綴而成，光彩奪目，耀眼生輝，珠帘擺動間可以看到裏面坐着有人，却難窺廬山眞面目。

後面同樣有二十四名青衣佩刀的男子殿後。

前推後護，浩浩蕩蕩，西仙芙蓉的氣派的確不小。

鐵掌遊龍吳元俊生怕她闖到禁區來，急忙快步迎上去，將芙蓉谷的人堵在總寨的後門前，朗聲說道：「那位是西仙白谷主，巢湖三十六寨總寨主鐵掌遊龍吳元俊在此相候。」

這話說的很有分寸，軟中帶硬，剛中含柔，既未熱情相迎，亦未拒人於千里之外，意即待西仙表態，再定進退。

語聲中，總寨的護法、執事，以及部份分寨的寨主、香主們，已領着大批高手，從四面八方湧來，在四周佈下一道厚厚的人牆。

珠簾輕啓，麗影乍閃，在兩名男子的牽引下，從第一頂轎內步出一位艷光四射，面如朝霞，看上去頂多不過三十出頭，穿着一身雪白宮裝，肩部綴有羽翅，宛若仙女似的少婦。

從第二頂轎內走出來的則是一位十七

八歲的紫衣姑娘，貌相酷似少婦，美若天仙，一臉童眞，不似少婦那般趾高氣揚，盛氣凌人。

少婦輕移蓮步，向前走了數尺，先打量了吳元俊一眼，才開口說話：「本仙子是芙蓉谷主白芙蓉。」

吳元俊直接的反應就是覺得白芙蓉好年輕，蓋西仙成名已久，雄霸武林，應該是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才對。心裏這樣想，便脫口說出來：「白谷主好年輕。」

西仙芙蓉最喜歡人家稱讚她年輕貌美，格格一笑道：「不年輕了，算起來差不多可以做你的娘。」

這是什麼話，一張嘴就佔人的便宜，吳元俊臉上一熱，正待反唇回敬，西仙却命一名紅衣少女送上來一張大紅拜帕，道：「本仙子說過，先拜山，後投帖，總寨主幸勿見怪。」

一冷一熱，頗令吳元俊難以適應，人家既以禮相待，自不便慢待嬌客，當即作了一個請人入內的手勢，道：「那裏，都一樣，請白谷主入總寨奉茶。」

西仙白芙蓉游目四顧，雀然色喜道：「不必了，此處滿目青山，一片蒼翠，再襯以碧水藍天，嵯峨奇石，實乃人間仙境，如果總寨主不介意的話，本仙子想到處走走。」

說是徵求吳元俊的同意，實則不待鐵掌遊龍表示意見，便兀自行了開去。

吳元俊睹狀大爲不滿，但西仙尚稱友善，又不便發作，只好暫時隱忍，强作笑臉相伴。

西仙的興頭眞不小，東走走，西逛逛，儼若帝后將相在巡視領地子民似的，還不時提出意見，侃侃而談，或褒或貶。

大部份的勝蹟美景全被她瀏覽一空，西仙信步所之，從另一邊走向禁區別院，比手劃脚的道：「這個院子鬧中取靜，頗有詩意，後面那幾間精舍，依紅伴綠，彷若圖畫，尤其令人心嚮往之。」

吳元俊耳聞目見，心頭駭然，故意搶在她的前面，存心將她引到別的地方去，沒話找話說的道：「白谷主此番東來，是想與南僧、北毒、東丐一爭短長？還是另有他事？」

西仙芙蓉答得妙：「都是！」

「都是？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到底誰是天下第一？」

「到目前爲止：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將來的局面又如何？」

「八仙過海，各憑巧妙。」

「另外，白谷主尚有何事？」

「芙蓉谷遠離中土，地處蠻荒，住膩了，就想在中原覓一處神仙所在，以便遷居。」

「找到了嗎？」

「找到了。」

「在那裏？」

「就是這裏——巢湖姥山！」

吳元俊胡拉八扯，原本是想轉移她的注意力，免得被她識破皇子方少飛的行藏，蓋少飛此時年齡尚幼，功力尚淺，萬貞兒父女的惡勢力正如日中天，一切的時勢皆未成熟，必須在此繼續磨練數年，方可待機而動。

結果，扯來扯去反而惹上麻煩，忙道：「白谷主別開玩笑，姥山不過是一個荒山野廟，那裏容得下妳這位大神仙。」

西仙芙蓉却正經八百的道：「誰跟你開玩笑，本谷主眞的看中此地！」

「白谷主沒有說錯吧，這是巢湖三十六寨的總寨所在。」

「你可以搬。」

「白谷主想强佔？」

「那只是最後手段，現在本仙子只想買。」

「不賣！」

「我可以出高價。」

「這是老寨主畢生心血的結晶，無價可出。」

「那交換好了。」

「拿什麼換？」

「西域芙蓉谷。」

「蠻荒之地，不適合水上兒郎。」

「吳總寨主，你別忘了，芙蓉谷的『綠芙蓉』酒，天下馳名。」

「可惜吳某不是東丐。」

「說了半天，你怎麼不上路。」

「先人的基業，吳某歉難從命。」

「你這是逼本谷主採取最後手段。」

「如果白谷主要用强，吳某只好挺身一戰，雖毀宗滅派，血染黃沙，亦無所畏懼！」

「好大的口氣，只怕你將三十六寨的嘍囉全部調集來也不堪一擊！」

話一出口，身形疾轉，朝別院走去。

這話口氣太大，根本沒將吳元俊看在眼內，不禁激起了他的萬丈豪情，暗中提足了兩掌力，强行堵截，口中傲然道：「請留步，前面別院乃本寨禁區，外人不得擅入。」

西仙芙蓉好霸道，照走不誤，道：「本仙子百無禁忌，十三歲就偷吃了禁果，那管什麼禁區不禁區。」

香風一掠，眼看就要到達別院，吳元俊忍無可忍，呼！地劈出一掌，那知西仙身法詭異，恍如幽靈鬼魅，掌風未到，已沒了人影，反在側後響起了她銀鈴似的冷叱：「給我拿下！」

「是！谷主！」

兩名青衣男子應聲而出，反手欲扣吳總寨主的雙腕，吳元俊怒極而吼道：「放肆！」抖臂震開，另兩名男子又接踵而至，爲魏總管與一名護法截下。

吳元俊彈身而起，凌空連翻三個觔斗，落在別院門前，堵住西仙去路，怒氣沖天的說道：「白芙蓉，巢湖三十六寨不想惹事，但也絕不怕事，請別欺人太甚！」

西仙面帶冷笑，依然繼續前行，語冷如冰的道：「恰恰相反，本仙子最喜歡惹事，這樣才夠刺激，凡是我看中的東西絕對跑不了，誰要想出手阻擋，那是自尋死路。」

邊走邊說，神態從容，好像在逛大街，料準了吳元俊攔不住她。

那紫衣少女，還有四紅四綠八名女婢，緊跟在後面，正嘻嘻哈哈的說笑着，沒有一點惡戰一觸即發的味道。

而事實上空氣已經緊張到了極點，一個要硬闖，一個要强行封阻，只要雙方一接觸，必然萬分險惡，石破天驚。

近了，近了，雙方的距離尚餘一丈、八尺、七尺，西仙已運足了「元陽眞功」，吳元俊也下定了一拚的決心，彼此虎視眈眈，一場生死之搏似已無可避免。

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就在別院之內，外面的一切自然耳聞目見，他們三個人更明白，憑吳元俊一人之力，是無論如何也接不下西仙的雷霆一擊。

三個人眉目傳語，心意已通，與其被她闖進來發現，何如挺身而出，就在西仙欲發招未發招的那一瞬間，三傑一齊縱出，與吳元俊立在一起。

看得西仙愣然一楞，脚步也跟着停下來，道：「江湖傳言，神州三傑已失踪多年，原來是窩在這兒。」

「窩」字她特別加重語氣，竭盡揶揄譏諷之能事。卜常醒爲息事寧人，故作輕鬆的道：「老夫兄妹與谷主同好，看上了姥山景色如畫，故而流連忘返。」

雙方的對峙，衆人的話語，絲毫引不起紫衣姑娘的興趣，一側身，領着四名綠衣少女，溜進別院去。

「站住！」

「站住！」

別院內戒備森嚴，立有數人上前阻路，四名綠衣少女二前二後，且戰且走，但誰也攔不住這主僕五人。

別院的建築莊嚴壯麗，古色古香，紫衣少女摸摸這，敲敲那，蹦蹦跳跳，與奮已極，不知不覺已來到了通往精舍的那道月門前。

兩名綠衣少女跨步而過，霍然，有人喝道：「非請莫入！」立有一股强勁的掌風襲到，少女馬步不穩，當場倒退回來。

定目處，面前已多了一位美少年，—方少飛。

姑娘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英俊飄逸的美少年，心兒似遭電殛，怦怦狂跳不已。

方少飛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標緻清麗的可人兒，雙眼發直，呆在原地不動了。

經過一陣四目相對，手足無措的尷尬時刻，紫衣姑娘上前數步，一脚踩住門檻，指着自己的鼻子，很調皮的說：「我是不是很醜？」

方少飛實話實說道：「不！很美！很美！」

姑娘嬌滴滴的笑着道：「那是你討厭我？」

「那兒的話，我可沒有這樣說。」

「既不嫌醜，也不討厭，爲何不許我進來？」

「哦，原來是爲了這，對不起，請！請！」

紫衣姑娘眞不含糊，單刀直入，就這麼三言兩語就跨進入月門，也跨進入方少飛的心坎裏。

年輕人的交往多憑直覺，只要對上眼，搭上腔，距離就會很快縮小。紫衣姑娘在精舍外轉了一個圈子，忽然說道：「喂，你叫什麼名？」

「方少飛。」

「今年多大？」

「十八。」

「嗨，我們是同年，你幾月生？」

「三月。」

「我是九月，你大我半歲。」

姑娘大方的可以，甚至可以說有點野，方少飛陪着她在山邊看野花，道：「我還沒有請敎姑娘的芳名呢？」

「我叫張亞男。」

「女孩子怎麼有個男字？」

「大概是我娘希望我是男孩吧。」

「令堂大人是——」

「西仙。」

「什麼？妳是西仙芙蓉的女兒？」

「是呀，我是跟我媽一起來的，你不知道？」

「哼！」

西仙闖寨的事方少飛當然知道，但他一直躲在精舍裏，並未眼見他們母女，及聞她是西仙之女，大起反感，冷哼一聲後便不再開口。

最細女兒心，張亞男自然曉得是怎麼回事，陪着一臉的笑，道：「方少飛，你生氣了？」

「聽說妳娘要霸佔我們姥山，能不生氣？」

「假如眞有這一天，到時你可以留下來。」

「謝了，在下不會那麼厚臉皮，再說，妳娘也不見得眞能霸佔去。」

「別談這些傷感情的事，談談我們自己的事好了。」

「我們之間有什麼事好談？」

「小妹很想交你這個朋友。」

「在下不敢高攀。」

「我娘的事歸我娘，我的事歸我，不要混爲一談好不好？」

「抱歉，在下只知西仙要霸佔姥山，我就不能跟她的女兒做朋友。」

「哎呀，你這人眞驢，爲什麼不能分開來看？」

「母女連心，怎麼分？」

「哼！女大當嫁，遲早還是要嫁出去的。」

「嫁不嫁，是妳的事，與我何干？請吧！」

一名綠衣少女一聽方少飛下了逐客令，玉面乍變，冷聲叱道：「你神氣什麼，我家小姐願意跟你做朋友，是你八輩子修來的福，別不識抬舉。」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玉腕連翻，就是三招快攻，存心要給方少飛一點顏色看看，方少飛却未予理會，冷哼聲中，掉頭而去。

這明擺着是憎惡西仙的霸道作風，對張亞男不屑一顧，逐客不成，乾脆自己走開，落得個清靜。

這對張亞男來說，實在太難堪了，甚至是一種侮辱，四名綠衣少女互換一道眼神，走勢如風，方少飛但覺綠影閃動，香氣襲人，四女已落在四週，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攻上來。

「住手！」

一聲嬌叱，一條麗影，接着又是四聲清清脆脆的巴掌聲，四女壓根兒就沒有看清楚張亞男是如何起身，如何出手的，臉上熱辣辣的，青筋暴現，身不由己的退下去。

張亞男以憤怒的語氣說道：「方公子是我的朋友，不得無禮。」

早先發話的那名少女說道：「小姐，

人家都已經下了逐客令，這種朋友不交也吧。」

張亞男的話好坦白：「我喜歡他，不管他是怎樣對待我，我都把他當作朋友看的。」

這一來，頓使方少飛爲難起來了，伸手不打笑臉人，不管西仙爲人如何，起碼張亞男對自己毫無惡意，再給人家臉色看，未免不近情理，一時間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傻呼呼的楞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西仙的名頭太大了，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爲了皇子的安全，又存心求全，除非萬不得已，自然和爲貴，以免兩敗俱傷。

是以，三人衝出別院後，並未立即動手，卜常醒委婉陳詞，希望西仙收回成命，勿存霸佔姥山之心。

西仙偏激成性，一向我行我素，却軟硬不吃，談判極爲艱辛，彼此尖銳對立，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

這時候，西仙芙蓉顯然有點不耐煩了，寒着臉說：「好了！別再七囉八嗦的，本仙子做事向來說一不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讓開，這座別院本仙子還不曾參觀呢。」

呢字出口，便大搖大擺的衝着四傑走過去。

毫無疑問，西仙存心在向神州四傑挑戰，甚至可以說是示威，無視於他們的存在，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在這種情形之下，四傑別無選擇，只有訴諸一戰。

醉俠卜常醒第一個撲出去，全力封阻，結果失敗了。

鐵掌遊龍吳元俊是第二個，絲毫也阻不住西仙前進的脚步。

牌仙包不輸一下子打出三十二張天九牌，竟如泥牛入海，沒有一張沾上白芙蓉的身，輸了。

玉面觀音彭盈妹放出了十二條蛇，悉被芙蓉仙子的「元陽眞功」震斃，近身不得。

西仙白芙蓉連闖四關，面不改色，此刻已入院中，仰觀雕樑畫棟，俯視綠草如茵，頻頻頷首道好，一眼見女兒亞男在月門外，招手說道：「亞男，這個地方好不好？」

張亞男像蝴蝶似的翩翩而來，興緻勃勃的道：「好，好極了。」

西仙芙蓉朝四下裏望望，道：「將來，我們母女就住在這棟別院裏好了。」

張亞男喜不自勝的道：「好啊，此處請靜幽雅，我可以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我爹。」

西仙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消逝，轉對神州四傑說道：「這個地方我們母女都中意，不論是買、是換、是霸佔，悉聽尊便，反正是要定了，快則一月，慢則百日，本仙子必會來此定居，請及早搬遷，告辭了！」

說來言不疾，色不厲，從從容容，好似在對下屬下命令，視巢湖姥山爲掌中物，彷佛這個地方原來就屬於她的一樣。

母女二人坐上轎子，在八女四十八男的簇擁下，離開總寨，登上畫舫，揚帆而去。

包不輸、彭盈妹、以及吳元俊，再一次受到屈辱，幾次三番想將西仙截下，放手一搏，却被卜常醒阻住，只好忍下來。

× × ×

西仙白芙蓉去後的第三天，廬州知府萬大智派他的親信師爺來傳話說，明天萬知府要作客姥山，約午前可到，還送來美酒十罈，錦緞十匹，以及許多珍奇山產與時鮮禮品。

萬大智把吳元俊當作救命恩人，後者又存心巴結，二人過從甚密，萬知府作客姥山，本是司空見慣的事，但這一次情形不同，因爲據師爺說，知府大人只是陪客，眞正的主客是他叔叔萬太師，韓師爺鄭重其事的說：「老太師權傾朝野，德被四海，知府大人特別囑咐，要好生接待，多準備巢湖特產金錢魚，以饗佳賓。」

吳元俊心裏直犯嘀咕，弄不懂萬太師此來姥山何意，以試探的語氣說道：「老太師肯駕臨姥山，是吳某的榮寵，不知此來姥山可有甚麼特別的原由？」

說話中，按照往例，魏總管送上來一包銀子，孝敬韓師爺。

韓師爺老實不客氣的收下銀子，笑呵呵的道：「老太師返鄉省親，爲他的兄長，也就是知府大人的尊翁賀花甲之壽，順便來此一遊，沒有甚麼特別原因，吳兄只要將閑雜人等遣開，別掃了太師妹的遊興，多備金錢魚就行了，老太師吃一頓飯就走。」

吳元俊還是不放心，陪着笑臉追問道：「老太師位高權大，隨行之人必多，請韓師爺明示，免得疏於接待，簡慢了貴客，令知府大人失面子。」

其實他是探聽虛實，韓師爺扳着手指頭說道：「還有知府大人的堂弟萬大人，侄兒萬家棟萬少爺，最重要的一位客人是皇子殿下。」

「沒有錦衣衛或大內高手護駕？」

「大概沒有，此來純屬私遊，並非公幹。」

吳元俊最担心的是消息外洩，引來鷹犬爪牙，話雖如此說，他的心情仍如繃緊了的弓，送走韓師爺後，馬上來到別院，將上情告知衆人。

卜常醒揣摩了一下，說道：「就常情常理而言，可能正如韓師爺所言，老賊此來，純粹是即興遊湖，並無任何特殊的意義。」

吳元俊面帶憂色的道：「小弟是怕，經西仙日前一鬧，少飛在此的消息外傳，老賊另有陰謀詭計。」

方少飛想一想，道：「應該不會，果眞如此，大奸臣何至於專誠派人來通知咱們。」

彭盈妹道：「少飛之言不差，萬大智是個草包，或許有做糊塗事的可能，萬太師則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沒有理由洩自己的底。」

包不輸猛地一拍大腿，道：「這樣最好不過，咱們大可以利用這個天賜良機，宰掉這頭老狐狸！」

卜常醒字斟句酌的說道：「這件事咱們必須好好合計合計，不宜鹵莽，萬德山雖然罪惡滔天，該殺可殺，但暗殺朝廷重臣，畢竟非同小可，何況殺了一個萬德山

，還有一個萬貞兒，非僅消滅不了他們惡勢力，妖婦正可藉此大肆殺戮，株連無辜。」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依大哥之見，我們該如何面對此事！」

忽見魏總管入內稟道：「總寨主，布笠人弓先生求見。」

大家正為萬德山來遊湖之事憂心，不知如何應付才好，一聽布笠人來了，不由皆喜形於色，吳元俊忙道：「弓先生人在那裏？」

「巳至總寨客室。」

「快請！快請！」

「是，總寨主。」

魏總管躬身告退，四傑與方少飛迎了出來，不久，布笠人便來到別院，六個人馬上進入一間花廳，閉門密談。首先，四傑將方少飛的武功進境，生活近況，乃至西仙大鬧姥山的事，細說一番。對白芙蓉，包不輸至今仍耿耿於懷，憤憤不平的道：「說來眞丟人，以前是被王立死追活追，急急如喪家之犬，現在可好，西仙那個老妖婆又看中了姥山，想要趕咱們走，照着我老包的性子，早就跟她拚了，强龍不壓地頭蛇，合神州四傑之力，我就不信打不過一個白芙蓉，偏偏大哥顧慮多，一再委屈求全，心裏頭眞不是味道。」

布笠人遲疑一下，道：「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幸勿見怪，凡事兩害相權取其輕，包兄俠肝義胆，急人之難，弓某沒話說，就是性子太急，還好卜大俠處置得當，果眞打起來，結果不問可知。」

方少飛道：「結果會怎樣？」

布笠人道：「不是老夫說洩氣話，在座之人，沒有一個是西仙的對手，包括弓某本人在內。」

方少飛不服氣，道：「假如四位師父一齊上，再加上我呢？」

布笠人道：「頂多兩敗俱傷。」

「甚麼？還不一定是兩敗俱傷？」

「正是如此，要知道，高手過招，功力差一分，就會險十分，說兩敗俱傷是高估，稍有不愼，說不定就會有人命喪當場呢。」

「西仙這麼厲害？」

「當然，四大名宿都是頂尖的人物，豈是浪得虛名。諸兄忍辱負重，在此課徒練功，為的是除奸報國，倘若為逞一時之快，而毀了可用之身，豈不寃哉枉也。」

卜常醒連連稱善，彭盈妹亦有同感，包不輸則啞口無言，吳元俊說道：「照弓兄的意思，巢湖姥山豈不要白白的送給那西仙芙蓉？」

布笠人道：「那倒未必，好在咱們還有足夠的時間籌思對策，起碼要取得相等的代價。」

「弓兄有何高見？」

「譬如說可以跟她交換。」

「換？換甚麼？」

「換一顆或許多顆人頭。」

「顆誰的人頭？」

「萬貞兒父女、快刀王立、廬州三兇、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這些都很划算。」

此言一出，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彭盈妹，方少飛莫不欣然色動，這是絕妙的「借刀殺人」之計，若眞能以姥山總寨為代價，借西仙之力，除奸滅惡，可謂上上之策。

退而言之，就算西仙討價還價，不肯照單全收，只要能夠殺掉其中之一部份首惡份子，亦不無殺鷄儆猴的作用，對今後除奸的工作大有助益。

最重要的是，這一來奸黨必與西仙結下深仇，日後仇連恨接，自然爭戰不休，大大削弱了彼此的實力，堪稱一箭雙鵰，有百利而無一害。

於是，鐵掌遊龍吳元俊以肯定的語氣說道：「好，如果西仙白芙蓉再來，咱們就跟他以人頭交換，相信老寨主地下有知亦會欣然首肯的。」

西仙欲强佔姥山之事，本為 大屈辱，且極為棘手，經布笠人這一巧安排，反而製造出一個大好的除奸機會，大家如釋重負，連日來壓在心頭的陰霾總算一掃而空。

方少飛道：「弓先生，家父家母近況可好？」

布笠人道：「令堂思兒心切，近來身體大不如前，不過尙稱康健，勿須過慮。萬太師一口咬定你就是陰謀竊國者，並以此為藉口，幾次三番要捕方御史下獄，後因缺乏有力證據而作罷，未敢造次，方大人目前仍在繼續為除奸之事奔走呼號，但做法更為圓熟，安椿佈卡，不着痕跡，奠基紮礎，徐圖發展，寄希望於未來。」

方少飛聞言甚慰，繼道：「萬貞兒可又有甚麼新花樣？」

布笠人道：「這個婆娘，滿腦子的鬼主意，一肚子壞水，陰謀詭計，層出不窮，說也說不盡，道也道不完，只要她還活着；其他的嬪妃宮娥，乃至反對她的文武百官就沒有好日子過。」

彭盈妹氣狠狠的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看將來跟西仙交換的時候，乾脆將萬貞兒列為第一目標。」

大家齊聲讚好，只要拔掉這株毒草，萬德山頓失奧援，氣焰必然大為失色，除奸的工作等於成功了一大半。

方少飛道：「林玲隨神僧學藝南海，可曾藝成返京？」

布笠人道：「聽林大人說，目前巳離南海，正在返京途中，林姑娘師出名門，定非庸手，你也長大藝成，退守的日子，理當到此為止，該是採取主動反擊的時候了。」

醉俠卜常醒道：「眼前就有一個反擊的機會，尙祈弓兄妥為運籌。」

布笠人道：「甚麼反擊的機會？」

吳元俊道：「萬德山明日要作客姥山，想吃金錢魚。」

布笠人說道：「老夫正是為此事而來的。」

包不輸問道：「弓先生也知道這件事了？」

布笠人道：「老夫一得到消息，便匆匆而來，弓某是担心這中間另有毒計。」

卜常醒一愣，道：「弓兄可是有甚麼綫索？」

「唉！知道就好了，就是不清楚才令人心焦。」

「據說萬德山係為乃兄做壽而返，此

來純粹為了遊玩。」

「為他老哥做壽是實，遊玩則大有商榷餘地。」

「萬太師老奸巨滑，倘若另有圖謀，似無事先通知的可能。」

「卜兄所言固是，正因為萬德山老奸巨滑，誰敢保證他用的不是計中計？」

「此事不難查證，應有徵兆可尋，若有王闊、三兇、刀客等隨行，其居心自然不言可知。」

「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這些鷹爪並未跟在老賊身邊。」

「也許是弓兄多慮、老賊眞是為吃金錢魚而來。」

「事情恐怕不會如此簡單，王闊等人雖未跟萬德山南來，但也並未出現他處，陡然之間 這一撥子人全部失踪了。」

吳元俊霍然一驚，道：「弓兄是懷疑他們故意隱藏某處，待機而動？」

布笠人道：「弓某是怕萬德山表面上打着遊山玩水的旗號，令咱們疏於防範，實際上却令快刀王立率衆傾巢來犯，攻其無備。」

方少飛神色一緊，道：「果不幸而言中，後果實在不堪設想，這個大奸臣詭計百出，不可不防。」

卜常醒急問道：「弓兄可有何應敵妙計？」

布笠人道：「目前雖然尙不知老賊目的何在，我們必須作最壞的打算，老夫建議宴設『怡然亭』，以防不測。」

吳元俊道：「弓兄是說那座建在湖水之中，只有一橋可通的木造敞亭？」

「嗯，就是那裏，『怡然亭』四面環水，一旦有變，堵住小橋就可將他們困在亭內。」

「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皆靠水為生，這時候再將木亭破壞。王立、刀客再厲害也沒有皮調，弓兄妙計。」

「所以，希望吳兄即刻傳下令諭，將所有三十六寨的好手，尤其是水中的高手，全部調集總壇備用，老賊一到，便即入水侍候，待機而動。」

卜常醒道：「老夫等兄妹三人，該以何種身份面對此事？」

布笠人說道：「在可能範圍之內，最好不要公開露面，但憑吳兄一人，又恐無法應付突變，不妨喬裝成為侍者，隨機應變。」

發出一陣呵呵笑聲，又特意叮囑道：「化裝上可要多下一番功夫，被老賊識破可不是鬧着玩的。」

彭盈妹說道：「放心，吳三哥精通易容之術，就算弓先生隨老賊同來也識不破的。」

大家都有任務，就是方少飛沒有，心中甚感納悶，道：「弓先生，我幹什麼，聽說萬家棟，朱祐楨也要來，能不能狠狠揍他們一頓。」

布笠人笑道：「少飛，聽你二師父說，你的水中功夫青出於藍，巳不在師父之下，就躲在水中好了，萬家棟，朱祐楨若落水，可以略施小懲。」

方少飛困惑不解的道：「略施小懲？他們一個是大奸臣的內孫，一個是外孫，這樣豈不太便宜他們？」

布笠人的聲音有點改變，顯得很嚴肅，道：「少飛，還記得吧，你八歲那年，在小廟裏，老夫曾經說過，可以揍他們一頓，但不可傷人，現在也一樣，畢竟他們還是個大孩子，上一代的罪孽不應該由他們承當。」

朱祐楨實際上是眞正的方家二少爺方少英，而萬家棟則是獵人牛興的兒子牛大狗，不知布笠人是基於他口中所說的理由不願殃及後代？還是知曉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內幕秘辛，若是後者，則他的身份就更令人諱莫如深了。

方少飛巳經大了，對這樣的答覆，當然不盡滿意，想要追根究底，然而，話還沒有出口，布笠人便設詞告辭而去。

對布笠人，大家都有一份特殊的神秘感，他究竟是誰？是什麼身份，什麼來歷？他的消息為什麼這樣靈通？他還知道些什麼？他又在逃避什麼？

這是一個謎，一個只有布笠人自己可以解開的謎。

布笠人走了，這個謎却依舊留下來，留在大家的心中。

過去，也曾有人問過，但布笠人沒有說。

現在，大家相處日久，熟了，也不訪，大家反而不好意思再問。

大家相信，他一定有不得巳的苦衷。

大家更認為，他絕對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布笠人巳去，萬德山來訪在即，他們也沒工夫想這些事，要做該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必須作萬全的準備，可方立於不敗之地。

三十六寨散居各地，調集起來談何容易，吳總寨主一下子派出三十六條快船，同時傳令，結果有的由於距離太遠，往返費時，翌日近午，也僅僅到了二十六寨。

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方少飛，以及陸續到達的各寨高手，俱巳各就各位，總寨的大廳內僅餘吳元俊，魏總管與另外四名一流好手等六人，吳總寨主心焦如焚的道：「眞急死人，到時候人手不足，出了事情怎麼辦？」

魏總管趨前說道：「相去甚遠，時間又如此急迫，趕不及乃意料中事，請總寨主勿為此煩心。」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趕不及也就算了，最怕是那老賊到達之後，他們也及時來湊熱鬧，被萬德山識破就糟了。」

魏總管道：「這倒不會，屬下巳派船出去，叫遲到的各寨暫時勿來總寨，在數里外待命即可。」

吳元俊大加稱許道：「好極了，歪打正着，這樣咱們等於又多了一支伏兵。」

話至此，有人來報，萬太師巳到，吳元俊整一下衣冠，隨即領着其餘五人步出總寨，迎向碼頭。

萬德山的船好大好漂亮，龍頭雙桅，足有百尺來長，甲板上的艙房美輪美奐，萬大智正陪着萬太師，指指點點，有說有笑的，似正在欣賞山水。

展目望去，船上人數不算太多，僅零零落落十數人，吳元俊心下稍稍一安，暗想：「莫非咱們疑心生暗鬼，老賊眞的是來遊山玩水的！」

心念間，韓師爺已首先步下船來，肥胖的身材，走起路來像是在滾，三步兩步的迎上前來，道：「總寨主，一切都準備好了吧。」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幸不辱命，一切俱已就緒。」

韓師爺指着魏總管等五人說道：「魏總管他們來做什麼？」

吳元俊一怔，道：「準備來侍候老太師。」

韓師爺道：「老太師自有專人侍候，用不到，快請退下，有總寨主一人迎接就夠了。」

吳元俊留下這五名高手是有其特別作用的，一則可以隨時傳喚，與各路人馬連繫，再則一旦發生突變，打算用來封橋阻路，聞言甚覺訝然，但又不能不避，給魏總管使個眼色，叫他們潛往「怡然亭」待命。

眼見萬德山在廬州萬知府的扶持下，已自扶梯往下走，吳元俊忙不迭的迎至梯口，誠恐誠惶的說道：「草民吳元俊，恭迎老太師駕臨姥山。」

萬德山步下扶梯，緊握住吳元俊的手，笑哈哈的說道：「那裏，老夫來的鹵莽，有勞總寨主費神，聽大智說，總寨主當年曾救他一命，算起來我們萬家的大恩人哩。」

吳元俊忙道：「不敢，當年之事只是適逢其會，草民怎敢居功。」

就那麼三言兩語的工夫，朱祐楨，萬大才、萬家棟，張敏等人，已陸續步下船來。

接着又下來六個身材高矮不一，太陽穴高高隆起，顯然是內家高手，但穿的却是僕役的衣裳，吳元俊不識其為何許人，萬知府亦未作介紹。

萬德山遊目四顧，對此地的湖光山色讚不絕口，萬知府道：「老太師返京在即，來去匆匆，是先品嚐金錢魚？還是先遊山？不知總寨主是如何安排的？」

吳元俊胸有成竹的道：「老太師舟船勞頓，請先小歇，食過湖魚之後再行觀賞山色如何。」

萬德山倒顯得十分隨和，回答道：「客隨主便，總寨主怎麼安排，就怎麼辦好了。」

吳元俊躬身應諾，照着原定計劃，將萬太師一行引向「怡然亭」，萬大才一見是一個四面環水的亭子，只有一條獨木橋可通，臉色微微一變，道：「怎麼是一個亭子。」

言下之意，是嫌亭子太小，不夠氣派，豈是待客之道，也覺得太危險，恐生意外。

萬太師果然停下了腳步，吳元俊急忙解釋道：「金錢魚乃巢湖名產，最佳的吃法是活捉、現煮、現吃，才能享受到眞正的好滋味。」

廬州萬知府也在一旁猛敲邊鼓，道：「叔叔，想享受美味，非『怡然亭』莫辦，侄兒每次前來，總要在亭內消磨上大半天。」

萬太師瞧了他一眼，微有慍色的道：「大智，你除了吃喝玩女人之外，還會什麼，京裏邊風風雨雨，有關你的傳言很多，最好收斂一點，若是有什麼把柄落在方正，林田甫那一干人的手裏就麻煩了。」

萬知府唯唯應諾，老太師口裏說着，腳已踏上小橋，走進「怡然亭」。

「怡然亭」內甚是寬敞，早已擺好六張桌面，其中五張供萬德山，萬大才，萬家棟，朱祐楨，萬大智使用，另一張是專門為僕役準備。

另外，卜常醒喬裝成釣叟，正在憑窗垂釣。

包不輸是一身廚師打扮，正在升火待煮。

彭盈妹白裙白帽，則是一個標準的跑堂。

這三個人皆經過刻意的化裝，就算布笠人在塲，也休想認得出。

倒是萬太師的六名僕役，化裝術不怎麼高明，彭盈妹端茶送水中，略加注意，已認出來是快刀王立、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與兩名刀客所冒充。

從王立，廬州三兇的出現，使彭盈妹馬上意識到來者不善，萬德山果然是有備而來，自己兄妹師徒匿居姥山之事可能業已洩漏，暗道：「這樣也好，新賬舊欠，咱們就一下子解決吧，『怡然亭』下的大餐，保證是足夠爾等享用。」

忙將這個訊息，以目示意，轉達給卜常醒、包不輸、吳元俊，及在水中待命的方少飛等人。

王立一見亭內有閑雜人等，搶上去數步，一把抓住了卜常醒的肩胛，道：「總寨主，這幾個人是幹什麼的？」

吳元俊心內吃驚，口中不慌不忙的道：「啊，為了一飽老太師、皇子殿下，與諸位大人的口福，必須現釣，現煮，現上，他們三個人都是個中高手，千金難求，老太師若是嫌這些漁夫漁婦礙眼，可以立刻叫他們走。」

萬德山放聲一笑，道：「無妨，臨湖垂釣，乃人生一樂，老夫正想觀賞一下漁人的高超釣術。」

王立只好鬆開手，退立一旁。

卜常醒好高明的釣術，大家甫依序坐定，他已經釣上來一條活蹦亂跳的活魚。

實則卜常醒對垂釣純屬門外漢，吳元俊早已命人捕了一批金錢魚存放水中，只要釣鈎動一下，方少飛就會捉一條掛上，不費吹灰之力。

但萬德山等人眼見卜常醒速度奇快，釣術高超，却驚為神釣，嘆為觀止，齊將目光集中到他一個人身上來。

就在大家目馳神遊之際，魚香之味早已充塞「怡然亭」，包布書現學現賣，手藝還不賴，色香味俱佳。

當彭盈妹將一條條蒸、燉、燒、烤的鮮魚送上桌時，吳元俊指着那金黃色，大如銅錢的魚鱗說：「金錢魚最珍貴的就是魚鱗，必須連魚鱗燒才甘美可口，請諸位大人慢慢用，慢慢用。」

言畢，又退回原處，垂首而立，恭謹有加。

卜常醒不停的往上釣，包不輸不停的往上送，蒸、燒、烤，彭盈妹不停的往桌子上送，萬太師等人邊吃着鮮魚，喝着美酒，邊觀賞山光水色，其樂融融，看不出有絲毫惡

戰即將爆發的跡象。

正當吳元俊摸不透萬德山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時，萬大才開口了：「吳總寨主，光是吃喝悶得慌，總寨主可有安排什麼餘興節目。」

吳元俊愕然一驚，道：「韓師爺不曾交代，草民毫無準備，這——」

萬德山打斷他的話，道：「沒有關係，即興亦可，老夫倒有一個好主意。」

吳元俊恭恭敬敬的道：「請老太師示下。」

招一招手，立有一名刀客應聲行至桌前，萬太師笑容可掬的說道：「巢湖三十六寨，縱橫七海，稱霸五湖，麾下定有奇人異士，這樣吧，請總寨主派一個武林高手出來，跟本太師的護衛印證一下武學如何。」

吳元俊沒想到他會有此一着，更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這個時候自然也沒法與卜常醒等人商酌，只好故作推諉的道：「常聽知府大人言講，太師府臥虎藏龍，高手如雲，小寨螢火之光，怎敢與皓月爭輝呢。」

萬知府道：「不要緊，彼此比劃比劃，只要能博得老太師一笑就行了，無所謂輸贏。」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答應也不行，吳元俊只能將先前跟在自己身邊的一名護法叫進來，道：「這位爺想指導一下咱們的技藝，要虛心學習，不可莽撞。」

那護法點頭應命，萬太師及時笑容滿面的道：「總寨主太謙了，你儘管施展就是，能殺得了太師府的護衛，老夫重重有賞。」

刀客踏上半步，亮出了一把刀。

護法拉開架式，拔出了一支劍。

「請！」

「請！」

二人同時發話，同時發招，但是刀客快了半分，「開山斷流」，已一刀貫頂劈下。

護法嚇一跳，心說：「這小子的刀法好快！」急忙舉劍封阻，刀客的刀法不單是快，而且重，護法根本招架不住，一絲駭意方自腦際閃過，「咔嚓」一聲，劍已應聲而斷，只覺得在頭頂上一陣火辣，雙眼發黑，連慘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便魂歸西天。

一招，僅僅一招就要了一條命，刀客的功夫好厲害。

吳元俊看得瞠目結舌，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仍在繼續做他們份內之事，視如不見，聽如未聞，在心裏却在暗暗盤算，不知是萬德山喜歡拿殺人當消遣？還是已知皇子方少飛藏匿在此，故意示威，眞相未明前，四個人眉來眼去，決定暫時隱忍不發，靜觀事態發展。

萬德山面不改色的說道：「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貴屬顯非棟樑之才，總寨主大可不必為他而傷感，假如吳寨主不反對的話，老夫可以將這名護衛奉送，以為補償。」

吳元俊忙道：「謝謝老太師厚愛，愧不敢受，烏合之衆恐怕躭誤了這位爺的前程。」

萬德山哈哈笑道：「要不要全憑總寨主做主，暫且別談，倒是貴寨享譽武林，必有眞才實學之士，快請一位出來，給老夫的護衛一點顏色瞧瞧。」

吳元俊深知刀客功夫了得，再叫一個人來等於白白送死，忙道：「這位爺天人神技，草民下屬百不敵一，不敢再在老太師面前獻醜。」

張敏「哼」了一聲，道：「總寨主，老太師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別掃了他老人家的興。」

萬家棟也插言道：「是嘛，我爺爺最愛看人家打架，越是慘烈越好，誰要是能夠殺了這位護衛，爺爺一定會保他當大官的。」

你一言，我一語，看情形吳元俊如果不答應，就會傷「和氣」，而神州四傑的打算則是，為了皇子的安全，除非萬不得已，還不想跟他們正面衝突。

萬般無奈之下，只好隨便找來一名嘍囉，濫竽充數，虛應故事。

結果不問可知，一刀畢命。

接着，吳元俊又被迫叫進來兩個人，仍難逃刀客追魂一擊。

這簡直是有計劃的屠殺。

只是，這屠殺是在談笑之中進行。

神州四傑，以及在水中的方少飛等人，肺都氣炸了，但眼見快刀王立，廬州三兇，兩名刀客在塲，天曉得大船之內還藏有多少高手，拋開皇子的安危不談，連在水中的埋伏計算在內，一旦動起手來，依然沒有絕對的制勝把握。

沒有把握的仗，當然要愼重考慮，卜常醒暗示大家，要忍！忍！忍！

刀客已退，萬家棟却突然跳了出來，道：「爺爺，我也要玩。」

拿殺人當遊戲，這就是高德山教導出來的好孫子，萬大才道：「總寨主，貴寨可有與家棟相當的少年英豪，可否請出來陪小兒走幾招？」

吳元俊毫不考慮的道：「沒有。」

萬太師接問道：「總寨主難道不曾授徒？」

吳元俊道：「迄未收徒。」

萬太師道：「可是，老夫風聞，總寨主好像曾經收過一個徒弟。」

四傑聞言心頭俱是一震：「莫非老賊已經獲知內情？」

吳元俊還算沉得住氣，先打了一個哈哈。

笑道：「是啊，五六年前是收過一個徒弟，可惜這孩子不是練武的料子，待不到半年，草民就打發他回家了。」

萬德山並未深究，將孫兒家棟叫回來，道：「貴寨之內應該有更高明的人物才對，可否再請幾位一流好手出來，亮亮眞功夫，讓老夫一開眼界？」

吳元俊道：「本寨已經沒有人了。」

萬大才道：「巢湖三十六寨，少說也有三千人，總寨主在說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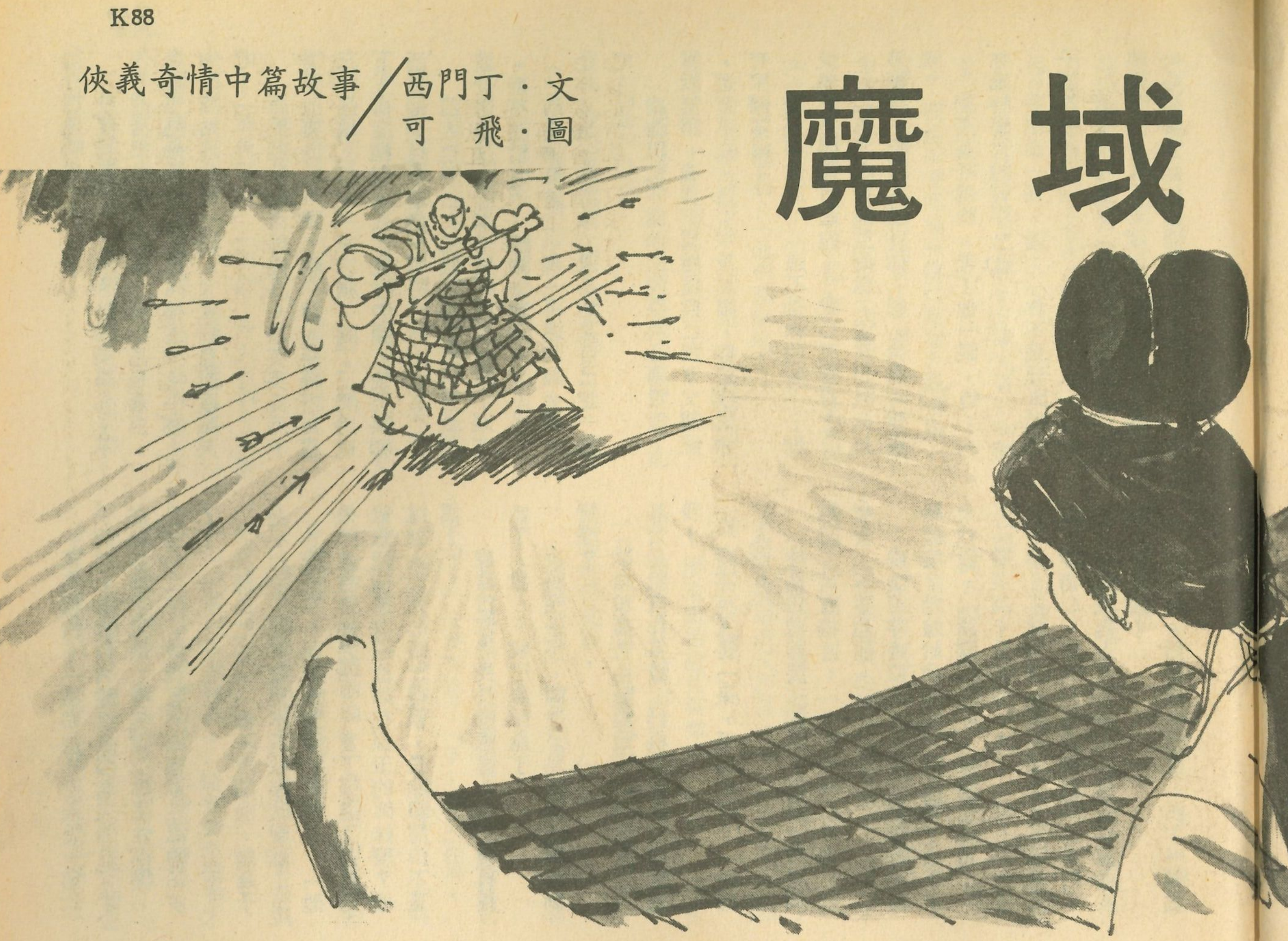
「事情是這樣的，唯恐擾了老太師的遊興，早在昨天夜裏草民就將總寨的人遣走了。」

此刻，快刀王立忽然一指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道：「這裏不是還有三位嗎？」

（未完‧六）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高樓、酒長劍挾持凌英傑、凌英英來登封找凌天鳳，半途被雙頭昰鷹龐金城擄走凌英英，萬高樓心中很氣憤，又被龐金城來信戲弄約鬥，使他們疲於奔走，一無所獲，「徒媳」凌英英被擄，「徒兒」凌浩田受凌天鳳挾持，正在四處找尋之際，忽發現樹林內有打鬥之聲，於是和酒長劍入內一看，原來凌天鳳和龐金城等幾個惡煞在林裏爭鬥，便先將凌浩田救起，凌天鳳本不是衆惡煞的對手，見萬高樓、酒長劍、凌浩田接鬥，連忙退出，龐金城不是萬高樓的敵手，想挾持凌英英對敵，卒被凌浩田將她救出，凌英英不顧父親勸止參加戰陣……

好色求淑女　厭父喪天良

閔秋江忽然繞過大樹，把懷中的「小花」放出，那條七彩斑斕的蛇兒，沿樹爬上去，再轉到前面，盤踞在酒長劍頭上橫枝等候機會，酒長劍懵然不知，他看不到樹後的情況，只求趁對方落後，盡早了結他。

牟長盛心知閔秋江必有用意，也不招呼，邊戰邊退！

閔秋江見狀只好再度攻擊，將酒長劍迫至樹下，忽見他蛇形劍下刺酒長劍的大腿，配合牟長盛自側攻擊的鋸齒刀。

酒長劍微閃三尺，長劍格開鋸齒刀，隨即反斬對方小臂。

閔秋江蛇形劍一橫，依然刺向酒長劍的大腿，酒長劍一跳而起，腳底反蹬蛇形劍。

就在此刻閔秋江懷中的「小白」又自衣領裏竄了出來，無聲無息地向酒長劍噬去。

酒長劍大叫一聲，左掌反手在樹幹上一拍，借力橫飛七尺，堪堪避過攻擊，與此同時，伏在樹上的「小花」也突然飛下，向酒長劍後頸噬去。

這一着才是閔秋江的毒招。

酒長劍凌空不能再「移形換位」，只見他長劍反後一劈，「嗤」的一聲響，「小花」竟被他一劍劈爲兩段！

酒長劍亦因此驟失重心，落地時，一跤摔倒，牟長盛見機不可失，立即躍前，揮刀砍下。

酒長劍臨危不亂，一滾滾開，閔秋江顧不得傷心「小花」被殺，揮劍自另一端衝來。

酒長劍在地上瞧得分明，脫手將長劍向他拋去，說時遲，那時快，牟長盛第三刀又至，酒長劍空手沒法抵擋，忽然向對方脚下滾去，雙臂一合，拚命一扯，將其扳倒，隨即騰身而上，手脚一沉，擊在其脅下。

這一記只打得牟長盛裂咀痛哼，酒長劍正想再給他一記狠的，閔秋江已格飛長劍，搶了過來。

酒長劍一個觔斗，自牟長盛身上滾開，挺腰躍起，一腳踩在牟長盛的右手腕上，再借力斜飛，閃開閔秋江第二劍。

這幾招兎起鶻落，一氣呵成，令人目不暇接，閔秋江急迫不捨，但酒長劍已彎腰撿起長劍，回身將他格開，猛一聲大喝，飛起一腿，將閔秋江踢飛。

酒長劍是想追擊，乘機取其生命，牟長盛已自地上爬上來，以左手揮刀阻攔，酒長劍自然不懼，可是恰在此時，背後傳來凌英英的一聲痛呼，他雙脚陡地一軟，凌空倒飛，一個觔斗翻下。

原來凌英英爲救凌浩田，被鄔平野在小腹上擊了一記，痛得她花容失色。

凌浩田趁她再受攻擊，拚命護着她。

幸而酒長劍已至，說道：「你們都退下。」

「凌姑娘，你快退下休息。」

鄔平野臉色大變，他跟凌浩田惡鬥已久，體力已消耗得七七八八，見到酒長劍心頭已自寒了幾分，但仍不退縮，揮拳猛攻。

酒長劍道：「你這樣只會死得更快！」話音未落，「噗」的一聲，劍尖已在其胸膛上劃了一道血槽。

閔秋江與牟長盛，驚魂稍定，再度上前圍攻酒長劍。

那邊廂的萬高樓已經覓得良機，雙腿齊飛，「砰砰」兩聲，將牟長盛兩個手下踢斃。

龐金城趁萬高樓身子凌空，也及時躍起，雙掌齊出，急拍萬高樓後背。

萬高樓左足尖在右足面上一點，硬生生才拔高幾尺，堪堪閃過那兩掌，但龐金城亦非省油燈，雙臂一舉，化掌爲掃，萬高樓足踝吃他一掃，只覺一陣火辣辣地疼痛，身子也因此斜飛而去。

只見他伸臂抓住一根樹枝，扳腰一盪，斜飛落地！

龐金城知道如今只是倖勝一招，再打下去，必敗無疑，而且同伴亦先後受傷，沒法取勝，是故畢直落地之後，反向酒長劍衝去，喝道：「看掌！」

酒長劍武功雖然高强，但以一敵三亦甚吃緊，聞言大驚，忙不迭飛開丈餘，龐金城叫道：「點子硬，風緊扯乎！」

牟長盛等人亦不敢久耽誤，四人奪林而去，萬高樓揚聲道：「龐金城，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老子也要取你狗命！」

酒長劍問道：「老萬，追不追？」

萬高樓雙脚原地踏步，舒筋活絡。「算了，錯過今日，尚有明日，小林，你傷得怎樣？」

凌浩田早已一屁股坐在地上，盤膝運功調息，萬高樓走到他背後坐下，把嘴抵在他「靈台穴」上，用渡氣輸送內力，助他療傷。

酒長劍問道：「凌姑娘，你可曾受傷麼？」

凌英英低聲道：「不碍事！」

「凌姑娘恩怨分明，不惜與令尊翻臉，酒某佩服之至？」酒長劍手腕一翻，瀟洒地將劍插入鞘內。

凌英英不知爲何見到他，心頭便有種異樣之感，不敢與他目光相觸，低頭道：「如今已事過情遷，我……要回家……後會有期！」

酒長劍忙道：「適才令尊的話，姑娘忘記了乎？」

凌英英沉吟道：「家父只是一時氣憤，料不是眞的！」

「萬一是眞的呢？」

「晚輩求他原諒……」

酒長劍道：「求他原諒？該求人的是他不是你，令尊欺世盜名，幸好姑娘出汚泥而不染！」

凌英英淡淡一笑，道：「再見！」

正轉身欲行，却又讓酒長劍喚住：「姑娘不等林少俠醒來，再向他告辭？」

凌英英猶疑了一下，終於再站定，酒長劍微微一笑。「假如令尊不肯收回成命，姑娘有何打算？」

凌英英心頭亂得很，聞言只輕輕搖搖頭，酒長劍道：「姑娘若不肯跟咱們的，不如由酒某送你回家，相信令尊一定不敢爲難你！」

凌英英吸了一口氣，道：「酒大俠好意，晚輩心領了！」她正在不知如何應付他之際，幸而萬高樓已收了掌，忙問：「萬……前輩，林大哥傷勢重不重？」

萬高樓拭去汗跡，道：「他傷勢不輕，非休養幾天不可！凌姑娘，你最好留下來，服伺他幾天！」

凌英英爲難地說道：「但是，家父那裏……」

酒長劍已截口道：「令尊正在氣頭上，你此刻回去，只怕任你怎樣求他，亦不能改變他的主意！」

萬高樓道：「老夫雙臂已殘，不能服伺湯藥，他數番救你，你不是要報恩麼？」

如今正是時候！」

凌英英想了一下，終於點頭應允，不久，凌浩田亦站了起來，臉色甚是蒼白，走路也晃晃盪盪的，萬高樓道：「小林，你跟凌姑娘各乘一騎，大家到登封歇幾天吧！」

酒長劍扶凌浩田乘馬，凌英英自然不需要他襄助，一躍上鞍，四人兩騎在黃昏左右進城，找了一家客棧，開了三間房歇下，萬高樓與凌浩田住在中間，凌英英和酒長劍則住在兩頭。

四人也不出去吃飯，叫小二將酒食送進凌浩田房中，萬高樓叫酒長劍開了藥方，凌英英忙道：「晚輩去買藥。」

酒長劍笑道：「萬一再遇到龐金城，豈非又是一場危險，還是酒某自己走一趟吧！」

凌浩田忙多謝他，凌英英心事重重，默默無語，凌浩田見她為自己跟家父鬧翻，過意不去，道：「凌姑娘，都是我累你有家歸不得！」

凌英英忙道：「這不是你的錯……你受傷都是因我而起的……我心裏難安！」「上次在鄭州見到你，因為怕跟你兄弟衝突，所以不敢叫你，嗯，你幾時要成親？」

凌英英紅着臉，瞪了他一眼，道：「你幾時學來的輕浮？」

凌浩田一怔，道：「你不是要跟溫公子成親麼？」

凌英英啐道：「鬼才要跟他成親，那紈袴子弟，又不老實……是爹利令智昏，一心要將我嫁給他罷了！」

萬高樓道：「凌姑娘，老夫說一句公平的話，當日你倆雖然是因老夫强迫，才在絕谷拜了天地，但其實小林生性淳樸，又宅心仁厚，依我看，比那個姓溫的好多了！」

凌浩田忙道：「你不要胡說，她是千金小姐……我，我根本不敢存此奢念！」

凌英英心頭稍為舒暢，暗忖道：「他果然是有自知之明。」當下笑道：「萬前輩忘記他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師妹麼？他這個人『死心眼』得很，是除却巫山不是雲！」

凌浩田忽然長長嘆息道：「不要再提她了，我……我已忘記她了！」

凌英英一怔，問道：「你師妹移情別戀麼？」

凌浩田痛苦地點點頭，半响才道：「其實是我自作多情，她根本從來未喜歡過我！」

凌英英又是一呆，囁嚅地道：「她嫁了人麼？」

凌浩田忽然笑了起來，笑得十分凄厲難聽，萬高樓道：「大丈夫何患無妻，這種女人不要也罷。」

凌浩田呻吟似地道：「你們知道她嫁給誰麼？她嫁給我師父，跟他懷了孩子才來找我，『插贓嫁禍』，叫我吃官司！」

凌英英十分同情，道：「想不到你這般不幸……林大哥，天下間女人多得是，你不要傷心，以後一定能夠找到合意的，嗯，我還以為上次在鄭州跟你在一起的，就是你師妹！」

「不是，她是個好姑娘，姓丁叫潔雲，是大覺寺鐵木師太的徒弟！」

萬高樓一怔。「她是尼姑？」

「以前是的，現在還俗了！」

凌英英忍不住問道：「她是為你還俗的？恭喜呀！」

「不是的……」凌浩田一急，胸膛發痛，連忙伸手按住。

萬高樓笑嘻嘻地道：「凌姑娘你呷什麼乾醋，小林不是風流種，你放心！」

凌英英輕啐道：「他是不是風流種，與晚輩何關？我有什麼不能放心的？」

凌浩田也脹紅着臉道：「萬前輩你不要……晚輩跟凌姑娘一樣，也是姓凌！」

萬高樓愕然，道：「你怎地突然改了姓？」

凌浩田又嘆了一口氣，道：「我本就是姓凌，家父帶晚輩走難到大覺寺，後來死了，晚輩敎一個姓林的善人抱去撫養，後來又因為家逢賊刦，才被家師抱上五老峯……」

萬高樓怒道：「不要再喚他師父，這種人連老夫也不屑與之為伍！」

凌浩田接道：「凌姑娘以前那回事，你不用担心……我不會迫你……而且，如今我也是姓凌！」

萬高棧道：「姓凌又怎樣？他們凌家的祖先在齊魯，跟登封相差千里！」

門外忽然有人接道：「男女同姓，始終不好，人家怎知道祖先不同籍！」

萬高棧怒道：「老酒，你何必破壞小夥子的好事？你今年巳多大？可以做爺爺了！」

酒長劍自外面進來，斥道：「胡說！我老酒尚未成親，怎做爺爺！」

萬高樓說道：「老夫勸你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人家凌姑娘可不會上你的惡當！」

凌浩田奇怪地望着他們，萬高樓又道：「小林，不不，小凌，這位酒前輩，以前就與老夫齊名，一向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有個外號叫『長劍一杯酒』酒長劍！其他的老夫都沒意見，就是好色！」

酒長劍道：「子曰：食色性也，好色乃英雄所為，有何不可？」

萬高樓冷哼一聲：「好色風流也沒有個準則……」

酒長劍沉聲道：「老萬，你今日是要跟老夫吵架麼？」

萬高樓驚哼一聲，凌浩田道：「兩位前輩既然是多年好友，又何必因小事而傷感情？」

酒長劍冷笑道：「聽到沒有？這只是一件小事！」

萬高樓心中不服，却不想跟他鬧翻，凌英英更加不知說些什麼，幸而小二敲門。「客官，酒菜來了！」

萬高樓忙道：「送進來！」小二捧着酒菜進來，一一放在桌上，酒長劍將藥交給他，道：「照藥方替我煎。」小二應諾而去。

萬高樓道：「凌姑娘扶小凌下床！」

凌浩田忙道：「不用！」掙扎着下床，坐到椅上來，凌英英打橫坐在他旁邊。

酒長劍道：「老萬，你不叫人餵食？小凌傷重得很，可不能服伺你！」

萬高樓冷哼道：「老夫自有辦法！請凌姑娘替老夫挾幾箸菜放在碗中！」

凌英英跟他相處過不短的日子，早知他的困難，依言替他挾菜，萬高樓低頭用力一吸，把碗中之菜，整塊吸進嘴裏咀嚼起來！

凌英英問道：「林……凌大哥，你那位丁姑娘呢？」

凌浩田邊吃邊將自己被凌天鳳擄走，以及與丁潔雲的經過說了一遍，道：「若非我有傷在身，我一定去找她！」

凌英英眼圈兒一紅，道：「都是家父不好！」

萬高樓道：「他簡直無恥！」

凌英英沉聲道：「江湖上再壞的事也有人做……這怎算無恥？」

凌浩田道：「是我自願代替海大哥的，也怪不得他！」

凌英英滿懷心事，放下筷子道：「他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萬高樓道：「那只是以前你年紀小，還看不清他的眞面目！」

酒長劍道：「姑娘不必傷心，凡事有咱們帮你解决！這樣的家庭，不要又有何損失？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安身？何况姑娘巳長大了！」

凌浩田道：「她總是回家的好！」

凌英英道：「別說了……」

酒長劍道：「不錯！今天有酒今天醉，來，大家敬一杯！」他喝了酒又道：「剛才酒某在街上買藥時，見到易長鋒和呼延漢父子！」

萬高樓道：「登封一向多武人走動，有何奇怪！」

凌浩田忽道：「凌姑娘，今日為何不見令弟英漢？」

凌英英說道：「爹送他去商丘秦家學藝！」

酒長劍道：「聽說秦翰有個女兒長得很漂亮！」

萬高樓冷冷地道：「再漂亮如今也不如凌姑娘！」

酒長劍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假如你不對凌姑娘動邪心，老夫才不管你！」

酒長劍哈地一聲笑：「你徒弟巳有丁姑娘，凌姑娘又非看上他，酒某動不動邪念，與你何關？」

凌浩田怕凌英英難受，忙道：「我很睏，請大家快點吃吧！」四人再不說話，一口氣吃了飯，萬高樓叫小二送水進來，給凌浩田洗臉。

酒長劍道：「凌姑娘也該洗澡上床休息。」

萬高樓道：「姑娘還是住在這裏比較安全！」凌英英想了一下，終於點頭。

酒長劍叫了起來：「孤男寡女，你叫他們住在一起？」

萬高樓淡淡地道：「他們同房巳不知多少個晚上，一點事都沒發生！」

酒長劍轉頭問道：「小凌，這可是眞的？」

凌浩田紅着臉道：「晚輩雖然讀書不多，可也懂得非禮勿視，非禮勿動！」

酒長劍伸手在他肩上輕輕一拍道：「小子，酒某不當你是『太監』，但你知道這會傷凌姑娘的心麼？難道她不漂亮？」

凌英英道：「酒前輩，你再胡說八道，晚輩可不客氣了！」

「算我唐突了佳人，再見！」酒長劍見無下手之機，終於離開，萬高樓叫小二把殘羹收拾出去，也回房了。

凌浩田低聲問道：「凌姑娘，你還信任我麼？」凌英英不明所以，但仍點頭，凌浩田吩咐小二送盆澡湯來，凌英英這才知道他的用意，登時臉紅耳赤！

未久，小二送湯進來，凌浩田放下蚊帳，躺在床上。凌英英關上門窗，匆匆解衣洗澡，自她被萬高棧抓來之後，便未洗過澡，因此有機會便洗個痛快。

床前蚊帳嚴絲密縫，凌英英對凌浩田放心得很，她忽然覺得凌浩田實在也有很多優點，最低限度像這樣的丈夫，絕對不會去拈花惹草，只是少了許多閨房樂趣。

凌英英洗了澡，又叫小二送熱水給凌浩田洗，她則躲在床上，她自己也覺得這種處境實在奇異，也不能向人啓齒，假如讓父親知道，他必暴跳如雷。

待得凌浩田洗好澡，小二又送藥湯進來，凌英英親自餵他喝，凌浩田忙道：「我自己喝，不敢勞煩你！」

凌英英瞪了他一眼，道：「你不讓我報恩，要我永遠欠你的情？」

「我根本沒想到要你報答，不過你認為這樣會心安一點，我也不反對！」

凌英英用湯羹餵他，凌浩田忽又想起以前姜玉英也曾這樣餵過自己服藥，不由神馳物外，凌英英問道：「你在想師妹還是丁姑娘？」

凌浩田臉上發熱，忙說道：「沒有此事！」

凌英英雙頰微泛紅暈，輕聲問道：「是你師妹漂亮，還是丁姑娘漂亮？」

凌浩田吸了一口氣，道：「我告訴你，我今次見到師妹，原來她並不漂亮！」

你以前不是說她美若天仙？」

凌浩田訕訕地一笑，道：「以前我……唉，別提了！」

「你還未答我，丁姑娘到底長得怎麼樣？」

凌浩田心中奇怪，忖道：「她為何老是問這個問題？」當下看了她一眼，覺得她貌賽刁嬋，不由衷心地道：「凌姑娘，其實你也很漂亮！」

凌英英臉紅過耳，心頭一甜，啐道：「你說到那兒去了？我比你師妹難看得多了！」

「不是，你眞的比她漂亮！」

凌英英垂下螓首，道：「丁姑娘才漂亮！」

「她跟你各有千秋……我是分不出誰較漂亮！」

凌英英嘟着小嘴道：「當然是她！」

凌浩田忽然道：「凌姑娘，你為我跟你爹鬧翻，我心裏難安，假如你爹堅持不讓你進門，你有何打算？」

「我才不担心！」凌英英長身道：「而且我也不是為你，而是……」

「對啦，你是為了正義！」

凌英英白了他一眼。「你也懂得大道理？我如今反而糊塗了，凌大哥，你心目中誰才是大俠？」

凌浩田一呆，想了一陣，覺得所認識

的只是鐵木師太和伍鐘最正派，可是他倆一個遊戲人間，一個「出世」，不像大俠，當下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你聽過余修竹這個人麼？」凌英英見他搖頭，不由訝然道：「連『南修竹，北天鳳』你也未曾聽過？他也是位大俠，聽說名頭比家父只强不弱！」

凌浩田道：「希望他是一位眞正的大俠！」

凌英英心頭一痛，借着拿碗出去，掩飾窘態，在走廊上，她見到酒長劍開門偷窺，心生警惕，急忙回房關上門戶。

凌浩田要下床。「凌姑娘，我睡地上，你來吧！」

凌英英道：「如今天寒地凍，你身上又有傷，怎可睡地板？」

「那我就坐在椅上過一夜！」

凌英英紅着臉道：「這張床難道不能睡兩個人？」

凌浩田微微一愕，凌英英已鑽了入來，貼牆睡下，然後道：「快將燈吹熄！」

凌浩田吹了燈，却感猶疑，凌英英嗔道：「我是母夜叉還是雌老虎？」

凌浩田支支吾吾在床緣躺下，中間空着許多地方。房內氣氛有點異常，一時之間，兩人都不知該說些什麼話。

半晌，凌浩田忽覺空氣有異，似有一股異香，薰得他渾身舒服，不由訝然地，問道：「凌姑娘，你聞到麼？這是什麼香味？」

凌英英暗嘆一聲：「傻蛋就是傻蛋，若嫁給這種人，還有什麼意思？」嘴上却硬巴巴地道：「聞不到？」

「眞的，不信你再嗅嗅，很好聞！」

凌英英紅着臉道：「許是你那丁姑娘身上的香氣！」心中又想道：「總算他還不痴呆，到底分得出好聞不好聞！」

凌浩田詫聲道：「丁姑娘也不知在何處？怎聞得到？你，你跟我開玩笑？」

凌英英沒好氣地道：「喝了藥早點睡吧！」

凌浩田眞的合上眼，正在恍惚之際，忽又聞凌英英咄咄地道：「凌大哥，你說我爹會否收回成命？」

凌浩田含糊地道：「你不是說你不担心麼？」

「傻蛋！」

凌浩田有點清醒，忙轉頭問道：「假如他眞不認你這女兒，你準備去那裏？」他焦慮之情，溢于言表，黑暗中見到凌英英一對眸子閃着光，急忙又別過頭去。

凌英英心頭一暖，暗忖道：「可惜他是傻蛋，要不他一定是個愛惜妻子的男人！」當下反問道：「你認爲我該去何處棲身？」

凌浩田抓抓頭皮，問道：「你沒親戚麼？」

「假如有可靠的親戚，我還用得着問你？」

「那……」江湖到處風險，你孤身一個，實在不宜到處亂跑！」凌浩田想了一下道：「你是爲我才無家可歸的，如果你不嫌我蠢，不如咱們去一個沒人住的地方，開荒耕田，自給自足……不行，你是千金小姐，那種生活一定過不慣！」

凌英英心頭一揪，澀聲道：「你是說我跟你兩個？」

「還有丁姑娘！」凌浩田脫口道：「她現在也無家可歸，我已答應讓她跟我去耕田！」

凌英英輕嘆一聲，暗暗忖思，道：「就不知丁姑娘有沒有誤會他的意思？奇怪，他年紀已不少，難道還不懂得談男女情愛？」

凌浩田仍喋喋不休地道：「丁姑娘是個善良的人，你要加入，她一定不會反對！假如你見到她，一定會喜歡她！」

凌英英冷冷地道：「你說得對，那種生活我過不慣！」她知道再討論下去也無結果，索性轉身睡覺，可是前途茫茫，心生憂慮，又怎睡得着？

凌浩田給她提起丁潔雲，也甚憂慮，同樣心潮起伏，忖道：「萬一丁姑娘發生意外，要辜負鐵木師太的托付！」他睡不着索性坐了起來，盤膝運功療傷！

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共床異夢，各懷心事，竟無一絲旖旎風光可言。

× × ×

次日早上，凌英英又餵凌浩田服藥，她生恐酒長劍胡纏，索性跟凌浩田並肩坐在床上，萬高樓只道兩人感情經此後而有進展，暗暗高興。

吃過午飯，萬高樓又乘機傳授點穴功夫與凌浩田，雖凌英英在旁，亦毫不避忌，反而不時向她詳細解釋。凌英英覺得他跟以前去絕谷中的表現，完全不一樣，心中暗忖道：「難道他變好，爹爹反而變壞了？」

三人傳渡了個多時辰，凌浩田內傷未癒，倦極而眠。萬高樓悄悄問道：「昨晚你們兩個怎樣了？」

凌英英道：「還不是跟以前一樣？」

「可惜可惜！」萬高樓搖頭嘆息。

「可惜什麼？」

「可惜你們無緣，老夫這次才發覺其實你是個好姑娘！」

凌英英紅着臉，吶吶地道：「常言道無緣莫强求！」

「凌姑娘，假如你沒處好去，老夫願意保護你！唉，有時我會生出怪念頭，覺得住在絕谷也有好處，起碼沒有這許多煩惱！」

凌英英深有同感地道：「晚輩也有此感！」

「不如咱們重回絕谷吧！」

凌英英根本沒有此意，她年方少艾，怎肯去過那種生活？萬高樓察言辨色，心頭雪亮，大笑一聲，道：「老夫只是跟你開玩笑而已！」

經此一席交談，凌英英漸覺得萬高樓可以親近，再無以前的厭惡了。

九日之後，凌浩田內功已癒了八九分，他再也不窩在房裏，乃對萬高樓道：「萬前輩，晚輩想出去打探一下身世，希望能找到親戚？」

「你可得小心，早去早回，免得老夫掛懷！」

凌英英忙說道：「凌大哥，小妹陪你去！」

凌浩田沉吟了一下，終於答應，兩人出了客棧，放步而行，路經一爿醬油店，見掌櫃已年登七旬，凌浩田便走進去向他

打探凌覺賢家人的下落，那掌櫃說不知道，兩人只好又去別處。

一連問了六七家，都沒有人認得凌覺賢，直至最後，才在一爿故衣店裏問到一點消息。「你說的那位凌覺賢，可是武功很高，又喜助人的麼？」

凌浩田不知他父親爲人如何，但直覺上認爲父親必是英雄，便連聲應是。「老闆，你知道他還有親人麼？」

故衣店老闆道：「這個老朽便不知道了！因爲凌壯士是由城外搬來的，但住了幾個月，便發生意外了，聽說那天晚上有仇人登門尋仇，連房子也被放火焚燒了。後來在火場裏找到兩個女人的屍體，一個是他妻子，另一個是丫頭，凌壯士跟他兒子則不見了，也許他武功高，逃過魔掌，不過這些年來，都不會見他回來過，公子不提，老朽也忘記了！」

凌英英問道：「他家那座房子，原本在那裏？」

「吹！就是斜面那一棟，那塊地一直荒廢着，已爲官府收回，五年前對面那個蘇老闆才買下建了那座瓦屋！」

「他在城內沒有親戚？」

「沒有，一個也沒有……除非是很疏遠的，但老朽也不清楚！」

「有沒有較談得來的朋友？」凌英英口齒伶俐，代凌浩田問：「他妻子外家還有什麼人？」

「凌壯士雖然樂於助人，爲人也和靄，却沒有來往特別密的朋友！他妻子梁氏，沉默寡言，又深居簡出，她娘家的情況，老朽也不知道。」

「可知他是由那條村搬來的？」

故衣店老闆忽然提高了聲調，說來奇怪，他一向不提這件事，老朽懷疑他是爲了逃避仇家才搬來的，但聽他的口音，則肯定是附近的人氏！」

凌浩田見再也問不出什麼來，只好告辭，出了故衣店，凌浩田忍不住讚道：「凌姑娘，你眞聰明，我心中想要問的，都讓你替我問了！」

凌英英淡然一笑，默默地跟着他走了一段路，眼前已來到客棧附近，她忽然道：「凌大哥，我想回家了？」

凌浩田回頭問道：「如今就回去？」

凌英英點點頭，道：「請你代小妹向萬前輩告辭！」

凌浩田抓抓頭皮。「你不親自向他告辭？」

「不，小妹怕酒前輩……」

凌浩田心裏明白，道：「那請你等一等，我回去向萬前輩說一聲，然後陪你回家！」

凌英英一愕。「你陪我回家，家父可不會放過你，而且我二哥恨你入骨！」

凌浩田道：「我不怕！而且我送你到鄭州便在客棧等你！如果你爹准你回去，那就最好，要不你便到客棧找我，再商量去處！」

凌英英有點感動，期期艾艾地道：「凌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但你還要去找丁姑娘，何況此處離客舍並不遠，路上也安靖得很，而且我也怕家人再誤會！」

「誤會什麼？我也是姓凌嘛！至於丁姑娘，反正已分散這些天了，又不知道她去了那裏，慢慢再找不遲，而且你是爲了我才跟令尊鬧翻，不送你回去，我心裏難安！」

凌英英想了一下，道：「你要送我回家也行，不過不許你回客棧，否則酒長劍知道之後，更生麻煩了！」

凌浩田急道：「不告而別不好，更讓萬前輩等担憂！」

凌英英道：「咱們寫封信，僱人送去給他，這不就行了？」

凌浩田這才轉憂爲喜，說道：「這封信就由你寫！」兩人到一飯館借了紙筆，寫了一封短信，拋下幾個銅板，請掌櫃派人送去。辦好了這件事，兩人便急急出城去了。

由於凌英英是突然離家的，身上毫無分文，而凌浩田也只有幾塊碎銀，因此兩人不敢買馬，安步代車。

「凌大哥，你內傷好了沒有？」

「已經不大碍事！」

凌英英道：「希望路上不要再碰到龐金城！」

凌浩田忽然問道：「凌姑娘，你老實告訴我，我是不是很惹人討厭？」

凌英英言不由衷地道：「誰說的？你是好人，人家怎會討厭你？」

「你不用安慰我，我自己知道我很蠢！以前我師父和我師妹也常罵我是天下第一笨蛋！」

凌英英道：「這次見面，小妹覺得你比以前聰明了許多？」

凌浩田喜道：「是眞的？唉，看來我還是適合在山窩裏耕田種菜，江湖生涯並不適合我！」

凌英英道：「其實你如今武功已很好，只要小心一點，也沒有幾個人值得害怕的！」

兩人談談說說，路上頗不寂寞，中午見一個小集有麵家，便進去裏腹，凌英英身無長物，要凌浩田這又醜又窮的小子付帳，心中頗有感觸。

由於店裏的食客頗衆，兩人的座頭靠櫃台，接近大門，因此出入的人，都逃不過他倆的眼睛，登封武人出入多，食客中有一部分是武林中人，幸而並沒有龐金城那夥人！

剛想離座時，忽見一個四十多歲，身材修長，蓄鬚的漢子走到櫃前，問道：「請問掌櫃可曾見到一個中年男人，帶着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少女的，在此打過尖沒有？」

掌櫃想了一下，搖搖頭。「沒有。」

那中年漢子謝了一聲，翻身出去，不料，接踵而來的是個和尚，身材矮小，面如冠玉，像個天眞可愛的少年人，掌櫃一見到他，亦即站了起來，含笑道：「大師要來吃麵，老朽叫他們另備碗筷。」

那和尚笑嘻嘻地道：「你以爲老衲來吃麵？錯了，老衲是來問話的！」

掌櫃毫不爲忤，哈腰道：「大師有話請問，老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將凌浩田身旁的那張櫈子一把拿了過去，以袖拭櫈，道：「大師請上坐，小三子，沏壺茶來！」

和尚忙道：「不急，先問清楚再喝，施主可曾見過一個和尚，帶着一位姑娘在

此經過。」

掌櫃一怔，問道：「那和尚是怎生模樣，那姑娘容顏又如何。」

「那和尚長得斯斯文文，身材頎長，年紀看來在四十餘歲，穿一襲大紅袈裟，那姑娘呢……嗯，老衲只聽人說，可沒仔細問過！」

「今早是有幾個和尚經過小店，但都是貴寺的火工，沒有大師所說的！」

那和尚忽然看了凌英英幾眼，再望一望凌浩田，凌英英暗道：「這和尚的賊眉賊眼好生無禮。」

和尚問道：「兩位施主貴姓。」

凌浩田道：「小姓凌。」

「那位姑娘呢？」

「亦是姓凌。」

「兩位是兄妹。」

凌浩田尚未回答，凌英英忍不住搶着道：「大師是出家人，管人家是不是兄妹作甚？」

和尚哈哈一笑，更像孩童。「施主誤會了，老衲因聽人說有位女施主被一位中年漢抓走，後來又有個大和尚追去，這大和尚可不是好人，所以想去看個究竟，伺機救那女施主，因見姑娘跟那女施主年紀相若，所以多問幾句？」

他臉如孩童，却自稱老衲，給人一種滑稽之感，凌英英說道：「如此倒是我誤會了，多謝小師傅好意，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和尚自稱老衲，她故意叫他小師傅，那和尚也不生氣，喝了一杯茶便告辭離去，掌櫃親送至門口，凌英英趁會帳時問掌櫃：「這小和尚從那裏來的？」

掌櫃幾乎失笑。「大師已六十多歲，那姑娘還喚他小和尚。」

凌浩田大聲道：「六十多歲，那有這個樣子的。」

「大師是少林寺的高僧，佛號乘蓮，聽說他練的是童子功，功力深湛，又天賦異稟，在十五歲時便已進入化境，是以望之依然如童子！老朽聽人說，武林中人有人暗地稱他爲『不大和尚』！」

凌英英秀眉輕皺，喃喃地道：「我怎沒聽爹爹提過？」

掌櫃道：「乘蓮大師甚少下山，每次出現都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認識他的人甚少！」

凌浩田與凌英英出店，在小集外又遇到幾位老道士，凌英英細聲對凌浩田道：「不知有什麼大事，突然有這許多大人物來這小集？」

凌浩田說道：「咱們趕路要緊，不要多生枝節，萬一再遇到危險，我可担當不起。」

「誰要你担當什麼？」凌英英噘着小嘴道：「你害怕的便自個回去吧，我自己回家。」

凌浩田忙道：「你莫生氣……我也是好意的！」

凌英英又暗嘆了一聲，道：「這傻蛋不解一絲風情，看不出人家是眞怒還是嬌嗔，要是你稍爲聰明一點，我凌英英就此跟你天涯海角，浪跡一生，或是躲在深山，你耕田種菜，我燒飯養兒，倒也可相就相就。」

凌浩田見她粉臉無端端泛紅，詫異地道：「凌姑娘，你臉紅了，是發燒麼？只是紅得很好看。」

凌英英銀牙幾乎咬碎，恨不得伸手捏拳在他身上擂了幾記，才能洩氣，當下跺脚道：「你還站着作甚？快走！」

凌浩田唯唯喏喏，心中也自生氣：「凌姑娘脾氣倒怪，丁姑娘也有一點，但好像沒她的厲害，難道天下間的女子，都是如此！」話雖如此，倒也覺得凌英英生氣的時候，另有一番風味，十分好看。

他心直口快，隨口問道：「凌姑娘，爲何我師妹生氣的時候，樣子十分難看，而你生氣的時候，反而較平常好看？」

凌英英臉上又是一紅，畢竟少艾，聽了這話心生異樣，何況又知此人淳樸不會造作，當下白了他一眼，嬌嗔道：「那我以後便天天對着你生氣。」

凌浩田傻乎乎地道：「我若不惹你生氣，你自己也會生氣。」

凌英英眼波流轉，嘴角春風。「你知道就好，都是你不好，才會惹人生氣。」

凌浩田道：「我忽然有點捨不得離開你！」

凌英英有點不悅，但眼波一及，見他一臉誠懇，並無邪念，又化嗔爲喜，默默不語，垂首而行，凌浩田輕聲問道：「我又惹你生氣麼？」

「以後這種話不要隨便說，而且這裏是大路，人來人往的，讓人聽見不好聽。」凌英英聲如蚊吶的道：「難道你不覺得，這是……情話麼？」

這下輪到凌浩田臉紅了，半晌才吶吶地道：「我不知道……我心裏這樣想，就說出來啦！你不要見怪……你是個千金小姐，又……美若天仙，我又蠢又醜，怎敢對你說情話……」

凌英英輕嘆一聲：「不要說了，我不怪你就是！」凌浩田倒眞的不敢再看，偷眼一瞧，凌英英似乎不像生氣的樣子，但臉有愁容，又有另一番風味，他一顆心忽然突突地跳動起來。

走了一程，因爲冬天晝短夜長，天色已灰暗起來，路人都是行色匆匆，凌英英忽道：「你等等我，我要進林；…」

凌浩田脫口問道：「你要進林去做什麼？」

凌英英瞪了他一眼：「你替我守在林外，不許讓人進去，不許你多問！」路旁不遠便有一座濃密的樹林，凌英英快步在前，凌浩田緊跟在後，她一頭投入林內，凌浩田依言守在外面。

凌英英進林好一陣，仍不見出來，凌浩田暗暗心焦，他雖不解男女之情，但經過連番遭遇，腦袋也比以前靈光，這時候已知道凌英英到林內解手，倒也不敢貿貿然進去。

可是再過一陣，仍不見凌英英露面，凌浩田担心她在林內發生意外，當下忍不住對着樹林輕聲喚道：「凌姑娘……你沒有事吧。」

林裏並無應聲，凌浩田硬着頭皮進林，走了幾步，忖道：「她若知道我進林，不又要生氣？」心中猶疑起來，但終於還是提步前進，却不敢大聲呼叫，只低低喚着凌英英的名字。

那樹林在外面看來，不覺其大，但進入之後，才發現其深無比，而且又濃又密，古樹蒼蒼，野草及膝，要找個人可不容易。

忽然樹後閃出一個紅影來，凌浩田急退一步，定睛一看，却不正是凌英英，又見她以指加嘴，作出噤聲的手勢，但忍着好奇心走前，至她身旁低聲問道：「凌姑娘，你沒事吧。」

凌英英低聲的道：「由現在開始，我不叫你開口，你便不許作聲。」她神秘兮兮的拉着凌浩田，躡手躡脚，向林深處走去。

凌浩田心中詫異，不敢問她，任由她拉着，到了一棵大樹下，凌英英伸手向上一指，示意爬上去，凌浩田略一猶疑，便「颼」的一聲，爬上樹梢，此刻他不但內力深厚，連輕功也有一定的造詣，樹上枝葉並茂，却也做到點塵不驚。

凌英英跟在他後面，也爬上橫枝，輕輕撥開一角枝葉，伸手向前一指，凌浩田順着她的手望去，原來前面已接近樹林邊緣，草木較疏，草地上站着兩個男人，赫然是酒長劍和凌天鳳。

凌浩田驚異之至，暗道：「酒前輩怎地跑來這裏？不知萬前輩是否也在附近？」心念及此，他四處張望，又忖道：「凌天鳳不是說要回家麼？爲何一個人在這裏？」偷眼看了凌英英一眼，見她聚精會神，似在偷聽他倆說話，當下亦運功，凝神靜聽。

他內力深厚，非凌英英能望其項脊者，俄頃，耳目漸明，已能清晰地聽到酒長劍與凌天鳳的話音，只聽酒長劍問道：「酒某帮你對付『青劍門』和『天水帮』，你給我什麼好處。」

凌天鳳考慮了一下，道：「白銀三千兩。」

酒長劍哈哈一笑。「天下銀子到處有，酒某無錢的話，隨時都可以找得到，三千兩白銀對酒某全無吸引力？」

凌天鳳沉吟道：「那就請酒兄自己開個價來。」

酒長劍微微一笑，問道：「令嫒是不是否已許配了人？」

凌天鳳一怔，但他是老狐狸，隱隱覺得不妙，是以道：「小女與許昌溫家已有婚約！」

凌浩田側頭望着凌英英，凌英英正好也望過來，她內力有限，聽不清楚，遂把櫻桃小嘴，移到凌浩田耳畔，悄悄地問道：「他們說什麼？」

凌英英呵氣如蘭，凌浩田只覺雙耳發癢，心頭一燙心旌搖曳，好一陣才定下神來，也將嘴巴湊過去，低聲道：「你爹求酒前輩帮他對付『天水帮』和『青劍門』。但他要代價，你爹給三千兩白銀，他不要……嗯，豈有此理，他向你爹求親。」

凌英英嬌軀一震，忙問：「他求什麼親？」

「他要你爹將你嫁給他！」

「爹答應了沒有？」

「還沒有，你爹說你已跟溫公子訂了親。」

「胡說……我……我才不嫁給他！」

凌浩田忽然大着胆子道：「我不要你嫁給酒前輩。」

凌英英芳心如小鹿撞牆，羞道：「你胡說；…爲什麼？」

「酒前輩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太老了，跟我一樣都配你不起。」

凌英英雙頰發燙，嗔道：「你別胡說，告訴小妹，他們說些什麼？」

凌浩田吸了一口氣，收懾心神，再運功偷聽，只聞酒長劍哈哈笑道：「當日你不是說要跟令愛脫離父子關係麼？既然如此，你不順水推舟，做個人情。」

凌天鳳素聞此人好色，玩過無數女人，事後又例必棄之如敝履，他雖利令智昏，到底良心未泯，不肯輕易斷喪女兒終身幸福，當下道：「但她到底都是凌某的骨肉！」

酒長劍道：「你不肯答應，不外因爲害怕老夫事後拋棄她，令你臉上無光而已，老夫答應你，三書六禮，明媒正娶，風光熱鬧，而且從此絕不涉足花叢，你若不信，老夫可當天發誓！」他要人家做其泰山，但口口聲聲自稱老夫，不知道滑稽羞愧爲何物。

凌天鳳道：「好吧，凌某答應你，事成之後，你派媒提親，依正禮節！」

酒長劍一口應承，凌英英問道：「他們說什麼？」

凌浩田將結果告訴凌英英，凌英英如遭電殛，大叫一聲，眼前一黑，險險從樹上跌下去，急忙伸臂摟住凌浩田的蜂腰！

凌浩田也吃了一驚，反手摟住凌英英，縮在樹葉之後，隱約見到凌天鳳及酒長劍轉頭望過來，他無暇多思，抱起凌英英飛身躍下！

凌浩田雙脚一落地，立即轉身向旁掠去，再跳上另一棵樹，藏身樹葉中，剛藏好身子，便見凌天鳳與酒長劍奔了過來，凌天鳳道：「酒兄，咱們分開來搜索！」

酒長劍微微一笑，道：「凌兄害怕什麼？」

凌天鳳輕咳一聲：「咱們說的話讓人聽見總不大好！」

酒長劍嘿嘿笑道：「難怪凌兄有大俠之譽！」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他話中隱含的諷刺，凌天鳳自無聽不出之理，登時臉色一變，道：「酒兄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我知，彼此彼此！是以我倆若成爲翁婿，實在門當戶對之至！」酒長劍道：「區區還得去準備一下，要找人你自己去吧！」

凌天鳳臉色再一變，道：「記住，明天申時！」

酒長劍道：「在下準於申時前到達！」達至尾音未了，人已射出，眨眼間即不知所終！

凌天鳳轉頭向四周望了一下，忽然一頓足，也向原來之方向跑去。

凌英英忽然飲泣起來，她萬料不到父親竟會出賣自己的終生幸福，暗中將自己許配給一個年紀足可做自己父親有餘的男人！

凌浩田已學了乖，同時對凌天鳳的認識又更深了一層，及時捂住了凌英英的嘴巴，附耳道：「別哭，也許你父親還會再回來！」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莊主說他極願意收徐少華爲門徒，且說只有這樣，徐少華才可達到報却父仇的願望，徐少華却說需等找到家師聞天聲的消息再作決定……徐少華在蘭苑賓舍中正待就寢，賈老二却悄悄來到，帶他到絕塵山莊一處大廳偷看熱鬧，只見一個少女相貌極似義弟史元，又見到桃花娘娘來到，徐少華正不明所以，賈老二又急急帶他到一個石窟前，取出一柄短劍，要徐少華入石窟中，把短劍交給一個怪老頭，徐少華依言行事，接着又急急走出石窟，和賈老二奔回賓舍，路上賈老二露出一身絕頂輕功和點穴手法，徐少華正要問清原委，賈老二却叫他回房……

賈老二藏拙 故意跳絕崖

天色漸漸黎明，蘭風打來臉水，遂上樓去，一面說道：「二位公子，可以去洗臉了。」

賈老二等她下樓，就笑嘻嘻的道：「姑娘，妳不用給小老兒去打臉水了。」

蘭風道：「小婢打臉水方便得很。」

「不，不！」賈老二道：「麻煩姑娘，小老兒實在不好意思，其實小老兒一向很少洗臉，每天要姑娘打臉水，跑來跑去的，這趟路不是可以省了嗎，嘻嘻，姑娘把省下來的這趟路，給小老兒辦一件事兒，那比洗臉更重要得多了。」

蘭風眨眨眼睛，咭的笑道：「賈總管是要小婢到廚房給你老裝酒去，對不？」

賈老二一拍巴掌，連連點頭道：「對，對，小老兒就是這個意思。」

蘭風道：「賈總管把酒瓶交給小婢，待回小婢到廚房去端早餐，順便替你老帶來就是了。」

賈老二從口袋中取出紫玉扁瓶，遞了過去，叮囑道：「姑娘打酒回來，可別讓二位公子看到了，他們又要說小老兒酒鬼了。」

蘭風伸手接過，嗤的笑道：「小婢知道。」

賈老二拍拍她肩膊，湊過頭去低聲道：「妳眞是我的小心肝！」

蘭風給他說得臉上一紅，啐道：「瞧你老沒正經。」

賈老二聳聳肩，低笑道：「小老兒年輕的時候才風流呢！」

蘭風沒待他說完，早已紅着臉逃了出去。

轉眼天色已經大亮，蘭風端來早餐，放到桌上，徐少華、藍如風和賈老二都已坐下，蘭風替三人裝上稀飯。

賈老二低聲說道：「謝謝姑娘了。」

蘭風「哦」了一聲，正待伸手入懷去取酒瓶，那知摸了個空，酒瓶不知何時竟然失落了，這下可把蘭風姑娘急得滿臉通紅，半晌作聲不得。

賈老二笑嘻嘻的從口袋裏取出扁瓶，

拔開瓶塞，咕的喝了一口。

蘭風驚奇的道：「賈總管甚麼時候把酒瓶取去的呢？」

賈老二道：「小老兒剛才不是謝過妳了嗎？」

蘭風頓頓脚道：「以後小婢再也不給你老去打酒了。」

藍如風笑道：「妳不給他打酒，那可要了他的老命了。」

賈老二笑道：「不會的，蘭風姑娘是好人，不會要小老兒的命。」

大家用過早餐，只見管事滕傳忠走了進來，朝徐少華三人拱拱手道：「二位公子、賈總管，莊主請三位到書房去有事相商。」

徐少華站起身道：「我們這就去。」

三人跟着滕傳忠出了蘭苑，一直來至書房。

徐少華一路上心頭暗暗打鼓。跨進書房，只見史其川一個人負手站在窗下，徐少華、藍如風各自叫了聲：「史伯父。」

史其川這時才緩緩轉過身來，點頭道：「二位小兄弟、賈總管請坐。」

他雙眉微攏，似有心事，徐少華只當他是爲了昨晚被自己放走白髮老人之故，是以不敢開口。

三人就在下首一排椅子上落坐。史其川看了徐少華一眼，才道：「老夫當日第一次看到小兄弟，就覺得小兄弟是練武的奇才，故而元兒向老夫探聽千毒谷在那裏，老夫就故意把這裏的走法，告訴了他，好把小兄弟引來，昨天老夫也探詢過小兄弟的口氣，小兄弟不肯忘本，投師一事，先要稟明令師，再投到老夫門下，老夫也同意了。」

他口氣微頓，接着說道：「老夫本待要小兄弟多住幾天，老夫自會派人查明令師下落，但目前却有一件急事，要請小兄弟幫忙……」

徐少華欠身道：「史伯父有何差遣，小侄自當効勞。」

史其川點點頭，忽然歎了口氣道：「老夫也只好和小兄弟明說了，老夫今年已屆古稀，拙荊去世已有多年……」

徐少華聽得不由一怔，史伯父看去不過五十來歲，他竟有七十歲了！

史其川又說道：「老夫膝下只有一女，取名婉兒，她母親自小溺愛，就一直給她男裝打扮，她就是小兄弟的結義兄弟史元。」

徐少華聽得又是一怔，心中不禁暗「哦」一聲，昨晚自己看到的長髮少女，原來就是二弟。

藍如風驚奇的說道：「二哥原來是女的！」

史其川朝他笑了笑，接着又說道：「婉兒自小嬌生慣養，她娘去世之後，老夫未免太寵她了些，以致養成她恃寵任性，昨晚不知爲了甚麼，竟然和老父賭氣出走，直到剛才老夫才知道她已經出谷而去，老夫縱然派人去追，即使追上了，以她的倔强個性，只怕也沒有人可以把她勸得回來，你是她的結義大哥，你說的話，婉兒也許肯聽，所以老夫要想煩勞小兄弟走一趟。」

徐少華被他說得臉上一紅，還沒開口。賈老二已經插口道：「史大莊主說得沒錯，史公子！啊，現在該稱史小姐了，她和少莊主義結金蘭，情投意合，小老兒看得出來，平日她對大哥就百依百順，要少莊主去勸她，那是找對人了！嘻嘻！」

他這一咬文嚼字，甚麼「情投意合」、「百依百順」都說了出來，聽得藍如風在旁，却嗤的笑出聲來。

徐少華一張俊臉都脹紅了，抬目道：「史伯父交代，小侄自當遵命，只是二弟她……」

史其川朝他微微一笑，道：「小兄弟怕找不到她嗎？這個只管放心，老夫已派人追蹤下去，小兄弟動身之後，沿途自會有人和你連絡，只是要小兄弟出面，找到婉兒之後，好好開導於她，把她勸回來就好。」

賈老二道：「這事好辦得很。」

徐少華道：「小侄遵命。」

史其川回頭看着賈老二，徐徐說道：「至於賈總管……」

賈老二像大馬猴似的站了起來，急急問道：「史大莊主可是也有差遣嗎？」

史其川含笑道：「良禽擇木而棲，你追隨徐小兄弟，足見眼光不錯，徐小兄弟將來定可出人頭地，重建雲龍山莊，但目前以徐小兄弟的武功，要爲父報仇，還差得遠，所以必須另投名師，痛下苦功，至少也需三數年時間，方有成就。在這段時間，你這個總管就無事可做，因此老夫給你安排了一個地方，暫時帮老夫做點事，不知賈總管是否願意？」

賈老二聳聳肩道：「不知史大莊主要小老兒去做甚麼？」

「這個只是暫時的。」史其川道：「但等徐小兄弟重建雲龍山莊，唔，老夫一定可以助他重建雲龍山莊，那時你就可以走馬上任，去當雲龍山莊的總管了。」

「這個可以。」賈老二點着頭說道：「只不知史大莊主要派小老兒到甚麼地方去？」

史其川微笑道：「你們不是在廬州長安居住過吧？如今長安居缺少一個掌櫃，賈總管可願屈就？」

「長安當掌櫃？這差使不錯！」賈老二聽得不禁喜形於色，因爲長安居是酒樓，掌櫃喝酒，自然不用化錢了。但他忽然間又搖搖頭道：「不成，小老兒多少也是個總管，那間酒樓是王老八、任老十開的，他們兩個當老闆，要小老兒去當伙計，這小老兒不能幹。」

史其川笑道：「長安居乃是老夫出資開的，王天榮、任貴原是老夫派去的人，如今老夫另外派了他們差使，你就是去接替他們兩人的。」

「這還差不多。」賈老二欣然道：「小老兒那就遵命去當掌櫃的，不過少莊主一旦有事，小老兒還是雲龍山莊的總管，這掌櫃不過是暫時兼差罷了。」

史其川含笑道：「這個當然。」

賈老二道：「那就一言爲定。」

史其川含笑點頭，連聲說：「好！」

徐少華站起身，拱手道：「史伯父，二弟離谷出走，已有多時，小侄和三弟這就告別了。」

史其川道：「老夫已派人跟下去了，

二位小兄弟也不忙在一時。」

徐少華道：「能夠早些追上二弟，也好早些勸他回來，小侄二人還是早些趕上去的好。」

史其川頷首道：「如此也好。」

賈老二聳着肩道：「小老兒要去廬州，和少莊主、藍公子也有一段路可以同行哩！」

三人別過史其川，退出書房，管事滕傳忠領着他們走出二門，只見三眼二郎王天榮、笑面財神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四人，已在二門外等候。

賈老二嘻的笑道：「王老八、任老十，你們兩個也要去嗎？」

王天榮聽他叫自己王老八，心頭極為怒惱，一張臉不覺沉了下來。王老八豈不是罵他王八，誰都會聽了生氣。

任貴却一臉笑容，說道：「回賈總管的話，咱們兄弟是奉命隨同你老上廬州辦移交去的。」

「辦移交？」賈老二聳聳肩，說道：「小老兒沒有甚麼遺言可交代的。」

「賈總管誤會了。」任貴陪着笑道：「辦移交，就是把咱們兄弟經手的銀錢帳目點交給賈總管，以清手續的意思。」

「原來如此！」賈老二聳聳肩，嘻嘻一笑道：「這可好，小老兒正嫌到了前面，別過二位公子，一個人上道，就沒人作伴了，有二位和小老兒結伴同行，那比和二位公子在一起還好，小老兒有喝酒的伴了！咱們大可稱之為酒肉之交哩！」

一行人走出大門，滕傳忠一直送到石橋，才行停步，拱拱手道：「二位公子，賈總管請恕在下不送了。」

徐少華還禮道：「滕管事請回。」

不過頓飯工夫，便已退出自在谷，出了水簾洞，但見兩山之間，一道寬闊的山澗，奔騰而下，大家沿着山澗奔行，王天榮、任貴二人忽然搶在前面朝左首山腰奔去。

徐少華道：「如若沒有他們二位領路！咱們只怕還要循着山澗下去呢！」

賈老二道：「所以史大莊主要王老八、任老十和咱們一起來的了。」

徐少華等五人只是跟着王、任兩人奔去，現在他們所經之處，全是高山峻嶺，根本無路可通，大家翻山越嶺，奔行了將近二十多里，差不多已是晌午時光。

前面的王天榮、任貴已經在一處大樹下停下步來。王天榮回身道：「二位公子、賈總管、咱們就在這裏坐歇一回，吃些乾糧再走。」

賈老二問道：「王老八，咱們還帶了乾糧？」

王天榮怒目瞪了他一眼。

任貴忙道：「是滕管事給咱們準備的。」一面朝余老六招手道：「你可以把乾糧取出來了。」

余老六答應一聲，立即從背上取下背包，裏面有一瓶酒，還有鹵菜、饅頭、一起攤開來，放到一塊平整的大石上。

賈老二目光如鼠，伸手抓起酒瓶，嘻的笑道：「滕傳忠那小子生成冷冰冰的一張臉孔，連叫我一聲賈總管，都聽得小老兒會起鷄皮疙瘩，實在不討人喜歡，原來他還蠻可愛的。」說完，拔開瓶塞，咕咕的連喝了兩口。

藍如風笑道：「你有酒就是娘，人家給你準備了酒，你就說他好了。」

賈老二沒有作聲，又咕咕的喝了兩口，才用手在酒瓶口上揩了一把，說道：「二位公子是不喝酒的，喂，王老八、任老十，你們兩個要不要喝？」說着就把酒瓶遞了過去。

王天榮聽他一直叫自己王老八，直恨得牙癢癢的，只是當着徐少華不好發作，沒去理他。

任貴陪着笑道：「滕管事知道賈總管一路上沒有酒潤潤喉嚨，就會提不起精神，所以這瓶酒是特地給你老準備的，咱們兄弟吃了乾糧，喝口水就好，還是你老留着喝吧！」

「嘻嘻！」賈老二得意的一笑，拍着巴掌，口沫橫飛的說道：「所以嘛！我說這姓滕的小子，做人眞還不差，可惜小老兒不是絕塵山莊的總管，哦，史大莊主要我幹，是小老兒堅持不幹的，如果小老兒當了絕塵山莊的總管，眞要好好的提拔提拔他呢！」接着笑道：「你們都不喝，小老兒那就不客氣了。」

一面從懷中取前紫玉扁瓶，小心翼翼的把酒瓶中的酒倒進扁瓶，收入懷裏，然後直着頸子，把瓶子中剩餘的酒，一陣咕咕狂喝，隨手把酒瓶丟了。

大家吃過乾糧，胡老四打了水來，大家用木瓢舀着喝了，就起身下山。

王天榮一指前面林中，說道：「大家的牲口，都在前面樹林子裏，到了前面，就可以有牲口代步了。」

一行人脚下加緊，不過片刻，業已來到林前，果見前天騎來的馬匹，全都拴在樹林之下。

賈老二咦道：「有人在這裏給咱們餵馬？」

任貴接口說道：「是滕管事派人來餵的。」

賈老二聳肩着尖笑道：「瞧不出他拍了小老兒的馬屁不算，連咱們牲口的馬屁都拍到了！」

林下一共拴着七匹馬，只有史元的那匹白馬不見了，那自然是她騎走了。

當下各自牽出了馬匹，相繼上馬，這一路上，雖是小徑，只可容得一騎通行，徐少華仍讓王天榮、任貴二人走在前面帶路。

第二天中午，趕到霍山，只見一名青衣漢子牽着馬在路邊迎了上來，朝徐少華拱拱手道：「來的可是徐少莊主？」

他這一身打扮，徐少華一眼就認出是絕塵山莊的人，這就勒住馬頭，點點頭道：「在下正是。」

那莊丁連忙抱抱拳道：「啓稟徐少莊主，小的奉杜管事之命，在這裏已經恭候多時。」

徐少華問道：「杜管事可有二弟的消息嗎？」

那莊丁道：「杜管事和小的一行，是今天早晨趕來這裏的，據說小姐昨晚曾在城裏打尖，一早往南去的，杜管事已經趕下去了，沿途都會留下記號，要小的守在這裏，稟告少莊主。」

徐少華點頭道：「好。」

那莊丁又抱抱拳，說道：「小的還要回莊去稟報莊主，恕小的告退。」說完，一躍上馬，飛馳而去。

徐少華看他身手矯捷，騎術也相當不錯，心中暗道：「史伯父眞是强將手下無弱兵。」

王天榮在馬上拱拱手，說道：「徐公子，藍公子二位要由此往南走，好在杜管事沿途已經留下記號，有胡老四，余老六兩個相隨，他們認識記號，一定可以追上小姐的，賈總管要去接任長安居掌櫃，咱們就得往北走了，在下兄弟就此別過二位公子。」

賈老二說道：「咱們這裏就要分開了嗎？」

任貴陪着笑道：「沒錯，二位公子往南去，咱們要去廬州，就得往北走了。」

賈老二慌忙爬下馬背，朝徐少華連連拱手道：「少莊主，小老兒是雲龍山莊的總管，永遠是雲龍山莊的總管，這回不過是承蒙史大莊主瞧得起，借調過去替他管帳的，等少莊主重建雲龍山莊，小老兒就會趕回來給少莊主監工，少莊主這一路上善自珍攝！」

徐少華、藍如風一起躍下馬背，徐少華點點頭道：「謝謝你，賈總管，你多保重。」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小老兒死不了，少莊主只管放心。」

王天榮、任貴看徐少華下了馬，也只好一起躍下馬來。

賈老二又朝藍如風聳聳肩，說道：「藍公子和少莊主結義兄弟，少莊主有你作伴，小老兒就放心了。」

藍如風道：「賈總管保重，我們要走了。」

賈老二道：「小老兒會自己保重的，二位公子請上馬吧！」

徐少華要和賈老二分手，心中也覺得有些依依惜別，看了他一眼，才點頭，跨上馬鞍，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細聲道：「離開絕塵山莊，就不可再去了。」

徐少華一怔，回頭看去，賈老二已爬上馬鞍，拱着手道：「少莊主，藍公子，咱們再見了。」

王天榮，任貴也在馬上抱拳拱手，說着：「二位公子，就此別過。」

三匹馬沿着大路馳去。

藍如風道：「大哥，賈總管平時雖然嚕嗦，但他走了，小弟倒覺得有些捨不得他呢。」

徐少華點頭道：「愚兄也有此感。」

當下就由胡老四，余老六兩人走在前面領路。

一路上，果然都有杜管事留下的記號，旁晚時候，趕到桐城，胡老四一直找到大街上一家客店門首，才看到杜管事留的記號，這就說道：「徐少莊主，杜管事要咱們在這裏打尖，只怕已經有消息了也說不定。」

徐少華道：「好吧，那就在這裏落店好了。」

說話之時，已有店中小厮上來攏住了馬頭。

徐少華，藍如風下馬之後，一名伙計已經迎了出來，陪笑道：「二位公子才來，杜管事早就定下了兩間上房，二位公子請隨小的來。」

徐少華問道：「杜管事呢？」

店伙道：「杜管事預付了房飯錢，就匆匆走了。」他領着兩人來至上房，推開房門，讓兩人走入。

藍如風問道：「還有一間呢？」

店伙道：「就在隔壁，二位公子請坐，小的馬上就送茶水來。」

徐少華道：「杜管事怎麼不等我們來了再走呢。」

藍如風道：「他一定是追踪二哥下去了，管他呢，反正他會留下記號的，還怕找不着嗎？」

一回工夫，店伙給兩人送來臉水，藍如風跟着他到隔壁房中，洗了把臉，再回到大哥房中，店伙已經沏了茶送來，就退了出去。

藍如風在椅上坐下，倒了兩盅茶，自己取起一盅，喝了一口，抬目說道：「大哥，你看，二哥無故出走，是不是有着蹊蹺？」

徐少華道：「愚兄也覺得奇怪，但史伯父沒有說，愚兄也不好多問。」

藍如風道：「二哥雖是女子喬裝的，但以她的個性，絕不會無故負氣出走，依小弟看，其中一定另有原因，而且這負氣的原因，一定很重大……」

徐少華問道：「有什麼很重大的原因呢？」

藍如風雙手一攤，道：「那就要找到二哥，才會知道。」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低聲道：「大哥，史伯父眞的是派賈總管到廬州長安居去當掌櫃嗎？」

徐少華道：「這是史伯父親口說的，你也聽到了，還會是假的不成？」

藍如風微微搖頭道：「我有些替賈老二担心。」

徐少華一怔，問道：「你替他担心什麼？」

藍如風道：「我看王天榮神色有些不對。」

徐少華笑道：「那是賈老二叫他王老八，他聽了自然會生氣。」

「不！」藍如風道：「我看王天榮看賈老二的時候，眼中不時流露出殺機，好像沒安着什麼好心，也許是史伯父授意的呢。」

徐少華只笑了笑道：「賢弟不用替賈老二操心。」

藍如風道：「大哥一點也不替賈老二担心？」

徐少華笑着壓住聲音說道：「你放心，憑王天榮，任貴二人，絕不是賈老二的對手。」

藍如風道：「大哥還不知道三眼二郎王天榮，笑面財神任貴，這兩人武功很高呢。」

「愚兄知道，」徐少華含笑道：「就是十個王天榮，任貴，只怕也殺不了賈老二的。」

藍如風發怔道：「賈老二他……」

徐少華低聲道：「有一件事，愚兄今天一直沒有機會告訴你……」當下就把昨晚經過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藍如風聽得奇道：「那長髮老人不知

是誰？這麼說……唔……賈老二是有心跟着我們混進絕塵山莊去的了，哦，史伯父可能還不知道這人是賈老二和大哥放出去的，否則，他就不會這麼輕易放我們出來了。」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又道：「照這麼說，二哥的負氣出走，很可能和桃花娘娘有關了。」

徐少華道：「這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呢？」藍如風披披咀，問道：「你不是說過，那桃花娘娘長得很美嗎？」

徐少華點頭道：「不錯，她長得和神像一模一樣。」

藍如風道：「那就是了。」

徐少華道：「愚兄聽不懂你意思。」

藍如風道：「史伯父的妻子不是已經死了多年。」

徐少華道：「這和二弟負氣出走有什麼關連？」

「唉，你這人……」藍如風舉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很可能史伯父想續絃，那桃花娘娘又生得那麼妖艷，而且兩人可能……可能早已相識……這回才把她接到絕塵山莊去的，二哥當然一心一意愛着她娘，知道了這件事，對史伯父很不諒解，才負氣走的。」

徐少華看着他，笑道：「三弟很富於幻想。」

「這不是幻想。」藍如風被他看得臉上一紅，接着說道：「小弟只是根據大哥說的，把它串連起來，加以推測罷了，否則二哥沒有旁的理由會負氣出走了。」

× × ×

藍如風心細如髮，觀察入微，他說的兩件事，差不多全給他猜中了，賈老二的確遇上了危險！

那是他們和徐少華別後，走了約莫三五十里光景，走在前面的三眼二郎王天榮在馬上舉目四顧，說道：「二弟，就在這裏吧！」

他話聲一落，立即飛身下馬。

賈老二咦了一聲道：「王老八，你在這裏下馬作甚？這裏前不靠村，後不靠店，荒涼得很。」

他說話之時，笑面財神任貴在他後面也下了馬。

王天榮面色獰厲，喝道：「老子叫你下馬，你就下馬。」

賈老二一楞，望着他，說道：「下馬就下馬，小老兒多少也是一個總管，你兇什麼，連史大莊主對小老兒說話，都是客客氣氣的。」

他口中雖然還在吹着，但看到三眼二郎王天榮額頭上一道刀疤都綻紅了在一豎一豎的動着，心頭也有些機伶伶的，連爬帶滾，跳下了馬鞍。

任貴笑嘻嘻的道：「賈總管，你懷裏那個玉瓶，不是還有酒嗎？」

賈老二馬上笑道：「有，有，原來二位口乾了，想潤潤喉嚨，烟酒不分家，你們要喝，怎不早說？」

他如今落了單，伸手從懷中取出酒瓶，再也不敢先喝，就一伸手把紫玉鵰龍扁瓶遞了過去。

王天榮並沒伸手去接，只是冷冷的道：「老子不喝。」

任貴滿臉堆着笑容，拱拱手說道：「兄弟是請賈總管自己喝的。」

賈老二笑嘻嘻的說道：「你們眞的不喝？」

「少廢話！」王天榮厲聲喝道：「快把酒喝了，就可以上路了。」

賈老二笑道：「你們兩個也眞是的，其實小老兒坐在馬上一樣喝酒，也絕不會摔下來，還勞動你們兩位下馬休息，只是爲了等小老兒喝酒，眞是不好意思。」

任貴陪着笑道：「咱們兄弟不是這個意思。」

賈老二喝了口酒，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任貴堆笑說道：「咱們兄弟的意思，是賈總管喝完了這瓶酒，可以去做一個酒鬼。」

「哈！任老十，你這話說得對極，」賈老二又咕的喝了口酒，聳着肩笑道：「小老兒的師父是出了名的酒仙，小老兒從小就叫做酒鬼。」

任貴依然陪着笑，說道：「你老誤會了，咱們兄弟是奉命來送你老哥上路的：：但咱們兄弟和你賈總管相交一場，所以讓你老先喝完這瓶酒再上路，可以瞑目一點。」

現在賈老二聽出來了，他剛喝第三口酒，還沒到喉嚨，就「哺」的一聲噴了出來，張目道：「你們要殺小老兒？我……身上又沒油水，我……和你們無怨無仇，你們要……謀財害命，小老……兒又沒有財，我……不去廬州，不當長安居的掌櫃就……就是了……」

王天榮兇巴巴的道：「老子奉命行事，你老小子乾脆一點！」

賈老二驚忙失措，張口結舌的道：「你……你們究竟奉……奉誰的命。」

任貴堆着笑道：「咱們兄弟自然是奉史大莊主之命行事。」

賈老二不信的道：「小老兒……不信，史大莊主說得好好的，要……小老兒去當掌櫃。」

王天榮喝道：「不信也得信，你做鬼去問史莊主好了。」說話之時，霍地抽出了一柄雪亮的鋼刀來。

他一抽刀，任貴也立即拔出刀來，笑聲着說道：「賈總管，你老哥只管放心，咱們兄弟出手俐落，你老決不會有任何痛苦的。」

他們兩人一前一後把賈老二夾在中間，看情形已經快要出手了，賈老二不禁一呆，自言自語的道：「看來倒是不像假的了。」他舉起酒瓶，咕咕的連喝了兩大口酒，叫道：「這回我賈總管眞的要歸天去了。」

「啊，老天爺救命，」突然間賈老二大叫一聲，身形一矮，從馬腹下爬了出去，拔腿就跑。

王天榮厲笑道：「老小子，看你能跑得出多遠？」點足飛撲過來。

任貴也不怠慢，跟着縱身掠起，但賈老二總究先跑了一步，比兩人多奔出一丈來遠。

兩人隨後跟蹤奔掠，但三人脚程都差不多，跑了一回，這一丈距離，還是沒有

拉近。

賈老二爲了逃命，自然沒命的奔跑，他忽然捨了大路，却向山上跑去。

後面兩人自然緊追不捨，賈老二連縱帶跳，跑了一陣，還以爲他們沒追上來，脚下一停，喘着氣，回頭看去，這一停，王天榮追上來已不過五六尺距離。

賈老二「嘩」的一聲大叫，又趕緊往上跑去。王天榮、任貴接連的提氣，已跑得氣喘如牛，眼看又漸漸的拉遠到八九尺遠近，還是追不上他。

王天榮氣得咬牙切齒，喝道：「老小子，今天你跑上天，老子就追上天去。」

這樣一前二後，一逃二追，足足跑了一頓飯的工夫，前面的賈老二已經跑上一處絕壁，但見兩山對峙，壁立千仞，下面是一條深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賈老二終於停下來了。

王天榮、任貴直喘着粗氣，也跟了上來。

賈老二叫道：「二位慢來，你們說過，讓小老兒喝完酒再動手的。」

王天榮一臉厲色，舉手抹了把汗，喝道：「你現在還往那裏逃？」

賈老二忽然笑道：「小老兒不逃了，你們總該讓小老兒把酒喝完吧？」說完，果然從懷中取出酒瓶，咕咕的喝了起來。

任貴在旁道：「王老大，就讓他把酒喝完了吧。」

賈老二不消幾口，就已把扁瓶中的酒喝完，然後把扁瓶塞入懷中，笑嘻嘻的道：「王老八，任老十，你們來吧，小老兒失陪了。」說完，雙脚一跳，手舞足蹈的的往千丈絕澗跳了下去。

王天榮、任貴急忙奔近過去，探首下望，但見壁立千仞的絕壑之下，雲氣蓊然，深不見底，那裏還有賈老二的人影？

王天榮怒聲道：「這老小子眞絕。」

任貴道：「莊主只是要咱們逼着他，試試他的身手，沒想到他除了跑得快之外，一點武功也不會，狗急跳牆，他眞的會從絕崖上跳下去。」

王天榮嘿然笑道：「他並不知道不跳下去，反而不會死的，其實這老小子也死不足惜。」他對賈老二叫他「王老八」猶耿耿於懷！

任貴學着賈老二聳聳肩道：「現在人已經跳下去了，咱們也只好這樣回去覆命了。」

× × ×

這是第二天早晨，徐少華，藍如風用過早點，走出客店，胡老四、余老六已在門口等着，客店小廝早已牽着兩匹馬在伺候。

店門前，忽然走來一個臉色冷傲，身穿灰布長衫的漢子，看了徐、藍二人一眼，抱拳問道：「不知那一位是雲龍山莊的徐少莊主？」

徐少華並不認識此人，但他却一口叫出雲龍山莊來，不覺微微一怔，連忙抱拳道：「在下就是徐少華，兄台……」

那灰衣漢子冷冷的說道：「少門主已在范家崗恭候大駕，務請徐少莊主前往一敘。」

徐少華詫異的道：「少門主？在下並不認識，不知邀約在下有什麼事嗎？」

灰衣漢子道：「徐少莊主去了自然知道。」

藍如風問道：「貴門是那一門派？」

灰衣漢子說道：「少門主沒有交代的事，在下無可奉告。」說完，轉身揚長而去。

徐少華道：「奇怪，我又不認識他們少門主，約我到范家崗去做什麼呢？」

胡老四道：「少莊主，在下看此人路數有些不對。」

藍如風道：「他怎會不對？」

胡老四道：「在下兄弟雖是藉藉無名的小卒，但在江湖上也混過一二十年，看人，多少總還看得出來，方才咱們出來之時，就看到他一直站在對面一家雜貨舖門口，看樣子已經站得很久了，少莊主一走出店門，他就迎了過來，這分明就是衝着少莊主來的了。」

藍如風披披咀道：「就算他衝着大哥來的，又能怎樣？」

余老六道：「看樣子少莊主和他們少門主有什麼怨隙了？」

徐少華道：「我連他們少門主是誰都不知道，更談不上怨隙了。」

藍如風道：「走，我們到范家崗去瞧瞧，究竟是那一門派的少門主？」

四人一起上了馬匹，藍如風問道：「你們知不知道范家崗在那裏？」

胡老四說道：「范家崗就在南門外，從這裏去，不過六七里路，也是咱們必經之路。」

徐少華道：「既然如此，那就走吧，人家已經等在那裏，不好不去赴約。」

當下仍由胡老四，余老六走在前面領路，出了南門，五六里路，很快就趕到了，但見一座小山崗的林前，一排站着八個身穿灰布長衫的漢子，在八個灰衣漢子前面，一方大石上，却坐着一個白衣少年。

胡老四，余老六老遠就一帶韁繩，既左右分開，讓徐少華和藍如風兩騎走在前面。

藍如風在馬上偏過頭來，說道：「小弟還當是誰？原來是白骨門的人。」

徐少華早就看到那白衣少年了，這人他自然認識，十幾天前在廬州城外，還和自己交過手，這就策馬徐行，到得林前不遠，來便勒住馬韁，一躍下馬，朝白衣少年拱拱手，說道：「兄台見邀，不知有何見敎。」

白衣少年神色倨傲，坐在石上，明明看到徐少華過來，却並不理睬，直到此時才緩緩站起，一手按劍，冷然道：「徐少華，你亮劍！」

徐少華望着他道：「前次在廬州城外，雙方只是誤會，兄台……」

白衣少年冷聲道：「住口，本公子叫你亮劍，你還不亮劍？」

藍如風跟在他身後，冷笑道：「我大哥只是爲了息事寧人，誰還怕了你們白骨門不成？」

白衣少年冷峻的目光瞥了藍如風一眼，冷然道：「你們雲龍山莊口氣倒是不小，唔，你不是還有一個叫賈老二的總管嗎？怎麼不敢來見本公子。」

徐少華道：「賈總管有事去了，並未跟徐某同來。」

白衣少年嗆的一聲抽出長劍，目光橫顧，說道：「本公子長劍已經出鞘，我由一數到三，你再不拔劍，本公子就要出手，那時休怪我劍下無情，一……」

「住口！」藍如風喝道：「好個狂妄之人，大哥，我先去教訓教訓他。」一抬手，拔出劍來。

徐少華連忙擺手道：「三弟，這位兄台既然堅欲賜教，還是由愚兄來領教他幾招。」說話之時，徐徐從腰間抽出長劍，拱手道：「兄台那就請賜招吧！」

白衣少年冷峻的哼了一聲，喝道：「接招！」身形一晃，白衣飄忽，疾然欺上，抖腕一劍直刺過來。

徐少華看他那副目中無人的狂傲樣子，心頭也是有氣，口中喝了一聲：「好！」不避不讓，長劍起處，使了一招「神龍點頭」，直朝着對方刺來的長劍上斜削而出。

這一招，雙方都凝足了內勁，但聽「鏘」的一聲，雙劍交擊，兩人各自被震得斜退了半步。

白衣少年一退即上，長劍揮處，立即幻起一團白霧般的劍光，朝徐少華迎面擲來，冷芒四射，令人目爲之眩。

徐少華對他凌厲的攻勢，心頭也暗暗震驚，身形微側，避開對方正面，長劍疾發，以攻還攻，一連三劍，還擊過去，「雲龍劍法」出劍有如雲龍在天，隱見夭矯，劍光忽隱忽現，輕靈無比。

這回各自展開劍法，演成一塲激烈絕倫的惡鬥，但見白芒閃動，兩條人影盤旋交錯，全都爲劍光繚繞，無法分辨敵我。

這眞是一塲罕見的鬥劍，除了交錯流動的寒芒，還可以聽到雙劍交擊，不時發出震懾人心的鏘鏘劍鳴之聲！

兩人打了四五十招，依然難分勝負，白衣少年似是打得性起，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揚起，一隻本來白皙如玉的手掌，刹那之間變得肌肉內陷，骨節突出，宛如灰白枯骨一般，朝徐少華當胸拍來。

藍如風看得大驚，高聲叫道：「大哥小心他的『白骨掌』！」

徐少華不待他叫喊，也早已發覺了，身形一側，左手五指一轉，使出矮小老頭敎他的「雲龍第十九式」來，等到五指一攏，已經一把抓住了白衣少年的脈門。

白衣少年用力一掙，但是他的脈門已被扣，左手勁力減弱了許多，自然不易掙脫。

徐少華道：「在下和兄台無怨無仇，咱們比劍不分勝負，正好罷手，不知兄台意下如何？」他因對方「白骨掌」厲害，一時自然不敢輕易放手。

此時兩人已成了近身相搏，右手三尺長劍已經用不上了，白衣少年心頭又急又怒，一聲不作，右手使了一記「太阿倒持」，用劍柄朝徐少華左脅撞來。

徐少華左手緊扣對方脈腕，左腳突然飛起，斜踢而出。

那一排站在樹林下的八個灰衣漢子眼看少門主被人扣住左腕，相持不下，八人同時吆喝一聲，迅快拔出鬼頭刀，紛紛朝塲中衝了過來。

胡老四、余老六也及時拔出鋼刀，正待躍出。

藍如風一擺手道：「你們兩個站着不用出去。」

同時左手一揚，喝道：「你們給我倒下。」

他在趕到范家崗之時，看到白衣少年身後站着的八名漢子，個個生得十分標悍，早就暗作準備，此時只見藍如風左手揚處，不知他打出的是什麼細小暗器，那八個灰衣漢子堪堪衝出，就像木排一般，連哼也沒哼出一聲，就一下仆倒地上，一動不動。

這下直看得胡老四、余老六大爲驚異，同時道：「藍公子，好手法！」

就在此時，突聽「砰」的一聲，徐華和白衣少年人影倏分，不，徐少華一個人忽然凌空倒飛出去尋丈之外，一跤摔倒地上。

藍如風看得大吃一驚，急忙飛縱過去，問道：「大哥，你怎麼了？」伸手把徐少華扶着站起。

徐少華緩緩吸了口氣，說道：「三弟，愚兄沒事。」

只聽一個冷峻的聲音問道：「是什麼人，放倒他們的？」

藍如風回頭看去，才發現白衣少年前面，不知何時已經多了一個身穿白袍，神情冷肅的中年人，此人臉型瘦削，頦下留着一部黑鬚，雙目神光如電，直向自己二人投來。

原來徐少華扣着白衣少年脈門之時，是被白袍人一腳踢飛出來的。

藍如風挺挺胸，冷冷的道：「是我把他們放倒的，我大哥和他無怨無仇，根本不認識他，他約我們到范家崗來，非和我大哥動手不可。既是雙方交手，也應該遵守江湖規矩，他們竟然仗着人多，一擁而上，朝我大哥衝殺上去，我把他們放倒，又有什麼不對。」

白袍人沉嘿一聲，朝白衣少年說道：「少游，你快去看看，他們中的是什麼暗器？」

白衣少年應了聲「是」，俯身朝一個灰衣漢子身上檢查了一遍，站起身來道：「回二叔，他們身上並無傷痕，不像是暗器所傷。」

白袍人隨着走上一步，目光一注，看到躺臥地上的灰衣漢子面呈淡青，不覺沉哼一聲：「雨過天青！你怎麼惹上雲南藍家的人！」

白衣少年人道：「回二叔，他們是徐州雲龍山莊的人！」

白袍人目光直注藍如風，冷峻的道：「你是雲南藍家的人？」

藍如風道：「是又怎樣：」

白袍人道：「很好，你把『雨過天青』解藥交出來！」

藍如風道：「給你們解藥可以。」他伸手一指白衣少年，又道：「他無緣無故邀約我們來此，要和我大哥比劍，又使出『白骨掌』來，若不是我大哥出手得快，把他左腕扣住，大哥豈不就傷在他『白骨掌』下了，所以要我給你們解藥，他就得先向我大哥道歉。」

「哈哈！」白袍人仰首向天長笑一聲道：「白骨門的人，從不向人道歉的。」

藍如風道：「他不道歉，我就不給解藥。」

徐少華勸道：「三弟，寃家宜解不宜結，這些人躺在地上，沒有解藥怎麼成？你就給他們解藥吧！」

白袍人沉嘿一聲說道：「你們兩個小娃兒以爲仗着雲南藍家的『雨過天青』就可以目中無人了，老夫就把你們兩個拿下，叫藍啓天道歉了再把你們領回去。」

話聲未落，突聽遠處傳來一聲清越的長笑，說道：「什麼人要藍某道歉？」隨着話聲，但見一道藍影劃空飛來，朝塲中瀉落！

藍如風喜道：「是爹來了。」

徐少華急忙擧目看去，塲中已多了一個頎長的藍衣人，這人年約五旬，修眉鳳目，臉如滿月，頦下飄着五綹黑鬚，氣宇軒朗！

這人正是名聞天下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他目光一注，不覺呵呵笑道：「兄弟還當口出大言的是誰，原來會是白二兄，兄弟有什麼開罪之處？要兄弟道歉的呢。」

白袍人也怔得一怔，他沒想到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自己說的話，會被藍啓天聽到，聞言就拱拱手道：「藍兄來得正好，令郎施放貴門『雨過天青』，毒倒敝門八名弟兄，還要舍侄向他道歉，這話如何說法？」

藍啓天也怔得一怔，還沒開口，藍如風急忙叫道：「爹！」一面拉着徐少華的手，說道：「大哥，快來見過我爹！」

藍啓天轉眼望着兩人，他目光不由得轉到了徐少華的身上，一陣打量。藍如風臉上一熱，急忙鬆開了拉着大哥的手。

徐少華恭敬的作了個揖，說道：「小侄徐少華拜見藍伯父。」

藍啓天問道：「這位小兄弟……」

藍如風急忙搶着道：「他是……他是孩……兒的結義大哥，雲龍山莊少莊主徐少華。」

藍啓天點點頭，算是答禮，一面朝藍如風哼道：「胡鬧，都是你在胡鬧，還不快去把解藥給他們聞了。」

藍如風道：「爹，理屈不在我，那個穿白衣的約大哥到這裏來比劍，他們却仗着人多，一擁而上，孩……兒若不使出『雨過天青』來，我們四個人早就傷在他們刀下了，這個穿白袍的隨後趕來，不問情由，就把大哥一脚踢得凌空飛出，還說要把我們拿下，叫爹去向他們白骨門道歉，再把我們領回來，這話爹都聽到了。」

藍啓天仰首笑道：「白骨門縱橫江湖，自然不會把咱們雲南藍家放在眼裏，你放倒了他們的人，總是眞的，還不快去把他們弄醒了再說？」

藍如風自然聽得出爹的口氣來，心中暗暗高興，回身朝胡老四，余老六兩人招招手，說道：「胡老四、余老六，你們過來？」

胡老四、余老六兩人，久走江湖，先前聽到白袍中年人竟是白骨門的老二白元輝，已經心裏暗暗打鼓，如今又聽到這個藍袍人會是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更是震驚不止，他們跑了二十年江湖，可從未遇上這樣的大人物，這兩個人隨便伸出一根指頭，就會教你沒命。

這時聽到藍如風的叫聲，趕緊垂着雙手，應道：「小的在。」

藍如風從懷中取出一個天青小瓷瓶，遞了過去，說道：「這是『雨過天青』的解藥，你們拿去，給他們每個人鼻孔抹上少許，就會醒來。」

胡老四應了聲「是」，雙手接過瓷瓶，立即和余老四替躺臥着的八人把藥粉抹在他們鼻孔之中，然後由胡老四捧着瓷瓶，送回給藍如風。

不過轉眼工夫，那躺在地上的八人紛紛打着噴嚏，一齊醒轉，站了起來。

藍啓天嘿然道：「白二兄現在還要把他們小兄弟擒回去，再由兄弟上貴門去道歉之後領回來嗎？」

白元輝冷峻的臉上飛過一絲不悅之色，道：「藍兄此話，是在責問兄弟了？」

藍啓天大笑道：「兄弟和賢昆仲雖無深交，也有過數面之緣，小孩子家不懂事，雙方起了衝突，白二兄總是長了一輩的人，小輩縱有不是之處就是教訓教訓他們，兄弟也無話可說，似乎用不着扯上兄弟，白二兄方才那一番話，雖是在小輩面前擺威風，豈不也損到兄弟了嗎？」

白元輝也跟着大笑道：「藍兄這話，豈不也是在小輩面前擺威風嗎？」

藍如風揷口道：「他說過白骨門從不向任何人道歉，他們不對也是對的。」

藍啓天大笑道：「難道咱們雲南藍家是專門向人道歉的？」

白元輝臉有怒容，嘿然道：「藍兄這是什麼意思？」

藍啓天道：「白骨門不向任何人道歉，兄弟管不着，但你白二兄方才却說要兄弟去向白骨門道歉，豈不太輕視兄弟了，所以希望你把這句話收回去，免傷雙方和氣。」

徐少華聽得暗暗忖道：「江湖上往往爲了一句話，引起意氣之爭，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面子問題？」

白元輝嘿嘿冷笑兩聲，說道：「藍兄不覺得逼人太甚嗎？兄弟縱然不才，也未必就會被藍兄一句話唬得倒，不錯，雲南藍家是以用毒名聞江湖，白元輝就會怕了你嗎？」

「哈哈！」藍啓天又是一聲仰聲大笑，說道：「兄弟對你白二兄何須使毒？」

白元輝目中精芒連閃，沉笑道：「這麼說藍兄是要和兄弟較量武功了，好，藍兄劃個道，兄弟自當奉陪。」話聲一落，鏘的一聲抽出一柄狹長長劍。

藍啓天嘿嘿冷笑一聲，口中說道：「好！」也嗆然劍鳴，掣出了長劍。

長劍出匣，雙方已到了即將出手的時光，就在此時，突聽遠處有人大聲叫道：「二位不可傷了和氣！」一匹健馬飛馳而來！

徐少華抬目看去，這馬上人正是絕塵山莊的管事杜耀庭。這時馬匹已漸漸馳近，杜耀庭慌忙一躍下馬，陪着笑朝藍、白二人連連拱手，還沒來得及開口！

藍啓天已冷然問道：「爾是何人？」

杜耀庭欠身道：「在下杜耀庭，是絕塵山莊的管事，二位都是敝上敦請來的貴賓，不可因細故有傷和氣。」

（未完・十二）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周笑笑、惠千紫暗殺了盛朝光副寨主，回青天寨又亂指一通，瞞騙了寨主殷乘風，參加了明、暗卡的防哨任務，周笑笑利用這一點將尤知味在牢裏救出，說明協助官兵攻打青風寨，捉拿息大娘。尤知味因協助顧惜朝、黃金鱗而失手被擒，自份必死，絕處逢生，正是好機會，那有不盡力而爲，二人先後格殺赫連春水的四大家僕的二人，臥底接應官兵……這邊惠千紫先用色誘卡樁的薛丈一不遂，再假傳盛朝光的撤退令，收到效果，果然二更時份官兵急撲青天寨，不少樁卡被拔掉，訊息被截去，幸仍有三件傳到寨內，惠千紫猝起將薛丈一擊殺……

行刺寨主　事敗遭擒

惠千紫忽噓聲道：「其實我早有了綫報，作亂的賊子是盛副寨主！」

薛丈一一聽就立刻不信：「胡說！」

惠千紫掏出一張紙，道：「不信你看這封血書！」

薛丈一伸手就要奪來看，不料一陣風來，信紙飄落地上，薛丈一俯身去撿，惠千紫自後拔刀，一刀砍落，把薛丈一由脊至股，直劈了進去！

薛丈一慘嚎一聲，惠千紫再把刀尖往前一送，自內直捌入心臟，然後沉腕穩住刀勢，一抬足把薛丈一的屍首踢飛。

她把刀鋒上的血迹抹在布幔上，喃喃自語：「快二更了。」嘴角仍帶一絲銷魂的笑意。

× × ×

「快二更了。」周笑笑說。

他和尤知味又合作殺了一名「四大家僕」，正要截殺最後一名家僕，免生禍患，忽有惠千紫派遣的人來報，可能會有告急訊號入寨，要周笑笑留意攔截。

周笑笑略沉思片刻，便道：「以此事爲重。」只要殷乘風一旦接到訊息，立即加緊防範，官兵要攻入青天寨，那就事倍功半了。他又知其中一種通訊管道，是從地底通道直入殷乘風寢室內，通道口設在寨外遠處，除了寨主和負責傳訊的人外，誰也不知設在何處。要截阻此事，除非得要在寨主臥室裏。

周笑笑說道：「殷寨主對我倒有情義，我本不想殺他，但事到頭來，想不殺他，也不可以。尤大師，你想不想立一個大功？」

尤知味失手遭擒，當然想將功贖過。他倒不怕殷乘風，覺得他年輕識薄，不見得是自己之敵，可慮的只是他自己受傷不輕，只怕萬一制之不住，但既是施加暗算，諒殷乘風也沒多大能耐，能躲開自己的殺着。當下便道：「我這條命是你救的，當然聽你調度。」

周笑笑道：「不敢當。我們合作做事，到殷乘風寢室去，來個永絕後患。」

尤知味正要答好，忽有一陣輕微的振翅越空之聲，周笑笑一抬拳，射出一道白光，沒入蒼穹，一物落了下來，正落在「烟雲廂」的屋瓦上。

周笑笑冷眺，低聲道：「是信鴿，已給我射了下來，告急的訊息，又給我截了一路。」

尤知味道：「這信鴿必須取回。」

周笑笑道：「對。你小心着，跟在我後面，當是我部屬，別讓人發現了。」

尤知味早已換上四大家僕之一的服飾，點首道：「是。」

周笑笑到「烟雲廂」廊前，四顧無人，一縱身到了屋頂，拾得那隻染血的健鴿，細看鴿爪上繫着告急密扎，才放了心，正要下去，忽聽有人和氣地道：「謝兄，還未休息？」

周笑笑暗自一慄，知道是鐵手已上了屋頂，就在近處。鐵手恐怕是這干敵人中最難纏的角色，縱受傷未癒，却也不可輕視，又怕在屋下的尤知味被發現了，那就更是不妙。他暗自驚慄，臉上却鎭定如常，微微笑道：「二爺，快二更天了，上來涼快着？」

鐵手踩在瓦攏上，負手笑道：「謝兄好手勁，我聽到暗器破空之聲，以爲出了岔子，便上來瞧瞧。」

周笑笑心中更驚，自己不過發出一片飛蝗石，打落健鴿，立即就使鐵手生警覺，上來巡察，如有一個應對不妥，恐有麻煩，便道：「我奉寨主之命，坐夜守更，見有異鳥掠過，一時手癢，打下一頭，沒想到騷擾了鐵二爺。」

鐵手笑道：「那有騷擾，我反正是還沒睡着，本道誰的手勁這麼好，出得房來就見一物自天而落，暗佩眼尖忒準，果是謝兄，佩服佩服！」

周笑笑用手把健鴿握着，笑道：「二爺見笑了。」

鐵手往屋下望了一望，揚眉笑問：「下面那位兄台是誰？」

周笑笑俯瞰一望，只見一個人影，把毡帽壓得低低的，站在樹影暗處，面孔誰也不易看清，知道尤知味機警，知道不對勁，儘量遮掩着，便道：「那是赫連公子的近身，今晚與在下一道司防。」

鐵手忙道：「謝兄辛苦了。」

周笑笑道：「那裏，應該的。」

鐵手道：「既然沒什麼事，我也不干擾謝兄的公事。」

周笑笑道：「二爺傷未痊癒，早些歇歇好吧。」

鐵手笑着拱手：「有勞費心。」也不顯輕功，逐步下得屋簷，落下圍牆，再推門入房。

周笑笑下得屋椽來，跟尤知味道：「好險，差點給他瞧破。」

尤知味道：「這人十分難纏，還是讓大軍來收拾他才好。」

周笑笑道：「他周身是傷，合我們二人之力倒不怕他，只不過他警惕過人，一旦收拾不下，驚動寨內那就前功盡廢。」

尤知味巴不得能不惹此人，忙道：「是啊。」

周笑笑道：「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先去把姓殷的翦除，好教他們羣龍無首。」

兩人趨近殷乘風的「乘風軒」。南寨內對糧倉、銀庫、眷房、要道，把守倒十分嚴密，但對寨主寢居之地，防衛却不森嚴，主要是因爲殷乘風自覺俯仰無愧，光明磊落，只怕敵人攻陷青天寨，他又自恃藝高胆大，不怕自己人暗算他，所以根本不加重防。其餘一般設防，見是周笑笑，對了暗語，也不加懷疑。

故此，周笑笑與尤知味二人，毫無阻碍的便到了「乘風軒」門前。

「乘風軒」本有四名精悍衛士把守，可是殷乘風却認爲：「我在睡覺，他們却爲我熬夜，這算什麼？再說，要是有人殺得了我，他們又焉能救得了我？」於是撤消四人職守，另派要務，不過，盛朝光一向審慎，又派了四名手下侍候，殷乘風仍然不允，撤了二人，只留二人守夜，算是「聊備一格」。

周笑笑和尤知味手辣心狠，一上來，應對了幾句，兩名青天寨子弟正要入稟，已給一人一個，下重手格殺當場。

周笑笑與尤知味躡手躡脚，進入「乘風軒」。殷乘風正和衣睡在床上。

周笑笑正要動手，忽聞帳上一陣清脆的鈴响，兩人大驚失色：都以爲自己誤踏機關，觸動了警報，這時殷乘風眼皮一翻，正要坐起，周笑笑和尤知味行動何等之快，一個像一股烟似的鑽入了床帘子下，一個閃電似的躲進了掛衣鏡後。

殷乘風乍醒，感覺到似乎有什麼事物閃了兩閃，但警號更擾亂他的心思。他馬上打開床前的一道活板，地底下立即冒出一個身着深色夜行裝的漢子，向殷乘風拜倒在地。

殷乘風忙問：「玉冠珊，什麼事，這般急？」

那漢子滿頭大汗，神色惶急，但神態間依然十分恭敬：「弟子玉冠珊，拜見寨主，前方告急，有大隊官兵，左右包抄，離大寨已不及五里！」

殷乘風此驚非同小可：「什麼？」

玉冠珊道：「請寨主立即下諭。」

殷乘風爲之震怒：「敵人迫得如此之近，你們現在才來報告？」

玉冠珊道：「我們至少已派出十七路走報，我是最後一起，却不知……」

殷乘風變了臉色，喃喃道：「有奸細，有奸細……」

正待發令，倏地兩道人影飛撲而出！一自鏡後，一自床底，一劍雙爪，急攻殷乘風！

這下猝不及防，殷乘風外號「急電」，但劍不在手，閃躲無及，招架不能，眼看要傷在狙襲者之手，驀地，一人破牕而入，雙拳左右齊發，「砰砰」二聲，把兩個暗算者逼得拔步後退，脫身不得。

殷乘風定睛一看來人原來便是鐵手。

鐵手一面發拳，牽制二人，一面揚聲叱道：「殷寨主，趕快下令防守，這兩人由我料理便得！」

殷乘風見鐵手及時到援，自是大喜；這時又一大漢闖將進來，正是唐肯，一見他就報道：「殷寨主，我已將息大娘、赫連公子、高老闆等喚醒，正候你調度。」

殷乘風又感動又驚佩，但又見一人馳入報告：「寨主，不好了，卅里明暗卡惠

舵主引路回攻，已攻下寨門，西路寨防爲防守者打開，敵兵已攻入寨內！」

原來鐵手在廂房已然歇着，忽聽暗器劃空之聲，緊接着一物落在瓦上。鐵手的傷勢只好了九成，但他內力深厚，一旦調息得多，恢復極快，而且一向機警精細，乍聽有異响，即縱上房去巡視。

及後見是謝三勝，本已消疑，但謝三勝掩飾其辭，鐵手眼尖，看他藏掩手中所拾的，應是信鴿而非夜梟，心中疑念又起，便不動聲色，躍下廂房，唐肯仍然呼呼大睡，鐵手把他推醒，唐肯惺忪着眼問：「有事嗎？」

鐵手湊近低聲疾道：「我見謝三勝行動有異，他的身後還跟了個人，黑裏瞧不清楚，身形却似尤知味。」

唐肯奇道：「尤知味？怎麼放出來了麼！」

鐵手道：「我也不知道。我且去揹住他們，你去寨前寨後走一趟，看有何異動，若發現不對路，馬上通知大娘他們，聚攏防範，再到『乘風軒』報急。」

唐肯即打起精神，道：「是。」他一向服膺鐵手，經這次出生入死後，兩人更是肝胆相照，相惜相重。唐肯對鐵手的吩咐，更是精神抖擻，全力以赴。

唐肯連長衫也不披就衝了出去，鐵手則穿簷越脊，四下一望，見「乘風軒」那兒人影疾閃，鐵手便提氣趕去，却遲了一步，遙見守在「乘風軒」的兩名弟子似遭了毒手，謝三勝和另一人不讓那兩名守衛軟萎於地，便扶住揹起，置於暗處，再摸入「乘風軒」。

鐵手好生歉疚，不及制止謝三勝驟下毒手，救不回兩名守衛，於是更下决心，要弄清楚謝三勝究竟攪的是什麼鬼。

及至見軒內王冠珊告急，殷乘風猝受暗襲，鐵手破窗而入，連起兩拳，把謝三勝與尤知味逼退。在房內朝相一看，這會可看清楚了眞的是尤知味。

殷乘風戟指叱道：「姓謝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饒是周笑笑一向狡獪，但行藏一旦被對方撞破，也不免心慌，鐵手雙拳打到，一股極强的勁氣，將二人逼近牆邊！

周笑笑忙叫道：「誤會，殷寨主，誤會……」

殷乘風「刷」地抓起懸在牀前的無鞘利劍，厲聲道：「你放走尤知味，暗算於我，還是誤會不成！」

周笑笑與尤知味左衝右突，就是沒有辦法衝得過鐵手的一雙鐵拳籠罩之下，鐵手出招不多，只是無論周笑笑與尤知味用何種招式和方式以圖突破防綫，他僅在要緊關頭在要緊之處，加上一掌或一拳，伸手一攔或一撥，就把對方的去路截死，把兩人的攻勢消解，一面向殷乘風說道：「殷寨主，他們至少已殺了你軒前的兩名子弟，我自會留下他們，寨中防守，還需你主持大局，這兒的事，就交給我。」

殷乘風一聽，大怒，即叱：「好賊子！」「嘯」地一劍，劃出一道銀光，急叮周笑笑的咽喉！

周笑笑本來已是驚弓之鳥，他見事機敗露，青天寨一衆高手必不肯放過他，只圖全力奪路而逃，偏是尤知味，曾爲階下之囚，這次說什麼也不願再失手被擒，亦拚命只求脫險，兩人本就不同心，現各爲活命，只顧逃亡，動手間亦未爲照應，殷乘風這一劍，含忿出手，直奪周笑笑，還喝了一聲：「看劍！」

要不是殷乘風這一聲叱，周笑笑可能眞接不來這一劍。

周笑笑翻腕一架，劍身廻護咽喉，「錚」地一聲，殷乘風那柄窄細利劍，劍尖刺在周笑笑的劍身上。

殷乘風冷笑一聲，身形一挫，左膝一弓，右脚一挺，劍尖轉刺周笑笑脇下！

周笑笑劍往上迴，格開殷乘風第一劍，腋下却露了一個小小的破綻，這空隙不過霎間，但殷乘風的劍已似銀蛇般攢到！

周笑笑大叫一聲，全身一抽。

他這種抽退法，像整個人突然被抽掉了氣，整個人乾癟了也似的，突然從原來的位置縮退了三步，使身與劍之間爭取一個空間，殷乘風的劍尖還待往前遞，周笑笑的劍鋒已及時拍了下來，壓住了殷乘風的劍，正待藉勢回刺，殷乘風揚眉叱道：「難怪！原來你是『獨臂毒劍』！」突然間，劍到了左手，劍光一閃，又是一刺！

他在交手第二招裏，已從對方劍法中判斷出這人便是「獨臂劍」周笑笑，殷乘風精好劍法，所以對江湖上一般用劍名手，以及劍法招式，十分詳熟，若是伍彩雲仍在青天寨內，以她對武林各家各派武術的瞭如指掌，周笑笑更加不可能以「謝三勝」的名義瞞騙了那麼一段時間。

周笑笑以縮身奇法來爭取刹那間，以劍反壓對方之劍，正待反攻，不料殷乘風只做了一件事：右手劍突交左手。

周笑笑的劍驟壓了一個空，身子往下一沉！

殷乘風的左手劍已向他左胸刺到。

這一下，攻其無備，而殷乘風外號「急電」劍勢何等之疾。

周笑笑本已避不開去，危急間突一擰身，側身一讓，以左臂掩擋，殷乘風那一劍，正刺在他的左肘上！

「哧」的一聲，周笑笑迴劍飛刺，直奪殷乘風咽喉。

殷乘風馬上省悟：周笑笑是有名的「獨臂劍」，他的左膀子當然是假的。

他想到立即拔劍，一面拔劍一邊身退，不料他那一柄劍，却似嵌在那假臂裏，拔也拔不出來！這稍慢得一慢，周笑笑的劍已近眼前！

殷乘風應變奇急，不抽反遞，大喝一聲，運勁於臂，劍自肘部穿出，直取周笑笑左脇！周笑笑的假臂是用豫鄂邊界的一種叫無歇木精製，一般兵器刺入其中，只要將肩部聳起，木紋軟韌，便易入難出，不少武功猶在周笑笑之上的武林高手，都毀在周笑笑這一招令人防不勝防的機關裏，輕則丟了兵器，重則爲他所殺。

殷乘風却在心念電轉的刹間，不退反進，劍鋒破臂而出，直取其要害。

周笑笑此驚非同小可，忙一閃身，但殷乘風衝步再刺，劍粘於肘間，扔也扔不掉，甩也甩不去，成了一個大破綻，處處受刺於人。

周笑笑怎顧得再作攻擊，忙迴劍自守，殷乘風攻得三、四劍，把周笑笑逼得手

忙脚亂，忽聽鐵手在旁沉聲道：「殷寨主，還是大事爲重。」

殷乘風冷哼一聲，力注於腕，沉腕一捺，劍鋒生生把那木製假手震裂，周笑笑不驚反喜，以爲脫困，殷乘風將劍一收，插回腰間，向鐵手一拱手道：「這廝非殺不可，交給二爺了。」便與來報的青天寨頭目疾行了出去。

周笑笑反身欲逃，却見鐵手冷森森的瞧着他，尤知味早已倒在地上，左手腕像被人卸了臼，一雙腿子似也站不起來。

周笑笑大吃一驚，殷乘風和他交手不過數招，驚險互見，尤知味却一聲未响，已被受傷未癒的鐵手放倒，看來這在「四大名捕」裏坐第二把交椅的好手，當眞是非同小可。

周笑笑心中雖驚，但反而不敢莽撞，他瞧得出鐵手的氣勢與方位，自己若貿然硬闖，只有輸得更慘，所以反而笑道：「鐵二爺，咱們河水不犯井水，我沒傷着你老手下的人，青天寨與你又非親非故，你老高抬貴手，放我一馬又如何？」

鐵手道：「就是因爲你傷的是青天寨的人，我才不好自作主張，任由你走，更何况，大師兄好像也正千里迢迢，追查你的下落，所以你更不能走。」

周笑笑打量情勢，强笑道：「大家都是江湖人，二爺何不留點面子。」

鐵手道：「似乎也曾有過不少武林前輩給你留面子，可是，到頭來，他們好像一個都沒能逃得過你復仇劍下。」

周笑笑道：「那是有人在惡意詆譭我，我一向感恩必報，决無貳心。」

鐵手道：「青天寨也有恩予你，你現下的所作所爲，便算是報答？」

周笑笑忙道：「我只是受了奸人挑撥，一時糊塗，又受命於黃金鱗與文章，想將功贖罪，才幹下這種汗顏愧煞的事！」

尤知味人雖受傷，無法再戰，但一聽周笑笑這種說法，便知對方實暗中把罪行推諉於他，忙撞天屈似的叫道：「是你自己逼我逃出來，還殺了赫連春水的手下，不是我唆教的，我是冤枉的，二爺明鑒，我是冤枉的！」

鐵手寒起了臉：「周笑笑，你幹得好事！」

周笑笑揮手道：「我……」突然暗芒一閃，一物已射向鐵手面門。

鐵手一揚手，已抓住那件暗器。

周笑笑一閃身，並不衝出去，一劍急刺唐肯！唐肯猝不及防，揮刀一格，周笑笑藉刀勢之力，急旋一圈，驟然下坐，刀尖揚刺唐肯的咽喉。

他的目的不是殺死唐肯，他只是要制住唐肯。他明知今番難以逃出青天寨，除非能先制住寨裏一名要將，或能脅持交換自己一條性命，或延長時間，讓救兵攻進寨來再說。

這一劍蓄勢已久，唐肯慌忙間避不開去！忽聞「錚」的一聲，一件暗器，疾射在周笑笑的劍尖上，劍光震得一歪，險些脫手飛出，唐肯趁此一個大仰身，往後翻去，喘了幾口氣，才定過神來，暗器却落到牆邊。

撞歪周笑笑劍尖的暗器，正是剛才他發出去的那枚暗器。

周笑笑反而笑了。

那枚暗器，叫做「刺蝟」，那一顆如鐵蓮子的物體上，足有三百八十四枚長短尖刺，且淬有奇毒，任何人沾上了，被刺破一小塊表皮，毒便入侵，就算是放射的人，不預先戴上手套，也得遭殃。

周笑笑故意向鐵手求情，便是藉此暗中戴上手套，他因只有一條臂膀，另一隻假手已被殷乘風削毀，戴手套反費工夫，一旦戴上，他便發動攻擊。

這種毒辣的暗器，是他殺害了一名唐門暗器高手唐春雨身上所得的，只有兩枚，連他自己本身都沒有解藥，非到萬不得已時不敢亂用，一旦施用，也必千方百計取回再用。這種暗器毒性極具持久力，一枚大概可用上十次，毒性依然不減，據悉是昔年唐門掌刑唐鐵書親手所製。

周笑笑見鐵手空手接下暗器，又把暗器發了回來，想必難免刺破掌心手指，心下大定，但仍不敢直接對付鐵手，只虛晃一劍，翻身破窗而出，一面抛下一句話：「姓鐵的，小心你的手掌罷，周某可不奉陪了！」

他人一到屋外，夜深如水，深吸了一口氣，忽見月色一暗，後頸已教人拿住。

周笑笑還待掙扎，但這一揪拿之間，幾乎令他窒息，四肢百骸，一點氣力都施不上來，心中又驚又懼。

但那手掌一抓又放，只聽鐵手沉聲道：「你以爲我中毒了？我的手是百毒不侵的，你沒聽說過嗎？好，你這下是大意不算，小心着了，下一招可不再饒了。」

周笑笑知道對方並不佔這個便宜。越是這樣，越是心慌。

這時外面火光四起，喊殺連天。

鐵手眉頭一皺，道：「姓周的，南寨待你不薄，你做的好事！」

周笑笑立即跪了下來，懇道：「二爺，人誰無過，請予活路。」

鐵手趨前道：「快制止你的部屬作那裏應外合的事，或能將功抵過。」

周笑笑神色慘然地道：「二爺，他們一旦發動，我……我也無能爲力啊。」

鐵手略一猶豫，伸手扶摻道：「你且先起來再說。」

周笑笑抬頭。

鐵手摻着他的肩膊。

周笑笑伸手。

鐵手正想把他拉起，倏地，周笑笑的腕間疾射出一枚物體，直奪鐵手咽喉！

這一下，相距既近，出手又毒，鐵手想用雙手遮撥已遲，閃躲亦已無及，百忙中吐氣揚聲，喝了一聲：「咄！」

一股氣流，迸噴而出，激在暗器上！

鐵手的內力，全化作一股勁氣，那暗器登時折射，倒射向周笑笑胸膛。

周笑笑還要提劍疾刺，忽見暗器倒射回來，頓時唬得魂飛魄散，迴劍便格，但已慢了一步，引臂一封，暗器雖沒打在胸膛上，却嵌入手背中。

周笑笑怪叫一聲，立即什麼都不顧了，大敵當前也不理，只見他以指挾劍，設法想將劍近柄處利刄迴割手背上的暗器；他只有一隻手，目赤嘴張，十分狼狽，仍無法把手背上的暗器掃落下來。

（未完・卅四）

機密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强假扮黃泰萊，被一批人綁架了去，用一艘快艇載到海上，那一批人正在威脅他時，另一艘快艇追來，一連串槍聲响起，情況大亂，江强伏在甲板上逃過大難，艇上死傷無數，有人把江强救回快艇上，他們是美國政府派來的人，這批人也要求江强和他們合作……游天虹回到江强的偵探社，却意外的見到江强早已回到偵探社中，兩人商量過後，決定繼續監視黃泰萊住過的酒店，另一方面游天虹去找美國領事雷文查探一下……游天虹到麻子老三的俱樂部去，白先生來了，老五介紹游天虹和白先生相識，游天虹開門見山提出有關黃泰萊的事……

太空機密件

白先生道：「不錯，價高者得，不管他是什麼來頭！包括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又或者是美國特工自己出高價將全部失去的藍圖收購回去，我全都不管，只要出到高價，我和黃泰萊都會收山了！」

「你怎麼不賣給你的祖國？」

「祖國？」白先生一怔：「你當我是什麼人？」

「俄國人啊！」

白先生乾笑道：「游大俠，你弄錯了！」他又解釋說：「我雖則有白俄血統，但我早已不是蘇聯人。我久居香港，所以也只算得是個香港人而已！」

「然則，那些藍圖和文件，你訂出了底價沒有？」

「沒有底價，你要的話，就出標吧！只要沒有人出價高過你，東西全部都是你的。」白先生笑道：「你可以轉手賣給別人，說不定賺得比我更可觀！哈哈……」

游天虹思前想後，一切跡象顯示：黃泰萊的確是有可能被白先生收藏起來。不管他是自願的，抑或是被迫，一切肯定與白先生有關。

特務四處尋

游天虹看見車子在市區各處繞圈子，後面又有二輛汽車如影隨形地跟隨着他們，惟有說道：「下次我想找你，應該到什麼地方？」

白先生道：「可以到我的公司去，也可以告訴老五！」

「老五？」游天虹的確是想不到，老五也被白先生收買了。「就是麻子老三的弟弟？」

「對了！我的手下會與他取得連絡，即使我不到俱樂部玩，也明知這陣子有許多朋友想找我，所以我一定要有許多連絡人。」白先生又示意司機，說：「在前面停車，讓游大俠落車吧！」

游天虹落車之後，轉到大街去，截了一輛的士，急急趕返家中去，本來他有些事情想找小牛商量的，但回到家裏才發覺不見了小牛。

游天虹立刻致電江强。

江强在電話中說：「他與你一齊走的，並未折回我這裏來啊。」

游天虹在電話中喃喃自語地說：「那就奇怪了，爲什麼不見他返家？」

江强彷彿也感到有些不對勁：「會不會出了事？要不要我到你那裏去？」

「好極了！我正有此意。」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不過我希望你將部份資料也一併帶來，因爲我先要總結黃泰萊博士這件事。」

江强答應了之後立刻將電話掛斷。

豈料游天虹這邊才將電話筒放下，那邊電話就响了起來。

「誰？」游天虹以爲是小牛。

「游大俠，你好？」原來對方是個陌生的男子：「想跟你的高足講幾句麼？」

游天虹心裏一凛，當時已直覺有些不妙。他在電話中問：「你是誰？」

「我只是小牛的朋友。」那男子說：「你要不要找小牛過來談談？」

游天虹不知道小牛在外面有太多的朋友。順口說道：「好吧！請你叫他來。」

電話中很快就傳來小牛的聲音：「師父，對不起啊，我又要給你帶來麻煩了。」

游天虹安慰他說：「不會有事的。你告訴我，你現在什麼地方？」

「我在——」豈料小牛話未說完，對方已迅速奪去了他手中的電話筒，換上了剛才那個陌生男子，說：「游大俠，你的高足十分合作，他直至目前爲止，仍然非常安全，所以你大可以放心。不過，一兩天之後，就沒有人敢保證了。」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要求用一個人交換！」

「不要是姓黃的吧？」游天虹道。

「正是黃博士。」

游天虹又是一怔：「黃泰萊？」

「對了，就是用他來交換令徒！」

「可以的，不過我却有反要求。」游天虹道：「據我所知，到今日爲止，最少有超過三帮人想收購黃博士。」

「這個你放心，錢絕對不成問題。」

「那麼，先讓我們約個地方，見了面再詳談。」

「嗯——」對方想了想，隨即格格大笑：「你好狡猾啊！」

「你怕我對你不利？」

「我一點也不怕，如果我怕，我就不會惹你。」那陌生男子道：「讓我與我的同伴商量一下，然後再給你電話好嗎？」

「好是好的，不過最怕你們會遲來半步呢！」游天虹道：「你也明知有太多人希望搶先找到黃博士，我剛剛在半小時之前才有他的消息。」

「那眞是好極了，爲了小牛的安全，我保證你會與我們合作的。十分鐘之內，我會再找你！再見！」

對方迅速將電話掛斷，但是，游天虹仍然弄得一頭霧水，因爲他實在想不到對方究竟是什麼人，可能有太多不同立場的人希望找到黃泰萊吧！

不久，江强果然帶了一名助手小丁同來，還挾了大叠文件。

游天虹見到江强之後，首先把剛才那個人的電話口訊告訴他。

江强沉思着說道：「這件事捲入國際特務浪潮之後，變得更加複雜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個人，或者某一個集團，而是某一個國家。」

游天虹道：「我們現在先要分析一下，到底美國人爲什麼要公開這件事？他們甚至在餐廳之類的公衆場所，談論這件事。在我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江强道：「這點反而沒有什麼懷疑，因爲美國人一向開明，甚至總統割除一段癌腸，也要公開。這類事情在鐵幕國家絕對不可能發生，但是他們偏偏不担心敵人有機可乘。」

「要是這件事是眞的，那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精英早已東來！」

「現在他們已有不少人聚集這裏。」江强忽然又若有所悟地問：「難道你以爲這是個假局？」

游天虹笑道：「可能因爲我是個專門捕捉老千的人，所以稍爲有些懷疑，我也會當正他們是老千。」

江强一邊將帶來的資料在几子上攤開，一邊對游天虹說道：「我已經跟小丁分析過了，在海上出現的人，也就是擄去黃泰萊的人，未必會是白先生。」

「何以見得？」

江强道：「因爲，以一個商人，不可能有此力量。」

「你怎麼肯定白先生一定會是個普通的商人？」

「他的商行仍然若無其事地存在，證明他毫無所懼。」江强又說：「有件事你未必明白，這裏的政府對俄人無好感，要是白先生有痛脚抓在政府手上，他又已經得到了黃博士的話，這時候，他應該在一艘蘇俄的遠洋貨輪之上，怎可以繼續留在這裏？」

「你的假設只是說：假如白先生是俄國間諜才會不爲政府所容。但是，萬一他是個老千，情況可能又會完全不同呢。」

「怎麼你老是喜歡把對方假設成爲老千的呢？」

「不管怎麼樣，我們今晚就要有答案。」游天虹又說：「我打算偷進白先生那間商行去一次。」

江强道：「你以爲他會把黃泰萊收藏在那裏麼？」

「當然不會，但是他的辦事處之內，一定有些蛛絲馬跡可尋。」游天虹又看看腕表，「一小時之後，我們就可以出發。」

「爲什麼要等一小時之後呢？」

游天虹道：「時間太早了，剛才我撥過一次電話到白先生的商行去，那裏仍然有人。」

「這麼深夜，那兒仍然有人辦公？」江强反問道。

「是的，當時我也覺得奇怪。後來回心想想，白先生既然不是個正當商人，他那間商行當然也不是一間正當的一般商行！」

「有人接聽電話麼？」

游天虹道：「就是因爲有人接聽電話，所以我才要等多一小時——」

游天虹說到這裏，突然之間又怔住了！江强看見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也感到驚奇起來。

只見游天虹突然站了起來，對江强說道：「快些跟我去看看！」

江强一邊從沙發站立起來，一邊問道：「到那裏去呢？」

游天虹一邊入房取一些東西，一邊回答說：「當然是要到白先生那間商行去啊！」

江强過去也跟游天虹合作過，知道他的思想敏捷，反應靈活，所以明知他必然是事出有因，也沒有追問下去！

× × ×

游天虹、江强和他的助手小丁等，一車三人，已經來到一幢辦公大厦的門外。

游天虹所以突然之間提早到這裏來，是担心白先生可能要撤退；否則，這麼深夜爲什麼他的辦事處仍然有人呢？

可能白先生覺得：有人對黃泰萊博士非常之重視，志在必得，所以一定要從白先生手上奪回黃博士。白先生衡量過利害之後，覺得非躲起來不可，於是就把商行提前結束。當然，這只不過是游天虹的想像而已，實際情形仍有待他去證實。

現在他們三個人開車來到辦公大廈外面，只見大廈的通花鐵閘拉上了，但是裏面似乎沒有看更人員在值班。可能值班的看更人到樓上巡視去了，也有可能這幢大廈之內根本就沒有看更人。因爲法例並未規定每幢大廈都要設有看更人的。

游天虹向江强遞了一個眼色；江强一邊拿起一具無綫電通訊器，一邊對助手小丁道：「你留在這車子裏，如果有甚麼不對勁，就及時通知我們吧！」

說完，二人步上石階，來到了那幢辦公大厦的閘門前。

游天虹正想利用携帶的百合匙將閘門開啓，豈料他剛接近閘門時，就發覺閘門鎖已被人推開一條罅縫，根本未有上鎖，或者鎖後被人開啓了。

游天虹又與江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迅速入內，反手將閘門推回原狀，這才登上電梯。電梯升到十三樓，這兒其中一個商業辦公室單位正是由白先生租用的，但却改了一個十分中國化的名字：「利深公司」，可見這個白俄人很地道化。

江强搶先進入利深公司，游天虹亦尾隨在後，但當他們利用帶着的電筒照射時，立刻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但見現場一片漆黑，分明有人捷足先登。

游天虹終於想起了一件事，就是當他較早時撥電話到這裏的時候，曾有人接聽，表示當時這裏仍有人在。於是游天虹惟有當作搭錯綫，說了一聲「對不起」，就匆匆將電話掛斷了。當時游天虹還以爲白先生的人留在這裏未走，想不到是「行家」，大概目標亦與他們相同吧？

江强洩氣地說道：「看來我們又來遲一步了！」

「既然來了，怎麼樣也要檢閱一下，反正我很想了解這間商行做的是一些什麼生意，以及與那一個國家有來往。所以，我們就算得不到藍圖和機密文件也不要緊。」

電筒的光圈移到窗門去，發覺所有的窗簾均已落下。那是相當新式的鋁質垂直窗簾，又厚又密，相信光綫不會外洩。江强於是把室內的燈光開亮了。

豈料燈光剛剛閃亮了起來，就嚇了他們一跳！

辦公室一角，有個女子倒臥地上，身體彎曲，滿身鮮血！看上去動也不動的，分明已經死了。

這刹那間，游天虹和江强反而不會分心去理會其他事情，只想知道那女子是否仍未死，要是還有一綫生機的話，那就將她送往醫院急救。

但是，正當游天虹走到那女子的身畔，想彎腰相就時，他的手還未探到她的脈搏，已有人叱喝一聲！

「不要動！」一個男子首先由一列鋼櫃後面閃出，用手槍指嚇游天虹和江强二人：「乖乖的舉高你們雙手，否則我們惟有開槍！」

那句「我們」分明暗示對方不祇一人。事實上出現在那男子的身後的，還有三個彪形大漢，每個人都手握一支短槍，其中一人的手槍還套上了一支滅聲器。

游天虹和江强惟有舉手呆立，再不敢妄動了。

那男子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游天虹笑了笑：「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們才對。」

那男子道：「我們是警探！現在我們懷疑你們是小偷以及殺人兇手！」

游天虹幾乎忍不住笑起來：「這句話也應該由我們說的，但我們不是警探。」

江强也說：「不要耍花樣了，你們到底爲什麼要殺人？」

「你不要胡說八道。」那男子說道：「我們剛進來就發現這個女子死了。」

游天虹道：「這麼說來，一定有人比你們先到一步。」

「我想是的。」那男子剛出口，立刻又改變語氣：「你們還是少嚕嗦，背轉身去，讓我看看你們是否帶武器。」

游天虹和江强都可以看得出，對方四個人手中的槍械全是眞槍實彈。但可以肯定，他們絕非警探，因爲警探的手槍絕不可能套上滅聲器的。

江强示意地對游天虹說：「你切勿輕舉妄動，這班人甚麼事情也敢做的。」

游天虹也會意地說：「算我們倒霉，白先生居然失約；我們實在不該上當！」

那男子一怔：「白先生約了你們？」

其他三名彪形大漢已走到二人的背後來，其中兩名大漢動手搜身，另外一名手持滅聲手槍的，則在後面小心翼翼地監視。

搜身的大漢回過頭去，向那頭目報告：「他們並未携帶武器。」

游天虹乘機說道：「我們也早已知道，白先生並不是好惹的，怎麼會笨到自討麻煩？」

那男子道：「白先生約你們到這裏來，到底是爲了什麼？」

「一宗交易。」游天虹說着，又瞥了他身旁的江强一眼。

江强故作神秘地說：「小心白先生會不高興；我們何必講得太多。你這笨蛋！」

「嗯——」游天虹抱歉地聳聳肩。

那男子道：「你們既然說了，現在我一定要你們說下去。」他又持着手槍，迫近江强和游天虹：「告訴我，你們打算與白先生做什麼交易？」

游天虹望住江强：「對不起，我的拍檔不准我胡說八道。」

「你少管你的拍檔，如果你要保住性命，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講眞話，否則我會殺死你。」

游天虹顯得無可奈何地對江强說道：「我們還是照實說了出來，說不定我們之間的目標完全一致，說了出來對大家都好呢。」

江强賭氣地說：「你喜歡把到手的鈔票分一半給別人，我也沒有辦法。」

那男子苦苦催迫道：「你到底說不說？這裏已經出了事，我們再不走，就可能一齊落入警方之手。」

這時候，其他男子分別由辦公室各處回到那男子身邊，向他報告說：「我們都搜過了，找不到那些東西。」

那男子於是對游天虹說道：「你們此來可是爲了要找一些文件？」

游天虹道：「是的，白先生約了我們，就是爲了文件的交易。」

「看來我們都上了當。」那男子把槍管一擺：「我們走吧！」

游天虹和江强在手槍指嚇下，無可奈何地被幾個男子押走！

步出那幢辦公大厦時，他們顯得小心翼翼的，把手槍都收藏了起來。

一輛卡車開過來，把他們各人一齊載走！

車子很快開走！

那男子又舊事重提：「好了，現在你可以講講未說完的話了！」

游天虹道：「我已說得很清楚，是爲了一些文件。」

「但你未說那是什麼文件。」

「我們只是代勞性質。」

「代誰工作？」

「一帮外國人。他們知道白先生手上有一批文件，要我們做這宗買賣。」游天虹道：「只要我們找到該批文件，可以從中賺它一大筆佣金。」

「白先生怎麼說？」

「我們在電話裏約好，今晚在他的辦事處之內交易，但是不知怎的，他未出現，你們反而——」

那男子立刻說：「看情形，我們都不約而同，一齊上當了！」

「你的意思是——」

「白先生佈下的局！」

「他殺了那女子？」

「相信一定是他。」那男子又說：「你可否帶我見見你的外國朋友？」

游天虹有些猶疑地說道：「這個倒有些困難。」

「爲什麼？」那男子似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

游天虹道：「他不會出現的，只會用電話找我。」

「那麼，他約好你在什麼地方等他的電話呢？」

「在我的住所之內。」

「什麼時候了？」

「時間方面沒有規定！」游天虹說道：「總之他可以隨時用電話找我，我就不可以主動去找他。」

江强在旁雖然聽得一清二楚，但是却不明白游天虹爲什麼要說謊。萬一對方要求游天虹帶這班人返家去，豈不是自討麻煩？

豈料江强想也未想得完，那男子果然對游天虹說：「你現在就先帶我到你家裏去吧！」

游天虹表現得十分後悔地說：「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那男子又對那司機說道：「依照他的指示，把車子先開往他的家門去。」

司機答應了一句，游天虹在手槍的指嚇下，無可奈何地，將他住宅的地址告訴了司機。

江强心裏想：游天虹這回眞的是自討苦吃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想：過去游天虹很少這麼失策的，他會不會是另有作用？

當車子開到游天虹的住所門外時，那男子並沒有讓各人立刻落車。他小心翼翼地，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只見這兒街道一帶，十分寧靜。他又要游天虹說出是那一幢大厦以及那一層樓。游天虹勢成騎虎，只好一一說了。

那男子一邊警告游天虹和江强不要輕舉妄動，一邊吩咐那三名手下，要其中一名留在車子裏，另外二名大漢押住游天虹和江强下車。

游天虹先下了車，走在前頭。那名分明是這班人頭目的男子，則在他身旁小心地監視！

來到門前，游天虹仍是不知道小牛的遭遇，還以爲他在屋內。他已作好了一切心理的準備。

但是，當他用門匙開啓那度門時，却感到有些意外，因爲屋內空空如也，並沒有任何人，連帶江强也覺得奇怪，爲什麼不見小牛？

入到屋內，游天虹和江强才發覺那名頭目部署得十分周到。他只帶了一名槍手入來，另一名可能留在門外放哨！

游天虹亮了燈，問那頭目：「想喝些什麼？這裏有很好的洋酒，也有汽水、啤酒。」

豈料那大漢睜住他：「你休想作反，要是你有甚麼輕舉妄動，我只好殺了你。」

游天虹苦笑聳肩：「我從未想過作反，只是覺得你們用這種守株待兎的方法留在這裏，實在很笨！」

「爲什麼你說我笨？」

「第一，我說的人今晚未必就會有電話來。第二，白先生那兒出了事，萬一警方憑綫索找到這兒來，我必然就是警方要找的目標之一，你們在我身邊，隨時會變了替死鬼。」

「你嚇我？」

「我何必嚇你，只是你犯不着甘冒這種危險。」

那男子道：「現在你說什麼都沒有用，我們的目的你亦已經知道了。」

游天虹說道：「你們的目的，是要找到那一批機密文件。但是，現在我根本未能找到，也即是說，我們的目的一致，你又何必難爲我呢？」

「我們沒有難爲你，否則你早已經沒有命了。」那男子又說：「正因爲我們之間的目標一致，所以我更加要知道僱用你的人是何方神聖。」

游天虹正想說什麼，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那男子迅速閃到游天虹的身邊，以手槍槍咀指住他的太陽穴：「你小心說話，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

「可能就是僱用我的人，電話鈴聲如果响了三下沒有人接聽，對方就會自動掛斷——」

游天虹話未說完，對方已急不及待地說：「快些接聽吧！」

那男子也僅可說到一半，游天虹已伸手過去接聽。

電話中傳出一個男子的聲音：「你可是游天虹嗎？」

「是的。」游天虹道：「你是誰？」

「我是白先生的手下，我們知道你來找過我的老闆白先生，而且還殺了人！」

「你不要胡說八道。」游天虹道：「我根本沒有殺人，只是曾經到過那裏。白先生可在嗎？我想跟他談談啊。」

「他沒有空，不過我想告訴你，你偸入我們辦事處的情形，我已經錄了下來。將來當你被拉上法庭受審時，那就是證據。」

「你這算是恐嚇！」游天虹又說：「爲什麼你不報警呢？」

「你怎麼知道我不報警？」那人在電話中說。

游天虹故意在電話中問道：「那個倒斃地上的女子是甚麼人？」

「我們公司裏面一位女職員。」那人說：「我那位女同事死得好慘，而你的指紋肯定在我們公司一些地方上面。所以只要我們指證你是殺人兇手，相信你一定會水洗不清。」

「事實就是事實！只要我不殺人，警探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游天虹又問對方，說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我沒有太多時間跟你閒聊。」

「我老闆想見你。」

「白先生在那裏？」

「目前他很忙，不過他吩咐我通知你：那批由黃博士帶來的文件，我們將會採用投標方式，價高者得，這樣可以避免惡性競爭。」

「這是一宗秘密交易，怎麼可以公開投標呢？」

「誰說公開，老闆只是準備逐個接見。」那人又說：「你很幸運，明天早上，先安排見你。」

「甚麼時候！早上七點。」

「會不會太早？」

「不算早。到時我們會開車來接你到一個秘密地點去！」那人又說：「今天晚上，你先

與你的主僱討論好一個價錢，寫好之後明天交到這裏來。白先生是個生意人，一向認錢不認人，你只要出的價錢合理，他一定會跟你交易的。」

那人說完之後，又吩咐游天虹明天早上等他們的電話，到時自有人開車來接他去見白先生。」

游天虹還想問一些甚麼，對方已將電話掛斷。

他身邊的槍客冷冷地問道：「對方是甚麼人？」

「白先生的手下，他們承認有好幾幫人爭奪黃博士的機密文件，現在他們已訂出一個辦法來，就是價高者得。」

「用投標方式？」那名不明身份的槍客說道。

游天虹道：「是的，他們坦白說，一切只不過是爲了錢。所以誰出得錢多，誰就可以獲得那批文件。」

「你相信嗎？」

「我怎麼會不相信？白先生是做生意的人，況且黃泰萊也是爲了錢才出賣美國政府。」

「我擔心此中另有詭計。」

「直到現在，我還不知你們到底代表那個國家？可惜，我已代表了別人，否則一定幫你忙。」

那槍客說：「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同樣是代表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到了這裏人地生疏，才迫住要用錢請我們參加爭奪這批文件。」

游天虹笑道：「這麼說來，我們也眞是行家啊！」

那名槍客怔了一怔，若有所思地說：「我有個想法，如果我和你合作，只爲自己，不爲任何國家的利益而去做這件事，你以爲會怎麼樣？」

「你的意思是——」

「既然我們的目的都是爲了錢，似乎沒有什麼矛盾存在。」

「但是——」游天虹故作猶疑：「我們如何向僱用我們的人交代？」

「我們雖然同樣都是受僱於別人，但是，所得有限。因此，我倒有個想法，如果我們能合作的話，將來即使平均分配，二一添作五，每份所得的利益，一定會比現在爲多。」

游天虹逐漸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們取得那一批機密文件之後，再用投標方式出讓，價高者得，是嗎？」

「對了，你眞聰明！」

「這辦法的確可以令到我們賺得更多，但是你似乎疏忽了一件事，就是他們都是心狠手辣的特務，只怕將來我和你賺了錢之後都沒有命去享呢。」

「你放心吧！香港已逐漸變成了『東方卡里布蘭加』，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大小國家均有間諜特務派到這裏來。他們只要安安份份，香港政府也從來沒有干預。萬一他們動粗殺人，政治部會插手，以後該國的任何人想再到香港來，就難乎其難。」

游天虹心裏想：對方這班人能擁有一批槍械，又對香港環境這麼熟悉，看來絕不簡單。

他不斷用眼色去跟江强溝通；江强也覺得形勢比人强，要是不答應他們，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殺死游天虹和江强他們。所以他就對游天虹說：「反正大家同一目標——無非爲了賺錢，我們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好了。」

那槍手很高興地說：「這位兄弟倒也爽快，我們就這樣決定。」

游天虹還未答話，那槍手又說：「我們暫時留在這裏，等他們的電話通知，然後才一齊出發。只要我們合作，有商有量，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游天虹心裏想：小牛可不知怎麼樣了，萬一他在這時候闖回來，怎麼辦？

游天虹完全不知道小牛出了事。

其實這時候小牛正被人囚禁在一間密室之內。裏面黑沉沉的，伸手不見五指。

小牛曾四處摸索，可惜仍然摸不到一條出路。他惟有暫時放棄逃走的意圖，先睡一覺再說。

豈料睡到半夜，小牛被一種聲響驚醒。後面似乎發生了什麼事，人聲吵鬧，還有人在奔走，驚叫！

小牛傾耳細聽，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外面不知怎的，發生了火警！

游天虹敎授過小牛許多武功，也敎過他如何揭破老千騙人的技巧，但到了這時候，小牛在黑暗中却變得毫無辦法！

從門縫中外望，只見外面火光熊熊，人聲吵鬧得很！

小牛情急之下，用拳頭敲擊着門板；陣陣濃烟以及燒焦的氣味，透進了他的鼻孔中來，令到小牛更加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眼看這次就會被活活焗死，突然有一條黑影撲到了門前，門很快就開了！

這剎那間，小牛幾乎難以置信，出現在他面前的，居然會是張雪兒。

雪兒也沒有時間向小牛解釋，只急急對他說：「跟我走！」

小牛也沒有多問半句，就拔足飛奔。

張雪兒身輕似燕，帶着小牛由後門穿了出去，繞過後巷，來到一處路旁，上了一輛汽車——小牛當然認爲這是張雪兒的汽車。

前些時，雪兒這位女私家偵探有事去了外地，但是爲什麼她會知道小牛被人囚禁在這裏呢？

張雪兒順利地救出小牛，把車子開離現場時，沿途與不少消防車和救傷車迎面相遇。小牛這才問道：「雪兒姐，妳幾時回來的？」

「我已經回來好些時，只是爲了機密文件的事，暫時不露面而已。」她又問：「游天虹呢？」

「我們失了連絡。」小牛問：「妳找過他嗎？」

「他不在家，可能凶多吉少。」

車子拐了彎，二人匆匆下了車。

張雪兒原來要去找一個江湖中人，她並未準備返家去。

小牛若有所思地說：「妳也知道機密文件的事？」

張雪兒一邊與小牛併肩兒走，一邊說道：「全世界的特務都在找機密文件，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妳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找一個人。」

這時候張雪兒已進入一幢舊樓，她鬼鬼祟祟的回頭張望，然後才與小牛登上二樓。

張雪兒輕輕敲了三下門板。

門孔有個眼睛出現：「找誰？」

張雪兒彎腰回答：「阿松介紹來的！」

小牛幾乎以爲她開玩笑，但那扇木門很快就打開了。

小牛尾隨而入，只見裏面燈光昏暗，表面上好像只得一個人——就是剛才應門的男人。

但是不知突然之間從那兒閃出了一個人來，用手槍抵住了小牛的背部，說：「請你舉高雙手！」

小牛不知內裏，只好照做！

張雪兒立即解釋：「這是我的同伴，請勿誤會。」

持槍的人一邊搜查小牛，一邊說道：「妳從未提過要帶人來。」

張雪兒說道：「我不想在電話中講得太多。有什麼疑問，你最好去問問主任吧！」

小牛沒有帶武器，所以那人也很滿意。

他對二人說：「由走廊入去，轉右，主任正在等住見妳。」

張雪兒答應一句，就往前走，小牛尾隨其後。

小牛不知道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更加不便追問。

只見張雪兒剛轉了彎，又有另一個人出現，指示他們沿住一條吊梯往上爬！

張雪兒和小牛也只好照爬了上去！

原來那裏已是另外一個世界，眼前大放光明。

一名態度嚴肅的中年人，伸手過來與張雪兒握了一下手；張雪兒介紹小牛給他認識。這時小牛才知道各人口中的主任，正是這個中年人。

此外，還有三名彪形大漢，在一旁虎視眈眈。

張雪兒說：「我不習慣這麼樣跟人交談的，李主任。」

中年人揮一揮手，於是，三名大漢退了出去。

張雪兒這才說：「李主任，我已經查過了，美國的確失去了一批機密文件，但那個黃博士目前依然是下落不明，可能被人綁去了。」

「我知道，黃泰萊已被人軟禁起來。」李主任說，「我請妳去查的，只是那份機密文件到底涉及那一方面呢？」

「太空科技方面的。」張雪兒本身是個私家偵探，她這麼說，可能已查過明白了。她又說道：「美國正在進行星戰計劃，我已查過了，黃泰萊這位華裔科學家，是少數直接參與的人。」

「那就好極了，既然妳已經查得一清二楚，我們的目的已達。」李主任取出一個信封，遞給張雪兒，道：「這是我應該付給妳的酬勞。裏面的鈔票數目，相信一定會令妳覺得十分滿意！」

但是張雪兒並沒有伸手接過那個信封，她說：「我的工作還未完呢！」

「不！妳已盡了所能！」李主任說：「以後那另一部份，我們會自行處理！」

「朋友，你太闊綽了。」張雪兒笑了笑：「我是個很有職業道德的人，在我的工作未完結之前，是不收任何費用的。」

「我認爲妳已經做了妳應該做的，所以請妳收下這費用之後，妳的工作亦到此爲止！」

小牛冷眼旁觀，幾乎忍不住要說：「眞笨！有錢收，爲什麼不先收下？」但是他並沒有揷咀，只是心裏默默地想而已！

張雪兒又對李主任說：「如果我將這筆我應得的酬勞，作爲個人的投資，你肯讓我加入麼？」

「嗯——」李主任一怔！然後又莫名其妙地苦笑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目前最少有幾帮人馬都在千方百計去找黃泰萊。因爲他們都知道：只要找到黃博士，就有如找到一座金礦！」張雪兒笑道：「我想利用我應得的酬勞作爲資金去投資，希望可以賺到一本萬利！」

「不！人家怎麼想我可不管，但我們只是渴望人才，不是爲了錢。」李主任又說道：「所以就算我們找到黃泰萊，也不會將他公開拍賣。」

「那麼，我似乎沒有選擇之餘地。」張雪兒這才把那些用信封載住的鈔票，接收過來。

她正想和小牛告辭，又被那個李主任叫住了。

李主任警告她：「這件事以及這個地址，希望妳最好還是忘記了它！」

回到汽車裏，張雪兒才對小牛說：「黃博士已引起了舉世人仕的注目，剛才你也聽到了，他的價值數以億計呢。」

「李主任究是何方神聖？」小牛問。

「C國派來的特務頭子。」

「爲什麼妳要替他們工作？」

「他派人請我尋人，我當初還以爲是一般失踪案件。直至把案件接下來，才發覺這裏面非常之複雜。」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張雪兒道：「先設法找回游天虹，他可能會有危險！」

「我也這樣想過，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才可以找到師傅？」小牛說。

張雪兒想了一會兒，就利用她的汽車電話，致電去找麻子老三。

但是老三說：他未見過游天虹。

張雪兒又先後找過好幾個人，都沒有游天虹的消息。

她有些方寸大亂！

小牛忽然想起江強來——那是張雪兒的行家之一，因爲彼此同是私家偵探，也同是游天虹的好朋友。

張雪兒找到了江强的助手小丁，小丁說：「我們也在找他！」

不過小丁却證實江强和游天虹在一起，還知道他們曾經去找過一個人——就是白先生。

小牛把白先生的來頭簡要向張雪兒介紹。

張雪兒靈機一觸，立刻開車到白先生那間商行去。

雖然時在深夜，但白先生的商行仍有燈光透出。

張雪兒感到出奇，與小牛一齊上去。

只見商行的大門半掩，他們試推門入內，發覺裏面沒有人，但各處一片凌亂！

小牛忽然對張雪兒說：「那邊有個女人死了！」

張雪兒聞言吃了一驚！循勢望過去，果然有個女人倒斃地上。

他們一齊過去看看，正想探手接觸那婦人，門外有人入來！

「好極了！原來是你們做的！」爲首一名大漢示意身邊的人把大門關牢。

「你們究竟是甚麼人？」張雪兒問道。

那大漢說道：「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啊！」

張雪兒道：「我們是來找白先生的。」

那大漢反問：「白先生約了妳？」

張雪兒點了點頭。

那大漢又與他身邊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白先生似乎從未提過妳。」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誰，又怎麼知道白先生沒有約過我？」張雪兒又說：「照我估計，你們也不會是白先生的人。」

那大漢反而笑了笑：「白先生是怎麼模樣的？」

「比較斯文啊！」

「我們不夠斯文麼？」

「你們殺了人，却想將責任推卸，不但不夠斯文，還很陰險呢！」

那大漢又笑了笑！

然後他過去撥了一個內綫電話——張雪兒不但是個夠細心的女人，而且還是個私家偵探，所以她只要看見那大漢在電話機之上撥了一兩個號碼，就猜到這必然會是內綫。

（未完・三）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和黑谷谷主過招，手法奇特，五指半屈，全不着力，谷主無法使用接引神功，採用蛛絲掌，江玉南雖然知道，因功力關係，被迫硬接九掌，口吐鮮血敗下，谷主全部征服衆人，提出委任江玉南爲總護法、其他男的爲護法、伍明珠爲傳令使者、小蛇女爲毒動物的飼管員，因她能招蛇逐蛇，派井望天回去任命伍堡主爲黑谷第一分舵舵主。怕五個男子漢不服，派絕情谷主——百里香說服衆人，即派他們出谷擊殺鐵劍三雄，收服鐵劍弟子爲黑谷效命……五人暗議移花接木之計，不殺三雄，要他們合作裝死，第一程來到下馬集三鳳閣打尖……

栽移花接木　演戲假情眞

三鳳笑一笑，道：「五位爺請坐吧？」

那是完全和大廳隔絕的一間雅室，在這裏，聽不到大廳中的猜拳鬧嚷。

房中放着一張小圓桌子，最多，也就不過是可以坐得六七個人。

江玉南當先落坐，回頭望了三鳳一眼道：「三鳳閣中……」

三鳳接道：「至少該有三隻鳳，我就是那三鳳之一的么鳳，諸位是不是還想見見二鳳姑娘？」

江玉南搖搖頭，道：「不必了，咱們吃過飯還要趕路。」

這樣答覆有些出了三鳳的意料之外，也使三鳳對這一批人，生出了另眼相看之心。

十之八九的人，進入了三鳳閣，都存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用心，希望能看到了三位鳳姑娘，而且，言語間還要輕薄一陣，機會來了，還得暗裏動動手脚。

三鳳姑娘也逐漸的習慣了這種生活，只要客人不太過份，她們也就認了，被人家摸一摸，口頭輕薄幾句，一笑置之。

尤其是三鳳，年紀輕，口齒伶俐，如花美貌中，還帶了一股淡淡的野性，最是誘人，遇到些單身客人，你就是不動她，她還要撩撥你幾句。

半年來，三鳳沒有遇上過江玉南等這一種客人了，形狀古怪，但却又循規蹈矩的。

沉吟了一陣，三鳳道：「五位爺吃點什麼？」

江玉南道：「配幾樣下酒，下飯的菜，酒菜飯一齊上，我們要邊喝邊吃。」

三鳳目光一掠江玉南，心中忽然震動了一下，她閱人多矣，但却很少見過像江玉南這樣英俊的人，難得的是，英俊還兼着一股穩健。

輕輕一咬下唇兒，三鳳未再多言，轉身而去。

一會工夫，酒菜一齊上。

三鳳閣的菜不錯；酒也很醇，但五個人都很少講話，只管吃喝。

直到酒足飯飽，金長久才輕輕吁一口氣，道：「諸位，老夫一直想不通，咱們身上的奇毒，爲什麼不會發作？」

閻五道：「金兄好像是很喜歡毒性發作？」

金長久道：「那倒不是，兄弟只是覺着奇怪，咱們腹中既有毒，就該發作，它一直不發作，必有原因。」

閻五道：「因爲，黑谷谷主隨時會給咱們解藥。」

金長久道：「問題也就在此了，咱們那一位服用解藥了？」

閻五道：「就老叫化子所知，一個用毒高手，調製出來的毒藥，可以在內腑中潛藏個五六天不發作，並非難事。」

金長久道：「有一種毒性，可以潛隱在內腑中三五個月，甚至三五年，也不是難事，但必須每日服下定量的緩毒藥物，才能維持腑內的毒性不變，如若不能按時服用藥物，內腑毒性定然會有變化，如若毒性起了變化，那時就算有解藥，也無法控制毒性了。」

閻五道：「這話倒也有理。」

金長久道：「沿途行來，兄弟一直很留心看咱們服用解藥的機會，但這兩三天來，一直沒有見到什麼。」

閻五道：「金兄覺着咱們應該如何安排呢？」

金長久道：「目前，咱們已經到了鐵劍門勢力範圍之內，再走數十里，就可能和鐵劍門中人衝突起來了，所以，兄弟覺着，這時刻，我們應該把事情弄個清楚明白了。」

閻五道：「你說說如何才能弄個清楚明白？」

金長久道：「江少俠是咱們的領隊，我想這件事他應該給咱們一個答覆。」

閻五目光轉到了江玉南的身上，接道：「江少俠，你都聽到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聽到了，兄弟心中也和金塘主一樣，有着這種懷疑，只不過，我無法回答這件事罷了。」

金長久道：「此事如若不求一個圓滿的解決，咱們就不能對付鐵劍門。」

江玉南道：「按照錦囊所示，咱們在這裏，應該接到一個明確的指示。」

閻五道：「怎麼，那錦囊之中，已經有所安排了。」

江玉南道：「不錯，上面指定要咱們在此地用一頓酒飯。」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莫非這酒飯之中，早已下了藥物？」

田榮道：「如是不錯，三鳳閣，也是黑谷中人了。」

金長久突然高聲呼喚說道：「有人在麼？」

三鳳應聲而入，道：「諸位有事？」

金長久道：「三鳳姑娘，老夫想請教一事。」

三鳳道：「你請吩咐。」

金長久道：「老夫想知道，這酒飯之內，有沒有解毒藥物？」

三鳳微微一笑，道：「解毒藥物？難道諸位都中了毒？」

金長久道：「如是沒有中毒，誰願意服用解毒之藥？」

三鳳沉聲說道：「三元及第。」

江玉南道：「五福臨門。」

三鳳道：「好！諸位已經服過解藥了，西行三十里就是鐵劍門，那地方是一座城堡，也以鐵劍取名。」

金長久道：「鐵劍堡？」

三鳳道：「是！鐵劍三雄都在堡中，聽說，還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諸位小心一些，不可大意。」

小姑娘說完話，逕自回頭而去。

閻五怔了一怔，道：「想不到啊！這地方竟然是黑谷的耳目。」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黑谷的耳目，早已經伸入江湖了。」

高泰歎息一聲，道：「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難事，絕情谷中的女子，個個貌美如花，選幾個訓練一下，至少，可以在江湖上開它一百家三鳳閣。」

金長久道：「對！看來，絕情谷和黑谷之間，確是一條綫上的人了。」

高泰道：「咱們只怕都受了那位百里香姑娘的騙。」

閻五緩緩說道：「諸位，這件事只怕很難在一時間理個頭緒出來，而且，此地耳目太多，不便談機要大事，倒是要研商一下，如何對付鐵劍三雄的事。」

江玉南道：「鐵劍門既然早已有了準備，暗襲已無價值。」

閻五說道：「難道明火執杖的衝進去不成？」

江玉南道：「那也不用，咱們叩門投帖，拜見鐵劍三雄。」

閻五道：「好辦法，什麼心思主意，也不用去打了。」

江玉南道：「大概這一餐酒飯中，已經混入了解藥，在下倒是想見識一下，他如何在下一次，要咱們把解藥服下。」

自從雙方表明了身份之後，三鳳就未再來過。

直到羣豪結帳離開時，三鳳才緩緩行了過來，道：「那一個是此行領隊？」

江玉南道：「區區在下。」

三鳳啊了一聲，說道：「那請你留下來。」

閻五道：「我們呢？」

三鳳道：「先請離開一會，我要交代他幾句話，立刻放他去追你們。」

閻五、金長久互望了一眼，緩步向外行去。

目睹羣豪去遠，三鳳才低聲說道：「鐵劍三雄的武功不弱。」

江玉南道：「哦！」

三鳳道：「萬一你們不是他們敵手時，逃出鐵劍門，別的人你不要多管，你自己可以逃入鐵劍堡西面二里處，一座尼庵中去。」

江玉南心中一動，道：「那是什麼地方？」

三鳳道：「別管什麼地方，如是有人問你，就說是三鳳的客人，他們自會爲你安排。」

江玉南笑一笑道：「如若我們沒有把握，谷主又怎會派我們來？」

三鳳道：「我們行事，一向謹慎，在未得勝之前，總要先算好退路。」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指點。」

三鳳道：「記着，這件事不能告訴別人。」

江玉南道：「姑娘爲什麼對我特別的照顧？」

三鳳道：「因爲，你是這羣人中的領隊，咱們這個組合中，有一條規矩，那就是保護地位高的人。」

江玉南道：「純是公事？」

三鳳笑一笑，道：「對，你不要想到歪裏去了，我是對事不對人。」

江玉南道：「在下明白了，告辭。」

三鳳道：「慢着。」

江玉南道：「哦！還有吩咐？」

三鳳道：「吩咐不敢當，你如運氣好，破了鐵劍堡，找機會再來見我一次。」

江玉南道：「好！」

三鳳道：「唉！希望咱們會再見。」

江玉南道：「我想鐵劍堡還不會困住我們，在下會平安出來。」

三鳳道：「你充滿着信心？」

江玉南點點頭，舉步向外行去。

三鳳低聲道：「我關心你，除了公事之外，也有一點私人的原因。」

江玉南雖然聽到了，但他連頭也未回一下。

出了三鳳閣，閻五等都等候在門外。

江玉南道：「走！直奔鐵劍堡。」

金長久道：「一條大道直下去，鐵劍堡很容易找，但諸位是否也該檢查一下兵刄、暗器？」

其實，別人都帶有兵刄，只有江玉南赤手空拳。

江玉南道：「在下沒有兵刄。」

金長久笑一笑，道：「我帶路。」

× × ×

一行人趕到了鐵劍堡。

那是一座石灰、黃土和石塊合成建築的一座城堡，高過三丈，前面一道護城河，積滿了清澈的水，約有三丈多寬，很難一躍而過。

闊過八尺的吊橋，依然放下，但城門口處卻站着八個佩刀的壯漢。

金長久回顧江玉南道：「看戒備森嚴，他們似乎是已經得到了什麼消息。」

江玉南道：「過橋去，以金塘主和閻大俠的身份求見鐵劍三雄。」

閻五暗暗歎息一聲，道：「金兄口齒伶俐，請金兄應付吧！」

金長久也不答話，舉步登上了吊橋，直奔城門口處。

八個佩刀壯漢，也發覺了這些人來意不善，一轉身，攔住了金長久的去路。

城門處，本有許多的行人，一看這情形，立時退開。

金長久打量了幾個佩刀大漢一眼，道：「你們這幾個人中，總有一個領班的人吧？」

左首一個大漢冷笑一聲，道：「我是領班，閣下是？……」

金長久接道：「我姓金，金鉅財寶的金，長生不老的長，久長富貴的久，你聽說沒有？」

那領班的大漢怔一怔，搖搖頭，道：「沒有。」

金長久道：「那你去找一個懂事的人出來見我。」

領班的道：「不用了，你有什麼事，告訴我就是，我如作不了主，自會替你傳報。」

金長久道：「這地方可是鐵劍門的掌門住處？」

領班的道：「對！三位當家的都住在這裏。」

金長久道：「他們三個人，可是號稱鐵劍三雄？」

領班的道：「是！」

金長久道：「後生晚進，恕老夫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叫他們三個人出來吧！」

領班的楞了一楞，道：「你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麼？」

金長久道：「唉！殺了你這小子，只怕沾汚了我的手，不殺你，你又不知道厲害……」

領班的怒聲接道：「你這老小子出言無狀，吃我一拳。」

右手一揮，一拳迎面打了過來。

金長久歎口氣，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不能怪我。」

金長久口中說話，手中却沒有停下動作，左手一招，接住了那領班的左拳，左手隨着一揚，格登一聲，緊接着是一聲慘叫。

那領班大漢立時捧着一條右臂蹲了下去。

其餘幾個人，同時一抬右手，拉出了兵刄。

金長久淡淡一笑，道：「你們聽着，老夫只要一抬手，你們就會死在老夫的手下，不過，我實在不願殺你們。」

看他隨手一撥，就弄斷了領班的一條右臂，各人心目早已相信了他的話。

其中一個人重重咳了一聲，道：「你要我們向裏面通報，也該給我們一個姓名，是麼？」

金長久回顧閻五一眼，道：「好吧！你就去稟報，就說鐵面神丐閻五和一品刀金長久求見。」

果然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些人，也許都沒有見過閻五和金長久，但他們已聽到這兩個人的名字，立刻表現出敬畏之色，立時說道：「諸位稍候，我們這就給諸位通報。」

一下子，就有三個人轉身奔了進去。

金長久抓起那斷了一臂的領班，一扭一轉，接上了他的斷臂，笑道：「你小子記着，以後，把招手放亮一些，今個是個小教訓，使你提高了警覺，日後也許能保全你一條命。」

那領班的連聲應了幾個是字，退到一側。

金長久道：「鐵劍三雄，不是住在一處？」

領班的道：「三位當家的同居此堡，但却是各有宅院。」

金長久嗯了一聲，回顧了一眼，道：「這寨子裏，住了不少人家？」

領班的道：「兩千多戶，本來沒有這麼多人的，因爲三位當家的治理小鎭太好，所以，人就越來越多了。」

說話之間，瞥見一個三十五六的魁偉大漢，快步行了過來，道：「那一位是閻大俠？」

顯然，閻五在江湖上受到的敬重，非金長久能夠及得了。

閻五不能不出面了，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叫化子在這裏。」

那大漢笑一笑，道：「兄弟關霸。」

閻五道：「關兄是大堡主？……」

關霸道：「不！兄弟排行第三。」

閻五說道：「三位是同門，還是親兄弟？」

關霸道：「咱們三位，既非同門，亦不沾親，萍蹤相聚，義結金蘭，合力創出了鐵劍門。」

閻五道：「啊！原來如此！」

關霸一抱拳，道：「兄弟久仰閻大俠的俠名，今日有幸一會。」

閻五道：「不敢，我們今日冒昧造訪，希望能夠會一會鐵劍三雄。」

關霸哦了一聲，說道：「我們兄弟，常常說起閻大俠，仰慕閻兄，也非兄弟一人，我想，兩位兄長，很快就會出來迎接了。」

閻五微微一笑，道：「這個，怎敢有勞……」

說話之間，已有兩個大漢，快步迎了出來。當先一人，面如重棗，長髯垂胸、長眉、虎目，身着紫袍。

關霸急上一步，道：「大哥，這一位是咱們常常說的閻大俠，閻五。」

紫袍人一抱拳，道：「久仰，久仰，兄弟譚綸，老二，快過來見過閻大俠。」

一個身着青衣，身軀很瘦的中年大漢快步行了過來，道：「兄弟龐安。」

看鐵劍三雄，一個個對他敬重十分的舉動，閻五心中這份難過，簡直不用提了，暗暗歎息一聲，抱拳道：「老叫化浪得虛名，怎敢有勞二位遠迎。」

譚綸目光一掠金長久等，緩緩說道：「這幾位，可都是閻兄的朋友麼？」

閻五道：「是……」

譚綸接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咱們到廳中去坐吧！」

閻五等被引入一座高大的宅院，寬敞的大廳中，兩個青衣童子，分別前來獻上香茗。

譚綸敬過茶後，才笑笑地說道：「閻大俠，是行經此地呢？還是有什麼指教而來。」

閻五歎息了一聲，說道：「金兄，我看還是由你來說吧！老叫化子實在說不出口。」

金長久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你看……」

江玉南接道：「就由金塘主說明咱們的來意。」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譚大堡主，這大廳之中說話方便麼？」

譚綸點點頭，道：「在下和兩位兄弟，生死與共，兩個伺茶童子，也是譚某的心腹，有話只管請說。」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貴堡可曾聽絕情谷這個地方麼？」

譚綸點頭道：「聽過，只可惜沒有去過。」

金長久說道：「也幸好大堡主沒有去過。」

譚綸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長久道：「咱們就由那裏來。」

譚綸笑一笑，道：「這個和鐵劍堡有關麼？」

金長久道：「如是無關，咱們這一行，也不會打擾貴堡了。」

譚綸道：「什麼事呢？」

金長久道：「唉！說來話長，不過，我們是情非得已。」

譚綸似是也覺出情勢不對，神色一整，緩緩的說道：「金兄有什麼話，請當面講。」

金長久道：「好！譚大堡主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譚綸道：「兄弟洗耳恭聽。」

金長久笑一笑，道：「事情眞叫人很難啓齒，不過，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在下既然來了，自然是不能不說……」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奉命來殺貴兄弟，而且，要征服鐵劍門。」

譚綸的修養還算不錯，一直把話聽完了，才緩緩對閻五說道：「閻大俠，怎麼說？」

閻五道：「這是很眞實的情形。」

譚綸道：「這麼說來，五位都是一伙的了？」

田榮冷冷說道：「我們實話實說的告訴你，只想聽聽閣下的意見。」

譚綸道：「諸位這麼吩咐了，在下似乎是沒有什麼好選擇了。」

高泰道：「大堡主的意思，準備和我們放手一拚？」

譚綸道：「鐵劍門只有這一點名氣，諸位都不能容忍得下，咱們也只有全力迎戰了。」

高泰道：「大堡主，別太衝動。」

譚綸道：「閣下是什麼人？」

高泰道：「小叫化子高泰。」

譚綸道：「後起三秀之一。」

金長久一指田榮，道：「這一位金劍銀衫客，田榮。」

譚綸道：「好啊！江湖中後起三秀，有兩位到了敝堡，這是蓬蓽生輝。」

目光一掠江玉南，接道：「這一位想來是大名鼎鼎的高人了？」

江玉南道：「在下江玉南。」

譚綸道：「江玉南，好像沒有聽人說過。」

江玉南說道：「是無名小卒，不見經傳。」

譚綸道：「閻大俠，咱們兄弟一向敬重閣下，想不到，咱們心目中很敬重的人物，竟然是這麼一個……」

閻五接道：「沒有骨氣，是麼？」

譚綸道：「唉！譚某不便如此說，但叫咱們兄弟很失望，有着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閻五道：「哦！」

譚綸說道：「諸位是立刻動手圍攻我們呢？還是要我們召集了人手，才一決死戰？」

江玉南道：「大堡主稍安勿躁，聽在下一言如何？」

譚綸道：「你也有和老夫說話的身份麼？」

閻五道：「譚大堡主，老叫化想說明一件事。」

譚綸道：「閣大俠的話，咱們洗耳恭聽。」

閣五道：「這位江少俠，是咱們這一羣人中的領隊。」

譚綸道：「哦！這麼說來，在下失敬了。」

閣五道：「所以，譚大堡主最好能聽聽江少俠的話。」

雖然，對閣五等人的行爲有所不齒，但他們對閣五仍有着相當的尊重，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有什麼話，請說吧！」

江玉南道：「閣下是準備全力抗拒我們？」

譚綸道：「不錯，大丈夫可殺不可辱，寧叫名存命不在，也不能活着受氣。」

江玉南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句話，你是否知道？」

譚綸道：「這個，在下知道。」

江玉南道：「如若譚大堡主知道這句話，那就可以忍下去了。」

譚綸道：「怎麼忍？我們兄弟坐着讓你們殺了？」

江玉南道：「眞要如此，咱們似乎是用不着再談什麼了。」

譚綸道：「在下也覺着沒有什麼可以談的。」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譚綸冷笑一聲，道：「咱們兄弟都是堂堂正正的人，要咱們鬼鬼祟祟的活在世上，那還不如死了的好。」

江玉南道：「生死安足論，只是值不值的死罷了，如若諸位覺着非死不可，咱們就無法再談下去了。」

譚綸道：「諸位是不是覺着一定能夠殺了我們？」

江玉南道：「這就是三位的眞正仗恃了？」

譚綸道：「鐵劍三雄，不是輕易可以屈服的人。」

江玉南隨卽道：「那很好，咱們現在先求證實一下，我們是否有殺死三位的能力。」

譚綸冷冷地說道：「可以，五位是一齊出去鬥我們三兄弟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江玉南說道：「我們是一個一個的試吧！」

譚綸冷然一笑，道：「諸位，那一個先出手？」

江玉南道：「我……」

譚綸道：「好！老三，你會會這位江少俠。」

關霸應聲而出，一抱拳，道：「關老三討教。」

江玉南道：「不敢，三堡主準備和在下如何一個打法？」

關霸道：「主隨客便。」

不論閣五如何推重江玉南，但他一直無法受到鐵劍三雄的敬重。

江玉南點了點頭，說道：「咱們打十招。」

關霸道：「十招就分出勝負了？」

江玉南道：「我想可以了吧。」

關霸說道：「十招之搏，你勝還是你敗？」

江玉南道：「我敗了，咱們也不回去了，只好自絕於此。」

關霸道：「哦！」

江玉南道：「我如勝了你呢？」

關霸道：「你如勝了，咱門大哥自會作主。」

譚綸說道：「你如勝了，還有兩陣可比。」

這實在是一樁很不公平的約定，但江玉南沒有深究下去，笑一笑，道：「好！我們勝過三陣再說。」

關霸道：「閣下小心了。」

呼的一拳，擊了出去。

這一擊，很有力道，拳風呼呼直逼胸前。

江玉南微微一閃，避開了拳勢。

關霸冷笑一聲，道：「你好狂。」雙拳連環擊出，各攻三招。

這三招，極盡快速能事，但都爲江玉南閃避開去。

十招之約，他一口氣就攻出了七拳。如是雙方都算上，那只餘下了三招。

收住拳勢，關霸冷冷說道：「這算幾招了。」

江玉南道：「七招。」

關霸道：「那是還有三招了？」

江玉南點點頭。

關霸道：「如是你再避開三拳，咱們誰勝誰敗？」

江玉南道：「自然是你勝了。」

關霸哈哈一笑，道：「江少俠，你的風度不錯，不過，太托大了一些，好在，規矩是你自己立的，到時間，你自絕一死，那也怪不得我了。」

右手一探，又是一拳擊了出去。

江玉南衣袂微擺，閃避開去。

關霸冷笑一聲，道：「朋友，還有兩招了。」

江玉南道：「我知道，閣下可以盡快出手。」

關霸冷笑一聲，全力擊出了拳。

如若這一拳江玉南仍然閃避開去，那就算關霸勝了，情形逼得江玉南非要接下這一拳不可。

這一拳却是關霸最重的一拳。

江玉南出手了，五指伸出，接住了關霸的拳勢。

只見他四指一收一帶，關霸全身的力道忽然洩去，身不由己的向前衝去。

他用的力道很有分寸，關霸只打了一個踉蹌，人也沒有摔倒。

江玉南淡淡一笑，緩緩說道：「關兄，這一陣承讓了。」

這一陣搏殺，不算激烈，但勝負之分，十分明顯。

關霸臉一紅，退到一側。

江玉南目光轉注到譚綸的身上，接道：「譚大堡主，第二陣，那一位出手。」

龐安冷冷接道：「我！」

高泰大步行了過來，道：「江兄，這一陣由小叫化子接下。」

江玉南點點頭，向後退開五尺。

高泰一拱手，道：「二堡主，咱們比什麼？」

龐安道：「兵刄。」

高泰一皺眉頭，道：「龐兄，兵刄無眼，還是拳脚好一些。」

龐安道：「不行，你亮傢伙吧！」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一定要比兵刄，小叫化只好奉陪。」

龐安一伸手，道：「劍來。」

一個黑衣大漢，應一聲遞過來一柄長劍。

龐安一按機簧，長劍出鞘。

那是一柄全身黑色的長劍。

看不見光亮，看不見鋒利。

但却具備了劍的形狀。

高泰輕吁了口氣，取出了如意金環。

龐安說道：「這一次，該由你先出手了。」

高泰點點頭，右環一抖，擊向龐安前胸。

龐安手中鐵劍一挽，右前胸處閃起了一片黑光，護住了大半個身軀。

高泰如意金環，擊在了鐵劍之上，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

劍身雖然不見一點光亮，但却是完完全全是精鐵打成。

對鐵劍門，高泰雖然也早有耳聞，但還未和鐵劍門中人動過手，此刻面對龐安，鐵劍門中的二堡主，希望測驗一下，鐵劍門這所崛起江湖的門戶，究竟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所以，高泰並未急着搶攻，反而等待着敵人的攻勢。

高泰很快的感覺到了。

那是兇悍絕倫的攻擊。

龐安手中兵刄，雖然稱之爲劍，但却並未完全當作劍來施用。

他攻擊敵人的手法，十分雜亂，手中的鐵劍，忽然間當作鐵棍，忽然間，當作刀劈，但他直刺橫掃，當作劍來施用。

不管他手中鐵劍當作了什麼兵刄施用，都有一點奇怪之處，那就是他手中兵刄的攻勢，都是凌厲無匹的攻勢。

鐵劍門中的武功，最厲害的是他們攻勢中不留餘力，這一招能攻出多大氣力，就用出多大氣力。

這就給予對方敵人，很大的一種威脅，使對方感覺對方有一種拚命的感覺。

這是拚命的打法，七成武功能發揮出十成的威力。

高泰被那兇險的氣勢，凌厲的招術逼得只剩下招架之功。

他身經百戰，會過的高人不下百數，其中有不少人的武功，要高過龐安，龐安却給了高泰從未有過的威脅。

是那股兇悍、搏命的氣勢。

高泰自己有這種感覺，旁觀的人，也有着這種感覺。

金長久皺皺眉頭，低聲道：「閣兄，你瞧出一點門道沒有？」

閣五道：「什麼門道？」

金長久道：「鐵劍門的武功。」

閣五道：「談不上什麼精奇，但那股兇厲的氣勢，使他的武功，超越了他的成就很多。」

金長久道：「唉！閣兄，看來，江玉南的武功，實在比咱們高明很多。」

閣五點點頭，道：「不錯。」

金長久道：「閣兄，可知道他眞正的來歷、身份麼？」

閣五道：「他的出身來歷，似乎是已經無關重要了。」

金長久改用傳音之術，道：「不錯，在下的意思是，這位江少俠，是不是原來出身於黑谷之中？」

閣五怔了一怔，道：「你是說，他來自黑谷？」

金長久道：「兄弟只是有些懷疑？」

閣五傳音道：「我看，這個不大可能吧？」

金長久道：「但願如此。」

這時，龐安和高泰已經搏殺了五十餘招。

高泰逐漸的熟悉了龐安的劍法，手中如意金環也開始反擊。

龐安一口氣攻出了五十餘招，氣勢逐漸的弱了下來。

高泰覷了一個空隙，如意金環忽出奇招。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龐安手中的鐵劍，突然落地。

龐安怔了一怔，黯然說道：「閣下眞高明。」

江玉南道：「譚大堡主，現在，你覺着在下的意見如何？」

譚綸望了龐安一眼，吁了口氣，冷冷說道：「鐵劍三雄，雖然有兩個敗了，但還有我譚某沒有出手，等區區敗了咱們再談條件。」

江玉南說道：「好吧！譚大堡主請準備……」

金劍銀衫客田榮，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田某人領教。」

譚綸道：「如是在下想選一個對手，是否可以？」

江玉南道：「可以，但不知譚大堡主找上了那一位？」

譚綸道：「閣大俠。」

閣五哈哈一笑，道：「譚大堡主，看上了老叫化子？」

譚綸道：「在下久聞閣大俠之名，希望今日能見識一下。」

閣五道：「好！老叫化子奉陪。」

譚綸冷冷說道：「閣大俠，咱們這一次動手，和區區兩位義弟不同……」

閣五一怔，接道：「好！閣下劃出個道子來吧！老叫化無不聽從。」

譚綸說道：「不是譚綸小看你閣大俠，我如若劃出了道子，你是會絕對不敢接受……」

閣五也被激起了怒火，道：「有這等事？你說說看，比試什麼？」

譚綸道：「咱們自殘軀體，譚某人斬下一隻手，你閣大俠也斬下了一隻手，我砍一條腿，你也砍下來一條腿。」

閣五怔了一怔，說道：「這算什麼比試？」

譚綸道：「我知道你不會答應，所以，譚某人也不强你所難。」

江玉南搖搖頭，接道：「就算是譚大俠同意了，在下也不會答應……」

譚綸接道：「爲什麼？在江湖之上行走，講的是義氣、豪壯，連斬下一條手臂的事，也不肯答應，那乾脆就別在江湖上走了。」

江玉南道：「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之分，自殘肢體，也只是一種懦夫的行為……」

譚綸怒道：「你給我聽着，一個人，自擧鋼刀，一下子斬斷了一條手臂，那還算懦弱的行為，要怎麼樣，才是英雄行徑呢？」

江玉南道：「不論自己斬下一條手臂，一條腿，或是一條什麼？這和一個人的武功造詣，有什麼關係呢？」

譚綸呆了一呆，道：「這個……」

江玉南接道：「大堡主，我們和三位切磋武功的原因，只求證明一件事，我們有絕對的力量擊敗你們，也有力量毀滅了鐵劍門。」

譚綸說道：「不錯，諸位確有這份力量。」

江玉南道：「譚大堡主承認了這件事，這一陣也用不着再比下去了。」

譚綸道：「那是說我們應該束手就縛了。」

江玉南道：「眞要如此，咱們似乎也用不着談下去了。」

譚綸道：「這個……這個……」

閻五接道：「譚兄，你們如是還想打，還有再戰的機會，為什麼不先聽聽江少俠的意見呢？」

譚綸道：「好吧！江少俠請說。」

江玉南道：「我也是受迫而來，別的人不說了，閻大俠為人如何？譚堡主早已明白，目下江湖上湧起了一股烟雲，封鎖了整個武林，如若我們非死不可，也要死得更有價值一些。」

譚綸點點頭。

江玉南道：「這就是我們以禮求見你譚大堡主的原因。」

譚綸揮揮手，示意廳中人全部退走，大廳中只餘下了譚綸、龐安、關霸，三個人。

譚綸忽然抱拳一個長揖，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現在，可以說明內情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這件事，一定要三位合作。」

譚綸道：「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江玉南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譚綸道：「眞虧你江少俠想得如此週密，咱們三兄弟如再不從，實在是不識抬擧了。」

江玉南道：「不是為了你們鐵劍門，也不是為了我們，而是為了整個江湖。」

譚綸道：「我明白，不過，至少還得造成一個流血的景象。」

關霸道：「大哥，最難的是，往那裏去找咱們三個替身。」

譚綸道：「這一點，倒不是很難的問題？」

關霸道：「大哥的意思是……？」

譚綸輕輕吁一口氣道：「咱們的身材都不是太難找，就算找不到面目似的人，也不難想想法子蒙混過去。」

關霸道：「大哥可是同意了他們的作法？」

譚綸道：「這個，小兄倒也不便一人作主，你們看看應該如何呢？」

龐安道：「咱們兄弟之間的事，一向都由大哥作主意，這一次，仍不例外，還是由大哥決定了。」

譚綸說道：「好吧？兩位兄弟，既然如此相信我這個作大哥的，我也不再客氣了……」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我仔細想過了，這位江少俠的話，覺着他說的有道理，如若咱們三兄弟强逞一時匹夫之勇，咱們創出的鐵劍門這塊招牌，就會很快在江湖上消失。」

閻五道：「最重要的是，要你們三個兄弟，和咱們携手合作，共同應付這一次大刧難，自然，這件事，要付出很多的代價，血淋淋的代價。」

譚綸歎口氣道：「我們已證明了一件事，非諸位之敵，鐵劍門正面臨着一種很悲慘的刧運，兩個選擇，對我們而言，都不是太好的選擇，但兩害相權取其經，所以，小兄決定接受江少俠的意見。」

龐安道：「大哥說的是，小弟也覺着應該如此。」

譚綸道：「這件事的後果，兩位兄弟可曾想過麼？」

龐安搖搖頭道：「這個，小弟還沒有想到。」

譚綸道：「要答應了這件事，咱們就要安排得很像，你可知道，那要傷害多少鐵劍門下弟子。」

龐安道：「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門下弟子全都安排投入黑谷門下。」

譚綸道：「二弟，這不會使黑谷主相信，那對我們有些什麼幫助呢？」

龐安道：「這個，這個……」

譚綸神色肅然的說道：「這件事，要隱密，也只有咱們三個知道，千萬不能洩漏出去。」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譚大堡主思慮的比在下還要週到了。」

譚綸道：「在下既然接受了江少俠的勸告，那就要做的澈底一些，不惜犧牲，否則，鐵劍門的人仍要死了不少，但却死得毫無價值。」

江玉南道：「大堡主英明。」

譚綸道：「老二，老三，咱們換了衣服走。」

龐安呆了一呆，問道：「走！到那裏去？」

譚綸沉聲說道：「老二，活着的，比死的更為痛苦，咱們活在復仇的悲忿中，恥辱中……」

他的聲音，由低沉逐漸的轉為凄凉之音，虎目中滾落下英雄淚水。

誰說丈夫不彈淚，只因未到傷心處。

江玉南一抱拳，道：「鐵劍三雄，血性英雄，在下好生敬佩。」

譚綸道：「諸位先請退出廳外，等候在下招呼，再進來如何？」

見多識廣，老奸巨滑的金長久，也被這一股氣勢感動，一言未發的退了出去。

只聽譚綸說道：「去，召請曲家五兄弟來。」

一個青衣童子，疾快的奔了出去。

片刻之後，五個中年大漢，快步行入了廳中。

一盞熱茶工夫之後，廳中作出一陣悶哼之聲。

耳際間響起譚綸的聲音，道：「諸位可以進來瞧瞧了。」

閻五當先而入，羣豪魚貫相隨。

只見三具腦袋裂開花的屍體，橫陳廳堂，譚綸，龐安，關霸，都已是換了屍體的衫服。

另外兩個大漢，分別站在一側，珠淚紛垂。

譚綸雙目盡赤，滿臉痛忿，道：「江少俠，請過來，譚某給你引見兩個人。」

江玉南神色肅然的行了過去。

譚綸指着近身大漢道：「這一位曲一龍，是曲氏五傑中的老大，這一位曲五虎，是曲氏五傑中的老么，曲氏兄弟，二、三、四，替我們死難，這都是你江少俠一番話的結果。」

江玉南點點頭，道：「江某人會挑起這副担子，寸心可見天日，死而後已。」

譚綸目光一掠曲一龍、曲五虎道：「我現在是曲樂山，龐二弟是曲豹！關三弟是曲麟。」

江玉南點點頭，道：「在下明白。」

金長久道：「鐵劍三雄，威名甚著，諸位如以本來面目出現，只怕無法掩人耳目……」

譚綸道：「咱們扮成曲氏三兄弟，等一會還要和諸位一戰。」

閻五道：「好！這是移花接木之計，留下三位有用的性命，準備對抗黑谷。」

譚綸道：「要裝就像一點，曲氏五兄弟，是鐵劍堡中的五位高手……」

曲一龍接道：「師父言重了，咱們也是鐵劍門中的弟子。」

譚綸道：「五位帶藝投師，由我們這裏學得的，只不過幾招劍法，如論本身造詣，五位決不在我們之下。」

龐安道：「但五位中的三位，却甘願代我們而死，這是何等感人的氣勢，何等博大的胸懷，好叫我們慚愧。」

曲一龍道：「事情決定了，三位不用再提，何況，三位活着，也是為了武林大局……」

譚綸接道：「有一件事，譚某想先說明。」

曲一龍道：「我等洗耳恭聽。」

譚綸道：「貴昆仲如若發覺我們有貪生怕死，心存私利，隨時可以取我們之命，兄弟決無怨言。」

曲一龍道：「咱們一向敬慕大師伯的君子氣度。」

譚綸道：「老二，老三，咱們易容去吧！」

龐安、關霸，應聲隨即行入一座小室之中。

曲一龍輕輕吁一口氣，抬頭望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為了你動人的口舌，咱們五個兄弟中，送了三條命……」

江玉南接着說道：「在下心中十分沉痛。」

曲一龍說道：「一句沉痛，三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屍體，似乎是很難交代過去。」

江玉南道：「曲兄之意呢？」

曲一龍道：「你要記着你許下的諾言，不能稍有誤差。」

江玉南道：「在下會牢記心頭。」

曲一龍目光轉注到閻五的身上，道：「閻大俠，雖然江少俠說動了鐵劍門，但因為這些人，都是閻大俠的朋友，我們是冲着你閻大俠，才信任了他。」

閻五凄然道：「這件事，閻五責無旁貸。」

曲一龍道：「好！冲着你這一句話，我三個兄弟，死的還算有些代價……」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鐵劍門中人，大部份都是取才當地，他們都是有家室的人，受到的拖累很重，我們兄弟五人，流浪天涯，到處為家，所以，我們可以死，而且，我們不是本地人死了也不會引起很大的麻煩，沒有苦主追底。」

江玉南道：「只怕譚大堡主還有一種作為，諸位沒有想到。」

曲一龍道：「什麼事，在下倒要聽聽了。」

江玉南緩緩道：「很簡單，兩位捨去了兄弟之情，為了武林正義，此一事，日後會傳揚於江湖之上，被尊為一代義士，其壯烈的行為，必將使天下人為之敬慕不已。」

江玉南接着又道：「為了沒有人認出他們，不論鐵劍門日後變成個什麼樣子，沒有人會想到，鐵劍三雄，會安排在曲氏兄弟之中。」

曲一龍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江玉南道：「由此刻起，這件事，千萬不可再傳說出去。」

曲一龍道：「唉！江少俠，躺在你眼下的三具屍體，都是我至親同胞，我看到他們長大，帶他們闖蕩江湖，後來，遇上了鐵劍三雄，但却不支而敗，所以，我們投入了鐵劍門，希望能練鐵劍門中的奇妙劍法，但却未想到，我們在這裏，找到了死亡的價值。」

閻五道：「確然很難得。」

這時，譚綸已易容而出，一抱拳，道：「江少俠，你看清楚一些，兄弟是曲樂山，他們兩位是曲豹、曲麟。」

江玉南無法看得出來，譚綸改扮的是像曲樂山，但他的確已不像譚綸。

曲一龍突然一揮手，道：「上……」

放低了聲音，接道：「諸位也不用手下留情，最好能制住我們穴道。」

於是，雙方又展開了一場惡戰。

兵刃，拳掌，打的十分激烈。

譚綸直欺江玉南的身側，揮掌攻出。

江玉南接下掌後，揮拳還擊。

他明白譚綸的用意，心中還是有點不服，希望能再掂量一下江玉南的武功。

所以，江玉南的攻勢，十分凌厲，倏忽之間，已經攻出一十八掌，逼得譚綸連連後退。

譚綸心中暗自驚服，忖道：「這位年輕人，的確不凡。」

激烈的搏殺，驚動了鐵劍門。

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各率四人，圍了上來。但他們來的晚了一步，人到廳門口處，曲氏五傑已然全被制服。

鐵劍三雄血淋淋的屍體，就擺在大廳之中。

江玉南低聲對金長久道：「金老菩薩心腸，霹靂手段，你去試試說服他們。」

（未完・十四）

珠緣佛劫龍鳳配

老君觀毒計 六合院施行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丘皇聽信翟羽之言，暗派毒人黨湛擊殺金萬森、鄧元超，幸九指雷神桓齊馳援，將黨湛擊傷，救出他們，但金獨白、鄧雅飛已折斷右臂，梁丘皇滅口不成，無暇顧及，怕武鉞戈到六合道院取走佛門三寶，安排人手防止羣邪攻入。至於佛門三寶，武鉞戈已組織惡鬼門主、綠林十三梟、玄溟七君等羣邪伺機活動。還有一撥是乾坤雙惡亦來渾水摸魚，武鉞戈唆擺雙惡打頭陣，和梁丘皇苦戰，想坐收漁人之利，反過來又圍攻雙惡。葉一龍和恩師無名叟、天地二老坐壁觀戰，偶爾出現阻止，使他們纏鬥，對付梁丘皇。還有隱居的多羅居士楊仲月的孿生子楊載、楊道也是覬覦佛門三寶而來……

楊載神色一變，厲喝道：「是朋友將人救走的麼？」

「沒有的事，小老兒有何能爲將人救走。」

「那麼是誰？」

「實不相瞞，是乾坤雙惡邪羣狐羣狗黨，休看那班狐羣狗黨凶邪之輩，能爲却大着哩，你們欲見識三寶，未必如此容易哩。」

「老丈何不現身出見，在下還有事請問。」

山風稷稷，那有半點回聲，顯然此人已離去。

楊載、楊道互望了一眼，面色異樣難看。

楊道頓了頓足，低喝道：「大哥，咱們走吧！」

兩人去勢如飛，瞬眼無踪。

林中突現出葉老夫人及葉玉蓉、程映雪、莫潛等人，後隨狄雲鳳、蘋兒、唐嬤嬤及一羣背劍青衣女婢。

顯然葉老夫人等爲狄雲鳳所救。

葉老夫人道：「老身險遭不測，若非郡主所救，恐遭非命，老身心感。」

狄雲鳳不禁霞飛雙頰，嫣然一笑道：「雲鳳救援來遲，內疚不已，伯母說此，雲鳳不勝汗顏。」

唐嬤嬤哈哈大笑道：「郡主稱呼錯了，應該叫婆婆才對，自己人嘛，何必這樣客氣，將來四女同歸，一床五好……」

狄雲鳳嬌羞不勝，叱道：「唐嬤嬤，胡嚕舌根什麼？不如回去免得惹厭。」

唐嬤嬤伸了伸舌，道：「老婆子以後不敢亂說話了。」

葉玉蓉、程映雪聽得四女同歸，一床五好，不由紅霞飛靨，低垂粉頸。

莫潛突宏聲道：「可惜厲家父子三人俱已喪命，不過擒住了黎笑坤搜出了解藥，但據黎笑坤供稱厲勝龍老賊實乃受梁丘皇指使，此言顯然可信。」

葉玉蓉忽抬頭冷笑道：「我心中詫異厲家父子胆大包天，原來是梁丘皇指使，不殺梁丘皇難消心頭之恨。」

蘋兒道：「這些氣話不消說了，梁丘皇惡貫滿盈就是他畢命之期，眼前尚有大半凶邪俱阻住山外，愼防他們乘虛而入，敝門主要的是當年參與北天山之役首魁雙惡，其餘都是末從，盡量嚇驅，以免殺戮太過。」

葉玉蓉道：「家父仍在老君觀麼？他是否首魁之惡？」

蘋兒甚難作答，沉吟不語。

葉老夫人太息一聲道：「蓉兒，事實眞象不至水落石出，誰也不能說你父是否首魁之惡或是帮兇？妳不是來此維護妳父的安危麼？爲娘看來只靠龍兒了。」

葉玉蓉被老夫人一言提醒，道：「龍弟爲何不見？他現在何處？」

狄雲鳳不禁抿嘴一笑，道：「他正忙着哩，小妹也不知他現在何處？」

正言說間，忽見一條人影疾如鷹隼，自參天古柏上電瀉飛落。

正是那巧手翻天衞童，道：「山下羣邪八九俱被驅退，各大門派亦俱已乘機清理門戶，丐帮天地二老也已門規處治與梁丘皇勾結爲惡的弟子，只有少許人尚意存觀望。」

狄雲鳳道：「那些人？」

「多半俱是北天山被不明不白屍骨無存慘死的後人，尤其是常鴻年……」衞童說着語聲疾轉道：「時刻差不多了，諸位如願同老朽瞧一個水落石出，不防同往，但不可輕舉妄動。」

葉老夫人道：「老身本欲趕返雙燕堡，無奈蓉兒……」說着望了葉玉蓉一眼，接道：「她心懸其父安危，拗不過他來，只得匆匆趕來。」

衞童哈哈大笑道：「葉堡主縱有天大的不是，有龍侄在誰敢動葉堡主一絲毫髮，恐葉賢侄女言不由衷哩。」

葉玉蓉不禁霞湧雙靨，嬌嗔道：「衞老前輩，你老大不正，怎好說笑晚輩！」

忽地莫潛急跨兩步，湊在衞童耳旁低聲密語。

衞童面色微變，道：「是他們麼？小的出來了，老的必然隨後而至，看來此事非龍兒不可。」言畢振吭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宛如龍吟，由弱轉烈，激越長空，震得木葉簌簌飛落如雨。

衞童嘯畢忙道：「諸位請隨老朽暫避一下！」身形疾閃入林中。

× × ×

巧手翻天衞童那聲長嘯，使葉老夫人等及狄雲鳳諸女怵目心驚，幾乎把持不住，似欲魂靈出竅，暈眩倒地，大禁大驚失色。

只見近身數十丈內葉飛枝斷，撒落如雨外，一隻隻飛鳥篤篤落地，不知是暈死抑或斃命。

莫潛突低喝道：「速隨老朽暫避開去！」一條龐大身子張臂而起，宛如巨鷲展翅般掠入密林中。

葉老夫人等知莫潛此舉必然有故，紛紛疾閃入林而去，但聞衞童傳聲道：「老夫人，你等落足之處佈有先天奇門禁制，可眺向林外無遺，只勿出聲必然無碍，但等來人退去後，我等便可趕往六合道院安心瞧一本連台好戲了！」

程映雪小嘴一噘，嗔道：「衞老前輩最會賣關子捉弄人家！」

葉玉蓉笑笑，說道：「他老人家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我們只聽命行事而已，……。」忽眸露疑詫之色道：「方才衞老前輩發的長嘯是否獅子吼，怎麼如此威力强大？」

莫潛呵呵笑道：「小姐！妳知道什麼？衞老施展的……。」

話尚未了，忽面色一變，忙道：「噤聲！」目光炯炯逼視林外。

諸女也循着莫潛目光望去，只見先後三人疾掠而至，身法奇快極似馭風飄行。

爲首是一身着橙黃長衫老叟，皓首銀鬚，鳳眼獅鼻，面膚紅潤如玉，足登多耳麻鞋，身裁修長；鳶肩長臂，兩眼開闔之間，精芒懾人，尤其肩頭插有八柄小金劍，非但打造精巧，而且僅有九寸長短，裝着一排卡簧，不言而知係殺人利器。

緊隨橙黃老叟之後是一雙袒臂露腿短裝童子，說他們是童子，年歲看來也有十七、八歲，腿露之處，堅實栗肌，膚色黃中帶黑，短衣蟬薄，一紅一藍，面目冰冷陰森，各執着一柄外門兵刄太極逆稜圈，外圈鋼刄鋒利，內輪十二支鋼叉旋轉不定，極似風車，肩頭各嵌住幾個猙獰小骷髏頭。

老叟目光掃視了一眼地面墮鳥，不禁眉頭一皺，道：「方才那聲長嘯是二位少爺，所發無疑的了？」

紅衣童子微微欠身答道：「谷主說得一點不錯，正是二位少谷主所發。」

老叟目蘊怒光道：「這兩個孽障私自出谷不說，胆敢在此處惹事生非，樹立强敵。」

紅衣童子道：「谷主，兩位少谷主只出外遊玩而已，再說兩位少谷主，人不惹他，他不惹人，行事出手極爲愼重，無非聞得傳言禪門三寶引來中原各大門派高手異圖，未免見獵心喜，意欲見識而已！」

老叟怒哼一聲道：「說得如此輕鬆，他們眞否惹事麼？就拿方才嘯聲及地面零亂足跡，四外斷枝折葉，不言而知這兩個孽畜定遇上强敵。」

紅衣童子道：「谷主是懼兩位少谷主不是他人敵手麼？恕屬下放肆，放眼中原，能是兩位少谷主敵手的並無幾人？」

黃衣老叟哈哈大笑道：「說得也是，但本門一向清淨，自成樂土，恐他們爲本門招來强敵，不免非費一番手脚！」

紅衣童子道：「聽說那摩訶秘譜眞經乃本門尅星，兩位少谷主有意……」

黃衣老叟冷冷一笑道：「眞的麼？老夫倒要成全兩位少谷主的心願……」說到此處，目光忽投向莫潛等人藏身的林中，精芒暴射，似瞧出佈有先天奇門禁制，藏得有人在，冷笑一聲，右掌緩緩抬起。

驀聞一個清朗笑聲傳來道：「未必能心願得償，老丈世外高人，何必淌此渾水，依在下之見，老丈不如返回山中逍遙自在。」

黃衣老叟聞聲大吃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豐神俊逸，翩翩不羣的青衣背刀少年含笑負手立在一雙童子之後。

那身着紅藍衣兩個童子更是駭然失色，這少年竟無聲無息站在身後，並未察覺絲毫有異，這個觔斗栽大了，疾轉身軀，紅衣童子厲喝道：「尊駕是何來歷？」

青衣少年正是葉一龍。

葉一龍微笑道：「在下來歷說不出來，說出來閣下也未必知道，所以說你們的來歷目標在下也不願多問，反正都是過路人？」

紅衣童子不禁語塞，目中怒光逼泛。

黃衣老叟凝視葉一龍久之，緩緩啓齒道：「方才那番話是你所說的麼？」

「正是！」

「那麼你勸老夫回山以免淌此渾水，不言而知你是六合門下了？」

「正巧相反，在下並非六合門下。」

「既然如此，何以你也到此願意淌渾水？」

葉一龍道：「在下並無所求，與老丈並不一樣。」

黃衣老叟不禁怔得一怔，詫道：「老夫有何所求？」

葉一龍笑笑道：「在下聞得老夫意欲尋回兩位令郎是麼？」

老叟一雙鳳眼猛睜，精芒泛閃，沉聲道：「你是說識得老夫兩子？」

「並不相識。」葉一龍搖搖首道：「都在山下金魚鎭太和酒樓見過，但未交談一語。」

「你如何知道他們就是老夫二子。」

「當時在下自然不知，但現在判斷正是老夫兩位令郎絲毫無疑的了。」

「這却是爲何？」

葉一龍答道：「兩位令郎面目逼肖，年長者唇角添有一顆紅痣，似是孿生，因衣裝舉止怪異，在太和酒樓上江湖人物衆多，不免引起羣相猜疑兩位令郎來歷。」

繼滔滔不絕說出楊載、楊道短衣裸臂，手

勒十束金環，下體蔽着豹皮短褲，足登麻鞋，肩帶外門兵刄多稜伏虎杵，接道：「兩位令郎忽離座而起，竟出尾躡嶺南韓江巨盜厲勝龍一行奔來此山，不知何故竟攔住厲勝龍去路，自承爲多羅居士之子楊載、楊道，一言不合竟然將厲勝龍一行全數誅斃。」說此微微一笑道：「在下所言不知是否就是兩位令郎？」

黃衣老叟見葉一龍說得如此繪聲繪影，不禁頻頻頷首答道：「不錯，正是他們，他們如今何在？」

葉一龍深深地注視了黃衣老叟一眼道：「兩位令郎自恃藝高胆大，雙雙闖進六合道院，不幸途中却遇上宇內凶煞乾坤雙惡陶環陶珣，激起兇拚，兩位令郎武功雖高，但薑是老的辣，不幸傷在乾坤雙惡化血毒針下，如今掠飛奔返山向老丈哭訴復仇雪恨了。」

突然，藍衣童子勃然色變，厲喝道：「谷主，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難道兩位少谷主不會施展本門大法，怎會輕易傷在乾坤雙絕化血毒針之下？」

啪的一聲脆響，藍衣童子語聲方落，左頰竟挨了一下耳光。

這一下着實挨得不輕，藍衣童子牙顎迸裂；鮮血迸飛，唉喲怪叫出聲。

葉一龍俊面一寒，沉聲說道：「你再敢叫一聲小子，定叫你橫屍七尺，血濺五步。」

藍衣童子手中太極逆稜圈猛的出手，凌空飛起，一式漫天風雨罩襲而下。

只見滿空輪影，夾帶着穩牙嗖嗖轉動聲響，罩襲葉一龍全身，凌厲已極。

黃衣老叟突大喝道：「住手！」

黃衣童子身在半空，聞聲挺腰一個倒翻收招落地，眼中泛出怨毒之色。

葉一龍似是沒事人一般，負手巍立，嘴角含笑。

黃衣老叟道：「瞧你不出，大力金剛手法如此精湛，莫非少林門下？」

「在下並非出身少林！」葉一龍朗聲道：「方才在下勸說老丈及早抽身，乃是一片誠意，以免葬身此山後悔不及，聽與不聽全憑老丈。」言畢拱了拱手道：「在下告辭。」

正待轉身離去，黃衣老叟低喝道：「且慢！」

葉一龍微笑，問道：「老丈還有何見教？」

黃衣老叟道：「老丈不信二子縱然不是乾坤雙惡的敵手，也不致於傷在雙惡化血毒針之下，老夫平生痛恨的就是在老夫面前謊言欺騙。」

葉一龍朗笑道：「在下親眼目睹兩位令郎負傷逃去，揚言復仇，至於兩位令郎逃走途中能否平安無事就非在下所知了，方才說過，信與不信全憑老丈……」

話尙未了，黃衣老丈面色一變，厲喝道：「拿下！」

一雙童子身形晃動分立葉一龍前後。

葉一龍忽聞巧手翻天衞童傳聲道：「先發制人，能除去這一雙魔徒更好，切勿讓他們施展魔法。」

只見一片眩目寒光夾着懾魂悸耳轉輪之聲襲來，葉一龍早受巧手翻天衞童指示，胸有成竹，施展佛光遁影身法，晃了開去。

紅藍童子猛下殺手，盡力施爲，那知葉一龍身形突然不見，兩柄太極逆稜圈竟然撞絞在一處，競擦連響，火光直冒，急切間竟難以分開。

葉一龍身形奇快如電，雙掌拂向一雙童子肩頭，將十八隻小骷髏頭擊成粉碎。

只聽一雙童子慘呼一聲，仰栽於地，七孔冒溢鮮血氣絕斃命。

這本是一轉眼工夫，黃衣老叟眼見葉一龍施展玄妙身手閃開二童前後夾擊，心中不禁駭然，就知不妙，念頭尙未轉過之際，二童已然橫屍在地，那份驚震乃他生平未有過，厲聲喝道：「你怎可將他們殺害？」

葉一龍道：「換了別人，豈非喪生在他們輪下，錯在老丈，怎能怨我？」

黃衣老叟哈哈狂笑道：「顯然你已知老夫來歷，老夫要開殺戒了！」雙肩一振肩頭卡簧响處，八支金劍倏地離肩飛出。

只見老叟左手兩指控着法訣，那八支金劍似生了眼睛一般交叉激射向葉一龍而下。

金劍飛舞，竟幻作百數十支劍，勢逼又急，尙夾着悸耳奪魄怪嘯，令人心神欲飛。

陡地，老叟一襲橙黃色長袍脫體飛起，外黃內黑，疾變爲一朶烏雲瀰漫開來，林中頓現愁雲慘霧。

那老叟內穿一襲純白長衫，衫上繪着無數裸體美女，竟然脫體飛出撲向葉一龍，粉妝雪股，雙峯高聳，呢聲絕呼，令人血脈賁張，把持不住。

連林中窺視的狄雲鳳諸女也禁不住春心蕩漾，羞紅雙靨，渾身軟綿綿的，狄雲鳳啐嗔一聲道：「不好，這是天魔姹女迷陽大法，恐……」

話尙未了，只見葉一龍肩頭冲起一片金霞，虹飛電捲，魔女淫娃逃避不及，生似活人般血肉飛濺，哀鳴慘嗥，頓時雲消霧散。

老叟驚得亡魂皆冒，冲空電射飛去。

葉一龍尾隨而起，一前一後，宛如流星奔空，瞬眼無踪。

葉玉蓉花容失色，道：「窮寇莫追，龍弟此去如遇凶險怎好？」

反聽巧手翻天衞童哈哈大笑道：「賢侄女只管放心，犀寒寶刀正是老天魔的尅星！包他毫髮無損。」話聲一落，衞童電瀉落地。

莫潛太息道：「眞是那老魔頭！如非衞童先發出他那獨門魔嘯將他引來此處，六合道院恐不堪設想。」

衞童微微一笑道：「老朽不敢居功，多虧了龍侄先發制人，使老魔及一雙魔徒措手不及，不然龍侄必遭艱困，但有驚無險。」

狄雲鳳詫異問道：「老前輩這話怎麼說？」

衞童道：「龍侄有犀寒寶刀護身，萬邪莫侵，老魔如事先知情，必設法將龍侄困住，那時他仍可侵入六合道院，縱使我等不敢亦死傷難免。」

狄雲鳳目露憂容道：「老魔睚眦必報，六合道院從此永無寧日矣！」

衞童大笑道：「此刻老魔急于返山探

視一雙孽子是否返山，未必來此尋仇，也許感恩都來不及哩！」

莫潛詫道：「這話何解？」

衞童笑笑道：「稍時自知，咱們還是瞧熱鬧吧！」

林中疾閃現出惡鬼門主麥廸，沉思片刻，喃喃自語道：「老朽不如知難而退！」身形一晃，化作一蓬淡烟疾杳。

×　×　×

楊載、楊道一路奔向六合道院，並非全無阻攔，只是奇門禁制，暗器毒物，沒有見到一個人影，即使如此，也化了一番相當手脚。

楊道張望了一眼，道：「大哥，我等蒙梁院主相邀，應允事成之後，許以散花摩訶秘譜內一章降魔眞經見贈，怎麼未見一人接引，恐其中有詐？」

楊載皺了皺眉頭道：「二弟，此事乃瞞着父親私離仙谷，極爲隱秘，梁丘皇也說只有他一人知道，相求我倆在今日午刻之前趕到六合道院强索散花摩訶秘譜，那時，必然見到梁丘皇再相機行事，你急什麼？」

忽聞林風傳來一個語聲道：「是二位少谷主麼？」

楊載面色微變，喝道：「什麼人？」

林中疾閃出一個灰衣勁裝背刀中年漢子，朝楊載、楊道抱拳躬身道：「小人翟羽，奉梁院主之命接引二位少谷主！」

楊道沉厲目光注視了翟羽一眼，道：「這是我們與梁院主間的秘密，不容第三者探知，爲何……」

翟羽忙道：「事情有變。」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隻翠綠斑指，接道：「此乃院主交與小的，恐二位少谷主不信，請驗明眞假？」

楊載、楊道當然識得不假，昔年他兄弟倆私自出谷遊玩，由於强橫霸道，爲一江湖妖人暗中在酒食中下了軟骨散，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怎麼高强的武力亦無濟於事。危急之時恰遇梁丘皇解救，制服江湖妖人索取解藥才逃過殺害，臨行之際，贈此斑指，日後無論任何急難，憑此物前往他們居處找他們兄弟倆必有以答報。」

梁丘皇想不到因此結識天魔老人二子，不禁喜出望外，但天魔老人數十年來閉關自守，從不在外爲惡，而且嚴禁門下在外生事，一經發覺決不寬貸，即使其孿生二子亦不例外，梁丘皇城府甚深，時機未至，決不輕結天魔外援，當下放過，只說後會有期。

楊載驗識斑指無訛後，道：「事情有何變故？」

翟羽道：「乾坤雙惡恃强欲侵入六合道院，現已發生兇搏，傷亡多人，梁丘皇院主又在與門主療傷無暇分身，院主計算二位少谷主也該到了，是以命小的稟明二位少堡主來踪……」

楊載不待翟羽話至，手掌一擺，道：「速領我倆去！」

翟羽忙道：「容小的稟完，乾坤雙惡已練成不壞之軀，金鐵不入，萬毒莫侵，武功超絕，梁丘皇院主邀來助拳的江湖朋友，因雙惡殺傷多人，震懾他們威勢紛紛提防雙惡反噬，兩位少谷主千萬小心！」

「有這等事！」楊載厲聲道：「我們快走！」

翟羽疾轉身軀，率先一躍而去。

楊載、楊道緊隨身後，不料翟羽輕功極高，一眨眼工夫，即相距一箭之遙，楊氏兄弟不禁駭異五行門下竟有如此卓絕輕功。

須臾，隱約可聞傳來陣陣喊殺及慘呼之聲，只見翟羽猛然煞住脚步，竚候楊載、楊道二人。

但見一片疏疏落落松林內乾坤雙惡與一干依附他們二人的江湖人物和一羣梁丘皇相邀的高手激搏猛烈，地面上屍體狼藉，血肉模糊。

乾坤雙惡身形如飛，正要向兩人猛施殺手，楊載、楊道二人却已騰身掠至，多稜伏虎杵疾揮而出，大喝道：「停手！」

杵勢威迅，雙惡不由一躍分開，定睛望去，只見一雙裝束怪異的少年，陶環冷笑道：「你們是何人胆敢管老夫的事。」

楊載冷冷一笑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管，你們諒是乾坤雙惡，識相的速退出此山還可饒你們不死。」

陶珣一聞此言不由怒火高湧，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一見他們二人均畏懼轉身逃去，今日這一雙乳臭未乾小子竟對他們無禮狂妄，不禁怒喝道：「小輩找死！」五指如電抓出。

陶環喝道：「且慢！」

二惡陶珣右臂猛撤，愕然張目望着大惡詫道：「老大，這是爲何？」

陶環已瞧出楊載、楊道來歷，嘿嘿冷笑道：「老夫只道是誰，原來是天魔一雙孽子，即使你父也不敢在老夫面前無禮，何況你們——今日你們必死無疑。」大喝一聲道：「殺！」

這時梁丘皇那方人手却紛紛避入林中禁制內不見，那雙惡同黨不知死活撲向楊載、楊道二人，楊載、楊道二人哈哈一笑，兩臂疾振，臂勒金環，竟然紛紛飛出。

那金環乃寒鐵精打鑄，飛在半空環扣自動張開，宛如鐮刀，上下急嘯猛施，一片金光映日生眩，先發後至，詭譎無比。

篤篤篤聲響，無巧不巧金環均擊中對方頸項，環巧緊合，慘呼聲起，一顆顆頭顱離肩落地，鮮血如泉噴出，橫屍在地。

雙惡不禁駭然失色，不待楊載、楊道金環收回，雙雙騰撲而出，掌影漫天挾着急風疾嘯，望楊載、楊道兩人罩襲而下。

果然，薑是老的辣，何況雙惡乃名震宇內凶煞，武功精湛，先發制人，楊載、楊道兩人究竟年少，一時之間展不開手脚，處處受制。

但，魔敎武功詭異，楊載、楊道二人背靠着背，兩柄多稜伏虎杵急揮猛打，驟眼看來全漫無章法，其實蹊蹺別走，明明是攻向腹部，然而却擊往肩頭，漸漸解除困境。

雙惡忽聞一個蒼老傳聲道：「陶老兒，怎不施展化血針，打他們兩個魔崽子膝彎「空明」穴，唯有「空明」穴部位是他們致命之處，若容他們施展魔法雖然不懼，究竟是誤了大事，貽笑江湖！」

聲若蚊蚋，雙惡無法辨識是何人所發，但却是眞話，相互示了一眼色，雙雙一鶴冲天而起。

楊載、楊道兩人認爲雙惡欲逃，大喝

道：「那裏走！」嗖嗖冲天拔起，那知乾坤雙惡身形急沉，楊載、楊道只覺尾閭穴一痲，不由自主地沉落下地。

乾坤雙惡兩手齊發，一片暗赤色芒雨，迎面射中楊載、楊道兩人膝彎「空明」穴。

這時——

雙惡又聞傳聲道：「還不快去六合道院，再遲就來不及了！」

乾坤雙惡竟然捨棄楊載，楊道兩人穿林飛去，眨眼無踪。

楊載、楊道二人雙雙墜地跌倒，只覺兩股以下痲木不仁，那化血針打入膝彎全無痛楚，不禁相顧失色。

一條迅疾如鳥人影急掠而去，楊載、楊道大驚，只見是入山途中窺視得見與雙惡急搏猛門的背刀少年。

楊載道：「尊駕是否就是雙燕堡葉少堡主？」

葉一龍微笑道：「正是在下，方才聽家母說起兩位，所以匆匆趕來，兩位中了雙惡化血毒針。」

楊載，楊道面色一變，同聲驚道：「化血毒針！怎麼可能？」

葉一龍微笑道：「化血毒針專破氣功橫練，循血攻心，兩位拔起之際，眞氣上提，是以兩位中了暗算，目前最好辦法兩位運功用眞氣由上而下，封閉重穴，將化血毒針閉凝在腿彎處，兩位倘不見疑，在下願助一臂之力。」

「多謝葉少堡主！」

葉一龍將楊載、楊道二人扶坐，自己也盤膝坐向二人之後，左右雙掌緊按着楊載、楊道二人胸後「命門」穴上。

楊載兄弟二人只覺一股熱流循穴流入，忙施本門心法滙衆眞氣，逐處封穴。

片刻，兩人彈身而起。

葉一龍身形立起，笑道：「兩位武功雖在，但不可妄運眞氣，急速返山，令尊或可解開化血毒針，不然在下當設法索取化血毒針解藥趕往貴谷奉上。」

楊載呆得一呆，道：「葉少堡主知道在下眞正來歷麼？」

葉一龍微笑了笑道：「梁丘皇許以摩訶眞經內降魔一章相贈並代爲作伐三才院主之女是麼？兩位來歷在下盡知，請速返山，不然凶多吉少，請！」

二人相望了一眼，只得抱拳謝道：「我等遵命。」

只見葉一龍身形疾杳，楊載道：「我們離去吧。」

楊道意似不願，却不敢違忤其兄之命，嘿嘿一笑，道：「日後如不將雙惡磔屍揚灰難消此恨！」語聲一落，立即穿空掠飛而去。

不料，楊道身至中途，突發出一聲輕嘷，急沉墮地，身形一個踉蹌方才止住。

楊載大驚，疾步奔前，只見其弟面紅如棗，喘息不停，忙道：「怎麼了。」

楊道苦笑了笑道：「小弟妄運十成眞力，只覺腦脹欲裂，目眩耳熱，看來葉少堡主的話是不錯了。」

楊載不禁胆寒發怵，忙道：「快離這是非之地。」

× × ×

天魔老人與神通八柄小劍爲犀寒寶刀絞成一片流螢碎屑，體膚被凌厲刀鋒劃割多處血口，不禁亡魂遁走奔下山來，只覺無人追趕，方始放緩脚步。

他幾曾吃過如此大虧，老眼中已自淚光凛然，只覺此仇不報無以爲人。

但是轉念其咎在他，那年輕人良言相勸，自己不但不依，反喝使一雙心愛門下動手，不由大感內疚，着實懸念一雙孽子是否安然回谷，躊躇再三，長唉了一聲走去。

忽聞身後傳來宏沛語聲道：「閣下請留步。」

天魔老人不禁一怔，停步回身望去，只見一雙老丐快步行來，其中一老手捧一隻藍布包袱，詫道：「兩位是呼喚老丐朽麼？」

來者却是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

辛鐵涵微笑道：「我這兩個老叫化受了忘年之交之託，送贈衣履及一封書信交給閣下……」

天魔老人衣履不整；神態狼狽，聞言老臉不禁赧笑，猛然想起中原武林有雙難惹難纏人物！哦了一聲道：「兩位是否是中原丐帮天地二老。」

辛鐵涵道：「不敢，正是老叫化兩人，在閣下之前何敢言老。」

天魔老人連道久仰幸會不止，接道：「但不知辛老言受忘年之交所託，老朽可曾見過他麼？」

他已從兩人形貌中辨識出和他說話的是辛鐵涵。

「閣下當然見過！」辛鐵涵笑道：「這位小友可以說是閣下恩人，也可以說是仇家，不過，爲友爲敵端憑閣下一念方寸之間。」

天魔老人不由大感驚愕，困惑不解，詫道：「辛老不妨言明。」

「老叫化這位小友人品根骨，秉賦武學無一不佳，而且天性仁厚，二位令郎如非這位小友救助，早死在化血毒針之下，雖然如此，這位小友將二位令郎所中的化血毒針閉住在『空明』穴內，倘未找到解藥之前，二位令郎不能妄用七成眞力，這豈非與閣下有恩麼？」

天魔老人面現困惑之色，說道：「信如辛老之言，確與老朽有恩，不過，一雙孽子武雖功是平平，但化血毒針是無法傷得了他。」

辛鐵涵呵呵大笑道：「二位令郎業已回谷，老叫化已命門下在途中暗暗相護，信與不信，閣下回去就知。」

天魔老人深知天地二老向不虛言，不由相信了十分，暑一沉吟，道：「方才辛老言說那位小友也可以說是老朽仇家，那位小友究竟是誰？」

薛海濤嘻嘻笑道：「閣下背上八柄金劍及一襲長衫到那裏去了。」

天魔老人恍然大悟，面色微變道：「竟是他麼？」話聲一落，厲聲又道：「他爲何不向老朽明言。」

辛鐵涵冷冷一笑，說道：「是他先動的手麼？他武功向以迅快稱著，如不先發制人，豈不是命喪閣下之手，何况閣下有一條禁條，凡道破閣下來歷者，必死無疑。」

天魔老人一說，紅潤如玉，面龐更是赤紅如火，頓時語塞。

辛鐵涵恐再言怕天魔老人下不了台，惱羞成怒，忙將手中包袱遞向天魔老人笑道：「這位小友事後深感內疚，但却逼不得已，故託老叫化送上衣履替換，並有八粒化血毒針解藥，及一封書信。」說着別面向薛海濤道：「薛老二，將書信交與谷主！」

薛海濤立時伸手入懷內，取出一封書信。

天魔老人接過抽出一瞧，原來是梁丘皇寫給他一雙孽子的，函內並還有一枚斑指，不禁怒容滿面，一頓足道：「這一雙不知死活的畜生，竟瞞着老朽與梁丘皇勾結，老朽定要重罰。」言後將斑指送向辛鐵涵道：「這枚斑指，煩請贈與那位小友，請其此時去老朽谷中一遊，一則謝過，再也有一點好處。」

辛鐵涵道：「老叫化遵命。」接過斑指。

天魔老人接過包袱，一聲謝字出口，人已穿空而起，幾個起落，便自無踪。

× × ×

梁丘皇守着六合道院內紅芍小軒外，面色陰晴不定，似有所决定，但解不開心頭凝結，顯得有點徬徨。

一條身影在花叢中閃了出來，正是翟羽。

翟羽躬身問道：「夫人及兩位公子現在如何？」

「且慢答他們，尙在昏睡不醒，本座詳察他們六脈平和，並無大碍，看來非得返魂珠之勞無法使他們回醒。」梁丘皇說話時，目睹翟羽嘴角泛出笑容，詫道：「有何欣喜之事？」

翟羽趕快面容一整，躬身稟道：「稟報院主，天魔谷兩位少谷主已然趕至，與乾坤雙惡激門，兩敗俱傷……」

「怎麼兩敗俱傷！」

「雙惡施展化血毒針，兩位少谷主不愼，雙雙被打中，但乾坤雙惡亦爲天魔解體魔法割去雙臂雙腿？」

「這就不對了？」梁丘皇目露困惑之色，道：「他們兩人怎能傷在化血毒針之下，既然如此，他們又何能施展天魔解體魔法，割去雙惡四肢？」

翟羽忙道：「屬下就不知道了，但事實詳情確是如此，兩位天魔少谷主中了化血毒針倒地後，雙惡即要取他們性命，忽空中瀉落一身着橙黃色長衫老叟，雙惡一見亡魂遁空逃去，老叟窮追不捨，眨眼趕到，屬下遠遠窺視這一老叟肩頭八劍飛空，長衫脫體凌霄罩落，並有無數裸女湧襲，叫喚雙惡之名，驀聞遠處一聲怪嘯隨風傳來，那老叟聞聲急急返身穿空飛去，長衫與金劍竟自動離體，發現雙惡已割去四肢，並無半點血液流出，這不是天魔解體是什麼？」

梁丘皇面色微變，驚道：「他怎會離山外出？這不是天魔解體魔法？」繼又道：「雙惡現在何處？」

翟羽道：「被屬下點住穴道，囚在一空房中。」

梁丘皇大喜，道：「好，好，那老叟哩？」

「據滕靑說：那老叟一手扶着一人，帶着兩位天魔少谷主離山而去！」

梁丘皇欣喜已極，道：「大事已成，事不宜遲。」向翟羽附耳密囑良久，飄然而去。

翟羽目注着遠去的梁丘皇後影，微喟了一聲，暗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

× × ×

六合道院三清古殿外一片花崗石廣坪上空蕩蕩地闃無一人，廣坪四周護以石欄，沿着欄杆遍植奇花異卉，繽紛競絕，怡神奪目。

丹階之下，植有四株蒼松古柏，合抱參天，聳幹凌霄，少說也是千年以上的古木。

梁丘皇黑袍背劍，飄然登上廣坪，徐徐長吸了一口氣，抵向丹階，拾級而上，立在殿門前，合掌躬身道：「弟子梁丘皇求見！」

「進來！」

語音澀沉，似是眞力不足。

梁丘皇唇角泛出一點笑容，道：「弟子遵命！」小心翼翼跨入殿內、抬目望去，不禁一怔，只見殿內神祇俱被黃綾覆蓋，六合門主端坐蒲團上，面前擺着一張長方矮脚檀木茶几，几上放置四件物事，一卷佛經業已展開，旁設一爐清香，那翠玉古佛及返魂珠亦赫然呈現眼簾。

六合門主背後肅立着葉一龍，兩道湛然眼神一瞬不瞬注視在梁丘皇臉上不移，仍然裝扮韋姓少年模樣。

爲人不可愧心，梁丘皇不由自主地耳熱心跳。

六合門主頭也不抬，凝神在那卷佛經上道：「你的妻兒無恙了麼。」

「弟子家室妻兒六脈平和，現已無碍，只是昏睡不醒，恐怕非要……」

「恐怕非要返魂珠救治不可？」六合門主望了梁丘皇一眼，道：「是麼？事事在急，本座只需兩個時辰便可悟徹散花摩訶眞經功力全復了。」

梁丘皇不禁心腔狂跳，知三寶俱在，面色誠敬躬身道：「弟子並非爲了妻兒，而是向門主稟明，乾坤雙惡等已四肢削斷受擒，武鉞戈等凶邪亦被制住，當年北天山眞象即可大白，弟子亦好洗雪沉寃。」

「眞的麼？」六合門主雙眉微微上剔，喟嘆一聲道：「也眞難爲了，各大門派中人均在偏殿歇息，本座已應允他們只需等候神力一復立即查明此事，看來不必了。」隨後吩咐身後的葉一龍延請各大門派中人入殿。

葉一龍遵命離去。

梁丘皇望了六合門主面前一卷經書一眼，道：「恭賀門主，三寶已得，自此六合門本門益更發揚光大，但不知散花摩訶眞經何人送來？」

「桑逸波施主。」

「桑前輩尙在人世麼？」梁丘皇愕然詫道：「弟子在六合門道院外遍布眼目，爲何不曾發現桑前輩形踪。」

六合門主淡淡一笑道：「各大門派中人來此你一定知道了。」

梁丘皇更是一愣，躬身答道：「弟子不知！」其實，他是知道的，意欲一網打

蠱毒計，非但故作不知，而且有意使安然進入無阻，不過，梁丘皇不明白究竟來了多少，到了那些?」

六合門主說話後，仍自凝注經書，心無旁騖。

驀地，殿廡上傳來一片步履聲，首先進入的葉一龍領着丐帮天地二老辛鐵涵、薛海濤。接着是九指雷神桓齊，少林耆宿奇行大師。

隨後跟着三山五嶽各大門派掌門及武林名宿。

當然還有不知名的隱士多年的奇人異士，老少男女不一，其中有昔年在北天山死難的後人鐵筆震九洲田非吾，川東二矮笑面如來邱浩東、六眼神獼霍元揆亦在其中，不下百數人，聚集一堂，風雲畢集。

六合門主道：「恕貧道功力未復，未能起立，請各位施主恕罪。」

九指雷神桓齊含笑道：「李門主說那裏話來，我等多人攪擾寧靜，心甚歉疚難安，頃聞令徒來宣，說是乾坤雙惡及雪山人魔武鉞戈等凶邪均一網成擒，昔年北天山死難羣英亦可瞑目，但不知何人才是主兇。」

六合門主目光一望梁丘皇道：「還不速將雙惡等人押上問話，你也可脫卻誣蔑之冤。」

梁丘皇欠身施禮道：「門下這去將他們押來。」

「他們現在何處?」

「均在老君觀內。」

六合門主冷哼一聲道：「速去!」

梁丘皇忙應了一聲是，轉身快步走出大殿，穿空如電掠去……

老君觀內聚集着雪山人魔武鉞戈，玄溟七君戚思平昆仲等一干江湖凶邪竊竊計議，觀外則由雙燕堡主葉楚雄及五行院邀來人手守護。

雪山人魔武鉞戈望着倒在壁角的被制住穴道，昏迷不醒，四肢削斷，面如金紙的乾、坤雙惡陶環陶珣兩人，冷笑一聲道：「老夫眞想它不透，按說雙惡功力與我等不相伯仲之間，如何被斬斷四肢，傷口一滴血液未曾外溢，其中必有蹊蹺，莫非梁丘皇之言有點不實之處。」

玄溟大君戚思平道：「武老兒，不管梁丘皇院主之言實在與否，眼前的乾坤雙惡被斷除四肢是麼?」

「不錯。」

「那有何話。」玄溟大君戚思平哈哈大笑道：「我等目的志在佛門三寶，各取所需，又非當面對執昔年北天山兇行主謀之事，你愁煩什麼?」

武鉞戈冷冷一笑道：「梁丘皇未必讓我等稱心如意。」

戚思平面色一沉，道：「我等又何能讓梁丘皇稱心如意!」

武鉞戈道：「那麼七位早就胸有成竹了?」

戚思平道：「你難道沒有打算麼?依戚某之意，咱們合則兩利，分則俱敗，照原定之計行事，反正只需返魂珠救治犬子一用，事了自當璧還。」

武鉞戈不語，忖道：「璧還何人?哼，老夫怎不知你說得冠冕堂皇，其實打算佔有……」

忖念之間，一條黑影疾閃而入。

羣邪一瞧，來人正是梁丘皇。

梁丘皇忙道：「諸位請隨在下趕往六合道院，事不宜遲，諸位裝作受制模樣。」隨即在身旁取出一囊，內裝有封蠟藥丸，每人遞送一顆，接道：「諸位若聞在下連咳兩聲，口含蠟丸立時咬破吞下，如此如此，大事可成。」

武鉞戈冷笑道：「誰能相信!」

梁丘皇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諸位還是不能相信在下，在下只有獨任其難了……不過……」突然高聲道：「翟羽，進來!」

翟羽聞聲而入，躬身道：「院主有何吩咐!」

「速將死囚送入。」

翟羽忙將身疾掠而出，須臾脅下挾着一人掠入放下。

武鉞戈認出那人是淮北巨盜紅狼馬宗錦，不禁一呆。

只見馬宗錦破口大罵道：「梁丘皇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若想侮辱馬某，別怨馬某罵你!」

梁丘皇微笑道：「馬宗錦，你口口聲聲速死，求一個痛快，兄弟如今就成全你。」繼又抬面望了羣邪一眼，接道：「有那位不信在下方才所送藥丸是否有詐，且請站在馬宗錦身旁。」

羣邪互望了一眼，武鉞戈冷笑道：「孫奎!你出去，倘然有詐，老夫定與你復

搶錢

刀戈・譯

當我來到「鶯哥鯉」的咖啡檔時，我的老友「大頭」卜和「長腿」林巳經早已在座，這個「三人帮」的出現，「民無噍類」了，你們應該明白我的意思的。

我們「攪頭攪髻」，並以問候對方的「慈母」代表了「互道寒暄」後，我說：「大頭卜，相信你已經有了辦法，叫咱們不再倒霉下去了，是不?」

「堪嘆江郎才盡，」他竟然充滿了書卷氣的說。「何況太陽之下無新物：不過，咱們仍舊可以繼續要出那一套的，只要長腿林再走快一點。」

「可以是可以，但我始終覺得這種錢包戲法』是可爲而不可爲。」

「什麼可爲而不可爲，簡直是無往不利的，請你別唱反調好不好?」長腿林粗暴地說。

「當你飽歷滄桑之後，什麼事情你也會是從壞處着想的了。」我說。

「別理會他，」大頭卜瞧着長腿林說：「現在，咱們就找一處熱鬧的公衆場所，試試牛刀吧，高街的那間叫『紳士』的酒吧怎麼樣?今天晚上那裏會很熱鬧的。」

「要是那裏不夠熱鬧的話，」長腿林說：「還有『熱褲』和『胳肢窩』這兩家可以嘗試的。」

幾個鐘頭後，大頭卜巳經是「紳士」無上裝酒吧的座上客，縱目瀏覽着那座無虛席的大堂，而長腿林則站在大門邊，當我踏脚進去掏出不名一文的錢包作勢取錢的時候，長腿林一手就把我的錢包搶了過去，並把我往旁一推，拔足便逃，我在那裏打了幾下趔趄，倒在地上，然後高聲叫賊。

一名大塊頭如飛的打從我前面走過，衝出門外去追長腿林，我們並沒有想到有此一着的，但我並不担心，長腿林是個飛毛腿，這個大塊頭頂多跑五十碼便雙腿骨軟的了。

我繼續在叫着「捉賊」，然後大頭卜排衆而前，對着衆人說：「我見到這位不幸的朋友的錢包是脹卜卜的，看來，這次一定損失不菲了。」

「我也見到，」一名戴着深近視眼鏡的皮包骨却插咀說。「錢包裏面有多少錢呢?」

我讓眼、耳、口、鼻擠在一起來點綴出我的憤慨。「兩千多塊錢，」我咬牙切齒地說：「這是我兩個世紀的積蓄和人家借給我的錢了，」我進一步裝成欲哭無淚的樣子。「本來是用來支付母親的手術費的——」

於是大頭卜緊接着說：「這眞是人間何世了!」他掃了在場的人一眼。「現在你們叫這個不幸者怎辦呢?要動手術的一定不會是輕微的病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現在我就替他來個募捐吧。我先捐出一百塊錢，希望人家也能夠大解善囊。」

我發着獃似的站在那裏，目光呆滯地瞧着大頭卜拿着一隻紙手抽向衆人勸捐。

「我的不幸朋友，誰說這個世界人情似紙張之薄呢?」當他把那隻盛着「善欵」的紙手抽遞給我的時候，那個戴着深近視眼鏡的皮包骨却一把把它搶了過去，然後拔足狂奔。

當時在場的人也有五、六名是「見義勇爲」的，一邊叫着：「捉賊!」一邊朝着那皮包骨啣尾窮追，但是，當他們穿過那狹窄的大門時，却擠作一團，進退維谷，相信他們能夠出到門口外邊的時候，那個近視小個子巳經在家裏享受着晚餐了。

大頭卜和我仍舊站在那裏，這次眞的是欲哭無淚了，我見到大頭卜更加憤怒得渾身抖顫。那紙手抽裏面的「善欵」，看來也有一千幾百的，我不覺嘆了一口氣，上帝對我實在也不公平了，就在我感慨萬千的當兒，大門開了，長腿林給剛才追趕着他的大塊頭押着回來，這叫我眞不敢相信一個如此週詳的計劃，會一下子變成這樣的!

一個噩夢開始了。

「他絕不可能從我的指縫裏逃出去的，」那大塊頭不可一世地說，手上仍舊緊執着長腿林的衣領。「讓我自我介紹吧，我是偵緝部布帮辦。」

我的脊椎立即冷了半截，而大頭卜却幾乎驚叫起來。

那便衣跟着便喝令長腿林：「快把那錢包交回失主。」

長腿林只好如言雙手奉上，我接過便準備放回袋裏，但那個姓布的却拉着我的手說：「先生，你最好點算一下裏面的東西，我担心在我追趕着他的時候，把錢包裏面的錢轉到他的口袋裏。」

「你說得對，」我有氣無力地說：「但我相信他不會這樣做的。」

我渾身在冒着汗，此時此際，我最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就是打開那隻錢包，讓每一個人都見到它裏面是不名一文的。

「你相信他不會這樣做?」姓布的拾着我的牙慧說。「你相信這種扒手?我認識他的，他的犯案紀錄，比一個銀行經理的臉孔還要長哩。」

「全部都在裏面了，」長腿林哽咽着說：「用不着點算了，我完全沒有機會去動它分毫。」

那便衣笑了笑，再次對我說道：「先生，請你點算一下吧，除非我知道了你的確沒有丟掉任何東西，才可以交待的。」

我朝他瞪着眼睛看，我的衣領巳經濕得像一塊海綿，然後，大頭卜的確還有他一手的，他霍的搶走了我手上的錢包便衝着門口走去。

同樣的情節一再在那裏演出，人們巳經看得膩了，因此用不着什麼顧慮便異口同聲的叫起「捉賊」來，但大頭卜也一樣叫着，實行上演一套「賊叫捉賊」，希望可以混着局外人的視聽。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當大頭卜正要衝出大門的時候，湊巧一個大胖子推門進來，這麼一來，大頭卜便跟他撞個滿懷，再給他的肚皮一個反彈，隨即仰後倒在地上，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個大胖子不是別人，就是那裏一帶的大阿哥——「大碌木」。

當我們睜大眼睛瞧着他看時，他却熱情地說：「哈囉，大頭卜，長腿林，斯文陳，你們都在這裏?」

一陣低沉的噓聲立即在人叢裏升起來，姓布的再次執起長腿林的衣領，而另一隻手則抓着我的胸口，又用一隻脚踏着大頭卜。

「我沒有破壞你們的好事吧?」大碌木說。

「沒有，」我悲嗚地說：「一切巳經完了。」

（完）

仇。」

一個瘦小老者走前，在馬宗錦身旁站着。

忽聞馬宗錦喉頭發出一聲微嗥，面色大變，似痛苦不堪，雙目睜如銅鈴，面膚扭曲，無法出聲，漸漸身形縮小，化作一灘黃水。

孫奎猛感頭暈目眩，立足不穩。

梁丘皇喝道：「速將藥吞下。」

孫奎忙將藥服下腹中立時神清氣爽。

梁丘皇冷冷一笑道：「弓已在弦，不得不發，兄弟只有獨任其難，諸位去留任便，翟羽，我們走。」

羣邪不見梁丘皇如何舉動，馬宗錦便即身化黃水而亡，用毒之能，恐舉世無出其右，不由駭然變色。

梁丘皇示意翟羽將乾坤雙惡挾在脅下，先行徒步出外之際，戚思平咳了一聲道：「梁院主，戚某兄弟願意同往！」

雪山人魔武鉞戈忽哈哈大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來，我們一同前去。」

梁丘皇頭也不回，緊隨着翟羽走出老君觀外……

× × ×

老君觀內一片空寂，觀外却有雙燕堡主葉楚雄率領數十人在，引頸竚望六合道院方向。

忽見一個黑衣勁裝帶刀漢子飛掠而至，稟道：「堡主，梁丘皇院主一行已進入六合道院內。」

葉楚雄忙道：「走！」

「且慢！」

一聲蒼老女聲叱喝傳來聲中，合抱參天古樹上突如飛鳥般落下紛紛身形。

葉楚雄不禁大驚，凝眼望去，只見是其妻及葉玉蓉、程映雪、莫潛等人，還有狄雲鳳，蘋兒，唐嬷嬷，青衣捧劍女婢等，詫道：「夫人怎麼又來了。」

葉夫人冷笑道：「如非蓉兒苦苦哀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不願眼睜睜看着你一條命葬送在此，我怎麼會來。」

葉楚雄苦笑了笑道：「夫人又不是不知，葉某爲情勢所逼，不然何能助紂爲虐，何況梁院主又勝算在握，若然背叛，難免一死。」

葉夫人冷笑道：「什麼情勢所逼，你未做一件違背良心之事麼？回頭是岸，你的性命包可無事。」

葉玉蓉道：「爹，聽娘的話。」

葉楚雄長嘆一聲道：「蓉兒，爲父等身上，梁丘皇業已下了毒！」

葉玉容嫣然一笑道：「爹，娘有解毒靈丹！」

葉楚雄大喜道：「眞的麼？夫人！」

葉夫人面色微寒，自懷中取出一藍色瓷瓶，遞向莫潛，道：「莫老，每人一粒立即服下，行功運氣，其毒自解。」

須臾，只見葉楚雄等人紛紛倒地，宛然熟睡不醒。

× × ×

大殿上羣雄佇候良久，尙不見梁丘皇轉來，未免心煩。

九指雷神桓齊冷笑道：「分明有詐，李門主尙力辯其誣，太相信他了。」

六合門主微笑不語。

「阿彌陀佛。」奇行大師合掌高喧一聲佛號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且待梁丘皇施主將陶環，陶珣送來詢問當年之事，或許梁丘皇施主有其不得已苦衷。」

桓齊冷冷一笑道：「老和尙，誰像你佛門中人慈悲爲懷。」

說時，翟羽及梁丘皇等一行均已到達三清大殿廡上，翟羽將乾坤雙惡逕向梁丘皇手中，湊耳低聲道：「屬下依照院主原定之計在此會集葉堡主等人，務使一網打盡，不容一人逃遁。」

梁丘皇點了點頭。

翟羽高聲道：「弟子梁丘皇晉見！」

「進來！」

梁丘皇回望了羣邪已將蠟丸放入口中，微笑了笑，一手提着一具軀體，跨入大殿。

羣邪目光呆滯，裝着受制模樣，隨着梁丘皇魚貫入殿。

翟羽轉身疾掠下廡，手中多了兩具丹瓶。

殿角上忽閃出一老叫化勝太乙，低聲笑道：「衞老偷天換日手法着實神奇高明，勝化子藏在暗處全神注視，還是未能瞧出。」

不言而知，翟羽乃是巧手翻天衞童所扮。

衞童輕哼一聲道：「你道我這天下第一神偷是浪得虛名麼？走，我們去瞧熱鬧去！」

雙雙飛掠在後殿潛入神龕之後，只見梁丘皇已將乾坤雙惡放在殿上欠身施禮道：「弟子已將他們帶到，請門主吩咐！」

六合門主注視着乾坤雙惡，微喟了聲道：「你將他們穴道解開復醒，也好詢問當年情事。」

「弟子遵命！」梁丘皇伸指點向陶環之際，似喉頭不適，咳了兩聲，依然指力向陶環玉堂穴點下。

武鉞戈羣邪聞得梁丘皇咳聲，忙將嵌在齒內蠟丸咬碎吞下腹中。

忽聞六眼神獼霍元揆大叫道：「不好，中了梁丘皇惡賊的毒計，諸位……」

話聲未了，轟隆倒地。

鐵筆震九洲田非吾亦感有異，大怒撤筆欲襲向梁丘皇，方一起步，忽天旋地轉，身形一個踉蹌倒了下去。

接着羣雄亦紛紛倒地。

六合門主面色大變，伸指道：「梁丘皇，你……你……」忽自不語，依然端坐如故。

梁丘皇發出狂笑，聲震屋瓦，嗡嗡不絕，依然伸指解了乾坤雙惡穴道。

雪山人魔武鉞戈及玄溟七君只道已服下解毒丹藥，無虞中毒，忽感體內眞氣逆滯不順，不禁臉色大變。

玄溟大君戚思平喝道：「梁丘皇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

梁丘皇面色一沉，厲聲道：「戚思平，兄弟看在你等俱是成名人物，武功極高，所以留下你等性命，只要你等同心合力協助兄弟另創宗派，發揚光大，統一武林，兄弟絕不虧待你。」

乾坤雙惡已自醒來，發現殿內情景有異，又閉上雙目。

（未完。卅六）

